体光老和尚开示录[①]

临济宗太白顶源流诀

临济正宗四十一世华光端德禅师乾隆四十九年弘法于太白顶

云台寺续演本派名号各三十二字：

端圆常寂 了极融通

直传海印 妙演心空

性观普照 道显祖风

直智本觉 达法明宗

华慧海云 德法普浩

真如性体 清净妙道

心含宝月 朗然洁皎

灵山一脉 古今光耀

[①] 恭敬体光法师！此电子书为末学学习之版本。原电子书为网上下载，存在一些文字、标点错误，每个开示也没有标题。末学对原版文字、标点错误作了一些纠正，同时为了阅读方便，给每个开示加了一个标题。



体光老和尚

前言

禅者，法门之秘要，诸佛之心髓，佛以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禅即是心，以心为宗，故曰禅宗。佛者，觉也，觉之唯在一心，心外更无别佛，佛即是心，心即是佛，是心是佛，是心做佛。《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拈花一笑，妙契斯旨，达摩西来，唯传此心，不假阶梯，单刀直入，令人当下识取自心，心外更无余法，但离妄缘，即如如佛，故曰直指人心。人心本是佛心，心性还同佛性，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见此心者即见佛性，证此性者即成正觉，故曰见性成佛。此心非色非空，离名离相，言超四句，体绝百非，言诠所不及，文字亦徒设，从上以来，唯是以心印心，以心传心，故曰教外别传。此法唯接最上根机，单传佛祖心印，扫相归宗，泯空绝有，直示心性，不设教相，是为不立文字。自从大法西来，东传震旦，千八百年，象鸣狮吼，龙吟虎啸，江河荡漾，湖海翻腾，法门之盛，无过此宗。

近代以来，天祸中华，一场太平天国运动，将江南半壁丛林夷为瓦砾，稍后军阀割据、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百余年来，兵连祸结，佛法日衰一日，迨至解放，运动频繁，十年浩劫，举国涂炭，禅门硕德，至此陨落殆尽，劫后余生者，实属凤毛麟角，体光老和尚，真其人也！

老和尚俗姓袁，河南项城人，其家祖上出了一位叱咤风云、执掌乾坤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洋军阀缔造者、民国首任大总统、结束满清、开创共和的洪宪皇帝袁世凯。老和尚生于一九二四年，自幼听闻韩湘子、吕洞宾八仙故事，便萌入山修道之念，自此，眼不见女色，手不触女身，亦不共女人言语，所穿衣袜，除了母亲手缝之外，经她手者，概不沾身。每逢夏季炎热，自己或到路边，或至树下，过上一晚，从来不在屋内睡觉，家中来了女客，便赶快躲开，也不与村庄其他人员来往，村中每有娶媳妇、闹洞房者，其他小孩兴高采烈，奔走嬉戏，老和尚避之惟恐不及，远近村庄都知道有这么一个怪人。常私自攒满铜钱，藏于墙内，以备离家路上买馒头吃，老和尚当时心想：我现在还小，我走不了，等我长大一点，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家，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我要到山里去！等到将近十四岁，老和尚偷偷离开家乡，一路行访，来到距桐柏山不远的发山普法禅寺，于海山和尚座下落发出家，法名印玄，字体光。随后常年参学于桐柏山太白顶。

桐柏山处于河南、湖北交界之处，山势雄伟，气脉庞大，著名的淮河水系发源于此。太白顶自乾隆四十九年开宗创派以来，法脉繁衍，高僧辈出，蔚为中原佛教一大胜地。太白顶子孙遍布天下，名满丛林，素以刻苦耐劳、坚忍不拔著称于世，老和尚自幼秉承太白顶家风，一生刻苦自励，勤奋修

习，宁向山中冻饿死，不做人间应酬僧！具戒之后，转参白马寺德老和尚，学习禅门仪规，后至灵岩山念佛堂参学多年，又往高旻寺、天童寺习定数载。当老和尚一进天童寺禅堂迈步行香时，首座和尚就说：“大家看，今天我们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参师傅!”当时老和尚不过二十多岁，气象已不同凡响。

随后，老和尚前往鼓山、南华寺、云门寺，一直到云居山，常年追随虚云老和尚习定参禅，功夫日见纯熟，每逢禅七结束，虚老和尚总是向人说：“体光坐香坐的好。”云门事变之后，老和尚离开云门，到丈室辞别，虚云老和尚题偈一首，密付师曰：

这个阿师迥不同，灰头土脸遍刹尘，

镬汤炉炭常游戏，披毛带角随转轮，

臭气熏天人难近，三界内外觅无踪，

若问行年经何许，非色非空非古今。

如此惊人之语，超凡之句，足以印证老和尚是再来之人，是开悟之人！貌似凡夫，实为菩萨，灰头土脸，分身刹尘国土，披毛带角，游戏六道三途，三界内外，了无踪迹可寻，来去行由，绝诸古今对待，其境界行持，高深莫测，深得老人嘉许，足堪以心印心，若非大悲济物，乘愿再来，又何得老人如此赞叹？时年老和尚二十七岁。

文化大革命，云居山经像焚毁一空，僧人被驱逐下山，

工作组逼迫老和尚更换衣服，老和尚誓死不从，掷地有声地说道：“你就是把我骨头砸碎！我还是要穿这身衣服进棺材！我也绝不会说佛法不灵！”他正气凛然，无所畏惧，有人建议造反派头头，说：“别的和尚都斗了，体光这个家伙你留着干什么？”头头说：“他可是有神通啊，要斗你去斗，我可不敢斗，我斗了他，他要是报复我，我可吃不消。”不但没斗，反而送给老和尚一床新被子下山，老和尚山下一住十几年，韬光养晦，禅修自得。

老和尚早年开悟，秘而不宣，所以不宣者，待时而已。文革后，各地兴办佛学院，恢复丛林，佛教事业蒸蒸日上，惟独持戒坐禅，少人问津，禅宗一法，几于绝响，中国之大，当时仅有云居、高旻、卧龙三处禅堂，其中多是晚学后辈，无据可依，老参之中，能够通晓禅堂规矩者难得一二。老和尚自幼久住禅堂，功底深厚，规矩娴熟，阅历丰富，众望所归，允为泰山北斗。晚年主持青原道场，身体力行，领众熏修，持戒坐禅，日无虚度，每日讲授禅堂规矩，开示修行要领，接迎初机，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使得青原山在数年之间，名声鹊起，宗风远播，四方衲子禅僧，前来亲近依附者，纷纷不绝于途，青原山逐日成为禅门重镇，后来居上，与云居、高旻、卧龙并列当今四大禅林。老和尚门风高峻，规矩甚严，历来不事经忏，不务外缘，唯以持戒念佛、实践禅定为要务，每年禅七，少则七七，多则十七，甚至连年举办般

舟七，以高龄之躯率众百日行道，凡此种种，皆不事宣传，不图虚名，师徒老少，潜修密证，以道自娱，俨然一派禅林古风，再现于世。

老和尚主持青原一十五载，光复祖师道场，树立僧人榜样，承前启后，续绝存亡，衲子家风，本色依旧，苦心孤诣，矢志不移。劝导僧俗，以身作则，开示讲说，谆谆不倦，受其感召教化者，遍及大江南北，经其亲手栽培者，不下数十百位，禅门后继有人，宗风可望不坠，薪火相传，化缘已毕，老人于八十高龄，跏趺入灭，端居七日，面貌鲜泽，弟子将其装缸供奉于七祖塔旁。

“若问行年经几许？非色非空非古今!”色空都不可得，老人又何曾有生灭去来？惟其日常开示，发人深省，针砭时弊，痛下犍槌，足为禅门发一棒喝。即听即闻者，视如珍宝，未见未睹者，引为憾事，今辑录成册，流通出版，谨应四众之请，以彰先师遗德，片言只语，尽显少室宗风，连篇累牍，难窥曹溪之旨，学者勿以言辞浅近而泛泛视之。

伏愿：***恒转，慧炬常明，宗风远播于三千里界外，法雨普施于万亿国中。

弟子妙吉和南[①]

2005 年 10 月

[①] 和南，佛教语，佛门称稽首、敬礼为和南。

目录

体光老和尚开示录 1

前言 3

开示一 内无身心，外无世界 11

开示二 念佛参禅，信心坚固 13

开示三 成佛自成，见性自见 24

开示四 功夫纯熟，妄想顿消 29

开示五 一分真实，一分受益 35

开示六 离心意识，净除妄想 36

开示七 明心见性，道始修成 38

开示八 修行不易，念佛稳当 41

开示九 如不见性，生死不了 47

开示十 没有正信，便受魔邪 50

开示十一 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55

开示十二 无念为宗，有心即错 59

开示十三 苦行著身，佛教破执 63

开示十四 远而离之，默而摈之 67

开示十五 不染不著，处处在道 70

开示十六 偷窃常住，变骡来还 73

开示十七 大智若愚，修法无碍 77

开示十八 娑婆剧苦，及早修行 81
开示十九 不著政治，无有抵突 84
开示二十 一分恭敬，一分好处 90
开示二十一 各宗门庭，无非方便 97
开示二十二 爱护常住，如护眼珠 107
开示二十三 严守戒律，正法久住 115
开示二十四 为他即佛，为己即凡 127
开示二十五 云门事变，虚云蒙难 143
开示二十六 平时念佛，临终受用 164
开示二十七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171
开示二十八 一切放下，功夫现前 183
开示二十九 起心动念，即乖法体 191
开示三十 但尽凡情，别无圣解 202
开示三十一 规矩治身，话头治心 212
开示三十二 出家如初，成佛有余 219
开示三十三 若识路头，生死即休 228
开示三十四 真正用功，不起妄想 241
开示三十五 禅堂规矩，为成佛道 252
开示三十六 真参实学，福慧双修 263
开示三十七 了无所得，即见自性 275
开示三十八 染缘易就，道业难成 287
开示三十九 直下无心，便从本得 303

开示四十 不染世缘，常修梵行 317
开示四十一 五蕴皆空，始度苦厄 328
开示四十二 识心达本，解无为法 341
开示四十三 时代丕变，佛制如初 352
开示四十四 懂得路头，方可参学 367
开示四十五 割爱辞亲，皆有因果 377
开示四十六 自净其意，水清月现 389
开示四十七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401
开示四十八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413
开示四十九 持戒坐禅，出家本分 430
开示五十 大事因缘，入佛知见 443
开示五十一 与世无争，仁活万物 453
附录.....460

开示一 内无身心，外无世界

禅堂里跑香，一个跟一个，不要乱跑，跑的时候这个功夫一定要在，你要是看话头，跑香的时候，这一步也不能叫它丢了，要话头在，跑香的目的就是用功啊，你光指着跑香，那可不是功夫，那个是调身的，也可以帮助用功，现在禅堂里提出来看话头，又是“念佛是谁”，又是“拖死尸的是谁”，还又是“父母未生以前如何是我本来面目”，总在一起，目的是明心见性，看自己是符合用哪一个，这话头不管用哪一个，只算是你想了生死、明心见性的一个开端，你指望它，那还不行，你这光念话头，那也不行，你要念“念佛是谁”，念这个也不行。

是谁？拖死尸的是谁？念佛是谁？前面的那个字丢了可以，这个“谁”字不能丢，拖死尸的是谁，念佛是谁，这个“谁”不要丢。或者你念阿弥陀佛，你这个“佛”字不要丢，前面的那个“阿弥陀”丢了不要紧，这个“佛”字历历明明。你看话头念佛是谁，“念佛”那个丢了不要紧，“是谁”不能丢，这个“谁”字现前，你要是有心执著它，这不对，你要没有了，也不对，你要是执著这个念佛是谁，在这上面用心用意，执著“这个是谁”，著在“这个是谁”，那也不对，你要是不执著，也不对，这个叫什么---“有知无妄”，“知”

是了了常知，虽然了了常知，但没有妄想，这个样子用功。

有人在禅堂打坐，心口又疼又胀，那是你执著了，你不执著就没有。首先这个用功啊，要内无身心，外无世界，没有执著，这样前进。禅堂里这些规矩、这些法则要紧，免得人习气毛病，可是你要执著了这些规矩法则，光在这些规矩法则上用心用意，你真实的功夫不在了，那你还是不行，要想弄一个确确实实，还不是一天两天这么简单。最主要的，这个参禅的人哪，他哪个执著就不好办，著啊！禅堂人首先要做到内无身心，外无世界，就跟经上所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要这个样子来用自己的功夫。

进禅堂来跑香，要听维那师傅招呼，要行则行，要坐则坐，不能乱跑，不能放开步伐就跟跑马子一样，那样不行，这一步也不能错过的跑，话头时时现前，不住身心世界，话头时时刻刻、踏踏实实的在，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忘身忘体，到斋堂里吃饭，吃饭不知饭味，怎么了？功夫得力了，功夫已经站住了，这个口吃这个饭，这个味道，它动不了正念！正念已经作了主，意识已经不分别了，这个样子修行，不要说修多少年了，七天就得一个实际，要不然你用个试试嘛，你就忘身忘体的跑香坐香，出入往还，穿衣吃饭，睡觉这一切，你这话头在，你看你能不能，不要说七天了，能弄一天嘛，你能在这个禅堂坐上一枝香不打妄想，不生心动念，一定会得一个实际！现在就是这烦恼妄想太多了，主要啊，

还是没有真实信心！

有些参禅的人，没有真实信心，没有真实的体会这个禅堂，他怎么还发脾气呢？这带领大众走上了菩提道路的人，那为什么要吵起来、闹起来了？实际还是没有真实的受益，没有真实的体会，这个内无身心，外无世界还没做到，要是做到他不会有这个样。假若用功用的照见五蕴皆空，就没有这个了，大家跟着这个方向啊，还是要前进。催板！

开示二 念佛参禅，信心坚固

……丛林的外观，一切变了，这就叫变哪！内也变，外也变，一切行动都变了，变成什么样子了？变成了一切佛事，你这个人哪，已经走上了正规的修行道路，外边正规到底，内边话头时时刻刻在，你这就是外也修行，内也变了，外也变了，你这个人哪，就辗转的算是一个修行人了。

我们用功，不管是念佛，是参禅，或是你自己选择法门中一个功夫，也可以，就是要有一个长远心，有一个坚固心，得有个信心，你没有这几个心哪，过几个阶段，你或许觉得没什么味道，世间法总有一个味道，有一个意思，你这个看话头你要什么味道呢？什么味道也没有，什么思想也没有，什么做法也没有，这什么都没有，这个才是话头，你以为没有味道，没有意思，那你错了，但有一个味道，有一个

意思，这还不属于生灭法。

这上半月，一个姓熊的，原来他是吉安地区气功协会的书记，老婆就是这个吉安市肖专员的女孩子，他本人是个大学生。到西藏学过密宗，亲近了西藏几个大活佛小活佛，大喇嘛教给他好多方式方法，怎么修怎么弄，大喇嘛跟他说呀，你在中国这个汉僧里面找一个禅宗的人，你好好向他学习一下。他见了我两回，他那个意思呀，他说我呀，也是气功，他说我是气功里面很高的气功。我说，我呀，不是气功，我怎么能是气功呢？打坐参禅是不生不灭法呀，你就是说你这气功达到究竟目的，还是生灭，你用功就是用到极点，你还赶不上道家的三花九炼，要说了生死，根本码子都摸不到。我给他说的这个意思，他还没体会到，后来到广东大学当教授去了，他给他的学生传的都是密宗法。有回肖居士带着他们来，因为是熟人，见过几回了，就问问这，问问那，我呀，也跟他说了一下。问这禅堂是什么目的啊？他想打听打听啊，我说禅堂的目的是明心见性为目的。他问我，我也问问他，这一问哪，问的他心里有点不好过。我跟他说明了，我说你呀，我不是对你不客气，因为你是高级知识分子，你说是了生死用功，你这样搞啊，你连路头都没摸到啊！我说这话，他心里难过呀，心想我搞了几十年了，在这气功里面是高尚的人哪，你看，了生死我连路头都没摸着。我说，我决不跟你说谎话呀，你确确实实的你现在还在那个生死、断常

二见中去做，学的还是佛法，你见解却是断、常二见，你这都属于生灭，那么了生死啊，没有你的份！这一说呀，好象说到他心里了，他站起来了，站起来长跪合掌，合掌什么意思啊？他以为我有什么法，我说，我呀，没有法，现在你学了这么多年的佛法，你连个三皈还没懂啊，不要说这法、那法了，三皈还没有遵守，别说五戒，就这么简单的三皈都没遵守到，也不认识三皈，更不要说佛法了，信教的开端还没有明白，想了生死哪有份呢？根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出家人，要实实在在的要把这个三皈考虑一番哪！不要弄好多呀！我们皈依佛，以佛为师，现在我们仔细考虑，我们是不是以佛为师呢？好好想想，说皈依佛，以佛为师，永不皈依天魔外道；皈依法，以法为师，皈依如来所说三藏十二部一切经、律、论三藏，永不皈依外道典籍，外道典籍这多的不得了，除了佛说的三藏十二部，其他的抄前落后，抄后落前，不依佛教的正文，自己歪曲的，这都算是外道典籍；皈依僧，以僧为师，皈依十方贤圣僧，这一条皈依僧我们做到了吗？要皈依十方贤圣僧，什么是贤圣僧？口讲佛法，心行佛事，行解相应，即是贤圣僧。我们出家想了生死，能把这三皈体会，照着三皈行动，今生定了生死，要不然呀，百千万劫也出不了这个苦，也在生灭轮回中转！

没有一个结束的话，你还是不行，修持、生活这一天到晚，你得有个规格，你没有一点规格呀，你虽然就那么参，

什么都不管，那也不行。道场里有一定的制度，跟着大家，这道场里边第一条，得有班首师父，得有纲领，班首与纲领之间，纲领与班首之间，这要弄好，你要弄不好啊，就会出事，因为都有权力呀，八个纲领：维那、知客、僧值、当家、副寺、寮元、衣钵、典座。这都属于纲领啊，丛林的制度，权利都在这纲领手里，纲领与纲领之间要和合、忍让，假若你这个纲领与纲领之间没有忍让和合呀，那就不好弄。

客堂有僧值、知客，僧值就是课堂里面的副知客，知客就是副僧值，两个人平等，两个人和合，把客堂里一切制度、一切作法做好，那你不能说这是僧值的事，这是知客的事，我不管！知客要是没在客堂，你这个僧值在客堂里你就要负责，僧值有事情，这个知客呀，上殿、过堂、出坡，你知客要负责，那不能说僧值不在家，他的事情我不管，那可不行啊！这纲领与纲领之间，要和合在一起，你看这个僧值在上殿、过堂之中，他很有权利呀。不管哪一个纲领不能打人家耳巴子，这个丛林上打耳巴子，是僧值打的，禅堂里的师傅有不合适的地方，违犯规矩的地方，那是维那打香板，这也是制度。

这个禅堂里边领导是班首，班首领导什么呢？领导修行，用功怎么用，修行怎么修，功夫、见地、受用，这是班首讲的，这个维那不能讲这个，维那讲什么？讲制度，维那这一个月在禅堂里讲四回话，讲什么？完全讲制度。僧值在

斋堂里一个月讲四回话，也是讲制度，他讲什么制度呢？上殿、过堂、出入往还，这是僧值在斋堂里讲的，僧值讲话的时候，方丈不过堂，这僧值在斋堂里讲话，那个很客气呀，不是现在随便讲啊，那不是的啊！僧值讲话，这班首、首座都在斋堂里吃饭，一开始就是：班首师父、维那师父、两序上座慈悲，今天晚学有点什么事要想说一说。开始就说“大众师父，防火防盗!”头一句就要这么讲，防火防盗，因为僧值就是管这个的嘛，提出来这些制度，意思就是要大家遵守。他为什么在斋堂里讲呢？斋堂里吃饭的时候，有班首、纲领，大家都在斋堂里吃饭，可是你们当参学得知道，这个僧值讲话，维那在禅堂里讲话，不能提名，只能把这个事情说说。

这个禅堂里的师父，上殿过堂，出入往还，要是不合适的地方，僧值他能打耳巴子，打了之后，这维那回堂，还要打那个师父三香板，为什么？你禅堂的师父，是大家的榜样，你为什么在外面失了觉照啊，要不僧值怎么打你呢？那可不能怨天怨地，不能啊！万一要是这个禅堂的在外面循规蹈矩，处处守规矩，僧值要打，那还不行，那你还不能打，打了班首要到客堂去打官司。客堂就是法官，不管谁到客堂里，你把你的意见提出来，听从知客师父安排。不管什么人，不能到客堂说长说短，乱说乱讲，还不能说是三两个在一起，打抱不平，那个不行。

这个外寮的人到禅堂里边要是犯了规矩，那怎么办呢？你进入禅堂里来，维那师父要管。我幼年在大禅堂里面住，学了一些禅堂、外寮，外寮到禅堂的这一些制度，还有维那对于外寮的人来坐香的制度。这个在常住住过三年的师父，那就不允许打香板，也不允许打耳巴子了，因为他算是在这里住了几年嘛，也算是老住的，要是到禅堂里坐香，维那那就不能随便就打呀！

这禅堂里边住过几年的老参师父，到斋堂去吃饭，大殿去上殿，你这个僧值，你也要考虑，那不能随随便便就打，打了也不行的！那就是纲领与纲领之间要团结，为什么要团结呢？纲领都有权利呀，你比如这个知客的权力，在这个道场里面，任何人违犯了清规，这知客都要处理你，这是他的权力。权力的人与权力的人要互相尊重，你可不要挑他的毛病，因为你是纲领他也是纲领，你要是挑他的毛病，他也能挑你的毛病，都有地位、都有权力，这很细致的事情都要知道。

近来解放后，文化大革命，佛教恢复，各丛林弄不起来是怎么呢？就是纲领与纲领各有各的权力，他只执行他的权力，别个的权力他不管，那个就不行。这个当家的，名叫监院，监院就是在这丛林里这一切他都能管，他是当家的嘛，也算是一寺之主啊。库房里一个监院，一个副寺，这都是纲领，另外这个库房里，常住还要安一个都监，都监是什么人

呢？都监大部分都是首座代理，这个堂客里有个知众，知众跟都监他两个平级，地位在这八个纲领之上，在班首下边，又加这两个负责人、两个纲领。

原先我在云居山，是那里的首座，代客堂的知众，知众他比当家、比知客、维那、僧值高一级。这个纲领执事，都是知众跟都监两个提出来的、选择出来的，然后更方丈说，叫方丈请，要是请纲领执事，你方丈没有通过两个都监、知众的话，你还不好，这叫团结在一起。因为知众和都监他两个选择出来的人，都是有经验的，这才跟方丈说，叫方丈请，方丈他是代表一个常住，一个道场的主人，他是这个样子搞的。

客堂的知众，他要选择出来维那、僧值、知客；库房的都监，要选择出来当家的、副寺、衣钵、典座、寮元，这个都监、知众他两个在一起商量，你看你选这个怎么样，我选这个怎么样，两个人都同意才行。那不是说谁想叫谁当什么就当什么，和尚你也不能啊！这个名称就是“团结六合僧众，体续百丈宗风”，这是古规，丛林里安排就是这个样子安排。

我们寺庙跟这皇宫里差不多，八大朝臣就是我们的八大纲领，四个宰相就是我们丛林的四个班首，首座、西堂、后堂、堂主，九卿四相，这是国家的制度，我们丛林下这个制度，跟国家那是一样的。解放后说什么，说我们寺庙里和尚这些制度是封建，其实不是，因为佛在世，文殊普贤是左丞

右相，代佛说法。我们这四个班首，他算是法位上的人，他与方丈分座说法，他跟方丈平级，有些地方，这个首座的权力比方丈还大，因为他是这样的，班首叫终身制，你请了他当首座啊，他这一生一世就要当首座了，没有辞职，跟纲领不一样，这叫终身制，丛林下请了书记，这也是终身制，书记可以代维那，维那不当了还是书记。那不是我们从正月十五、从七月十五挂牌，不是说明嘛，某某书记代理僧值，某某书记代理知客，某某书记代理监院，知客、僧值这八个纲领是暂时性的，这书记是长期性，不是说嘛，千年的书记，万年的班首，一当永当，再不会辞职，辞职是八个纲领辞职，是这个样子。

这些事情，几十年了，丛林下都不弄这个了，现在乱了，没有这个好好的教规、严格的制度啊，你就会乱。这现在虽然是制度没有完全弄起来，多多少少的还有一点，以前下了晚殿都要养息，现在可能是有些人养息，有些人不养息，不养息不行，不准出去到外面说话，因为僧值他能管到你寮房，其他的纲领都不能管寮房。以前这僧值，或者下了殿你不养息，他从你门口轻轻的走，他要闻到你这个门口出来香烟气呀，那就不行啊，你要在房间吃烟，那可不客气。

禅堂里打了抽解，维那和散香到外面不是敲三阵吗？敲这三阵的时候，僧值进堂，他是从钟板这里进，轻轻地、慢慢地，因为大家都坐好了，马上就要止静了，他去转一圈子，

转一圈干什么呢？看这外寮的有没有人没来坐香，他转到西单第一个位子，那是僧值的位子。这东单头第一个位子，那是知客的位子，这禅堂有这两个位子，一个僧值位，一个知客位，这现在差不多都不知道了。

这个禅堂的位子，维那位、班首位，是和尚送，维那他要是请几个悦众，也送位，这有次序，现在没有了，没有了就乱。禅堂每个师父的衣，都在上头这竹竿上搭着，竹竿上有衣的位子，外寮的近来不要坐，因为他这里有人。还要看一下，哪一个位子上面有当值的牌子，就是这个散香的牌子，这说明他去当值监香去了，这个位子可以坐。外寮的师父进禅堂来坐香，或是饭头，或是烧大火的，或是做菜的，或种菜园的，现在还有卖票的，这些都是外寮的人，他们进来坐香，他要是坐在那里的话，你不好叫他下来的，因为他这个烧大火的、烧开水的、做饭的，我们吃这个开水，吃这个饭，都是他们做好的，我们才能在禅堂里用功，他们要是到禅堂里坐一枝香很难得，他又不知道，坐好了你又叫他下来，他不好意思。

还有一个事情啊，禅堂里差不多的不知道，这个班首或是没有来坐香，或是位子多，清众可以坐班首位，书记不能做，书记、纲领都不能坐班首位。那是怎么回事？假如班首师父来了，维那师父喊，某某你下来，班首师父来了，要敲叫香。这要是纲领坐在班首位，你维那不好叫他下来啊，他

是纲领，你要叫他下来就动他的烦恼了，你维那在禅堂里有权力，你到客堂你可没权了，这一个纲领他一个地位，象这些事情你们初发心人都应该知道。

不管是什么人，到在班首房里去了，或是首座和尚、西堂师父、后堂师父、堂主师父，就是顶礼，不管你是什么人，除了方丈、首座，到客堂中间那里，都要顶礼知客师父，知客师父也客气，说坐下。就是四个班首、把大纲领、大众师父，到方丈那里，要往中间顶礼和尚，和尚说请坐。这是我们的礼貌啊！你不要随随便便就往客堂里跑，或有什么事情，到了中间顶礼知客师父，把事说一说，这也是个制度，互相之间要恭敬，不要仇气啊！

要按丛林制，在这个道场住过几年的，就不能喊他名字了，这八个纲领，知客师父、维那师父、当家师父，不要喊维那师，知客师，不能这样喊，这是参学。纲领与纲领之间都要称呼师父，维那到客堂里，开口就是知客师父，知客师傅见了维那，就喊维那师父，不要喊维那师，那就不行，那你就粗气，没有参学，失了你的参学。这方丈怎么搞啊？方丈到了客堂里不问讯，因为他是常住主嘛，方丈一到客堂里，这知客赶快站起来，常住主人到了嘛，这方丈也客气，也喊知客师父。方丈喊八个纲领都要喊师父，他们是大众的师父啊，是你请他做知客，你要尊重他呀，你尊重他大家都好尊重他，他的工作就好作了，你这方丈你可不能喊知客师，或

者喊名字。

这多少年了，我在云居山，有很多的这些制度都没了，比如说方丈，他的徒弟做维那，他的徒弟做知客、做当家，到方丈来了，可以喊他的名字，在公共的地方，还是要喊维那师父、当家师父、知客师父，那就不是你的子孙了，这些事都得知道。虚老和尚他当了多少年方丈了，首座也是他的徒弟，首座也是他的戒子，云居山每年开期，你看云居山那些首座哪个不是老和尚的戒子啊？为什么要说这些事呢？就是互相之间要僧赞僧，这现在变成了你说他不对，他说你不对，弄得烦烦恼恼的。纲领嘛，你有权我也有权呀，你能说我我也能说你，闹到客堂里也不好处理。

记得有一年，我在云居山当知客，满觉首座他跟智受西堂两个闹别扭，为了收徒弟，找客堂来叫我处理，我们都在云门寺住了几十年，都是老和尚的学人。他两个到了客堂，说：顶礼知客师父。我说：两个老人家坐下。他来年感个他说他不对，他又说他不对，满觉首座那个性子更暴，这智受师他那个个子小，看着好像也厉害，智受师是在这里出家，我跟他很熟，我说：你们两位老人家，你们记不记得云门寺出事，把老和尚骨头打断了，后来老和尚把我们这些人都喊到他身边，就说了：你们这些师父啊，都是受了我的骗哪，你们大家都吃这么大的苦头，今天解决了，你们哪，可不要忘了今天，时时刻刻想着今天，就没有烦恼了！我说：你们

两位上座都是老前辈，还记得吗？两个为了你收徒弟他收徒弟在这儿吵起来了，叫我处理，我说：不能处理，这文化大革命你们两个都受了苦，现在好了，你们两个老人家还是放下来，不要叫我处理，我不好处理你们，要真是处理呀，你们两个都要迁单，怎么？这是十方丛林，也不是你的小庙子，你在这乱收徒弟，还吵吵闹闹的！我这一说，他两个都哭起来了。我说：你们两个回去算了，再不要说了，其他的老参师父听到会笑话你们。这一说，他两个哭着走了。这些事情要说到他头上去，说不到头上去，他更烦恼，我这一说，后来他两个人又好起来了。

我今天啰二巴嗦的说这么多，我的意思啊，你们大家不要说人我是非，不要这个那个的，要团结六和僧众，要僧赞僧，不能背地里说长说短，常住的教规，禁止这个背地里说长说短，一定要这样，催板！

开示三 成佛自成，见性自见

祖师立的规矩，都是提醒我们赶快用功啊！说什么“病后方知身是苦，壮时都与他人忙。”我们要是有了病，才晓得这个身子是苦，身体好的时候，总是为他人忙。为他人忙什么呢？或是为自己的子孙，或为自己的衣食，或为别的，这些事好多。回头想一想，到害病的时候谁也用不上，谁也

帮不上忙，这才说病后方知身是苦啊，我们一天忙忙碌碌，为什么呢？就为色声香味触法，如何能不与他人忙呢？这现在不是提出来了嘛，看话头！你这话头看得上，话头站得住，己事己办，这个样子嘛，你呀，才算不为他人忙。

我们一天到晚，听到这一切音声色相，起心动念不都是为他人忙吗？我们出家来修行，把一切事情放下来，就专为自己办事了，为自己修行，那就不问他人的事情了，话头看得上，这算是真正为自己。你说你平日之间，烦烦恼恼的，看这个也不如法，看那个也不如法，你这就是为他人忙，你话头丢了，你功夫丢了，你不就是为他人忙才把话头丢了吗？比如我们是念阿弥陀佛，你要认真的念阿弥陀佛，怎么认真呢？其他的都放下来，只有这个阿弥陀佛，行住坐卧，二时六中，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在，一切都不在了，因为一切都不在，只有阿弥陀佛在，你才算个用功的人，一会儿用了，一会儿又没用，还是与他人忙，能不能下一个很好的决心，不为他人忙，为自己用功忙！

古代有一个修行人，他到大街上去锻炼，看看这个身心能不能纯洁，后来临圆寂时说了几句话：每天大街跑，心中念佛忙。像这样就对了，每天在大街上跑，他心里念阿弥陀佛的忙，我们现在不在大街上跑，不在大街上忙，我们在这禅堂里跑跑坐坐，能不能把这个功夫用上，跑香的时候这个功夫在不在？要知道，为了用功才跑香，你要是不为了用功，

你跑香干什么？盘起腿子来，你这个功夫要在，就是为了用功才盘这个腿子的啊，要不是用功，盘这个腿子干什么？一定要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做什么的，坐在这里就要用功，不用功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我们在这盘腿子，为什么盘腿子？就是放下身心来盘腿子。我们为什么起早摸晚，还要念经？经是佛说，这三藏十二部是从佛大寂定流出，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以清净心、恭敬心来接受释迦牟尼佛的三藏十二部，来看经、念佛、拜佛，因为这个看经、念经能把我们自己的大寂定引出来，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就是从大寂定说的，我们要以清净心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寂定引发出来。我们念观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悲，我们也有大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是引出我们大慈悲的增上缘，我们要一心念观世音菩萨，把我们自己的大慈悲引发出来。

我们现在看话头，话头这个法就是了生死的，用这一年不生的话头，把我们一念不生的常住真心引出来，不从外得，从外面找不着个什么东西，这个佛教秒度心法，我们现在出家学的就是心法，心外无法，成佛是自己成啊，见性是自己见哪，这都是不从外得，自性本具一切法，要自己参禅、念佛、持咒，把自己的这个大慈悲心、常住真心引出来，了生死就这样了，我们是不是这样弄呢？我们一定要这样弄啊！要是不照这个样子弄的话，我们辜负了出家，也辜负了住在

这个道场里边。

道场里面这一切事情，都是别人拿钱弄的，他为什么拿钱？他是希望我们赶快成佛啊，成了佛好度他，好度一切。我们一定要赶快修行，要快一点，越快越好，这个世间上你看多苦啊，前几天很冷，这几天又热起来了，衣服一脱，汗毛眼一凉，会生病，天热天冷没有形相，我们有形有相的身体就被它转了，说要赶快修行，要了脱生死，了脱生老病死苦，一定要努力，努力修行！不是人家古人说吗？“努力今生须了脱，不教来生受余殃。”一定在这里用功，要踏踏实实，越快越好，放下的越多，功夫越纯熟，放下一点，功夫纯熟一点，放下的多，乃至完全放下，这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就完全是功夫，一定要这样。

你东想西想，你乱打妄想，你辜负了常住啊！你东想西想你想什么呢？也不过是在家的这些事情，这些是是非非、烦烦恼恼的。禅！就是净，不生一念，不染一尘，就是禅。你是不是这样用功啊？你那思想究竟是在做什么呢？你自己追查追查嘛，思想到哪里去了？道场里成就我用功，我用没用啊？不要说看话头了，就说你念阿弥陀佛你念没念呢？你是在念佛呢，还是在打妄想呢？还是弄人我是非？长长短短的，你想打个什么注意？

常住里，开水是别人烧的，饭是别人做的，也可以说种种如意，般敢现成，成就你修行啊，你是不是修了？外表穿

上和尚衣服了，实际上没有一点和尚的气味。在很早的时候，那可不像现在，到处修的有庙，大部分的出家人都在山中住，或住山崖，或住石洞，或自己砍几根茅草搭个蓬子，自己在那打坐。有一个和尚被老虎吃了，你怎么没管一点事啊？你是管山土地嘛，你没有负一点责任哪！这土地菩萨也急了，把这满山的几十个老虎都弄来，他拿着拐杖看看这个老虎，看看那个老虎，说：你们哪一个老虎把人家和尚师傅吃了？有一个黑老虎站起来了，说：那个和尚是我吃的。土地生气了：你怎么能把和尚吃了呢？老虎说：启禀老爷，我啊，浑身上下，闻了又闻，他连一点和尚的气味都没有，他连一句阿弥陀佛都没念过，假如要是念一句阿弥陀佛，我都不会吃他。

你看，那里没有护法啊，你没有法，他护你干什么呢？你这贪、嗔、痴，啰哩叭嗦的都是人的事情，都不是佛法，护法是护法的，不是护你啰哩叭嗦、吵吵闹闹的，这长那短的，这他一点都不会护你，老虎碰见还会把你吃掉，你没有法嘛。这护法是真正的护法，龙天也护法，韦驮、伽蓝都护法，那你得有法可护啊，没有法可护，他护你作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你这个人哪，已经到这个道场来了，也强强勉勉的把你这个和尚衣服穿上了，还有不管怎么样啊，你还受了戒，不管你守住守不住，你也算是受了戒，戒品沾身，早晚都要成佛啊，要发精进心，要发勇猛心，时时刻刻在这

儿用功。现在社会上好乱啊，工人弄一点饭吃都不容易，我们在这有饭吃，吃的饱饱的，要大生惭愧，要念念在功夫上，在道念上，不是说和尚饿死了，没饭吃，不会。

天下都是一样，走，往哪儿走？你走吧，没地方走！要生惭愧，要好啊用功，赶快出娑婆世界这个苦处，今生不了生死，来生再过几十年哪，还没有现在这个样子，佛不是早就说了吗？这个娑婆世界，是一代不如一代，一时不如一时。赶快用功啊，发愿生极乐世界，到清净庄严净土，不要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啦。不要贪哪，要发道心，赶快用功，催板！

开示四 功夫纯熟，妄想顿消

不是说很舒服、很容易的就把自己所干的事情干好，就是学一个木工、瓦工也不容易呀！我们是出家人，是修行人，别说是了生死了，就是禅堂里这些事情，都学会了也不容易，学会也不是一下子就学会，要经过一段时间，腿子不疼了，功夫也好用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说坐香腿子疼啊！那比学规矩还难，规矩你要是用点心，那也不难，这个腿子啊，你时间没到，它就是不行！我以前哪，在幼年，喜欢打坐，十多岁坐腿子，到二十多岁的时候，这腿子才不疼，要经过多少年啊！不是说你坐个天它腿子就不疼了，它不会。要锻炼的腿子不疼也很不容易呀，也要肯

锻炼，也要肯坐，你就是不肯坐，或是疼一点就放不下来了，象你这样十年二十年也不行。

要把自己的功夫用的上正轨，它比这坐腿子还难。有人用起功来，三十年五十载还不晓得是不是摸着个正路，在这个用功之间，能有一个很好的知见，得一点见解，得一点受益呀，比学规矩，比练腿子都要难，十年二十年得不到个正知正见，也算是一生要空过！

看话头，念佛，都是一样，念阿弥陀佛，看话头都是一万里，你想少走一步也不行，不是说我是个什么根机不根机的，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没有个十年二十年死心塌地的还是不行。看话头要看到一念不生，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你要是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你看话头也会开悟，就是在乎你个人。

你说谁能够一切放下来用功呢？不容易找这个人哪！我们都是出家人，是不是把自己的一切放下来，把自己的功夫时时刻刻在那里用？要找这个人哪，还不容易啊！有一些老修行，他总是放不下，我以前见过些老参师父，什么是老参？他规矩也熟，他也会用功，我们才跟他当参学，他的脾气不晓得怎么那么大，你就是规矩熟，会用功，这无名火要放不下，还是不行。

功夫要做的纯熟，妄想烦恼就会辗转消失，那就是在这日用之中，要主宰，应事待物，功夫时时现前，境界现前，

不动心，不动念，上殿、过堂、坐香、出坡劳动，这一切时一切处，功夫不能打失，不被这个音声色相所约束，功夫做到这个样子，才算有点受益，这生死到来，可能也有一点把握。要是做功夫一会有，一会没有，烦烦恼恼的，这事那事的，生死到来，那一点也做不了主。了生死要知道什么是生死，你这也放不下，那也丢不开，一天到晚烦烦恼恼，是是非非，一定得知道，这个就是生死！了生死就了这个呀，不是再找一个什么样子来了生死啊，我们都要知道这个，知道这个，要赶快发道心哪，大家在这里要用心用意。

《华严经》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我们怎么还是这个样呢？你看我们长的这个苦恼样子，怨谁呢？佛的一切功德我们没有，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我们现在一个也没有。佛又说了，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假若说离了妄想执著，自然智、无师智，一切无不现前。这三身四智、五眼六通我们有啊！只是被妄想执著给盖住了，我们的烦恼，我们的无名火，遮盖了我们自性本来的清净，就是执着我啊！执着我对，你是不是对呢？你不要烦恼这个妄想执著呀！不要执著这个妄想执著不好，它是个好朋友，就是把它转过来，返妄归真，转识成智。

前面这些善知识，这些老修行，佛法的存在靠他们哪！没有这些善知识，佛法早就不存在了，他们的忍辱心，他们的慈悲心，站住了阵地。我们现在虽然是看几部经，看几本

语录，真正叫你用啊，你又用不上，经上讲慈悲，你是不是真正的慈悲？说佛有大力量，大雄大力大慈悲，我们天天在这里念，我们念了是不是用得上？我们有没有大慈悲啊？

我们出家人以明心见性为目的，我们现在看的经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经，我们自己也有三藏十二部，假若是见了性啊，这三藏十二部就是自己的了，没有见性，这个三藏十二部还是佛说的三藏十二部，见了性，修道结束，得道业亡，一切佛法无不现前，就跟六祖说：何期自性，本自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我们只是看到书上这么说，我们是不是能转***呢？你把它背的滚瓜烂熟，结果你还是在妄想执著之中，怎么能转大***呢？

自性能降服一切外道天魔！我们现在对于佛法的认识，都是在书上看，或是听人说的，我们自性本体是个佛啊！我们是不是见到了，是不是证到了？整天还在那里执著妄想分别，这个就是众生，要体会，要认识。

我们最初出家，割爱辞亲，背井离乡，你离开了本乡本土嘛，离开了你的家乡，你不要以为我离开了本土本乡就算出家了，那么多当兵的都算是离开了本乡本土啊，他是不是出家了？这只算是事上出了家。这割爱辞亲，割是割断哪！辞是告辞，向谁告辞啊？向自己的本乡本土，向自己的亲生父母告辞，告辞出家做什么？出家是什么目的？识心达本，

解无为法，这才是出家，那你说光在事上，你百千万劫也得不到实际。

《大乘起信论》把世界上这一切列为两门：生灭门，真如门。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知道的，就连这个经书佛像，也属于生灭，《楞严经》说：但有言说，都无实义。既然这一切都属于生灭，那什么是不生不灭呢？你在这一切生灭之中，一念不生，一尘不染，你这当体就是真如门。你要明了这个呀，这一部大藏经就是你自己的，你要不明白，三藏十二部是三藏十二部，那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你没有个踏实，没有个实际，没有个受用，你就是读尽觉皇万卷书啊，还不够你费了脑筋。

不是对阿难尊者说明白了嘛，你久远劫来，善读如来三藏十二部，不如一日一夜修无漏业，就说多闻多功啊！假若多闻要有力量，摩登伽女把你弄你，淫躬抚摸，将毁戒体，危险的很，何须要我说楞严咒，叫文殊把你救出来？无量劫学佛法都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啊！什么是无漏业？那就是在这因缘现象之中，一切时、一切处，不染一尘，不动一念，当体即是出世法，上哪儿找啊！出世法也是你自己的，不是外边的，说即心即佛，不就是说的这个嘛，就是千佛万佛出世，还是说的这个！

佛指示众生皆有佛性，明白了佛性就了了生死，你在那枝叶上、在那妄想执著中搞啊，你搞无量劫，你还是个生灭，

你还是个凡夫。我们出家人，以明心见性为目的，三藏十二部是标月指，要因指见月，不能认指为月，《金刚经》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你看，这不是说出来了吗？佛都说出来了呀！我们要善自领会佛意，要踏上真正的修行道路，不要在那枝叶上摸来摸去，你摸吧！佛说阿难，你以生灭心想得到如来的不生不灭境，那是不行的，没用的，在这些地方，你们这年轻人出家，要仔细考虑考虑。

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应事待物，要善解善用，不然你自己生些烦恼。马上这个春游就来了，今年可能没有往年人多，他还是要来些人，这参观的人，他又不晓得我们和尚里边这个那个的，他到处都要看哪！就跟他说：这里不参观，到外面参观。他离开就算了，在参观人前，可不能说：你滚蛋！可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就不好了，他已经来了嘛，他是要看看哪，看看又看不坏嘛，关键是自己的正法得住世啊！你弄一肚子烦恼，烦恼你自己弄的，谁给的？一定要好好体会佛祖的言教，忍辱为第一，你要一烦恼，闹起来了，你自己的佛法已经不存在了，并不是佛法不存在了，你自己走上贪嗔痴，自己的末法现前，你说还修什么？要好好放下来！催板。

开示五 一分真实，一分受益

现在禅堂还是这个样，一点没有增加，一点没有减少。古来人住禅堂，他好像很容易得点利益，现在我们住禅堂不及古人了，没别的，就是古人的道念他坚固一点，我们现在的道念要差一点，古人用功人认真一点，我们就是没有怎么认真。我们修行，要有一个踏实，有一个真实，要时时刻刻考验这个思想，是不是在道上，二六时中，是不是在道中行，在这个应事待物，一切境缘上，是不是能做得主，什么是主啊？在一切境风下，念头不打失，不被这个境风所约束，能不能这个样子去用功？这样用功就要认真了，就像古人，念念在道，心心不舍，念念都在道中行，心心无不是本地风光，要得佛法的好处，就要向真实中求，有一分真实的用功，就得一分实际的好处，假设是随随便便的，一会用功，一会又没用，没有认真，那得不到个什么实际，虽然是出家多少年了，谈到本分上还是不行！

本分上得一分好处都得是实际，不是论嘴巴子，也不是能说能讲，那还是不行，前靠真实，要把自己所受的戒律守住，自己所用的法门，要弄一个踏实，不管是参禅是念佛，要认真，要学古人，马祖他要想发明自己的大事，二十年不说话，印度那边的胁尊者，他虽然是年老出家，八十岁出家，可是他活的年纪大，他活一百六十岁，他从出家那一天就不睡觉。你看，我们是不是跟他们那样认真哪？跟他们那样认

真就会得到他们那样的好处。

要踏踏实实得一个实际的好处，主要是放下，放下什么呢？就是这一天到晚放不下的事情放下，你有什么放不下，就把你什么放不下的放下，你一天当中起心动念处，你所爱的，你所贪的，你所想的，把这个放不下的放下，这就是实际。古人不是说吗？“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你把你这个妄想执著放下，其实就是真实，再不要另外找了，不是另外再起心动念找一个真实，找一个功夫，放下来就是了！

那什么是看破红尘呢？就是一天到晚，眼睛看的，耳朵听的，身上做的，嘴里吃的，眼观耳听的这一切，思想上有染心，有爱心，即是红尘，在这一切时、一切处，没有染，没有爱，这就是出尘，当下即是，莫远求啊！把这一切放下，这个人哪，就算是看破红尘，催板！

开示六 离心意识，净除妄想

古人说：修行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当下休。什么是路头？禅堂里说“离心意思参”，《楞伽经》上说“净除妄想六识”，能够离心意识参哪，这个就是路头。

禅堂里这些老前辈提出来看话头，怎么叫话头？话头就是还没有说话，思想还没有动念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清净本然，一念不生，这就是我们本来的面目，照顾好这个境界，

这就是看话头，也就是上面说的离心意识，净除妄想六识。

那就是废除见闻觉知，把自己的观点，自己所想、所准备的这一切，把这一切内思想、外思想，这观点、那观点统统去掉，这就是路头，别的再没有路头，另外再找个什么路头啊？假若你要在生灭之中找个路头，百千万劫也没有路。

古人说：有觉有照是生死，无觉无照是顽空。这是说不能执著话头，话头不属于有无，你有心找个话头，就是找到了也不是话头，你无心找，什么都没有，也不是话头。禅宗说：起心动念，即乘法体，有心即错，动念即乘。这都不是路头。

那什么才算路头呢？禅宗的老师父说：“有知无妄”，这是路头。有知啊，这个知要了了常知，一定要认识这个是路头啊！这个路头很容易知道，不管哪个人满嘴都是路头，要想做到啊，很不容易。说离心意识参，这不是很容易嘛，我们是不是离了？还不是一天到晚分别心在作怪！那就是正念站得住，功夫踏实，净除妄想六识，分别心、妄想心这个没有了，这就是路头，一定要这样用，不这样用就不是的。

佛教千经万论，也就是指示我们这个路头，你仔细考虑这个离心意识，这个极深远哪！能不能离开心意识，再说能不能相信这个，主要是相信哪。你一天到晚掰着书本子看来看去，天天看经不知道经的意思，经是标月指，不能认指为月，你一天到晚看这个书本子，你是想认指为月吗？说愿解

如来真实义，这是嘴说的，究竟解没解真实义？在这些地方要下一场苦心，一定要进入如来真实义，催板。

开示七 明心见性，道始修成

禅宗这一法，开端就是要观心，若不观心，法无来处，若能观心，即是上定，这就是禅宗。禅宗的目的以明心见性为目的，见性就是修道结束，这见了性的人哪，这一切佛法都是自己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三藏十二部全是自己的。那么我们现在念经是念释迦牟尼佛说的，见了性的人，这一切法消归自己，不从他得。这三世诸佛说的法是一个，前佛说的，后佛再说一遍，都算是重说，不似乎另外一个佛另外又说一个法，不是的，因为他见性是一致的，所谓十方诸如来，共证一法身，智慧是一致的。

佛怎么说这么多法呢？就是我们众生啊，事情太多了，也太苦恼了，他就用这么一切法来度我们这些事，把我们这个妄想执著破除，显出我们自性的本体，佛出世间也就是这个目的，三世诸佛出世也是这一个目的，并不是他佛是他佛，有另外一个目的，不是的。你说佛有什么说的呢？他没有什么说，他是给我们说的，早晚这一切众生度尽了，佛说法才算究竟。

早晚这一切众生都度尽了，都成佛了，地藏菩萨他才成

佛，就是还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地藏菩萨他呀，也不成佛嘛！这是他的大悲心向我们众生保证，您好好修行，我总要有一天会度你们。象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发的愿都很大，可是这些诸大菩萨所发的愿还有一个休息，唯有地藏菩萨呀，他没休息。释迦牟尼佛灭度了，弥勒菩萨还没有出世，这一个阶段的众生，如来涅槃交给了地藏菩萨，说：我灭度之后，弥勒下生之前，所有的众生，你不能叫他造一点罪啊！地藏菩萨满口承当，说：世尊不必忧虑，如来灭度之后，所有的众生但凡种一点善根，我都千方百计不令他堕落。你说有些人一定要造罪嘛，那也没办法。

历代的祖师开道场、度众生，这些祖师、这些菩萨来生世界，都是度众生的。我们要精进勇猛，赶快修行，免得这些祖师、菩萨们费劲，或是念佛，或是参禅，把你的功夫用上，不要去坐香了，往背后一靠，头一低，怎么？准备睡觉。腰杆子竖直，把自己话头提起来，不靠背，不低头，不东倒西歪，这用功的样子已经出现了。你这个往后一靠，头一低，你没别的，你准备睡觉，我们睡觉的时间太多了，用功的时间太少了，我们不能比过来的人哪，过来人行住坐卧都用功啊！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大家到禅堂里来了，这跑香也是一枝香，跑香也要用功啊！你看禅堂里安排的、准备的多恰当，就怕你跑香的功夫没提起来，这散香一响“照顾话头”。要知道，这禅堂里一

切行、一切处、一切动作，都是助道的，这些人人都要会，互相你助我的道，我也助你的道，这才算是同参道友啊，别人助你的道，你不助别人的道，别人帮你的忙，你不帮别人的忙，那你把这个同参道友就失掉了，别人还把你当作同参道友，你呢？一点忙也不帮。那就赶快把散香、当值都学会，主动地去学，主动地去做，干起来就是学，不是另外还有个时间学。在禅堂里跑来跑去，这就是学，一个学规矩，一个学用功，规矩学会了，功夫会用了，这不就是老参师父了么？

那你功夫也不会，规矩也不懂，就是初参，一定赶快，把上殿的犍槌要学会，会的也要经常去敲，不敲就忘了。要真正的说起来，禅堂里外寮里，这个犍槌是争着敲。这个东单头一到大殿里，就到那个大鱼子跟前站着，后头来了人，冲他一合掌，他就让开。禅堂的人敲犍槌，碰到外寮的人，行单上前一合掌，你赶快站开，让别人敲。象现在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没人敲了，搁那儿了，做你的太平天国了。

常住是成就修道的，不是成就不修道的，到这个地方来，就要随着这里上殿、过堂、出坡、坐香，青原山现在搞农禅哪，没有农啊，也没有地，不象云居山做不了的事，这里你就是做也没什么事做，就种那几颗菜，旁的做什么？再说山上就那么一点柴火，也没好多，拣拣柴火，种种菜，在外边透透空气，到禅堂里坐坐，这叫善调身心，道业可成，催板！

开示八 修行不易，念佛稳当

用功全靠个人，用功的方式方法知道了就行了，不知道就得有人说说。那就是古人说：出家容易遇师难，不遇明师总是闲，盲修瞎炼空费力，纵然落发也徒然。那就是出家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师父，现在我们想找一个明白佛法的，想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你说哪儿去找呢？实在不容易找啊！或者你找到了，究竟是不是也弄不清。《楞严经》上说：末法之中，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不遇明师就是遇不到一个正确的知识，跟着他没有一个正规的路头来走，要走错了，不但不能前进，还要堕落。

古来这些祖师，怕我们摸不着正路，百丈禅师就提出来了：**修行以念佛为稳当。我们修行啊，以念佛为稳当，不会歪曲，也不会错，稳稳当当的，念阿弥陀佛，也不要什么体会，只要念就行。要是用其他的法门，你得懂得，不知道就麻烦，或是错了也不知道。**你不管怎么样，你念阿弥陀佛，念一句算一句，你管他懂不懂呢？你总是念了，总在你意识上过了一道，过了一道，你的意识上就有这么一个影子，不管是明白不明白，你意识上染了这一句佛号，早晚一天要发现，发现什么？因缘成熟了，那就不要其他的善解这个意思那个意思了，这一句佛号已经因缘成熟！

佛在世，有一老年人，岁数很大了，他家里也没有其他人，自己也老了，意思是想着到祇园精舍找佛出家，他也不

晓得谁是佛。舍利弗、目犍连这些大阿罗汉，见来人出家，他们还是喜欢的，这些大弟子、大阿罗汉要入定观察呀，看这个人有没有善根，要是没有善根就不留他了。这一观哪，哎呀，真是没有善根，八万大劫以来，都没有种过善根，一点好事也没有做，这个人算是一点善根也没有啊！就说：我们不能留你，你去吧！他心里很悲痛啊，这么大年纪来出家，说我没善根，不管怎么样，那就回去吧。到了城门跟前，心想回去家里也没人，就要碰死在那城门上，古代城门是用铁皮包的，碰一下就完了。佛在那里见了，就说：不要碰、不要碰啊！老人说什么，说：我到祇园精舍找佛出家，佛他说我没善根，我碰死算了！佛说：好吧，跟我去好了。佛又把老人领到祇园精舍，这大阿罗汉一看，这人刚走，佛又把他带回来了，带回来就住下吧。这老人哪，七天证大阿罗汉果。诸大弟子、大阿罗汉就说了，你看这个人，一点善根都没有，他怎么能证罗汉果位呢？佛就跟这大阿罗汉作解释，佛跟罗汉不一样，佛入定能观无量无边的世界，久远劫以来没有不知道的，不管哪一个人，就是久远劫以来无量大千世界，每一个人、每一个动物，佛都知道。佛就说了：你们阿罗汉入定只能观八万大劫之内，八万大劫之外啊，你们不晓得啦，八万大劫以前，这老人哪，他念过一声佛号，到我出世成佛，他因缘成熟他要解脱。就是说这一个人，不管你明白佛法不明白佛法，或是念一句经，或是念一句佛菩萨圣号，在这个

八识田中纳子出世法的种子，他有朝一日啊，就会成佛。

就跟那佛在世莲花色比丘尼，她生生世世都是出家，她出家就是戒律不好，说她是淫女，世尊出世，莲花色比丘尼证大阿罗汉果，那比丘尼也来劲哪！她能入定放大光明，代佛宣扬。

这人哪！在佛法中就怕没有一点染，没有一点信心，那就不好办。我们前生也可能种了善根，今生出家了，出家得有点善根哪，虽然是有善根，也在那里用功，你疲疲沓沓的，没有踏踏实实还是没用啊。把这个了生死大事看得冷淡，在这个人世间上还染不够，还丢不开，一个吃的住的，一个钱，一个衣食，在这上头放不下，有这些事情放不下，功夫不能认真，你虽然是出家十年二十年，还是不行。那么再一过老了，老了用功实在难，青年的时候用功，得到一定的受益，或有一定的见解，打下了底子，到老了就是保养不退，这还是可以的。真正的用功啊，就在这出家三年两年，你有一个信心，有一个踏实，抓住不放，在这里用他一番苦功，用一番功夫就得一番受益，得到受益，老了怕什么呢？有功夫啊，有见地、有受益，老了保养，得这个样子。那你说你在青年的时候，正是用功的时候，有精神、有力量，也有时间，你不肯用功，专门打妄想，那就不好弄了，你功夫不用一个踏实，到老了就不行了，老了没精神，用不上了。

不要说你们哪，你象我这到七十岁了，这功夫也提不起

来了，求福也不中了，老了求福、用功都不行了，求福要劳动啊，老了劳动也不行了，用功要精神，精神好才好用功，这老了也没有精神了，没有精神这功夫用不上，青年不用功，这老了再想用也用不上了，可能有一部分人还有这种毛病。你们现在年轻啊，赶快用功，不分昼夜时时刻刻把自己的本分功夫照顾好，话头现前，得了利益，功夫踏实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功夫要用到这样才能得好处。你还在那胡思乱想，这也放不下，那也丢不开，哪会相应啊？他不会的，一定要放下来，放下什么，你所放不下的事情都放下，这就是放下，与你有好处，与你有关的，这些事情你都要放下，最大的事情就是你这个功夫，你要没这个死心塌地的去用啊，你虽然是出家多少年也没用，你老了，更不行。

这个娑婆世界呀，他不是顺顺当当的，快快活活的修行，而是在这烦恼、无明、灾难之中用功，一定把自己的功夫靠得住，有点把握，行住坐卧都使它在，就是睡觉的时候也在，在堂里堂外都要在，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我修行的地方，没有哪个时间不是我修行的时间，用的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了，在这个时候能得大利益，能得大好处，不是说嘛，修行人一生不退，定入圣位，要这样用功。

出家做什么的？出家用功，要了生死啊！不管用什么功，开始的时候总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原因就是妄想多，妄想多、烦恼重，功夫不熟，妄想烦恼分别心太熟了，也弄惯了。好

象不用功还好些，一用功这么多烦恼、这么多妄想都来了，要按说有这么一个情况还是好事，从来不用功，从来也不知道烦恼，也不知道妄想，不是不知道，因为你没用功，你哪里晓得妄想？知道了妄想总是个好事。古人说：家贼难防时如何？实在不为冤。你知道了烦恼阻碍你用功，你不要招呼它嘛，你知道了嘛，那就算了，不要继续，你只管照顾你的工夫，要这样子搞，不要烦恼妄想来了，算了，不用了，那可不行。

再一个，要是用功时间久了，你仔细观察一下烦恼妄想的来处，烦恼是贼，要用智慧回光返照，烦恼当下消失，要这样做功夫，这样做功夫就要有耐烦心，要有长远心，像你搞一下不耐烦了，还是不行，耐得烦，吃得苦，发一个长远心，管他得利益不得利益，你只管用嘛！要这个样子用啊，你不管怎么样，总还是个用功人，时间久了，用功用的纯熟了，就跟走路一样，越走越近。这功夫在，妄想不在了，虽然是没得到实际，你也是个修行人，怎么？你在那里用啊，不管这个路多远，你只管走就行了。

一定要耐得烦哪！这做功夫一定要耐得烦，得利益是长远心得利益，得实际是耐得烦才得实际，并不是弄一天两天算了，那个不行。古人用功三十年五十载才得一个实际啊，我们现在来说根本还没用功，一个还不会用功，一个根本没用功，你光想得到好处那怎么能行呢？

说肚子饿了要吃饭哪，你吃没吃啊？你既然知道这烦恼妄想多，那就要用功啊！要耐得烦、吃得苦、受得委屈，不要说我们出世法成佛做祖，就是世间上做一点事情，学一点手艺，你也要耐得烦，你也要吃得苦，何况我们是成佛！释迦牟尼佛修行了三大阿僧祇劫，他一点都不烦恼，这么长远不成佛他也不烦恼，学佛马，就学佛！佛不烦恼，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也不烦恼，佛能够放得下，我们学佛也要放得下，这才算学佛，这个才算个佛弟子，这才真是继承佛乘！一定要发这种心，在烦恼之中，无名火、不耐烦、没有长远心，那干什么也干不好。要耐烦做事，要耐烦修行，不管在禅堂里在禅堂外都要用功，不管你做事情不做事情，处处都要在功夫上，妄想没有了，这是用功所得，是修行所得，不是说一说、想一想就没了，不是快快活活就了了生死，那是很艰苦的事情。

我们遇到了这个时代嘛，你看看这些音声色相，这些出来的，都是与道不相应，你看哪一点与道相应啊？你到山门外边看看，来的男男女女啰二叭嗦的他相应啊？都是障道的。前面这些祖师善知识制定的规矩，一个修行人哪，没有要紧事，不要跟在家人来往，祖师说，修行人，不管社会上大官小官，尽量的回避不见，因为他是个染，我们是个净！

古代佛在世，佛一看到这些比丘在城市里走来走去，佛就掉眼泪，那比丘就是在深山里头睡觉，佛也放心，你虽然

是在城市里修行，你危险哪！你在深山里睡觉，太平无事啊，他这染缘没有了，你在城市里边，这染缘把你包围了，你到哪儿躲？一定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力量，我能不能行？这你还不知道吗？这五欲现前，你动不动心哪？你这功夫还在吗？这你还不知道啊？象那名利财色，红花绿叶社会上这一切境风现前，你这思想动不动啊？要动那不行啊！

前面的祖师对后人关心哪，祖师开的这些道场，都是成就我们后人用功的，我们要知道，前人都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出家修行了生死，给我们准备道场，也准备了修道的方式方法，有的祖师还有语录，还有大乘经的注解，那为啥呢？那都是为了我们修行啊！就怕我们摸不到路，才说这些修道的方式方法，才下这么多注解。既然是佛菩萨、善知识对我们这么样的关心，我们要把我们的修行，把我们的道念，时时刻刻使它在，烦恼妄想不去应付，思想不去继续它，继续使这个功夫在，要这个样来用功，催板！

开示九 如不见性，生死不了

禅宗这一法，非见性不可！不见性，生死不了。说你戒律好，持戒持的好，保住你这个人身还是可以，要说了生死，非佛法不行！这各种道门，各种的宗教，他们弄来弄去，也只是能保住人身，要说了生死啊，没希望！他不是干这个的，

他也没有这个观点，也没有这个想法。说了生死，只有佛教才说这个，这不管哪一个宗教、哪一个道门，他不讲因果，这因果是佛教说的，佛说“三世因果”、“识本即是佛性”，其他的什么道都不说这个。

佛说法四十九年也就是说的因果。**佛说的因果就是出世间的因果，修六度万行这是要出世间，发菩提心行菩萨道，这是世间因果，这一切的法都属于因果。**在这一切行动之中没有染、没有爱，这就是出世法；你要有染心、有爱心，虽然你在那里念佛拜佛，你这也是世间法。**想得真实的好处，用功的时候要忘身忘提，这才能得好处，你还在执著心、妄想心，还有贪心，你这还是世间的事**，要出世间，一定要没有世间的染心，没有贪心，你这东寻寻，西找找，还是为的名利，要了生死到哪一天哪！根本就是也没有准备了生死。

你们在外头当参学，是不是当参学？参学的什么？怎么才叫参学？目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在外头东走西走，都弄什么！哪个地方随便，哪个地方钱多，哪个地方吃的好，比呀，这里问，那里打听，都往这个方向去了。不象古人，为了自己的生死大事，不远千里游方，亲近善知识，从这个道场出来，又到那个道场，为了修行啊！现在都不是了。

是不是说这里面没有修行人哪？修行人还是有，要比古人少一些。那以前在明朝清朝，有很多禅宗道场，每年也打禅七，哪一个丛林打禅七，禅堂里都有个把两个人得好处。

你看现在打七，两天不打了，有的根本不打，这还得什么好处啊，干都不呀干了嘛！坐香也不愿意坐了，思想上根本没有这些东西了，都在名利财色上搞，你说这个样子来出家，来修行，那有什么用啊？

现在来说，人也不少，不少是不少啊，真正发道心的修行人有几个？你还用问吗？看看还不知道嘛，他是个干什么的？有些人特别是装模作样，你说你骗得了谁？结果因果还是自己承当，你自己的事嘛，谁帮你承担？这就是开初目的不正派，结果还是邪歧。他这思想取向不同嘛，结果也不同。真正的踏踏实实修道的，没有一个不得道的，弄些虚假，弄些不实际，这个名声，那个名声都来了，那有什么用啊？

要说真正的了生死，要踏踏实实的，这三十年五十载不变心，都在功夫上，那么才得一个好处，得一个实际。现在都不是啦，头一年出家是初参，而一年就成老参师父了，到三一年不参了，佛在西天。这比以前还快，出家三天就是初参，出家三个月就成老参师父了，再过几个月，也不参了，也不学了，到处跑，到处看。现在到处都差不多，北方这几个省还好一点，南方这几个省的出家人哪，你看像不像？不要说别的，你说东林寺那些像不像出家人哪？佑民寺那些像吗？那都作什么呢！

本来我们修行人不管他人，常思己过，不论人非，他非我不非，我非是自己错啊！这现在你们年青人还没找到方向，

这说一说，本来不说这个，说这些干什么呢？他不修行是他不修行嘛，就是你既然到这里来了，也不得不说说，实在也没有什么可说，只有踏踏实实自己来修行、来用功，你用什么功都行，你得用！不管用上用不上，都要用，你虽然是还没用上，你总算用了嘛，这一番提厮一番新哪！坐那么一枝香，哪怕念一声阿弥陀佛，你总算是在修行上搞啊，不问他得利益不得利益，就这样用！说出家出初，成佛有余。一定要不辜负最初自己出家，有一个信心，一个坚固心，一个长远心，没有不成佛的！催板。

开示十 没有正信，便受魔邪

这敲散香啊！不晓得谁弄的，现在你们都在首座那个位子接散香，这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也不晓得是在哪看的。这个散香交给你了，你来的晚了，别人帮忙敲散香，要接散香就是走这敲散香的里边，走到前边合个掌，就把散香接过去了，不是固定在哪个地方接，你在首座那里接，没有这个。以后这个人哪，都要学会当值，你在禅堂里住不晓得当值，那你住什么禅堂？现在到处很多地方都修了禅堂，谁想怎么弄就弄一下，就是他不懂，弄错了，也是他对。就跟那皇太子读书，读书读不会嘛，教书先生或是打他，或是叫他跪下，他母亲说什么：我的孩子读书不读书，懂得不懂得，我们还

是要坐皇帝。这就是执著心，你要是没文化，不会治国，你是个昏君，做了皇帝也不行。

禅堂里边这一切制度它有一个规定，它都是与道相应的，与修行有帮助的，这就是谁在这个寺庙有地位，他说了算，他对也对，他不对也对，弄成这个样子。现在要找一个对的地方你还不同意找，就是对不对，你也弄不清，究竟谁说的对，谁搞的对呢？弄懂了。

现在社会上说什么，说佛法在他们那里，大部分都说他开了悟，了了生死，这得道开悟的人到处都是，多的很，你说你开了悟还娶老婆啊？还吃酒吃肉呀？这也可以说算是末法时代，那不就是这样么？他说他懂得，他很对，谁也不如他，不知他究竟是个干什么的，这比丘还得去拜他，相信他，说是佛法在他那里，你看这弄得混乱成什么样子了！

我出家的那个太白顶啊，在云台寺下边有个大沟，那个沟很大，山也高嘛，沟里面有个平地，可以盖房子，还可以开地。这不晓得从哪里来了个人，他说什么，他说他啊，是弥勒菩萨下生，本来我们现在是第九个小劫，他要第十个小劫才下来，他说他要提前，因为众生太苦了，要赶快度。他说我得先做几年皇帝，然后再成佛度众生。他说话也挺算，这河南有三个县，湖北有两个县，枣阳县、随县，这太白顶北边有个桐柏县、泌阳县、唐县，一共算五个县。他说什么，五个县的幼女都到他那儿去，他要选妃啊，先选三宫六院七

十二妃，女孩子选了娘娘还得了？大家这吃的用的都送去了。太白顶那个山跟其他山不同，那个山气脉大，年年要出好多蛟，这蛟水要是从哪个山上爆发的话，这整个大山哪，就垮下来了！你说也该倒霉，这大山一垮下来，蛟龙带着好多水，把这皇帝带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都压在大山里面，水给他冲走了，死光了，你看这害死多少人。死了就算了嘛，这有好多人又说了，弥勒佛下生，他考虑着时间还没有到，就带着他的三宫六院又升天了，过个以后不久的时间还要下来，你看这魔气不魔气！

说在家人不懂得，那没话说，出家人还要随顺这个，你看苦不苦？明知道这是魔王嘛！哪一个人都知道，弥勒菩萨是第十个小劫下生人间，从现在说，一百年减一岁，减到人寿十岁的时候不减了，再往上涨，一百年加一岁，这一增一减就是一个小劫呀，这一百年加一岁，加多少呢？加八万四千岁，到八万四千岁止了。再往下又减了，又是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下生了，合计一千六百七十九万八千年，是这个时候。说现在就下生，你看这造谣不造谣！

没有得到佛法的真实信仰啊，你避免不了被这些邪气所约束，现在各地方都有这些魔里魔气的，他有好多人哪，他魔子魔孙那多得很，出家人也帮着吹牛皮，你看那波旬来了还得了啊！

现在九江有个铁佛寺，那个老太婆在那儿，你看她在那使劲招摇搞的什么鬼名堂！有一个在九华后山六亩田出家，他师傅是海德师，我认得，这人叫印空，个子蛮高，也会唱念，不晓得怎么弄的，拉拉扯扯的那个老太婆是印空收的徒弟，说现在这个印空啊，给她当侍者了，你看这拉拉扯扯的弄什么名堂！那一年，果一和尚死了。在南昌，佛教协会开会要再选个会长，她去了，她去干什么？她想当！你看这坏不坏？你也不是出家人，你也不是尼姑，你也没有受戒，你怎么能当会长！还把红祖衣搭上了，还在那骂人，碰到现在这个时代，你说有什么办法？她说她对，她比谁都对！她把红祖衣一搭上，那印空啊，印空也七十多岁了，在身边站着给她当侍者。印空这个人我认得，后来也没见过他，印空他也算是太白顶的子孙哪，他在九华后山，他就很不清楚，他就啰哩叭嗦的。我在六亩田住了几天，我跟那个体灵，这不圆寂了嘛，我们两个去朝九华山，九华后山六亩田是太白顶开的小庙，就到那里去看看，一个老和尚跟他师父紧说紧说，海德不耐烦了，跟我说：这印空不管怎么样啊，我不就这一个徒弟嘛，管他哩！你看，他师父也说这个话。我是到那里住几天嘛，我跟那老和尚说：你老人家不要说了，你休息休息吧。到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这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佛教协会提出好多意见，都说她不对。她不晓得怎么骗了好多小包车，也不晓得弄的什么鬼名堂，这当大官的

有什么病到医院看不好，一到她那儿给弄好了，弄好了要几百万，有钱人嘛，给几百万也没什么，她拿了这个钱哪，就给这个当官的，给那个当官的，你送他一辆小包车，他总是说你好，就是你佛教协会提也不中。

你说现在这个时代了，弄的邪正不分，我看谁也管不了，这管不了那就算了，修行各修各的吧！你不这样怎么办哪？你烦恼，烦恼什么呢？哪里都有！这邪里邪气的，说六祖以后，这个正法已经传给在家人啦，现在这和尚没法了，外边说这个的多得很，都是利用佛教，搞自己的名堂。

我们既然发心出家，就要有志向，大丈夫嘛，要有冲天的志向，不被这些邪语邪思维所约束。就跟那裴休丞相送子出家，说：汝去出家须立志，求师学道非容易，三更宿尽五更起，好向释迦金殿里，燃明灯，换净水，礼拜如来求智慧。你不要弄其他的了，把这些事情弄一弄，也就很好了。后来的偈子又说：含悲送子入空门，朝夕应当种善根，心眼莫被财色转，道心须向岁寒存。就这都行了，你学这学那的，这修行人要多少哪？你不要多啊，二时功课你必须得学，这两堂功课是大乘经里选出来的，都是消业障的，楞严咒是《楞严经》里的；《弥陀经》是方等会大乘经里选出来的；我们双日念的几个小咒都是经里面选的。我们就把这个念念，学学，思维思维。

这现在印了好多书，看它作什么呢！现在时代弄成这个

样子了，你们出家，学经要学大乘经，以前印光大师给我们选择出来六部经，叫我们不要看那些长长短短的，就这六部经就可以了《金刚经》、《圆觉经》、《法华经》、《楞严经》、《涅槃经》、《华严经》。这六部经要常看常读，就不会错呀！受了戒要学回《沙弥律》、《四分律》、《梵网经》，要知道这一条一条的意思。不要这里弄一小本书，那里弄一小本书，把你脑袋看乱了。外面经常寄这些书过来，多的很，有些我就没拿出来，有些我就烧了，读它作什么？多看看《金刚经》，又简单又彻底，又容易懂，扫相归宗，最适合我们。

这现在外边这个那个的，我也看不惯，那你看不惯不要看嘛，我不看哪，开期我也看不惯，做什么法会，这里开光那里开光的，我也不到那儿去。你们是不知道，外边往这儿来请贴不知道有多少，你来嘛，你来我不往，这不就没事了吗？修行人嘛，拉拉扯扯干什么来？催板！

开示十一 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我们这人哪，都是从母亲这个阴门钻出来的，钻出来什么也不知道了，还有什么没忘啊？就是欲心不忘，不要学！你投胎的时候有这个心，出胎之后这个心还是有，这个心哪，就是永远不忘。你虽然是出了家，你也受了戒，你这个心还是没去。好像有些人也不想去，不但不想去还想增加，出家？

为什么？就是了这个生死！这出家人啊，背井离乡，割爱辞亲，最亲的母亲都离开了，那为什么出家之后受了三坛大戒，跟其他女的，又是打电话，又是通信，你这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从母亲哪个阴洞往里头钻哪！还没钻够？还想钻！什么都忘了，就是男女的事情忘不了，做梦也是这个，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生死！能不能了这个生死，就在乎你个人了，现在你不但是不了，你还要继续！你看那个戒律上再三的提这个事，佛说了很多的对付法门，你不依啊！你还照旧依你自己的思想、习气来行动。一个真正的出家人，你割爱辞亲了，跟其他的这些妇女根本互不相识，还有什么来往，还打电话，还通信，来来往往的，那你这还不是不想了生死吗？这道场就是了生死，就是要修行！你念念不忘，你了什么生死啊？你还增加了生死，污染了这个道场！外表还像个出家人，一张嘴修行修行，修行什么呢！

道场一定要修行，要持戒坐禅，要是搞不来你就走嘛！你不要在这里打闲岔！按说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越清净越好，人越少越好！你要是了生死，行菩萨道，人越多越好！你看地藏王菩萨，他不嫌人多呀！自己得知道有没有那个力量！男女混在一起，修行什么呢！你去都去不了嘛！

那云居山，从大殿前面划一条线，男的不能到女的这边，女的不能到男的这边。萍乡那个法师，也是个很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带了几个尼姑去受戒，他跑到女的那边跟那几个女

的谈心。僧值说：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我干什么？我就在这里说话嘛。问：你没看这里的制度吗？说：我管他制度不制度哩！那僧值也厉害，走上去一个巴掌！打昏了。他那两个尼姑徒弟还想帮忙打这个僧值，又来了两个和尚，就把尼姑、法师打倒了。这怎么了？划好了界限，你随便去，不打你打谁啊？后来打的起来不来了，叫几个人把他抬到房里，养了半个月才出来。

我看这个地方以后还要这样搞，道场嘛，就是要紧一点，不紧一点不行！那男男女女的混到一起那是干什么地！这修行人他是看不惯的，这违背了他的修行嘛，那些不守规矩的人他很喜欢，在这儿闹闹、吵吵、玩玩，这还不好？这都是坏蛋！你出家你是干什么的！你要守这些纪律啊。

就跟虚云老和尚说什么，老和尚说：你从这个女的臊窟窿里边钻出来，你还想钻！这粗气不粗气呀？这一点也不粗气！这就是佛法，这就是教育人的！你是个割爱辞亲的出家人，你这个欲心要是去不了了啊，你决定不了生死！

你看《楞严经》上：**淫心不除，尘不可出**。我看大部分都有文化、有知识，那有什么用哪？阿难尊者还没有文化、还没有知识啊！还不懂佛法啊！佛说阿难，你呀，你多闻哪！你学的多，见的广，假若你这多闻要是有力量的话，摩登伽女把你弄去，还要文殊菩萨将咒往护，才救你出来呀？实在说你没有力量！你虽然累劫多闻，善讨如来三藏十二部，不

如一日一夜修无漏业，你没有力量嘛！思想在这里好好的考虑考虑，一定要修无漏业！

现在禅堂里提出来看话头，话头是一个无念，我们的宗旨，**无念为宗，无门才是法门，这就是无漏业**，它不属于生灭它不就是无漏业嘛，学要学这个。以前我刚出家的时候，从上海圆瑛法师那里来了几个人，说圆瑛法师研究《楞严经》研究的吐血！我在天童住，跟圆瑛法师在禅堂里坐了一回香，他坐在那里，他的头不做主了，在那儿一摇一摇的，怎么？他用心过度了，我听天童那边来的人说，圆瑛法师临死的时候死不了，痛苦大的很。

我在云居山，我看着虚云老和尚啊，好像很容易，这安安静静的就跟睡着了一样断了气，看着没有一点痛苦，这就是他呀，几十年、百把年的修行，临命终现这么一点瑞相。虚云老和尚，人家把他软禁了，他跟那些头头说：我犯什么法？你这样搞啊，我死不闭目！老和尚断了气，两个眼睛是圆的，瞪起来了！这是金刚相；老和尚那个手啊，变成了兜罗绵手，跟佛的手一样，我们这个手只能往里弯才能拿东西，他那手啊，翻过来也能拿东西，就跟棉花一样，那就是说，他不是一般的人，兜罗绵手只有佛有，这是三十二相之一，那两个眼睛是圆，他一生都是闭着眼睛，嘴呀，张的是圆的，因为他说过嘛，他说他死不闭目，这算有主宰呀！后来，大家勉勉强强的给他老人家化身，我也看见了，他除了一点灰，

还有几个大腿上的骨头，其他的我看都是舍利，我看都比不上他，不说别的了，就这印光老法师，他那个舍利我也看了，那还比不上虚老和尚那个舍利。

我们学，要学这些老和尚，我们跟这些老和尚学呀！学他的苦行！学他的道心！学他对境不变！学他一生艰苦朴素！学老和尚一生穿粪扫衣！你说学，学什么？了生死，了什么？都要知道什么是生死，凡事你看到的这一切，你有染心，这个就是生死！你到哪儿找个生死啊？还要找啊？你有这些染心，处处都是生死，哪里不是生死啊？就在你这一念，**一念清净成佛，一念贪染下地狱**，这就是佛法，学就学这个，催板！

开示十二 无念为宗，有心即错

古代的佛教徒与现代的佛教徒是不同的。古代的佛教徒在心地上聪明、有智慧，现在的佛教徒在外边聪明，能说能讲，所得的受益跟古代不同。古代得受益是实际的，现在是在语言上、分别上，也可以说是世智辨聪，八难之一！

禅宗提倡明心见性，宋朝之后提倡看话头，这是大慧宗杲禅师提出来的。宗杲禅师他也不看话头，他是念观世音菩萨见性的，那个大本子功课上，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那一个观音文，以前有些丛林绕佛皈依，念这

个观音文。在六祖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六祖是最上乘，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也不看话头，也不弄这弄那，啥也不弄。就跟印宗法师问六祖：你在黄梅得法，黄梅有何指示？六祖说：没有指示呀，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六祖弘扬的就是这个最上乘！到后来学佛的人只管外聪明，看外表也象个出家人，也能说一说，也能知道一些事情，可是得不到实际的受益。

到现在更是日落西方啊！社会上这些聪明人来出家，他出家不但是没有放下，另外还是学习社会上的。这禅堂里多少年了，提倡看话头，看话头不晓得什么是话头，那么聪明嘛！看了那么多的经，学了一肚皮佛法，这看话头不会看。

前天上海尼众佛学院的一个法师，她那教理通达的很，读书读了很多哦，她不愿意教下那个修观，她想看话头，不晓得话头怎么看，什么才叫话头？还要加上疑情，这什么才是疑情啊？问其他的法师，他们也不懂，不晓得什么人跟她说，你到青原山去吧！青原山我怎么能懂得这个呢？现在你们这些菩萨，来问我参禅看话头，这个话头我也不懂，不懂是不懂啊，以前的时候在禅堂里住了几天，在这脑子里边染了一点，染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受用，既然要问嘛，知道的就要说一下。

话头就是你还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妄想，这个就是话头，禅门下提出来以**无念为宗，有心即错，动念即乘**。你

不要别的再找个话头，没有，话头是你自己的话头，并不是在其他地方找一个话头来你看，你只要不生心动念，当下就是话头，还用找啊？这是个疑呀，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看样子，这个疑情很要紧，要想明心见性，一定得有疑。有些人还不知道这个疑，其实看话头就是个疑啊！并不是话头跟疑情是两个，比如念佛是谁？不明白，这就是个疑。这个疑可不是胡思乱想、分析猜测、疑神疑鬼的疑，不是在猜谜语，也不是要找一个谁出来，这都属于妄想分别，都不是疑情，**疑情不属于思想，不属于分别**，就是因为不明白，心中生起疑念，一疑疑住，再不要想了，保持这个疑情不散，看话头也就是看住这个疑情不失，疑情当前，万念不生，照顾好疑情，不昏沉，不散乱，历历明明，如流水一般，不使间断，昼夜六时，只是一个疑情当头。

我这么一说，她才知道看话头，她现在江西抚州金山佛学院，给我来过几封信，以后还想到这儿来打禅七。现在你们参禅，是不是认识这个，能不能接受这个，最主要你是不是真真实实来相信这个法？凡是准备用哪一个法，你要认识这个法，要相信这个法，根本这个法还没有相信，哪能得利益呀？就跟那走路一样，路还没有走你就想到家，那可不行。

话头就是无生一念，看话头，东西要放下，放下什么？你所放不下的事情都要放下，你所看不上的话头你要看上，初步看话头就要使这个话头在，这是第一步，只有一个话头

在，其他的都不在了，象念阿弥陀佛，其他的妄想杂念不在了，只有阿弥陀佛在，念佛时间久了，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动静一如，这就进步了。话头也是这样看的，这个话头熟了，你不看它也在，看它也在，吃饭它也在，不吃饭它也在，在禅堂里跑香在，坐香在，去睡觉还在，睡着了还在，一切都在，吃饭也不知道什么饭味了，只有这个话头在，你这个功夫算是熟了！熟能生巧，纯熟久了，没有其他的心，没有其他的念，这个疑情（话头）就要发慧，就要见性。

虚云和尚他从黄山吃了早饭走，黄山到南京几百里地，他过了几道河？不知道，这中午吃饭不吃饭，都不知道了，他就是一心哪，有人说他是神通，那不是啊，那就是他的功夫纯熟了，他的定现前了，并不是其他的。这个定还不算理上的定，只是事定，悟还是悟不了，时间久了，见了性，断见思二惑，证了果位，这才是理上的定，是这个次序。

现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没有做到啊，吃饭不知饭味做到了吗？你这个吃的那个吃的，还在这里分别，分别是识，不分别才是智，话头看的纯熟了，吃饭不知饭味了，这就是智慧，你这个味道那个味道这就是识，识就是分别，分别就是生死，你投胎的时候也是这个，你要是不分别，就投不了胎。这些菩萨、祖师、证了果位的圣人，发心来这个世界上度人，所谓“般若智以现前，菩提心而不退。”他完全是一个定力，他一举一动就是智慧，我们是不是学这个呢？我看

还没学，都往这习气毛病上做去了，你这个要是放不下，你念佛、参禅修什么都不行，因为你不是在这上面走嘛，你依旧还是在那烦恼无明上边搞，根本与看话头一点关系也没有，你今天看看这个书，明天看看那个书，纯洁的话头你不去看，你说你想得好处啊？你那是妄想，你怎么能得到呢？得不到。

把思想、行动这一切放下来，念念在这个话头上，乃至行住坐卧都在话头上，象这个样不管是彻底不彻底，有没有见地，你总算个用功的人哪，你还在上边用，虽说没有见性，没有得大解脱大自在，跟那走路一样，你还在走啊，你既然还在上面走，总有一天会得一个实际。要知道，**会念佛的人就会参禅，会参禅的人也会念佛**，二八平等，都是一万里，你想少走一步也不行，就是这个样，催板！

开示十三 苦行著身，佛教破执

佛在世有六师外道，各说各的高尚，他们观察佛这些弟子，象舍利弗、迦叶那些大阿罗汉，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剃除须发，穿粪扫衣，他们一看也佩服，也有点嫉妒，说：翟昙沙门他的弟子啊，确实有修行，修行是修行，要想跟我们这个法来比啊，那还是不行。就是“汝道没有我道真”。这外道的头就教育他的弟子说：翟昙沙门的弟子确实很有

道，他不是一天吃一顿饭吗？我们要超过他，我们不要吃饭！这是饥饿外道。佛这些弟子穿粪扫衣，外道说了：翟昙沙门的弟子放不下，还要穿粪扫衣，我们不要穿衣服，在那山里边树林里呆着！这叫裸体外道。佛的弟子都是剃除须发，外道他说：翟昙沙门还不是究竟法呀，他把头发剃了还会长。就叫他的弟子把头发一根一根拔了，这叫拔发外道，这都是执著。

外道苦行是有啊，他都是执著心，他外表学的很好，还要超过你，**实际佛教剃除须发的目的他不知道**。虚云老和尚给人剃发不是说了吗：**金刀剃除娘生发，脱去尘劳不净身，圆领方袍僧相现，法王座下又添孙。**佛最初成道在华严会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著不能证得，若能破除妄想执著，一切智、自然智、无师智无不现前**，佛法高尚就高尚在这里。外道以苦行为得道，苦身劳体，不吃不穿，以为这是道，明明白白我们这个身体，到一定时间他就会死，这些外道还指望着要修带肉神仙，永远不死，你指望这个身体想怎么样呢？

佛在世时，波斯匿王的母亲死了，他很悲痛，他想求佛叫母亲活过来，愿意舍国不做皇帝。佛看他这个执著心哪，就跟他说：不要说你的母亲了，诸佛与缘觉，声闻弟子众，尚舍无常身，何况诸凡夫！就是诸佛菩萨、声闻弟子现这个身，也都是有形有相，皆如幻化，身体本来无常，就是了生

死，也不是在这个身上不死，不知道嘛，就执著，执著在这个身上能够怎么怎么样。（尚不完整）

我以前也碰到过好多这个道哪个道。南岳山有个道人，我以前跟这个道人很喜欢在一起。我在云居山的时候，他去住了好多天，他是河北人，跟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是同学，这个人我看哪，他还有点神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跑到老家躲起来了，放牛放了十多年。宗教恢复，他又回到南岳山，还是南岳道教协会的会长。在云居山他跟我说了好多话，他那么大年纪了，还经常在那儿练武，杀心不断，精通老庄周易。我说：你呀，虽然是这么好的知识，多少年的修行，你所做的这一切都还属于生灭法，你想以生灭心，来测度如来不生不灭境，那是不行的，你多看看我们佛教的《楞严经》就明白了。我说这个话，他心里对我很喜欢，以后给我来过几封信，现在这个道人已经羽化了。

那就是说，他们这些人，都算是苦身劳体呀！他们的目的，都是想在这个身体上得点受用，或是多活几年，或是不生病，或是长生不老。我们佛教啊，这明心见性之后那人，生命等于虚空，这个虚空就是千年万年它还是那个样子，阿弥陀佛叫无量寿，他的寿限无量，我们学的是这个，那就是肯定的来说，佛教胜于他们。

古代像孔子、老子他们这些人都明白佛法呀，他不是不明白。孔子在世，有个人叫商太宰，他问孔子：儒释道三教

哪一个教高些？孔子这样说：这个儒教跟道教他是顺天行道，他恭敬于天，这诸佛设教，诸天奉行礼拜，你说哪个高？玉皇大帝就是佛的弟子，见到佛要磕头礼拜。你看典章上说，这青原山禅宗的祖师，玉皇大帝每天要向青原山这里拜三拜。

佛教到中国来，尤其是禅宗达摩一过来，有一班上根利智的人，一闻到禅宗，当下就解脱，跟佛在世时一样，像六祖闻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当下明心见性，这就是正法久住。我们这些人哪，虽然是自己很聪明，也很有文化，出家十年八年，他那功夫还是不会用，也不知道这个功夫怎么用，因为他太聪明了，这**聪明还被聪明误**啊！

我以前在幼年的时候，跟高旻寺的老修行经常打交道，可那时候我没在高旻寺住，他说起来呀，都是执著心，禅堂里住几年，他以为懂得一点规矩，太执著了！佛教的目的就是破执显真，虽然你禅堂的规矩很熟，熟是熟啊，这个规矩可不是修行，只能帮助修行，大众在一起免得打闲岔，要说见解受益更不是。

现在到这个时候了，一代不如一代了，我们不管他时代怎么样，你就修行就是了，你用什么功就好好的用，不管什么法门，你要抓住一个不放，把自己的功夫当成正事，要时时刻刻在这儿用功，行住坐卧、二六时中，烦恼妄想入不进，只有功夫在，用功要这样用功，不这样用功，另外还有个什

么办法呢？催板！

开示十四 远而离之，默而摈之

在解放初期，社会制度转变，佛教徒在社会上改变的那个时期，我们佛教受了好多劫难，你们这年轻人福报大，你们没碰到，我正好碰到。这个社会改变，改变什么呢？凡是与他不合适，对他没有帮助的，把这些都要改掉，都不能存在。**为什么解放以来佛教受了那么大的摧残？因为社会发展，不讲因果，不讲报应**。他不讲，他也不喜欢别人讲，佛教他是最注重因果！佛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说的因果，如是因如是果。这与他那个改变有防碍，他一定要把你推翻，这是社会上。在佛教里边，或者有些人，他也不讲理，也不持戒，也不坐禅，也不修行，他一旦在佛教占了上风，有了权力，你这些主张、修道的方式方法与他不符合呀，他都要把你搞掉。他捏造好多名名堂堂，他外表还是说信佛，他要利用佛教巩固他的一切，他要大家相信他呀，他说话算哪，你这个持戒坐禅，你是个讲修行讲因果的，你不能做一点坏事呀。他可不管这个，他怕你修行比他强，人民相信你，这些事情对他不利，他也不管别人相信不相信，他就要造谣，就要把你破坏，这必然是这个样子。

你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跟

着佛所说的，那就是跟这些人不要来往，**远而离之，默而摈之**，也不跟他辩论，也不怎么样他，也不随他，就这样默然，不就过去了吗？你要跟他争啊，一辩论，他更不讲理，这现在佛教有一部分不讲理的人哪，他跟社会有关系，他搞不赢你，他叫社会上这些人来搞你，你说这多划不来！

修行人只管修行，这个佛教啊，可能永远存在。你不要看它现在好像不怎么样，在国际上，在国内都有人帮它讲话。佛教虽然没有力量，帮佛教讲话这些人可有力量哪！我们就安心修行嘛，持戒坐禅好好修行，你跟他辩论也辩不出个什么，就是辩赢也没有什么，你就是赢了能怎么样呢？他又不讲因果。（我们）就是自己跟着古来人，安贫修道，以法为乐，你这不就干净了吗？把这名利财色尽量减少，现在这争来争去不就是争的名利嘛，有了名就有利呀，他又不修行，他不争他干什么呢？我们是持戒修行的，有个什么争呢？

想要把这个佛法弄明白啊，你越弄越弄不明白。现在他们要研究禅宗，他就是怎么研究也研究不出个明白，怎么呢？禅已经达到彻底，达到究竟了，再研究就是多余了。你就是怎么研究也不行，你研究吧，禅宗你怎么研究啊？禅宗他是究竟法呀！他不是研究的事！

这外面研究，研究什么呢？与他不相应，与他不合适，他都说不对，都要否定，这不就是众生知见嘛！我们是佛的弟子，跟他这些人有个什么争呢？争明白了，争赢了也没有

什么意思，也不争了，就安心修行，对佛法要有一个信心，把话头看好，总有一天会明白。这个佛法呀，决不会这个人又有信心，又有修行，得不到一点好处，这不会的，一定会有好处，这就要信哪！你要不这样信，你听外面说长道短的，你自己耽误你自己的事！（正信非常重要，要信心坚固）

这个道场里，有修行人就有护法，现在这青原山，房子修了一点，这吃的看着不怎么样啊，也不种田不种地，吃的决定有吃的，不会没有吃的，韦驮有保证啊，这个持戒坐禅人，怎么着也不能教他没吃的，把一个持戒坐禅的修行人饿坏了，那还得了啊！**这修行人，有一分的修行，就有一分的护法，有十分的修行，就有十分的护法。**你要真是戒律好、修行好，你不要说你没吃的，天人还要给你送供，戒律好嘛，你还怕什么？吃穿都不要愁，就是好好修行算了。自己要有个主宰，有个把握，不要听外面说长道短，你听他的干啥？你是修行的嘛！要有主宰，对社会上这些要看得破，要丢得开，只知我是个修行人，修行在思想上、行动上占领阵地，一般的境风转不动，你不就安然了吗？

能够不被名利财色所约束，这个人哪，现在来说就是个大修行人，这人了不起！学，就在这学！用，就在这用！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吗？到哪儿找啊？到外面找啊？你就是啊！你就是修行人，不要找了，催板！

开示十五 不染不著，处处在道

天气冷了，古代的那些老修行，住在深山里边，可能比这还冷。**古人说：不到开悟不住山，不破本参不闭关**。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到深山里边怎么能行呢？你就说你有那个道心，你这个身体他也吃不消。**到山里面住，一定要破了我执**。就象法常禅师，他在马祖会上得了一个水落石出，发心去住山，因为他已经破了我执，他这个身体跟我们不同了，天冷天热，吃饭不吃饭，他没有这个了，他已经远离颠倒梦想，照见五蕴皆空，他已经见了虚空这个理，身体不被冷热所约束，他才住山。

大梅法禅禅师住山，有人问他，你到这山里住了好久啊？他说，我到这里来，只见四周青山有青有黄，不知道年代，不知道日月，这就算放得下呀！象他住在山里边冷不冷啊？冷跟我们一样冷，就是他没有这个执着心了，我们这个身体跟他那个身体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著，一个不著。说冷了，热了，吃不饱了，饿了，我们有这个，他没有这个啦！他怎么回事呢？他就是见了自性不生不灭，不被一切现象所约束，现象还是现象，一切还是一切，他没有染没有爱，他以无为法来认识这一切有为法，他算是真正得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天天在这里念，我们就是没有做到，我们要是做到了，还不是有他那个受益，有他那个见解吗？

凡夫跟贤圣不一样，就是一个染，一个不染，一个著，一个不著。他冷也不知冷，热也不知热，并不是没有冷热，是他已经破了我执，不被这一切冷热所约束了，那就是“那伽常在定，无有不定时。”他得到了一个实际。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佛法，是听的，是看的，不是实际，得不到受用。他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确确实实的做到了，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做到，苦，真是苦，乐，真是乐，困苦最好要远离，这些乐，舒服快活，越多越好，他们没有这个，他们在苦中不苦，在乐中不乐，不被苦乐所约束，身体还是这个身体，就是认识、做法不同，这就是凡夫与圣人的区别。

我们在这里打坐、上殿，在这里看经、念佛修行，我们就是要成办他所得的受益，我们要做到他那个样也不难，只要有个信心，有个长远心，有个坚固心，不要退，他那个受益我们将来以后必定也会得到！

过年嘛，禅宗道场，禅堂里这三天不坐香，三十夜晚都在禅堂里边，或是煮点什么东西吃吃，或是有成佛图玩玩，坐在这里说话是说话，可不要说这些人间的是是非非，出家人说什么话都得与道相应，或是讲讲佛因地行菩萨道，讲讲这些祖师的公案，讲讲大乘经典，讲讲用功、坐禅、见解都可以，最主要的不要讲国家政治，你没看那个规约吗？出家人谈政治迁单！为什么呢？你出家了嘛，那就是出世间，世间上的事都是是是非非。开玩笑，不要叫人家动脑筋，起烦

恼，最好不要开玩笑，同参道友嘛，过年舂舂壳子是可以的，那就不能说别个的长短，不要说别人的是非，说了没有什么好处，过年大家很欢喜，你不要弄的吵起来了，那就不好，或是不想舂壳子，就在禅堂坐坐嘛。

打板还是照常，还是四点钟。这夜晚少睡会儿觉，白天有些人来烧香还要招呼一下，大殿里要加人，这七祖塔都要有人看一下。过年了嘛，人民都欢喜，拿些炮竹，拿些香，烧多了就着起来了。要有人看管，这客堂里要弄点茶，或者到山门前走一走，两个卖票的，你们两个不能说把门一关睡觉了，进来不好的人也不知道。要在外头走走，在门口坐坐，弄点什么东西吃也行，要是晴天就好了，晴天在外头晒晒太阳，这不晴嘛，在屋里坐坐，这都算是护持道场。

虽然是过年，要防火防盗，要关心常住的一切，因为我们组在道场里面，这个道场的一切，各个方面与我们都有关系嘛，来的在家人多了，他会是是非非的，现在什么人都会来。前天我从吉安回来，那个车上人多呀，上车挤的拥的，插进去四五个扒子手，把好多人包里钱都摸了，这些人到了庙里更要注意。社会上现在很乱，到那儿去干啥呢？你看那大街上，车都满了，我们何必吃这个苦头哩？要安安静静的在道场里修道，一出门就苦，到处都是汽车，你招呼不好碰一下就不行。有人也不愿意跑，他晓得打闲岔，或者是没有见过世面的年青人，到城市里看看。你看什么呢？有什么看

头啊，这男男女女的，啰哩叭唆的，长长短短的，都是与道不相应的。出家人不要看电影，那都是啰儿叭唆的事，都是与道不相应，要安安生生的修道，不要说年青人还早啊，那不早了，**古人说：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都是少年人**。我们是出家人，割爱辞亲，离开了俗家，修行哪！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在这道场里有饭吃，有房子住，有两件破衣服穿穿不就算了嘛？就是怎么样好，也就这么几十年，过去就算了，就是社会上当了大官，也还不是几十年吗？谁也免不了，谁也逃不过。

那就是出家人以了生死、成佛道为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方向，处处常在道，念念不离宗，都在道中行，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是以道为念，行住坐卧，二六时中，皆在道中行，你说哪里不好修行？

开示十六 偷窃常住，变骡来还

老规矩吃普茶，这也是三百六十天最后一天。我们是个出家人，是个用功人，这三百六十天你这功夫用的怎么样，你的见地，你的受益，你懂不懂因果，你这三自六十天你搞的怎么样，这个意义很大。并不是在这端杯茶，弄点东西吃吃，他不是的。我们佛教徒，最注重的是因果，佛说法四十九年，就讲的因果，你要不讲因果还讲什么呢？大乘经讲的

都是因果！你这三百六十天你这个因果讲的怎么样？你这功夫用的怎么样？你是不是真正的见地，真正的受益，**遇境逢缘，万事现前**，善恶邪正，你能做得主吗？这一切的痛苦现前，你是不是被这些境风所约束？你的功夫怎么样，你自己得知道。

那就是你吃的这个饭是佛教的饭，不是你自己劳动的，吃这个饭，吃这个开水，吃这个菜，都是别人弄的，为什么弄这个？为了成就你修行，成就你讲因果呀！你讲不讲因果，你懂不懂因果？这三百六十天最后一天，这是算账的！算算你这三百六十天，你做的是善多还是恶多，比较比较哪一样多，就跟做买卖一样，你亏了多少钱，你赚了多少钱？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不是正知正见来修行，你是不是讲因果？这因果呀，认真的很哪！你一点都错不了，错了就不行！这是个警策，我们是佛教徒，对于佛教里边的一针一线，不是你的你要拿就是盗窃，犯了盗戒，这社会上哪管这个呢？佛教就是这么细致，就因为心粗气，把常住的纸拿一张，一个是生不了西方，再一个还要帮常住转牛转马。

在这个大寺庙里面背了因果，盗窃了常住的东西，你哪怕拿了常住的一张纸，你变牛变马也要还常住。这宝华山一个骡子，前身是个副寺，宝华山方圆很多田地，还有仓库，这骡子啊，很听话，天天它不要人管，弄点草吃吃就到山里边驮米给大家吃，因为亏了常住，要还啊！我在洛阳白马寺

住，白马寺种了好多田地，种麦，种苞谷，喂了两个骡子，两个牛。那时候拉水找骡子拉，这个黑骡子呀，把它套到水车上它就不停，就是怎么累，一身汗，它都不停，管生产的一个叫神修和尚，就上去拍拍这个骡子说：黑骡子呀，你累成这个样子，你不能站那里歇歇吗？这骡子会说话，它说：我不敢站，我就这样累、这样辛苦啊，我还还不了啊！你看这因果，这都是实际啊！

普茶呀，出于唐代，河北赵州祖师，他们老参师父有的说八岁开悟，有的说十八岁开悟。不管怎么样啊，他总算开悟了，开了悟还要三十年不杂用心哪！三十年在那里死心塌地用功！你象我们，这三百六十天有几天踏实啊？就是一天也好嘛，是不是修行一天哩？这打禅七，七个七是不是有一个七来念佛啊？念没念哪？是打妄想啊还是念佛？禅堂里叫还包子钱，这七七四十九天，你吃包子吃一大堆啊！就是一天吃两个，也吃百八十来个，不是还包子钱，就考验你用功没用功，你这个话头看的怎么样。打七的目的是明心见性，了生死，你要见了性，这三百六十天吃常住的饭，这包子钱你就还了，你要没有见，这个债还在那里呀！你这么多的饭钱怎么办哪？

这饭是常住的，别人做好了给你吃，菜是别人种的，担水担肥累的不得了，出了好多大汗，目的也就是为你了生死啊，为你开悟啊！斋堂里有句话“一念顿真金易化，三心未

了水难消。”你不要还吃包子还吃菜，三心未了，你滴水难消！那《梵网经》更严格，你犯了戒的人，不能吃国王水，不得在国王地上行，五千大鬼常遮其前，鬼言大贼，你犯了戒，不讲因果，你就是个罪人，就是畜牲！这个地你不要走了，这是国家的地，水是国家的水，犯了根本大戒，水都不能吃了，你看这个佛教严格不严格！

说三心未了水难消，没有了就赶快用功修行哪！这三百六十天已经过去了，你生死没了，道业未成，你白白吃了这么多东西，你要还哪，不还不行，到临命终时，伽蓝菩萨会抓住你，你生西方生不了！见了性的人，所作皆办，具诸佛法。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达到什么呢？明心见性，了生死啊！

说了这么多，我也没了生死，也没开悟，也可以说我呀，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这现在我说什么呢？我在这里住嘛，你们后来出家到这儿来了，我也不得不说说，这泥菩萨来劝劝土菩萨，望大家要好好修行。你说我十四岁出家，今年七十五了，不觉过了六十年，这六十年在这里吃饭比你们吃的多一点，其它的没有，对于修行啊，还不如你们，大家回去休息休息，还要拜普佛，拜释迦牟尼佛。

开示十七 大智若愚，修法无碍

这古来有很多人哪，看着好像他这什么也不知道，后来还是弘扬佛法了。太白顶西边有一个虎山，那是白马寺德老和尚出家的地方。清朝咸丰年，到那庙里去了一个人，问：你是哪里人哪？说：我不知道。你看这个人，他哪里人都不知道，问：你家里姓什么？也不知道，说你有多大岁数？也不知道，问什么也不知道！

不要看这样的人哪，他很会修行，这样的人在庙里住，他不吃冤枉，不管你叫不叫他做事，他还是在那儿弄。他每天起来的早，他一吃完早饭，拿扫帚把庙里各个地方，佛前殿堂打扫的干干净净，到山上去背柴火，天不亮就去，太阳落回来，也不会修行，也不会坐禅，也不会念经，就是吃饭，做事，旁的都不知道。这种人哪，他最好修行！没有谁打他闲岔，怎么？你问他什么也不知道嘛，哪里人也不知道，姓什么也不知道，多大岁数也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父毋啊？也不知道，你看这个人，要按说就是个傻子！你说你有没有父母还不知道啊？不知道。

那高山顶上下面有很大一块地，那里修了一个庙，叫朝阳寺，现在可能还在，后来他在那里住了好多年，那太白顶山前山后好多庙，大家都知道了。别人上殿，他也去听一听，他不会念，他在那儿听，十小咒里面不是有个“马喝捺”吗？

他听见，他记住了，念观音菩萨也不会念，念阿弥陀佛也不会念，他就记住那个“马喝捺”。说是念了多少年，突然间这个人不见了，就不知是死哪儿了？也不知是走了！

后来来来往往的，这太白顶好多出家人，说他在哪儿啊？在北京西雨寺。他到西雨寺，也没到客堂里，西雨寺也不知道他去了，西雨寺有几百头放生的大猪，庙里派几个人给猪烧菜，烧苞米糁子，烧糠，弄几口大锅给这几百头猪吃，他穿着破衣服，就跟那个猪弄在一起了。猪食倒到槽子里边，他也跟着吃一点，猪睡觉了，他钻到几个大猪空子里面，也不要被子，还暖和，就这样混了好多年。常住嘛，也不知道有这个人，反正他也不吃常住饭，就是猪吃食的时候，他跟着吃一点，穿的衣服很破很破，也不洗。

这不管是谁，造了罪就要堕落。后来咸丰皇帝的母亲死了，给儿子托梦，说：我为了生你，血气冲了天地，要堕落。咸丰皇帝就请宫里一百个喇嘛和尚，一百个道士天天念经，因为这些和尚吃荤哪，念了好多天，太后又托梦说，这一两百人，天天吃酒吃肉，不但是不能超生我，又替我造了好多罪！说那怎么办呢？太后就说，西雨寺那个养猪的放生场，那里有圣僧，有得道的和尚，请他给我念经，一定会超生！

皇帝就派钦差大臣到西雨寺养猪场找圣僧，知客师父不知道啊，不知道也去看一看，一看这个人哪，跟猪一块睡，一身破衣服，也不像个出家人。钦差一看，旁的没别的人哪，

钦差大人想，可能就是他！那知客就骂他：你赶快站起来！钦差大人来了！他也不站起来，这钦差在那儿给他磕头，他才站起来，这知客师父就骂他：钦差大人还拜你，你是个干什么地！钦差不准骂，说这是圣僧，知客不相信。

不管是真的假的，得把他请到皇宫去啊，请到皇宫，说今天有圣僧超度太后，夜晚放焰口，就叫养猪场这个人坐到正台上，这和尚道士在两边坐着，他啥也不会嘛，人家在那儿放焰口，他坐在台上在那儿睡觉了，睡的呼呼响，其他的和尚说：哎呀，这才倒架子哩。上去一拉把他拉起来了。这太后又给儿子托梦，说是圣僧去救我，我拉着圣僧的衣服就要出来了，他被后面的人一拉，我又出不来了，你们看看马喝捺耶这个和尚，他那衣服上拉的都是手印子，是血的，她在血湖地狱！后来知道了，那就明天晚上再放，不管他怎么睡都不要动他，后来焰口快放完了，他坐起来，和尚拿着那个馒头，切的一块一块的，说是：大师啊，你也施施食嘛。他拿着馒头就往下丢，说什么呀：老僧活了八十多，从没干过这个活，大的孤魂生净土，小的孤魂吃馒头。当下这上千上万的饿鬼超生了！（不要以世间法视人）

这算是圣人哪，就问他出家在什么地方？弄不清，说我出家的地方在河南跟湖北交界，叫虎山。皇帝礼拜他做国师，送的紫金钵，送的銮驾。我出家的时候，那个紫金钵还在，单副銮驾，后来解放可能也不在了。你说他一点也不聪明，

他这也能弘扬佛法呀！他拜成国师了，送的锡杖，还送的千佛衣，送的紫金钵，送的銮驾，銮驾摆到庙里，什么官都得礼拜，圣旨嘛！

要真是安心修行，也不在乎你聪明不聪明，你懂得不懂得，这傻不叽的还是可以。我以前哪，跟度轮法师在一起住过，就是美国那个宣化，他也是傻不叽的，上殿不会站，念经不会念，绕佛不会绕。你说你跟着前头这个人走就是了，你不要再另外走，那看着多别扭啊，他不会拐弯，你看他一个人那么大的个子，站班不是一个跟一个嘛，他不知道，他站班都不知道。我跟云居山那几个人说，你看这个人傻不叽哩，站也不会站。他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他跟他们说，日本鬼子投降，我在我家里吃了八路军的亏，我赶快往南方跑。他云门寺住了没好久，他跑哪儿去了？他跑香港去了，香港那边几个美国人，说这个和尚可能还有修行啊，就拜他做师父了。后来这不是八路军从北方打过来了嘛，八路军一过长江，他就跟那几个人到美国去了，美国人很尊重他，说这是了不起的人！

古今哪，佛教里有些人，你看着不怎么样，他什么也不知道啊，他得了一定的好处。宣化禅师他在美国，也算是佛教创始人，了不起呀！这个各国大使馆的人都去万佛城拜他，这一下他弄开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都相信他。你说这个修行究竟是个什么样呢？你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念佛

就行了！这修行人，没有什么，你只要放下来，不管有智慧没智慧，都会成功啊！

宣化禅师他讲了好多经，我看了一下，他讲的还挺好。我们在南华寺、云门寺的时候他可不会讲，那时候什么也不知道。这佛教里面弘扬佛法呀，像这个样还有一部分，那不是光他一个，那好多呀！佛说一切众生有佛性，能够见了性的人，这三藏十二部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啦！

开示十八 娑婆剧苦，及早修行

你看有什么得不得呢？见了性的人，具足大智慧，大辩才，无法不知，无法不晓，见了性的人，要生西方就是上品上生，这不生西方呢？在天上人间，乃至在地狱跟极乐世界一样！要了生死，非见性不行！非放下来不行！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知道的这一切一切丢下来，那就不要别处找修行了，这个就是修行！

这个娑婆世界苦是苦啊，要修行还是很快。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一夜，要比在他方净土修行多少年，那你得真修行，你要不真修行还是不行。在这个娑婆世界发菩提心，也是不可思议，可是在娑婆世界要发菩提心，那得真是菩萨，要不是菩萨，你就是发也不行！《大智度论》说，具缚凡夫，发菩提心，没有用，怎么？你自利都利不了嘛！还利他？只能

说发这个心，种这个善根。你自己还在贪、嗔、痴之中嘛，你想行菩萨道这怎么能行呢？

在这个娑婆世界，能够持戒，或是坐禅，得有愿力。这历代的祖师说，要是生极乐世界或是容易些，外头有阿弥陀佛接引，内院得自己力量，弥勒菩萨他没有说接引，生兜率内院要具足禅定，生极乐世界得有愿力，没有愿力不行。

我们现在说这些话呀，好象是很降低了，本来出家人，守住自己受的戒，今生就要了生死啊！开这些方便门，不认真不行。也是我们这些人哪，没有很好的善根，也没有很好的外缘成就，打好生在这个时代，不管我们是个出家人，是个在家人，这个时代都是心里慌慌的，佛教徒借佛的光明，比那在家人要好一点。这个吉安的居士来了都说没办法，你说人生在这个世界极苦啊！有些人，一年到头不容易吃顿饱饭哪，穿衣服也穿不好，这是怎么呢？就是这个时代弄成这个样子了。这也是我们没有种下很好的因，那古人说：佛在世时我沉沦，若得人身佛涅槃，可恨无始多障碍，不见如来金色身！

这怪谁呢？就怪自己没有种一个好因，生在这个时代，说是这个时代不怎么样啊，你要再过一个阶段，还不如这个时代。《瑜伽师地论》上说，再过几千年，这个油也没有了，米也没有了，面也没有了，现在还有大米、灰面吃，以后就没有这个了，油盐也没有了，不是谁弄掉了，就是没有这个

了，大米也不结了，这是怎么了？这就是我们的福禄没有了！你看这现在吃的东西都没有味道了，这青原山还没有油啊？可是吃着没味道了。以前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吃一点油就感觉好香，这现在咋弄它都不香了。

佛灭度五百年，有一个传佛心印的祖师，皇帝拜为国师，做了很多饭菜，请尊者到皇宫应供，这尊者吃了很多，皇帝他心想，可能我师父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你看今天他吃了多少啊！尊者他有神通，就说：陛下，你不要说现在这个饭菜好啊，佛在世时，就是那个水都比你这个饭菜好！那是佛的福报，佛灭度五百年，那个水往下沉了五百由旬。皇帝想见见这个水，还想吃一下，尊者现大神通，把手一伸，伸到了五百由旬下边，舀了一把水，皇帝用口一尝，说什么：我自幼生在王家，现在作了皇帝，从来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味道！

佛在世一切都是上味，佛吃什么都是上味，佛灭度五百年，所有的营养都下沉，现在佛已经灭度三千多年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吃了，油虽然不少，可它不香了，我们没有这个福报享受了，这现在还好，你要再过几百年哪，比现在更不行了！看这个样子啊，我们赶快修行，赶快修行出这个轮回之苦！不出这个轮回苦啊，以后更苦！就跟人家古人说：努力今生须了脱，不教累世受余殃。催板！

开示十九 不著政治，无有抵突

要是光到禅堂里用一下功，其它的时间不用，这个功夫还是不行。因为你在一切时间打妄想，在一切时间用功，要不是一切时间来用功啊，那就光是打妄想了！在这烦恼之中，眼睛所看到的这一切，有一个贪心，有一个染心，有一个爱心，或是欢喜心，有这一念，功夫就没有了！很细致。用功要在平常，平常一切时中一定得有用功，因为我们一切时间打妄想，不要贪，不要爱，贪爱这是修行很大的一个障碍，要自动的把它去掉，习气毛病去一分，功夫就得一分好处。要在信心之中作功夫，没有信心哪，做什么也不行，信能成就一切！

到禅堂里只能是来用功的，行香的时候功夫在，坐下来功夫也要在，功夫不在，那你做什么去了？打妄想！这不知不觉就打妄想了，功夫就丢了，这就是心粗，要细心的来做功夫，你这个心不细呀，功夫不得现前。止了静，不是什么事情都放下来了吗？白天所有长长短短的不要继续，时时刻刻使这功夫在，你管他妄想怎么翻天覆地呢？你不管！你只管这个功夫在，你不要管他用上用不上，打妄想不打妄想，都不管！只管有这个功夫，这个样子嘛，还算一个用功人！

想得一个见地，想得一个功夫，这都不是想出来的，想也是一个妄想，你想得一个什么这都是妄想，时时刻刻把自

己的功夫用好，这就是得好处、得利益的根源！把自己的所爱，所贪，这一切叫它不在了，只有功夫在，什么是功夫呢？这些贪爱不在了，就是功夫，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功夫。

在禅堂里边不管用什么功，都不要用劲，不要鼓着劲硬叫他在，细心的、轻轻的只要这个意思在就行了。用功要知道粗细深浅，从粗到细，从浅到深，全靠自己做，你就是有人帮忙说也不行，做功夫的事全靠个人，要放得下，放下什么呢？就是日常之中你所想的，你所爱的，你所忘不了的，那个大东西要放下！你要不放下的话，你依旧还是在那烦恼之中过日子。

用功第一条，不能管他人的长长短短，通身放下，时时刻刻照顾自己的功夫，说这个功夫难用，实在也难，你有一丝一毫的放不下，这功夫不得现前！有人用功上火，头疼胸闷，那就是没有善调身心，意念太重了，你不要用劲，不要竖着腰杆子紧往上提，也不要往那儿一趴，头一勾，准备睡觉了。用功开始要端身正坐，很细致的照顾这个功夫在，说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看话头也是这样，要时时刻刻忆念不忘，你会念佛，也会看话头，你会看话头，也会念佛，不是两个用法，都是一样的。

这修行人哪，要有一番苦心，**今生不成，来生也要继续**！虚云老和尚见过十几个前生做和尚的，虚云和尚在云南之前，曾国藩做过云南王，曾国藩信佛，在云南拜了个师父，

这师父天天看华严经，功夫用的很好，外号草鞋老公，他不穿其它鞋子，就穿草鞋。说这个皈依弟子对师父恭敬的太很了也不好，你收这么多的皈依弟子，你要没有得到佛法的实际呀，你避免不了被他转，弄不好会给他当儿子，就这么狠！以前他们说，宁吃千家饭，不受一家供。这个草鞋老师公，他跟曾国藩有缘，他早晚到衙门里，谁也不管，他看他徒弟嘛。那天大家都看见了，他到曾国藩夫人房里，夫人马上就生了个小孩，生下来很聪明，后来书读的也很好，这时候，虚云老和尚就在鸡足山了。

曾国藩他跟虚云老和尚是亲戚，也弄不清曾国藩的母亲是老和尚的姑姑，还是老和尚的母亲是曾国藩的姑姑，反正他们是亲戚跟老和尚经常来往。老和尚知道草鞋老师公给他当儿子。你说这个人就是功夫好，生死没了还是不行，有功夫只能说有点福报，生死没了，还是要贪染社会上这些五欲。曾国藩他这个儿子贪心好大，十多岁就找了几个女的，虚云和尚是个好意，到他家里找他找了五六次，他不见。就是今生修持好，来生有福报，有福报是有福报啊，福报会造业！

老和尚说云南督军唐继尧，他前生也是个和尚，他自己也知道他前生是个和尚，他不是护老和尚的法吗？老和尚劝他：唐居士，你还是出家吧！他说：我过几年再出家，这些事还没办了。你要等到事情办了啊，那事情就办不了啦，结果他还是没出家。你没有一定的受益，你就是知道你前生是

个和尚也不行。

我们出家学佛要学古人不执着，不要分长分短，你是这样，他是那样，弄得不安生，一定要学古人，不住相，不执着，修行就这样修。

佛教千百年来，历朝历代有些改变，变来变去，也不能出这些范围，这一个时代跟一个时代，都有抵触，假若说这个人要是掌握了国家政权，他想变他就变，别的人也没有办法。佛教在这个时代存在，第一条，**佛教不反对任何时代的政权，也不占领任何时代的政权。**佛在世，与世无争，仁活万物，那就是跟谁也没有什么亲，也没有什么怨，这个样子嘛，我们佛教才能永远存在。

你不管怎么样，你是个佛教徒，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变动，你不要有疑虑，你不要有抵触！那不是解放初期，这几个人都是谁啊？第一个李济深，还有湖南那个唐曾智、陈铭枢、程潜，程潜他是湖南省的省主席，国民政府办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是校长，程潜就是副校长，周恩来是教务主任，李济深是教务副主任，他们这些人哪，都喜欢佛教安全存在，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佛教徒，湖南唐曾智他是虚云老和尚徒弟，陈铭枢、李济深也是，程潜也是，他们几个人商讨，去见见毛主席，想叫佛教存在，这毛主席有智慧，也答复了，你们喜欢佛教存在，佛教徒是不是能遵守我的法律政策，能够遵守那就存在，要不遵守，谁也不行。这些人都算是很有地位，

李济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副主席，湖南那个唐曾智比毛主席资格还老，这些人说话毛主席还是尊重他们。很快就建立了《共同纲领》，上面就提出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信教自由，这是公面上说的，后来又出现了《宪法》。毛主席他说，佛教与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勾勾搭搭，那就是反封建、反迷信把我们佛教弄到里面去了，佛教吃了亏。

政府说的简单，说我们对于佛教的打击，是主持长老，一般的没有事，这个政策往下推行，有些地方做的很过火，你们这年青人没有看到，我亲眼看到，尤其是这虚云老和尚，政府的人特别对他注意，那就是假若把这一个老和尚弄了，其他的都好办了。就这一次一次的运动，佛教吃了很大的亏，解放以后，这个地方有些寺庙都不能存在。

虚云老和尚到云居山来，都没有饭吃，国家制定的是统购统销，李济深在北京帮了很大的忙，他跟江西省政府取得联系，说云居山的和尚在那儿开荒地，很辛苦！政府就照顾一个人四十五斤米，一斤油，不管什么干部都没有这么高，那是有人说话呀，没有人说话就不行。佛教存在这么几千年了，在家的居士帮了很大忙！如来灭度之后，佛法的外护全靠国王大臣，长者居士，这个比丘、比丘尼他是我们教内的主人，是掌握佛法的，外护都靠这些国王居士，使我们佛法在社会上永远存在，其实我们佛教也没有很高的要求，只要能够存在，人民能够见佛闻法，种下出世的善根，有朝一日，

得到解脱。

这么几千年来，佛教在这个世界上对人民结了很多善缘，不管怎么说，佛教是人民信仰，佛教要依靠人民信仰才能存在，国家政府也要依靠人民，没有广大人民的拥护都不行！其实这些管政治的人也属于人民，那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他的做法不同，佛教我们应该知道，**不管社会怎么变动，我们不反对，就是国家立的这个法律政策对我们不利，我们也不反对，反对也反对不了，国家嘛，力量多大！**就是佛在世，波斯匿王到祇树给孤独园听佛说法，佛看见就喊大王，这还不是对国家尊重嘛！《梵网经》上提出来，我们这一切清规戒律，比如《四分律》，除了国王其他的不能乱看，国王看还是要叫他看，他是国家的主人嘛，他要看你不叫他看可能不行。

我们这个佛教啊，就是一条，不占领国家政权，一定得知道，我们就是懂政治也不参与政治权力，这个政治，它不是千年万年的，你看我们国家从古到今换了多少朝代？这些朝代灭亡了，佛法依然还是存在，不管是新政权对我们怎么样，我们还是尊重国家，还是遵守国家的一切法律政策，假若我们要不遵守政策，我们就不能存在！新的政权起来，把旧的政权推翻，第一条就是推翻人，全国解放了，这个运动，那个运动，那就是弄人的，毛主席在的时候，这一个运动，千百万人死了，就是因为不符合他那个政策。

我们是佛的子孙，我们要尊重佛制，我们绝不能反对国家的这些法律政策，我们要遵守当时的法律政策，使我们的佛教永远在世界上存在，一定要这样！不管你是老出家的，新出家的，你才来出家的，你都要遵守，不遵守就不行！

我在云门寺住，解放了，乳源县的干部要到云门寺去看看，参观一下这些和尚挖的地。虚云老和尚那么大的年纪了，他也随顺哪，老和尚出来了，就招呼大家：他们局长跟县长来了，大家看见了都要赶快鼓掌！你说这不是接受新的政策呀？不接受不行啊！老和尚还不明白佛法呀？还不明白政策呀？就是不管什么时代，佛教徒对于这个政策不要硬啊！你硬了不行，硬你要吃亏，国家可不在乎！老和尚还不懂得佛法？给他们鼓个什么掌呢？他这个人到了，要欢迎他们哪，你不鼓掌不行啊！那就是累代的这些高僧祖师，都是随顺时代，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佛教永远在世界上存在，使人民得到佛法的慈悲摄受，催板！

开示二十 一分恭敬，一分好处

僧值先站在斋堂门背面，看两边大部分吃完了，这才往前走两步半，不合掌，冲着方丈往那儿一站，这边维那起腔结斋。维那起腔前先要看看和尚那双筷子，要是方丈筷子靠着碗这么一放，就是他要讲话，那就不能结斋，方丈和尚把

话讲完，他把筷子往桌上一放，维那就起腔结斋，念到“饭食已讫，当愿众生”，僧值转过身来站在门口，首座维那带班回堂，等维那过去了，往前一走，站到中间原来的地方看着，看什么？看两边的师父出门这个脚有没有迈对，迈不对还要说说，这都是规矩。以前僧值上殿过堂还要带签，行签哪！客堂有个竹板子，上面写的都是一条条规矩，他上殿的时候扛着，你犯了哪一条他就管你，这是他的责任。

这个香板是雍正年代才有的香板，古代的是棒子，禅宗语录说：来吃三十棒！祖师坐道场，学者去问话，打三十棒！明白吧？明白了就明白，不明白禅堂去坐，旁的没有什么，这知客、客堂是后来才有的，以前没有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方丈一个人，禅堂里当值也是方丈当，那他一个人嘛，他不当谁当？五宗之后，这个当值是方丈当，那个监值是退居和尚，后来立了散香，散香是首座和尚、班首师父敲，这后来人多了，就轮着干，以前僧值是轮的，今天你当，明天我当，后来到民国初年，就特别请一个人来代理僧值。这个僧值，出坡，斋堂，大殿都规他管，你要是不对，他还打人哩，僧值打人随便走到哪儿都能打，看你不对就打。这个知客就是你到在客堂来知客才管，不到客堂这外面都是僧值的，你早上不去上殿，僧值看见要管你，你不听就打，不对了就是犍槌，犍槌就是打人。只要在禅堂住了三年，上殿、过堂、出坡劳动，僧值就不打了，他已经住了几年了嘛，他是很讲规

矩，很讲修行的，就是犯了规矩，到客堂里说说也就算了。

这以前哪有随随便便就走的？不到期头不准走啊，时间没到你不能走，走了就不要来了。这现在想走就走，想来就来，也自由。

我们佛教的唱念，它是一堂佛事，每年都要教，从四月十五开始教到七月十五，教八大赞子，四个祝延，也有的请法师讲经，冬参夏学，这和尚旁的有什么呢？和尚就是做佛事，我们虽然是凡夫，但我们所学的都是出世法，都是圣人所做的。你看这个梵音，梵音嘹亮，警觉摩那心哪！唱诵利人天。佛在世时，一个比丘擅长梵音，波斯匿王出兵打仗，他这人马兵将听到这个梵音都不打了。我们这个梵音一唱，人就定下来了，这跟社会上唱歌可不一样，他唱的词虽然是佛教的，他那个音还是社会上的音，那不是佛教的音哪。在庙里不准唱这个，不要说受了比丘戒，受了沙弥戒就不准唱，你是佛的弟子啊，那不是小事情。佛是人天之师，僧是法王之子，我们要清净心、恭敬心才能接到佛的法呀，要以梵音代表俗间的声音，佛法是有次第的，不是乱的，我来唱一遍你们听听，看跟唱歌的音声一样不一样……

起腔不要起的太高，起的太高他接的时候接不住，这个梵音一唱，人心里感觉很安静，部队唱歌把人的嗔心就弄起来了，梵音是从梵天上传下来的，佛教这一切的偈子都是梵音。

佛教寺庙里面这一切行动，都表示了我们是信教的，在尘不染尘哪！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你不能离开世间来学佛法，我们的吃穿住宿虽然跟在家人一样，可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思想跟他不一样，我们是出世法，出家人得知道这个，我们不能跟在家人争来争去的，与世无争嘛，佛就不争，我们是学佛的，跟社会上争来争去的干啥呢？你看社会上想做皇帝想的不得了，拼死拼活拼了几十年，做几天皇帝也死了。毛泽东为了想当国家主人，他名称叫闹革命，今日看来他那皇帝不可得了，他那个人也不可得了，这都是生灭法，都是无常，何必贪染呢？

这就是佛法，道场就是这个样，你看我们七祖开的道场，这一千多年了，还不是七祖的道场吗？祖师已经做到无生了，不争了，我们佛法几千年存在，这就是我们有理由存在，不管国家怎么样变动，我们还是存在，因为我们不争，争来的、夺来的、打来的都不会长远！我们佛教是国家请来的，他对国家有好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拜国师，这就是和尚不争，我们学就学这个，不学这个就不是的，那现在好多他不学呀，他在争啊，他在贪哪，你说现在哪个庙里没饭吃？他还贪什么？世间的人嘛，他不贪不行啊，他贪惯了嘛，学佛的人不要紧贪，你贪那么多干什么呢？

本来跟着佛制《四份律》、《梵网经》是半月半月说的，《四分律》是半月半月说，《梵网经》也要半月半月说，有

的地方还诵沙弥戒，也有的地方减了，高旻寺不诵《四分律》，他诵《梵网经》，他是过夏诵，灵岩山诵戒诵的好，也认真，因为印光老法师注重持戒，虚云老和尚也注重持戒，有些禅宗道场不诵戒，佛制半月半月诵嘛，不诵就不好。

钟声偈讲究平、上、去、入，“钟声传三千界内”，这是个平音，“佛法扬万亿国中”，这是个高音，其它的起腔，象“南无”，都不用高音，都是平音。要提倡用膛音，不要用舌音，膛音是从喉咙往外起，它不伤气，戒定真香跟弥陀赞又不一样，它是高音。这个钟声偈子经常的要用，钟声偈子结束了，接下来展具要长一点，呼“礼谢和尚”是个立腔。

沙弥拜戒就是拜一拜，不要拜三拜，该怎么就怎么，说了“依教奉行，作礼而退，”也是拜一拜，不管怎么得认真，**当成真事来弄，要恭恭敬敬的，印光老法师说，学佛没有别的，有一分的恭敬，就得一分的好处，没有恭敬，你还跟世间人一样**。只有恭敬才能与佛法相应，以为我受戒了，我把和尚衣服穿上了，我不就是个真正的和尚吗？那可不是的，你的思想没出家嘛，你思想出家，才算真正出家，禅宗见了性才算出家。不管怎么样，你已经穿上和尚衣服了，大家都说你是和尚，你跑到外边也方便，你已经赚了便宜了。这现在好多化缘的，还说瞎话，说给青原山化缘修庙，还有中佛协的公章，晚上住高级宾馆，把衣服一脱，什么事都干，你说这多大罪过！河南省去年抓了几十个，有的判了死刑。

骗了好多钱哪！遍地都是名名堂堂的，都想在佛教里弄钱，就这吉安这几个县，哪里都有修庙的，都是退休干部，他发动人民群众出钱，他来享受，他又不吃斋，又不信教，他就是利用佛教想赚钱。就是这个姓刘的大队长，他想在山下边修个庙，找几个在家居士住在那儿，钱归他，现在搞这个名堂的多得很，还要利用青原山，准备在这里修一万个佛，这一弄起来就发财了。他弄不弄，我们出家人不管他这个，我们在这儿有一点饭吃就算了，看那样子啊，我们这个票还是要长期卖，不卖票没饭吃嘛。

今天他们宗教局那几个头头又来了，作什么呢？说前面有十五亩地，要叫我们要回来，想让我们出钱。我说这钱哪，我一分也没有，原来是庙里的地，庙里的山，你们占去了，中央的文件，你应该归还庙里，还要钱哪？你要钱我们不要！要来也是个麻烦！这现在就是这个样搞，他借这个地位，他到庙里吃你几顿，他就把你吃光了。

今天学这个，明天要学单板引磬，学嘛，薰嘛，一个一个的念都要学会，你是个出家人嘛，你要不是出家你学这个干啥？学这个有什么用啊？这个学东西，它能把人的思想给弄过来，他不是出家的他不学，你学过清规的一看就知道他不是出家的，他对于佛教这些法没有兴趣，为什么没兴趣呢？我不是干这个的嘛，我是在这里混的嘛，这很容易知道，并不是不知道，有的还特别能装模作样，你装也不中啊，你

背地都出来了，你不要说话，就晓得你是干什么的，这还不知道？

上堂说法这四句，是文殊菩萨说的，文殊菩萨说了这四句，释迦牟尼佛就下位了，文殊把法说了，佛就不说法了。丛林里上堂说法，维那说这四句，先说前两句，方丈说法，说完法了，维那又说后两句，和尚就下位了，跟佛在世一样，上堂代表着释迦牟尼佛说法。

云居山佛教恢复，不知道禅堂里的大进堂，我在那里演习，我十多岁就在禅堂里边，所以我知道这些事情，丛林里这一切制度都在我肚皮里边，我学过这个，我在天童学了几年哪！象打水陆那些名名堂堂的，我都知道，我知道是知道，我现在不弄这个，我注重的是一把瓦子，就是砍柴刀，在山里头修行，弄那些作什么？我的目的就是宁在山中饿死，也不当应付僧！就是这个样！就是把我这身体打碎，打的一点不剩，我也不说佛法不灵！文化打革命我就说这个话，我跟那个当官的说，你就是把我这个身体给我砸碎！我还是要信佛！我这个和尚衣服怎么也不换！你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要穿到棺材里边！

呼展具要拉一个长腔，这个绕佛归位，不要呼展具，他敲一声罄子，那是班首归位，这现在各丛林不晓得怎么弄的，正智师他来问我这是怎么搞的？究竟是谁弄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五槌半罄就刹板了，这现在要敲七槌，正智就怪这

个一诚和尚，说他不知想搞什么呢？一诚和尚现在弄一部规约，叫我看看，我说不要拿来，我不看，我看那作什么？我们现在就跟虚云老和尚，不再另外弄个什么名堂！那慧通现在在云居山，他想执行来果老和尚那些规约，这现在云居山的规矩以前是我在那弄的，都是虚老和尚他弄的，老和尚开的道场还不依老和尚啊？还想另外弄一个？

开示二十一 各宗门庭，无非方便

这为什么东走西走呢？古人说：大事未明，如丧考妣。一定要弄个明白。唐朝的时候，印度那边经常来些出家人，我看哪，古代印度到我们国家来译经的这些三藏法师一共有二百九十多个人，这些法师到这边传法译经，都会到五台山看看，因为《华严经》上说，这东方震旦大国清凉山以文殊菩萨为首，有一万多个菩萨围绕。印度一位禅师到五台山，见了一个老师父，古代那些祖师聪明啊，他一到中国就懂得华文。你说现在人聪明，赶不上古人哪，玄奘法师通达十几国文字，现在学英语多少天也学不会。他就问这个老师父，说：老师父，这里有多少人哪？老和尚就答复说：“前三三与后三三”。这究竟多少人呢？这一千多年来都没有把这个弄明白。

广东一个法师把这个“前三三与后三三”解释成三种法

界，后来天童八指头陀，那是过来的人，在斋堂里表堂说，佛法要照这样会啊，那就错了！他把这部书给他烧了，那就是对于这些事情啊，明白了就是明白了，不明白怎么说也不行！

到过云居山的可能会看到赵州关那个石碑上老和尚说的那几句，老僧今年百十八呀，就是一百十八岁的时候，再过两年他就死了，芒鞋踏破赵州关，有人问我心中端的事，前三三与后三三。到后来他老人家祭云居山道膺祖师的时候，才把这个事说明白，他说五台山那个前三三与后三三，就是前面有三百三十个祖师，后面还有三百三十个祖师，前面这三百三十个祖师我已经记好了，后来的三百三十个祖师后人再来记。看起来虚云老和尚他不简单那！云居山有一个满觉老和尚，我跟他很熟，我在幼年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谁要是说虚老和尚是菩萨再来，他不答应，说：你说的不像，老和尚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能测量他！说老和尚是观音菩萨再来，老和尚是迦葉尊者，他也不答应，说：你这不是打妄语吗？你怎么晓得老和尚是观音菩萨，你有什么根据？这都是不对。也可以说，知者不说，不知乱说！就是这个样。

你要穿一件衣服，得有人给你给受，要不给你受的话，穿一回就犯一回戒。怎么受呢？或是你有一条五衣、七衣，用手捧着，跪在佛前，上座在那站着，你把衣递给上座，你说，“此衣多罗，两长一短，各截一尺。”说三遍，说完了，

上座说“善”，你答“尔”，这个衣就算是你的了，你要是不这样受一下，你搭一次你就犯一次戒。

你自己私人不能有一点东西叫人不知道，不管你什么东西，都要有一个人知道，给你受才算是你的。现在谁讲这个呢？只顾着大道理讲一大片，这些制度、应当做的不说了，嫌这啰嗦，现在的出家人不少啊，得真实利益的很少，就是也不是说不懂佛法，把这佛法装了一肚皮，装的满满的，讲的头头是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你要说他一个不对啊，哎！他烦恼的要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众生知见！

那一年好早了，民国初年，虚云老和尚、月霞法师、天宁寺的冶开老和尚这些名山大寺的方丈长老都到上海静安寺，在静安寺商讨，清朝没有了，民国出现了，有些事情也不好办了，这些老法师有些皈依弟子，都是清朝的大官，你象虚老和尚，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是他徒弟。清朝末年，皇宫里这些官，大部分都是皈依老和尚。大家请老和尚主持这些会议，象这天台教、五教、法相这些宗都有人哪，都是很有道德，都很了不起。学天台教的就讲天台教怎么好，怎么高；参禅的就说禅宗是最上乘；学五教的就讲五教怎么好怎么好，还有持密的就强调持密好，都各自赞叹各自所学的法门，讲的都很有道理。大家说完了，就请虚老和尚说：您老人家道德高啊，了不起啊，年纪也大，懂得也多，给我们大家也讲讲吧！老和尚说：那也可以，要讲就讲讲吧。虚老和

尚是过来人哪，他不执着呀，他说：各宗的祖师，各立门庭，各出手眼，也无非方便，令一切学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你看说的究竟吧，各宗门庭那么高尚，那也无非是个方便法呀，目的都是为了令这些学者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是佛出世的本怀。

这现在也在那里争，就是没有人家争的好，依然还是说自己对，别的不对，光说别个不对，这就是我执。执着我对，别人不对，这是修行上的一个大障碍，假若修行人我执不破，生死就不了。古人说：我执易破，法执难忘。就是说自己看几本经书，看几本语录，依文解义，有一点意思在那儿，知道一点东西，知道一点是知道一点，你没得到受益呀！就跟那个周叔迦，他是个很聪明的居士，精通三藏，北京弥勒院真空法师，那是过来的人……

那一年，在广东云门寺，老和尚知道的事多，读书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老和尚说他想把这个改一改：万般皆下品，唯有修行高，历代诸圣贤，尽是修行人。他那意思啊，也不是改，就是各弄各的。现在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读了好多书，把这社会上的书丢了，出家了，又抓住佛教的书不放！佛说这些经啊，是叫我们体会，依法而修，不是光在那儿读，经上不是有一句吗？“愿解如来真实意”，你光是抓住那个本子不放，你是不是解到真实意了？

禅堂里一天到晚讲看话头，什么才算看话头呢？话头就是无生一念，有心有念那就不是话头了。高旻寺他是参话头，虚云老和尚他教看话头，心平气和的看，看什么呢？观察我们自性本体不生不灭，观心无念。他那个参哪，用的劲太大了，说：咬定牙关，握住拳头，是谁？到底是谁？究竟是谁？要跳起脚来参，拼命参！这个看话头哪，这人很容易静，紧追拼命，你看话头跟谁拼呢？拼什么呢？话头就是一念不生，还没有起心动念，看住这个，叫看话头。你要是跟他拼呀，你拼一头火。

那究竟人家也算是很好啊，高旻寺那么多的人哪，来果老和尚他也是住在禅堂几十年。这个道场跟那个道场，这个法门跟那个法门有些争执，其实呀，不应该争，那就是你用什么功你就好好用嘛，你念阿弥陀佛你就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以念佛为正行，其它为助行，要赞叹参禅是最上乘，赞叹功德回向净土。

以前住禅堂的老修行，住两三年禅堂，就到客堂里要求说，我要做三年饭，我要去种菜，我要当行堂，烧开水，这都是培福结缘哪，这对正行有帮助，并不是一说修行什么都不干了。

我见到个老修行说什么：我不生净土！这人蠢。有人问禅净，莲池大师说：禅中之净，净中之禅。我们一个出家人要把佛法用活，都是佛说的嘛，你还想拿着这个法把那个法

批倒啊？那不对！我们要知道，象维摩居士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是破执的，不是我们执着心去说。不要以自己的知见，想把前边的祖师批倒啊，那你要下地狱！这个佛祖的言教，一个字不能动，那魔王波旬可是要动的，自己要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佛子，凡是佛、祖师讲的，一言半句都是宝，都值得我们恭敬，值得我们学习，这个样子才对！社会上现在这些人好多呀，他以为我有点文化，看了一部分经书语录，就敢提出来这个长那个短，那可不能这样提啊！这样提，你就跟波旬混到一起去了。

印度那边的戒律到我们国家，因为风俗习惯不同，中国是个大国，中国人是上根利智，中国有圣人。百丈禅师精通戒律，他根据这一切的制度建立了清规，唐宋年间，正规的禅堂就建起来了！禅堂里这些规矩很细致，就光是一个上广单，事情就那么多，我们的妄想多、烦恼多，祖师才建立这些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不行。

丛林建立三纲，首座是说法之纲，维那是教规之纲，典座是饮食之纲。六月十五、七月十五，维那在斋堂里要宣布住寺清规，念一遍，方丈叫再念一遍，念了一遍再念一遍，连念三遍，为什么？恐怕别人听不懂。大寮的典座是饮食之纲，饭要熟，菜要烂，盐要放的差不多，不要太咸，也不要太淡。库房里也有制度，方丈也有制度，上客堂也要制度，虚云和尚又把戒堂立了很多规矩，这些新戒刚来出家，有些

事情他不知道，一定得有很多制度，妄想太多，烦恼太重嘛！没有这些清规戒律来管制不行！不是说一定要把人管住啊，你的妄想不管，烦恼不停的话，你修行什么呢？

禅堂里边的去上殿要穿鞋穿袜子，不过现在弄不成了，业障太重了！不往上头上，一点委屈受不得，一点苦头吃不得，想享受，想利益，想快活，想方便，这就不好弄了！现在你不管哪个禅堂，这规矩也弄不起来，怎么弄不起来呢？他不但是一个人不愿意守规矩，其他的还跟着上。禅堂里有正式的规格，止了静了，有的人或是有病，或是大小便，没有办法嘛，就得叫他出去，不出去怎么办哪？这个人不管是东单西单，只要是清众，就到维那师父面前合掌，维那拿着香板，在他担担子那个地方打三个香板，自己就开门出去了，再不要回来，回来打人闲岔，等开了静你再进来。

禅堂里班首是方丈请的，那就是犯了清规，由和尚治，其他的清众都不要提，维那是教规之纲，是管清众的，不能说维那你把班首都管住了，那不是的。丛林里面、禅堂里面有些事情要强制，有些人你不强制他就不行。和尚在那里坐着，或是想起来什么事情，或是外面有人三弹指，轻轻往里面说一声：和尚有事。和尚就出来了，和尚出去的话，就不能站在维那面前挨三个香板，侍者跟着他往前走，把门开开，请和尚出去，陪同和尚一同到外边。

首座和尚与方丈分座说法，他是我们大众的依止师，他

是法位上的人，他们这四个班首，代替方丈分座说法。以前在这个期头，班首秉拂小参，方丈要升座说法，班首秉拂小参，你们没有看到过，以后这些事情都要把他弄起来，这都是为了佛法而存在，佛教的伟大，才有这些。因为方丈要升座，先有班首在前边，下了晚殿，叫小参，早课楞严咒这些都念完了，大家都在两边站好，中间摆一个位子，这个班首，或是首座、西堂、后堂、堂主，要秉拂，是这样搞的。

我呀，在幼年知道这些，我出家的太白顶，那都是老参师父，都是住过金山、高旻的，太白顶云台寺那前前后后，这山也不陡，顺着那个大山岭，北边是河南，南边是湖北，这云台寺大殿在河南，前边天王殿就归湖北，那个地方啊，修的就是好，成千上万的出家人到那儿去，人最多！每年归元寺开期，大部分都是太白顶的人，太白顶的人遍天下，他们在那里吹牛皮，说什么？不管什么大庙，没有太白顶的人，那就不算丛林！那是实际呀，他人多呀！

丛林下说，出门三五里，各有一家风。就是说禅和子不如随和子，什么是随和子？到哪个丛林你就得随他那个样子搞啊！禅和子就太执着了，非要他那个样，还提出来，你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他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样。客堂就跟他说：你说那里好，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怎么不在那里住！我在云居山的时候，这个慧通师、慧静师，还有同安那个慧参师，他们都是高旻寺的老师父，他们准备要改云居山的规矩，那

时候跟着虚云老和尚的有三十多个人，当时首座、知客都是虚云老和尚的学生，客堂里说什么：你们想改云居山虚老和尚的规矩，你们走！不能在这！你们上高旻寺去，高旻寺那边弄的一堂糊涂，啥也不是！那慧通师弄的不好，这么搞一下，那么搞一下，过两天搞不成了，后来这个慧参就到同安寺，他自己在那儿搞起来了，这个慧静老师父也跑了好多地方，就到西京卧龙寺，他在那里搞起来了，这慧通师又跑到广东丹霞山，又跑到云门寺，又跑到南普陀，又跑到高旻寺，又跑到五台山，他在五台山弄的不好，又往云居山来了。

灵意在客堂当知客，他要坚持虚老和尚制度，那谁能改变啊？你们不晓得，十个二十个慧通你也搞不动他，那虚云老和尚修云门寺，经济都在他手里，老和尚很信任他，到云居山那些事不都是他弄的吗？灵意，你看他那个样子不怎么样啊，他可会搞，那些纲领执事都搞不赢他，那一诚和尚给慧通说了多少好话，说让他在这里搞嘛，这都是祖师道场。灵意师和我都是跟虚老和尚有缘，他在客堂里当知客，我在禅堂里当首座，有什么事情他老是问问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灵意师被逼的不想活了，他拿了把砍刀要到后山抹脖子，他割了一下，可能感觉太疼了，第二刀割不下去了，我到山上放牛，看见那个石头后面躺着一个人，我一看是灵意，我赶快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我回到屋里和了点面，烙了一个烧饼，缠在腰里，拿到山上给他吃。后来那些头头知道

了，就让我交待问题，我说：我们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遇了难，我们也会帮一帮，何况我们都是出家人，生死患难在一起，比亲兄弟还要亲哪！我既然看见了我怎么能不管呢？他们听我这么一说也就算了。

怡山文上说，这万劫的爱缠哪！你看看我们打了几个七，习气毛病、无名火依然存在，佛法不得现前，假若一个出家人，你这五欲要是丢不掉啊，你出家也是白出，要知道这个修行人成佛了生死，并不是快快活活的，很如意、很舒服就成佛了。不要说我们成佛不容易，你就盖这几间房子也不容易呀，你象他们在家人，他就弄几个钱也不容易，你看把人累的。我们打禅七想得自性的无尽宝藏，那比他们要艰难哪！《法华经》说，**三千大千世界无有如芥子许不是菩萨舍身命处，没有一个针孔那么大的地方不是释迦牟尼佛舍身命处，**你看这难不难！

学佛的主要任务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你仔细观察一下，昼夜六时，你那个戒定慧还在不在？这话头是不是看了？能不能看一枝香？看十分钟呢？我看有些人哪，基本来说还没看，也可以说没有一点惭愧，那就是有这个因缘或是符合自己，穿上这个和尚衣服，假若是不符合自己的话，这和尚衣服就脱了，要按说，辜负了常住啊！也辜负了人家做饭的，包包子的，别人在那里做事，包包子供养你修道，那是希望你成了佛好度他呀，我们接受别人的供养，就要赶快踏踏实

实的用功啊！这吃的、用的，盖房子，这都是别人的力气呀，都是为了我们打七了生死，在功夫上、见地上、受益上得到一点实际，这全在乎自己，催板！

开示二十二 爱护常住，如护眼珠

我们这个发心没有形象，要是有形象尽虚空大地也容受不下。这个禅七打的很顺利，常住安排的也很好，吃的茶水、吃的饭菜，这是外边的成就，讲开示、讲用功、讲修行这是法成就，法成就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人，常住只能成就你这些，这修行、了生死还要你自己成就，你自己不成就外边怎么成就呢？就象吃饭，你肚子饿了，你自己要吃饭，别人代替不行。

道场成就打禅七，克期取证！最后还要解七，这个七呀，没有什么解的，解它干什么？这是道场的一个阶段，在古人一个七之中要见性，一个不行就再打一个七，就象捞鱼一样，这一网没捞住，下一网要捞住，捞住一个就是一个，又象果树一样，摇一下子，有的落下来了，有的还没落下来，那就再摇，就是这个样。

打禅七，道场里有这个规矩，叫考功夫，我看哪，不用别人考了，你自己考吧！你自己是不是见了性，你自己考你自己嘛，外边考能行啊？其它禅堂考功夫这一天有好多名

堂，我在天童打禅七，有两个师父，他硬说他开悟了，那时从善和尚是方丈，他叫和尚给他挂牌，从善和尚不挂，他好恼，后来走了。我们不弄这个样，这了生死不了生死是自己的事嘛，他人怎么能知道呢？除非是过来的人。

以前金山、高旻那些地方都打七，那时候的人根机纯熟，每一个禅七，冬天都要出个把人，这禅宗出一个人哪，惊天动地！你象那虚云老和尚，就他一个人就行！还用这么多呀？这个佛学院那个佛学院，这个说那个讲，佛法没有什么说的，三言两句就成功了，你们要是得了实际，你们自己知道，有道无道，自己知道，没有得实际的，要努力！

我们获得的受益，总的来说，深浅不同，最高的是明心见性，见了性的人，就是佛教的栋梁，再一个就是功夫有见地，有受益，要好好保养自己的功夫，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有一个正知正见，不要被邪气所约束。还有一种，因为没有用过功，也没有功夫，也没有受益，但总算还是在道场里种了一点善根。

看你们这部分人，或是有的以前学过什么道门，现在社会上道门很多，参加的人也很多，佛教最根本的是皈依三宝，皈依佛，以佛为师啊，再不要皈依天魔外道了，再不要看外道典籍，这任何一种道门，他们都在这个色相上、生灭上、喜乐上搞。我们是个佛教徒，要尊重我们佛教的这一切，过去参加过就算了，要知道，佛教并不忌讳这个，如来在世，

舍利弗、目犍连这都是外道啊，碰到释迦牟尼佛才证了果位。你们在家有工作、有事情，你做的虽然是世间法，你要是思想上不染不贪，不动心不动念，虽然是在家，也是常修梵行，带发高僧。

像法之中塔庙坚固，到处都在修庙，有些庙修的非常考究，这也算是因缘现前，这个时代交通也便利，科学也发达，庙比以前修的还好，不管大庙小庙香火都行，生活也行，吃饭穿衣都可以，就是这个修行赶不上古人。出家人要放得下，社会主义教育，文化大革命，出家人被整的死去活来，也没有哪一个敢说话，这现在庙也修好了，吃的也有，用的也有，不晓得那些人脾气怎么那么大，一点委屈受不得，一点闲话听不得，要说一个字的不对，火冒三丈！烦恼大的很，这是怎么回事呢？本来这个出家人断烦恼、破无明，是修行的，当初我们出家，割爱辞亲，背井离乡，这父母那么亲，妻儿那么爱都舍得了嘛，这被人说一句话还放不下吗？以前出家的时候那样放得下，怎么出家之后又放不下了？

刚才云居山来了个师父，他原来在云居山出家，那时候还是个小孩，当时到云居山出家的，过一个阶段，由客堂把几个老师父的名字写上，十个八个在一起抓阄，抓住谁就拜谁做师父。这个人很聪明，在斋堂里叫他们抓阄，他抓的是智受老和尚，智受是在青原山受的戒。了尘、了悟、了空，还有洞山的妙法，他们都是在青原山受戒，民国三十年，我

也是民国三十年，但不是在这。他们这些老修行，大部分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在一起，那就是人家怎么骂，怎么说，抓去劳改，都没有意见，这现在他这几个老和尚这么大的脾气，一点事情都放不下，你看多可怜哪。

我和云居山慧通师，我们是几十年患难相就，现在他以为佛法兴了，到这儿开禅堂，到那儿开禅堂，这几年，差不多这些禅堂他都去了，这样弄弄，那样弄弄，弄了好多烦恼。那次我在云居山站在那儿，我说：你到处开禅堂，你就不会住在一个地方把它搞好吗？现在你都不搞了，听说你要在云居山后面修个庙？他说：我走哪里哪里碰一鼻子灰，惹些烦恼，弄不成，我在山里我自己修个禅堂，谁来也得听我招呼！哎呀，我说你呀，你懂得常住的制度吗？就是当代的方丈也不能随随便便在常住的山上修房子。你是方丈你也不过住个三年五载，这是十方丛林哪，你在山上随便修个茅蓬你搞的成吗？真正的十方丛林，在常住的这个山地范围，修茅蓬、盖小庙、建墓塔都不行。他说一诚和尚答应了。嗨！我说，一诚和尚他也不敢随便搞啊，你以后啊，你要烦恼，常住有护法龙天哪，不能随随便便的任自己怎么样。

他一开口就是三茶、四饭、两开水，一天要吃四顿饭。我说：这云居山是虚老和尚最后开的道场，虚老和尚他这一生过午不食，他的道场都是过午不食，云门寺那时候一两百人都是过午不食，现在还有四十多个人在这里，你不要说吃

四顿饭，你要吃三顿饭你想想行不行？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吃四顿饭是什么时间吃啊？一天吃三回茶，两次开水，四顿饭，你现在可能什么时间吃都弄不清了。他在云居山这么样想弄个规矩，那么样想弄个规矩，哎呀，我说你也弄不清了，你也糊涂了，还是跟着原来虚老和尚那个制度执行，人人都知道，你另外弄你不是烦恼吗？弄不成他走了，走一走，过一个时间，他看在外面弄不成，烦恼了，又回来，回来他还要搞，搞了好多次。

我是九零年到这青原山来，他九零年在山上跟一诚和尚说好了，一天要吃四顿饭，这一顿一顿一天要吃四顿饭，这样搞谁来做这个饭呢？做两顿饭都不容易找人哪，一天四顿，他在禅堂里烧饭，这虚云老和尚开的禅堂，里面就没有炉灶，他这里修一下子，那里修一下子，过午不食的吃惯了，一天四顿饭也吃不惯，饭做好了没有什么人吃，禅堂里弄的面、吃不了的东西，又拿到大寮里叫大家吃。这灵意师烦恼了，灵意师那时候是首座代知客，权力大的很，他说：你在这乱搞！你一天吃四顿饭，吃不了的剩饭你叫大家吃，把人吃的都生毛病，你极大的因果！讲他他不服气。灵意他是大知客，就要迁单，慧通他那个个子又小，又没力气，弄的他呀，好烦恼。你们现在还不晓得客堂的知众有多大的权力，知众的权力他跟知客又不一样了，客堂里一个知众，库房里一个都监，这两个职务是我们道场里权力最大的职务，这两

个职务能管八个纲领，客堂里的知众其它地方也有，叫头单知客，下面的二知客、三知客，小照客都得听他的，都监、知众都是首座代理，八个纲领都是他们两个提名叫方丈请的，他要说不行，你方丈也不敢违背。

慧通师跟我在一起几十年，我们在一起是出生入死啊！慧通师那个人，真是诚实忠厚，为同参道友吃什么苦他也愿意干，文化大革命我跟他在一起，他那个顾人哪！只怕别人吃了亏，只怕别人受了委屈，自己吃亏、自己受委屈都不怕！他就是这个执着心太重了，跟灵意师弄不来。这个灵意师，虚老和尚最相信他，在云门寺，老和尚老了嘛，经济上买什么东西、弄什么东西，都是他在那里帮忙，到云居山这外面来来往往的经济出入也都是他负责，老和尚在的时侯他就当知客，他是虚老和尚身边的人哪。因为他跟慧通师互相烦恼，当时慧通师、慧参师，还有西京卧龙寺的慧静师，这三慧都是高旻寺的人，一定要把云居山改成高旻寺，这几个人跟我也算很熟，我说呀，你们三个人，你再有几个人也改不了，因为老和尚到云居山，从广东云门寺陆续来了几十个人，马上就把上殿、过堂、出坡、坐香常住的这一切规矩弄起来了，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他也就相信云门寺来的这些人，其他人他不怎么相信。老和尚到云居山，就是东林寺那个果一和尚他带的，后来老和尚住下来就叫他当家。果一和尚当家，他做了些事情也不好弄，虚老和尚他用人他用云门寺这些

人，因为云门寺那几十个人都是跟他在一起出生入死。那年山上冷，准备种马铃薯，那时候劳动可比现在厉害，大家都去劳动，种了一部分马铃薯。果一和尚就到老和尚那个屋里去坐坐，老和尚说：当家师父，你马铃薯种了吗？他说：种了。问：种了多少啊？说：给常住种了几亩，我自己种了两亩。老和尚哼一声：噢，你自己还种两亩。这个样子，当时大家不同意，说：你是当家的，大家给常住种马铃薯这是应该的，大家又给你种两亩马铃薯，你想怎么着！这灵意师，满觉首座，还有现在南华寺的传清，一共八个人，要弄这个果一和尚。不要说八个人了，就是灵意师一个人他就吃不消，灵意师有手段，又有理由，这几个人弄的果一和尚当面走不了，夜晚偷着走，后来果一和尚对云居山他极恨哪，你恨你怪别人呀？

这个出家人在常住办一点事，要给大家服务，要与大家有好处，给你自己搞那就不行啊！我们住在道场里就要为常住服务，要爱护常住的一切。**古人说：爱护常住物，如护眼中珠。**你看这眼睛动不得呀，爱护常住的东西就跟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这才算对，为自己就不好。你们年轻人在这儿出家，吃在常住，住在常住，出家也在常住，修行也在常住，最后度众生、了生死也在这个常住，在这个道场里，你爱护常住这是应该的，你也有这个责任，一定要这个样！

古来的人，修道的人多，得道的人也多。这现在出家的

人很多，真正的修行人没得古人多，其实古今有什么分别呢？没什么分别，就是个人的认识、见解、作法不及古人，既然我们不及古人，就得不到古人确实的受益，原因就在这儿。**个人没有很好的正因，正确的因才能得到正确的果位。**经上说了很多比喻，狐狸精跟着狮子王，百千万劫，狮子王还是狮子王，狐狸精还是狐狸精，那是怎么呢？就是个人的因种的不正，这个因要是不正确，就是有再高尚再正确的佛法也入不进！

现在信佛的人也不少，知识比古代也要广一些，那为什么得不到古人实际的受用呢？就是**思想太多了，事缘太重了，也没别的，就是这些放不下！**放不下什么？就在这名利财色之中放不下，社会上这形形色色丢不开。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割爱辞亲，背井离乡哪？最亲的父母，最爱的妻子，假若是一个人能把这些丢开，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呢？最亲最爱都放得下，在佛教里边有一点小事情还放不下呀？

有一部分人，看过几部经，看过几部语录，语录上所说的道理是语录上的人所得如实际，他才说这一篇大道理，我们就是看看怎么能行呢？你要没有达到实际，你就光看看那还是不行啊！**佛教没有别的，就是一个实际，不是说的，是行的，你踏踏实实的去行、去做，就会得到实际的好处。**你光嘴说说，笔写写，那个还是不行，一定要达到实际！佛教没有什么，只一个实际的去做，只一个踏踏实实的采取一个

法门，三十年五十载不变心，肯定的会得一个实际，会得一个踏实。我们用功人，只怕自己有疑惑心，这个法门那个法门，这里摸索摸索，那里摸索摸索，摸索了几十年，老了，再弄什么弄不成了。人到这个六七十岁，精神也不足了，就是用什么功也不比青年的时候容易得好处。我们出家人哪，就在这三年五载之中，踏踏实实用功，得一点受益，到老了，因为他有实际、有受益，他不要用功了，他就是保守这一个正念，二六时中使它在，就是这个样。

道场里嘛，我既然是站在你们前面，也没有别的，就是比你们出家早，比你们吃饭吃的多，其他的没有。说起来几十年了，其实没有什么，希望你们出家，在这个三年五载之内，要有一个实际，踏踏实实的得到一个真实的受益，那么也不辜负我们出家，也不辜负我们住道场当参学，也就不辜负我们割爱辞亲，背井离乡，背井离乡为的何事啊？也就是我们要得到佛法的实际受益，催板！

开示二十三 严守戒律，正法久住

禅堂坐的当值，这是佛事，你们每个人都得会呀！这一切的制度，这些行动，都是为道的，都是为了互相提拔，互相帮助。你住在禅堂里，你不会当值，不会行散香，这一切的制度你都不知道，谁晓得你是怎么回事？禅堂里打香板，

这是个制度，也是个佛事，也是同参道友互相提拔，互相警策，为什么要打香板？因为你睡着了，不打香板你就会睡觉，不用功了，打一下香板把你打醒了，你好用功啊！这一切的事要往道上会，那就是为了帮助你修行才打你香板，要感谢！

打香板的范围很大，前趴后仰，东倒西歪都要打，你虽然没睡觉，你东倒西歪的，不象个用功的样子，那也要下香板，你别说我没睡觉，你没睡觉也打你！冲盹打呼，轻昏点头，喜笑颜开，弹指抓痒，这都要打香板，松散放逸要打呀！禅堂里面是成就你用功的，你不用功要打着叫你用功！这就是佛事，这就是同参道友互相警策，应该这个样子。静中讲话，交头接耳，趴到他耳朵那儿唧唧咕咕说话，你这也要挨打！你不是个用功的嘛，你说什么话！这禅堂里边，当清众的没有话讲，禅堂里和尚、班首、维那能在禅堂里讲话，当值、监值、悦众是半句话，跟谁说话只能叫那个人听到，不能让别人听到。清众不能随便说话，没有说话的权利，只有看话头、念阿弥陀佛的权利，这是修行，不这样子就不行！

香板是禅堂的维那交给了监香、散香，香板打的重、打的轻，全在乎打的人，不能讲，还不能说我没有睡觉呀，你没有睡觉你东倒西歪的也要打你，你趴在那里，头靠着墙，这也要打！禅堂里打香板，打一下是供养你，打两下是警策，打三下是你错了，你住在禅堂里边，禅堂里这一切行动，一切做法你要知道，你知道了自己好做嘛。这社会上也没有这

个样，社会上哪有跑香坐香的？人家也不弄这个，跑香坐香只有我们修行的人，才跑香坐香。那个小庙里住三个两个人，他也不知道，不要说是那些人不知道，就是我到这里来，吉安有个老和尚叫达亭，我说要诵戒，他说诵戒是干什么的？你看这老和尚出家多少年都不晓得诵戒，这怎么呢？他在小庙住嘛，他哪能晓得呀？诵戒是比丘的正规，你不诵戒哪晓得守戒？你不住禅堂哪晓得禅堂的不可思议？哪晓得禅堂这一切制度都是为道的？一定要在禅堂里住一番，会用功了，懂得规矩，懂得制度了，人要问到了你也好说嘛，给人家说规矩，给人家说修行，提拔人，你这就是弘扬佛法，这就是利他，自己都要把这些事学会！

上殿敲犍槌是堂功课，是佛事，出家人要常作佛事，你上殿你念也不会念，你敲也不会敲，那你是作啥的你？嗯？你来这庙里光是吃饭睡觉啊？那可不是的。你们刚出家的赶快把五堂功课学会，到禅堂里要会当值，会扬板，会敲报钟，会坐香，会用功，功夫怎么用的，问你要说出来，你说不出来就是没用功，问你话头怎么看的，你把它说出来嘛！我们这儿可不是佛学院哪，不是你把经看看，你知道一点就算了，你要做到啊！你受了沙弥戒你要守戒，受了三坛大戒连沙弥戒都守不住，还算个什么出家人呢？不算哪！不是把那个沙弥律过背就算了，我们不那样搞，沙弥戒十条，光过午不食那还不行，还有九条，一定要遵守。

到禅堂里来要端身正坐，跑香要上正规，不能乱跑，你乱跑也看得出来你没有用功，那用功的人行香、坐香看得出来，你不说也知道，那老参师父，止了静，走一个草鞋圈子，谁用功不用功他都知道，用功的人他不一样嘛，为什么前趴后仰，弹指抓痒这些都要打呢？那就说明你没有用功，打你是助你的道，叫你赶快用功，把话头提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同参道友，也算是做到了自利利他。

有道无道，吃穿重要，善调身心，道业可成，吃东西不能乱吃，不能违背佛制，不要听社会上说应该不应该的，这制定的清规戒律是叫出家人遵守的，你遵守就是了，不要分析，清规戒律是佛、祖师制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前面的佛菩萨都给我们安排好了，不要再弄些别的名堂。你看祖师规定的一个月的放香制度，为什么放香呢？不是说放香就不用功了，那不是的，因为一个人做事情要有一个时间，要有一个休息，所以立了这枝放香。上午早板香，吃了午饭午板香，早板香坐完，按说这时候维那师父要讲话他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七天禅堂里制度规约怎么样，禅堂里维那师父讲话，斋堂里僧值师父讲话，不提名，只把这个事情说说，为什么不提名呢？给你有个退步，提你的名你不好意思。前面的人立这些制度，处处都如法，就是你犯了戒也不能直接向你提出，用因缘比喻把那个事说说，叫你自己改变，不是说犯了一点清规，犯了一条戒律就怎么样处理你，不是这个样，佛在世

是这个样子，佛教到中国来还是这个样子。

诵戒的时候，四波夷提，十三僧伽婆尸沙，二不定法，三十尼萨耆波逸提，九十波逸提，七灭净法，一百条应当学，这些戒律一并宣布完了，上来就说“诸大德”！你看他多客气，大德就是持戒修行的，按律上说，你犯了戒不忏悔，昼夜六时在那儿长你的罪，你要是守住这个戒，昼夜六时增加你的福慧，一定要守住清净戒，才能得到实际的好处。丛林的事要符合戒律，戒律有开遮持犯，四波夷提，杀、盗、淫，这是遮，遮就是打上了遮印，不准犯了，妄语戒与酒戒可以开，看你怎么样开，要为了想吃点酒啊，这个不能开，这是很严重的罪，说瞎话，这个瞎话要看怎么样说法，看是什么事情，说瞎话为了救人可以，除此以外，你要骗人，那完全不能。

我很早的时候在白马寺住，白马寺背后邙山岭，那边就是黄河，中条山、太行山都在那边，那时候红军、八路军都在山里活动，经常的会过黄河到洛阳这边来。有一天哪，四五个八路军穿着破衣服，那时八路军苦啊，到处想弄点饭吃，他腰里没有枪，没有枪怎么搞啊？北方的苞谷棒子跟小锤子一样，他用个红布包好，在腰里别着，红布往外露一点，老百姓一看，他还有武器呀！他们这几个人到白马寺，肚子饿了，他很客气呀，他说：师父，阿弥陀佛，我们肚子饿了，能不能给我们弄点饭吃？我说：那完全可以，都是中国人嘛！

我也知道这是八路军，你看着他那么客气，你真要得罪了他，那可不行，那厉害的很！他说：给我们找一个背静的房子，弄点饭，我们吃一吃，我们还给你几个钱嘛。我说不要你们钱。饭做好了，把那个背房子门一关，他们几个人在那里吃饭。就这个时候，日本人来了！日本人就在白马寺前面那个村庄里住了百八十个人，白马寺后头，日本人弄了个飞机场，他们就是保护那个飞机场的。

这日本人穿的是大皮靴，挎的是东洋刀，拿着那个武器进来了！进来了他们日本人信佛，一见和尚，“啪’，敬个礼，到大殿里面念的大悲咒什么咒子，念了半天，一出来，手伸出来，弄个八字，他那个意思就是这里有没有八路军，出家人说没有，他说“好地”，明明八路军在里面吃饭，你怎么说瞎话呢？那个瞎话应该说呀！你要不说这个瞎话，你说有几个八路军在那里吃饭，那还得了！那日本鬼子看到八路军那不把他弄死？弄死了，你这个庙就完了！这八路军哪，外表客气呀，在北方听他们老百姓说什么？不怕日本鬼子要粮，也不怕国民党要粮，就怕八路军喊老大娘。嗨呀！那可厉害了，你屋里有粮食有什么的，你赶快救国，现在我们红军没饭吃了，那你就得拿出来，不拿出来，变了脸那你就完了！不那样厉害的话，谁也不怕他，后来日本鬼子走了，他们吃好了，就说：你们几个赶快走吧，刚才日本鬼子来问了，我们说没有。这几个八路军欢喜的很哪，说：多亏老师父啊，

老师父真是爱国呀，爱国佛教徒啊！说了好多客气话，那时还是铜板，拿了几个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要爱国，这日本鬼子他是进犯中国，杀中国人，他是最坏的，我们八路军的目的，要打败日本鬼子，解放个中国！

那你要不说瞎话就不行，你这个庙就要搞掉，八路军呀，你们这年青人没有遇到过他们，八路军那可厉害！日本鬼子还是怕他的，国民党他也弄，日本鬼子他也弄，他不跟你打，他背地里抢，你这地方住的有国民党，他夜晚去一部分人，把你枪取走，把人弄了，那个样子谁不怕？日本鬼子前面住那几个人，那是夏天，夜晚八路军把衣服都脱了，他一个一个套到脖子上提走了，连枪带人背走了，在那儿一边挖一个洞，头朝下，脚朝上，给你顺着往里头埋了，埋了还去背，这日本鬼子可怕他呀！

这个国家成立一个新的政府，他都不是简单的，一个人民拥护，还要天拥护。我在云门寺，那时不叫八路军，叫解放军，虚云老和尚说：他们解放军要到我们云门寺来，你们大家师父们，都要鼓掌啊，欢迎啊，他们就欢喜了。

我们佛教在任何时代，任何政治下存在，我们对于当时的政治都不能违犯，违犯了就不行，国家对于佛教徒怎么样不好，我们都不能反对，我们还是以慈悲善念来应付，这个样啊，才能使我们佛教能够存在！假若是佛教徒管了政治，占了政治的权力，我们这个佛教就很不容易存在了。它这个

政治不是长远的，它是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新的政权起来了，会有更新的政权把你推翻，推翻什么呢？就是把人给你杀了！你看自从解放以来，杀了多少人哪？就是你不符合他这个政治，他一定要把你杀掉。我们佛教不问政治，这是佛制，你要是过问政治，那么你这个佛教早就不存在了，我们佛教徒与世无争，仁活万物，我们才有千年的存在！

我前几天在吉安开政协会，他们那几个头头叫我讲参政议政，我说我是出家人，我是念阿弥陀佛的，你叫我讲参政议政，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这是干啥的。他们说，老师父不知道那就算了。那我就是知道我也不讲，讲那作啥呢？就怕这个啊！和尚啊，你可不能问政治啊！你看这强强勉勉的你不去也要去，虚云老和尚他是中央政协会的委员，中央召集老和尚去开会，老和尚不去，他们很不高兴，有的说这虚云老和尚看不起政府，请他来他不来，说了好多难听话，到后来不是硬说虚老和尚违犯了政府吗？老和尚是受了政治的摧残哪！要不是他的道德，他的名望大的话，一定要把他枪毙！我们出家人要记住，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跟他弄到一起，千万可不要占领政治权力，我们是修行人嘛，一定要这个样子！

放香了，不要到山门口跟那些卖东西的，算卦的说长说短，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不要到外边，你要没事，在屋里

打坐也行啊，你看经也行啊，你不会功课你赶快学会呀，要保持我们是个佛教徒，时时刻刻在这里修行，有龙天拥护，啥事也没有。

讲四大皆空，我们一个是认不得，还有自己也不承认自己四大皆空。古人说了一个比喻，说一个人走路，天黑了，见路边有个亭子，就住下来了。到十来点钟的时候，月亮也出来了，他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鬼，背上驮了个死人，他背累了，就放在亭子旁边歇歇，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鬼，边走边骂，走到亭子边，用手指着骂：这个死人是我的，我要吃他！前面这个鬼说：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背到这儿来，我正想吃呢，怎么变成你的了！后面这个鬼说：你说不是我的，谁来证明这不是我的？前鬼说：亭子里这个人他亲眼看着我背来的，你问问他到底是谁的！这个人可真是没办法了，他看这两个鬼都很厉害，说是谁的都不行。他想，反正是问我了，我不说也不行，我就是死我也要说句实话，就说：这个死人是前面的鬼背来的。这一说，后鬼可不答应了，走上去把他胳膊拽掉一个，这前鬼就赶快把那个死人的胳膊拽下来给他一安安上了，后鬼又把他另外一只胳膊拽下来，前鬼又从死人身上拽了一只胳膊给他安上，一安上就长的很好，后鬼很生气，又把他的两个腿拽下来，前鬼又给他安了两个腿，后鬼最后又把他的头拽下来，前鬼就把死人的头拿掉给他安上，安上就会转，这人看着自己的胳膊、腿、脑袋扔了一地，

这两个鬼哈哈大笑，说：这下我们有吃的了！就把这个人的胳膊、腿、脑袋分着吃了，吃的饱饱的走了。这个人在那里看着，明知道那个腿、胳膊是自己的，被他两个饿鬼吃了，我这个身体都是那个死人的身体，究竟现在这个身体是我的还是他的？你要说是我的，我的身体已经被吃了，你要说不是我的，我走路说话还用这个身体？

天亮了，他就到庙里问和尚说：师父啊，你们看看我这个身体是我的还是别人的？这和尚想，这人可能有点善根，否则怎么晓得这个身体不是他的？大家就商量给他剃了头，出家受戒，一个礼拜就证了大阿罗汉果。这个意思虽然是个比喻，也很实际。古人说，假借四大以为身，只有佛教才说四大皆空，外人谁信这个呢？我们这个身体是父母的遗体，我们本来哪有这个身体？本来就没有这个身体，就是父母恩爱，我们也有爱，三种爱缘凑在一起，才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他属于生灭，究竟还是没有的。

这修行人，要晓得我是个空的，那对修行就是个大帮助，我们现在修行怎么这么慢呢？你们不说了，你看我出家六十年了，还没了生死，我看还差的远。怎么呢？就是有我啊！就是我放不下呀！假若是放下了，七天要证大阿罗汉果。就是放不下呀，吃饭也放不下，睡觉也放不下，谁说一个什么话也放不下，就这一个放不下，耽误了生死大事！我们是不是能放下一点？放下一点也行嘛，古人说：放下即是！是什

么？就是了生脱死！

不管什么人，这个时候跟解放初期不一样了，不管是干啥的，看见和尚都喜欢。我到吉安火车站，坐在火车上，那个列车长看见我这个破衣服啊，很喜欢。人是上饶人，那些火车上男男女女的列车员也很喜欢。他坐在那里紧说紧说，他可能是信佛的，他没有直接说，他说，佛教在中国几千年了，佛教跟基督教、天主教不一样，基督教、天主教他走到哪个地方，都想占领政权，你们出家和尚不问政治，与世无争。他讲的很好，他说说，我也说说，他很喜欢，他问你是哪个庙上的？我说我离这儿不远，就在青原山。他说我以后回来了到你那里去看看。他们稀饭做好了，给我端了一大碗稀饭，给钱也不要。我那一回到郑州去，也在吉安上火车，中午也是个列车长，胡居士我们四个人，车上给我们一人下了一碗面，弄的挺好，给钱也不要。

这是怎么呢？这就是这些历朝历代的出家人对人民好啊！使得人民相信佛教，我们享了他们的福，假若我们前面的出家人对社会上不好，人家也不会对我们这么好，是他们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出家人六度，布施第一，马祖开佑民寺，那时候南昌很小，佑民寺在乡下，马祖在那儿想开个道场，地方人很不高兴。马祖很能劳动，搭个草棚子，挖几块荒地，以前都没有什么熟地，都是荒地，种了很多菜，天天下午弄一大担菜，洗干净，分成一把一把的，到夜晚等

人睡着了，担到村庄上，一家门口摆一把菜，摆了好几天，人民一看，这家家都有一把菜，究竟是谁放的呢？后来发现是马祖，结缘结缘嘛，结到缘了就好办。马祖跟老百姓弄熟了，老百姓吃了他好多菜，马祖要修庙，方圆很多村庄送米的、送油盐的、送木头的、帮忙垒墙的、买砖买瓦的，大家都说这个和尚好。你象马祖，他实在给我们后人打下了基础啊。

在佛教史上，马祖门下有八十四位大善知识，在马祖那里得道的人无数，他比六祖那里还多，他有这个因缘，人民拥护他，他在江西修了四十八个大寺庙。马祖是传佛心印的祖师，他身边的八十四位大善知识，是以心印心，不传衣钵，这衣钵六祖就不传了。衣钵表示信，现在人民已经信了，衣钵它是有形有相，这个传佛心印无形无相，抓、抓不住，看、看不见，争也没有什么争，传衣钵容易引起争端，所以这衣钵不传。

当时禅宗这些祖师都是劳动，后来人心不古，就有些变动，光是靠戒律还不行，马祖看到丛林下出家人戒律不严，马祖用天眼一看，这些出家人都下地狱了，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呀。后来百丈禅师立清规，清规要比戒律细致，清规是帮助戒律、庄严戒律的，唐朝人的善根也深厚，清规一立，马祖再用天眼一看，地狱没有了。

出家人坚持清规戒律是我们主要的一件事，没有清规戒

律就不行，也等于一个国家，没有法律治国也不行。这现在清规戒律有些地方弄不通了，虽说这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时代再怎么不同还不是这个国家嘛，名称换了，称呼不同，还不是差不多嘛，国家要有政治，没有政治不行，佛教要有清规戒律，没有清规戒律就不行！我们出家人要遵守清规戒律，我们才是出家人，我们自动的要把人家说的这个话去掉，说是地狱门前僧道多，你说这是不是个坏话？我看这还是个好话，怕人家这样说，我们就要赶快遵守清规戒律呀！

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有人说佛法落后了，佛法有什么落后啊？这一时一刻也是正法久住，假若我们功夫用的纯熟，在世间不染世间，坏的不嗔，好的不染，没有爱，没有贪，当体即是出世法，不要在哪里找一个出世法、无为法，就在你现前一念之中，就是正法久住！催板。

开示二十四 为他即佛，为己即凡

这个三十、初一、初二，三天吃普茶，今天就是过年结束了，明天起香，恢复正常。这过年是随社会的，明天还要卖票，现在国家安排我们卖几张票，我看还可以，假如要给我们几十亩田，我看那个更费劲，云居山为了那一百多亩田，不晓得花了多少脑筋，现在叫在家人去种，牛也归他用，算起来也差不多。

今天初二，根据我们佛教，今天要讲这一年的工作做什么，要说一声，说了大家心里有底，修这个禅堂，大部分重的工程已经结束了，三层已经水泥造起来了，以后就是修复一下子，看看是不是春游之前把禅堂搬过去，赶快把墙垒起来，安个门，把门一关，叫游客进不来，我们在里头打坐修行。毗卢阁这底下一搬，马上叫工人在里面修个戒坛，这是祖师的道场，云居山老当家达定，他说明年叫这里传戒，我也没有答应，传戒的条件不行，他说他帮忙，没有人他去找人，我说现在先不弄，以后再说。这开期还要打报告到中佛协，中佛协还要来人，用他那个戒碟，这个倒没什么。我那意思啊，我在云居山有经验，这一开期，四面八方杂七杂八的人都来了，来一千多人弄不住啊，还要公安局来值班，现在这乱七八糟，弄那作啥呢！打报告，我这人也不愿意弄这个。

今年云居山肯定开期，他规定三年开一回期。这省里边的宗教局、统战部，他们规定青原山开期，不让东林寺开期了，赣州、九江的统战部都来了，让我开期，我说这还不一定。我在云居山客堂里，一开期这些干部他们都来了，说帮助开期，以后我们开期，就是几个和尚，在家人你又不懂这个，你又不是出家的，我们开期都是宣布学习我们正式的清规戒律，那你们来这儿作啥哩？要真是青原山开期，我跟他说，你们这些干部一个也不能来，就是我们找几个和尚，我

们和尚传戒嘛，你们到这作啥！你到这增加我们好多负担，我还得招呼，还得给你们做饭，我们搞这个做什么？这开期不是一天两天啊，它是几十天呀，那可不行，就是来了也不给水喝！

那个资国寺，我也不是平平白白的想弄那个，我有想法，我考虑啊，这青原山一天人多一天，不是和尚多呀，是社会上人哪，参观游览的。我们佛教里边，包括社会上很多有知识的人，有些人他还想住山，还想修行。我在广州大佛寺，那个当家、方丈都是中国佛学院学生，人家把大佛寺搞的挺好，别人说佛学院的人都不怎么样，现在看还是有真正的修行人，并不都是那个样，有些还很讲修行，说九华山没有什么修行人，其实也不是，那个慈圆我跟他在高旻寺住的时候，他还是哩哩拉拉的，现在他圆寂了肉身不坏，我知道他啊，要没有相当的修行戒律，没有相当的功夫受益，这个身体他不会不坏的，还是有修行人，不能一把抓，抓了有罪过。

那深圳弘法寺沥沥啦啦的，那算什么修行啊？实际上还是有修行人，一个叫演增，他在云居山住过，跟我很熟，本焕和尚很相信他，叫他在那里负责，他叫我在弘法寺住一个时间，我说现在不去，他们有些人还是想把禅堂弄起来坐禅。陕西卧龙寺禅堂整个修起来了，他们这些人就是禅堂的事情不知道，你会打坐、会参禅不就行了吗？不是一定要弄个规矩啊！你要会修行，没有规矩也行，现在他们执著没有这个

规矩不行。那个觉修，来这儿叫我去卧龙寺住一个月，我说我到那去干什么？我不去，不去嘛，他们说以后还要来，我说你们也不要来了，我要去以后我自己去朝山，经过你那儿看看可以。

这一说话，扯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明天资国寺去几个人，买一个小拖拉机，把地耕起来，上午做点事，回来就打坐、看经、念佛，不要弄得我这个地方只能参禅，不能念佛，我们不搞这个，看经、拜佛、持咒都行，这不都是佛法吗？不管哪一个禅宗道场，都有念佛堂，都有看藏经的，真正的丛林得有茅蓬，得有关房，得有看经楼，得有念佛堂，得有养老堂，这才行。以后弄好了，还要成就几个人看藏经，还要修几个关房，有些老修行会用功，他在外头嫌打闲岔，给他修个关房嘛，这都是丛林应该做的事，这个样子才好成就人修行，那人家不是参禅你硬叫参禅怎么能行呢？他念佛、持咒，这都行嘛！

念佛是谁？究竟是谁？从这个地方抓住不放，用功用劲，那就不好办了？以前旧社会，我看高旻寺出来的人，都是魔里魔气。那个话头就是无生念，念佛是谁，谁呀？不要思维这个，念佛还不是你念嘛，怎么问它是谁呢？直见心性，就是谁，也就是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跟那一样。念佛跟看话头一样，说我不会念佛，那你看话头你也不会看，你这个会了那个也会，它是通的，有的说，我只会看话头，我

不会念佛，那不行，都一样。

念佛和看话头就是下手有点不同，看话头深一点，直下无心哪，我们自性不属于生灭，看话头要见自己的本性，话头一提，不属于生灭，无生一念它和这个自性相应了，再不要断了，使它在，在的时间长了，我们自性就出现了，就被一个无生话头引出来了，这不费力啊，不是象有些人那样跟它拼，你跟谁拼呀？

云门寺几个人到高旻寺去，跟那几个班，弄不来，那几个班首无名火大得很，……最好啊，能不打就不打，你看见什么人都打呀，打打你打出烦恼来了，假若禅堂里你打他，他打你，打出烦恼来，越打越厉害，常住马上就把这些人赶走。

《大报恩经》上面，善友太子到海中取如意宝，要满众生愿。我们这个宝是如意宝，我们能得到这个宝啊，一切就现成了！这个宝也不从外来，这叫心宝，古人说，“千生寻水月，此是枉用功”。**佛法叫心法，不从外得**，现在佛教里边，这些人知识很广，都在这儿研究佛法，是真的？是假的？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在这里研究，这个研究是妄想心，分别心。一千多年前，永嘉大师他提出来，“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我们现在只是往外看，我们现在分别的，用的，相信的，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三藏十二部，要知道我们自己也有三藏十二部啊，不单是自性有三藏十二部，

我们自性还是个佛，他不是早早提出来了嘛，“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又说，“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我们要相信这个呀，这历代的祖师，千经万论，讲的都是这个！

你说用社会上的知识文化来研究，来分别，来执著，这个名称都叫入海算沙。我们这个样子来用心，就是入海算沙呀！你假若是到海边看看那个沙子，那你一辈子也算不出来。佛在世有一个修行人，他在树下数那个叶子，数了二十年还没数清楚，后来来了一位比丘，他说我一看就知道有多少树叶，结果一点不差。这个数叶子的就是弥勒菩萨，一看就晓得多少，这是文殊菩萨，这是大智慧！

我们现在一天到晚看经，一天到晚学，究竟怎么样呢？还是弄不清！我们这个佛教不管怎么说，还是叫我们明心见性，千佛万佛出世，他是一个方向。这分别是妄想，妄想就是生死啊。古人请善知识开示几句，善知识说：我没有什么说，幻人说法幻人听，总来两个是无情，说者无说为君说，听者无听一任听。这就是不属于断常二见，社会上来说，这个断、常二见就是唯心、唯物，印度那边都是因为这两种执见产生了九十六种外道。我们佛教他不住于断常两边，历代祖师虽然借用断常说法，但是他已经没有了这个断常二见的执著心，他不住于断常二见，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佛法，不要东寻西摸的，当下自性就是个佛，不从外得，学要学这个，用要用这个，明白就在这明白，了生死就在这了生死，你到

哪儿找啊？这新的一年，坐这第一枝香，那就要把自己本来的面目，从今天开始，这一年要弄一个水落石出，要得一个实际，不要东找西找，找到什么时间呢？回光返照，自性就是个佛，不要疑惑呀！

人家问马祖什么是佛法，他说“即心即佛”，这就是真正的佛法，不是弄一大片，不是一天到晚用脑筋。以前圆瑛法师，他把《楞严经讲义》写好了，他背后说什么，他说我呀，入海算沙呀，他平常说东说西，说事说理，说长说短，这临命终的时候，八苦现前，要没有一个实际就不好办哪！不要光在这个名相上，在分别上，长长短短、是是非非的，不要弄这个，弄这个就耽误了你自己啊！跟那走路一样，大路旁边长长短短、啰哩叭嗦的很多，不要管他，你只管走你的路。这现在佛教里边是非很多，那就是他的不对是他自己的不对，**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各修各的，袖子放宽，各自努力，新的一年，要放下来好好用功！

前前后后的好多事情，今天是正月初八，所有的纲领执事，在哪儿请的，就到哪儿辞职，一个期是六个月，今天辞职，为什么有这个制度呢？有的人有些事情他不愿意公开说，一定要辞职，客堂里请的到客堂里辞职，大寮里请的到大寮里辞职，方丈请的到方丈辞职，上客堂寮元请的到寮元那儿辞职。什么时间辞呢？下了晚殿，由知客招呼，都在客堂里集中，这知客、僧值、维那几个执事都要到方丈辞职，

维那请的悦众，禅堂里香灯、司水，都到维那那里辞职。辞了职，还要移职、圆职、请职，十二圆职，十一移职，或是这个纲领当的不怎么样了，也不说，他一辞了职就不再圆职了。班首都不辞职，班首是终身制，丛林下有好多制度很好啊！这纲领执事都有个寮房，客堂里知客住的房子，当家住的房子，这都是活的，不当家了，就从这个房子里搬出来，僧值、典座、寮元等，在职的时候有个寮房，要是不当了，常住另外安排的有寮房。知客、维那这些纲领执事下来就是书记，书记就是不动了，每人有个寮房，上殿、过堂、坐香、出坡，这算老住的了，常住的人要是少了，或是缺知客，常住还要请你出来代理，不代理也不行。

一个真正的出家人，这丛林里的事都得知道，这都算是参学，不参学就不知道。禅堂里边也有好多事，你象这初八，辞了职了，有些自己考虑或是不行了，就走了，禅堂的清众走有好多规矩，这什么时间走呢？十五。十五下晚殿，走的人都穿海青到方丈告假，到客堂告假，第二天早上，告假的人可以不去上殿，由客堂里请吃饭，吃了饭，方丈和尚要去送假，走的这些师父，得有老住的不走的人给他背夹子，担担子，担到山门外头放下，和尚要送他们，和尚要讲好多话，这些事情就是出家人对出家人好啊，到外面参师访友要跟善良的打同参，有的去听经，有的去学教，有的去住山，有的有道德，其它寺庙请去当方丈，说是方丈要送假，凑热闹的

人还不少，一出山门，方丈和尚一交待完，人家把背夹子一背，到哪里去都有方向，有一部分人他看人家走他也走，人家有地方去，或是朝五台山，或是朝普陀山，人家都打好了这个主意，他到哪里去呢？他没地方去，那僧值、知客在外面看他没有地方去，说“还回来吧”！就回来了，回来还到禅堂里，还挺客气。

正月十五、七月十五请的纲领执事，圆职都在客堂吃饭、正月十五人走了，随即又来好多人，正月十六大进堂，正月十七二进堂，正月十八三进堂，开始禅堂里走光了，这三个进堂，禅堂里又住不下了，满了，广单上、地下坐满了，一个人不能坐一个位子，要替换坐，禅堂里安排西单头一个位子，其它的三个人一个位子，越往下越多，十二人一个位子，一齐一枝香坐，排列着，广单上坐满，地下坐满。方丈要从这些班首师父里请出来一个懂得规矩的老师父教规矩，从正月大进堂之后，这方丈也讲规矩，班首也讲规矩，维那也讲规矩，这就不搞什么了，就是天天在那儿教规矩学规矩，当值、监香、散香，一个一个的学，这禅堂里要是住满了，维那、班首就要紧规矩，紧的很厉害。这吃了饭，维那喊一声“抽衣脱海青，大小架房赶快！”慢了不行，大家都在跑圈子，维那从外面进来，喊一声“圈子跟好”！

我们这个佛教的规矩都在禅堂里面，这里面的事多得很。维那进来喊一声“圈子跟好！”这是规矩，首座进来了

喊“照顾功夫!”方丈进来了，喊一声“话头!”这一槌站板一打，这和尚又说了“不要打失功夫!”你看这多好啊，这处处警策呀！跑香的时候可不能出入，人家正跑香，你要往外跑他打你呀，跑的差不多了，维那招呼当值放帘子，帘子一放，你再进来，打三个香板，打了站板了，你要再进来，就麻烦了，叫你跪在佛前，早晚大家吃了茶，要收茶杯子了，维那喊一声“站起来!”这禅堂规矩他怎么要教一个月呢？他不到一个月学不会，那大殿里、斋堂里都是规矩。

现在云居山的制度就靠慧通师他在那里搞，慧通师耳朵又聋，身上也有毛病，他要顾他那个茅蓬，他那记性也不好了，他把那个禅堂的规矩有些弄的不是的，他们也不好说他，叫我去说，我也不能说，怎么呢？现在我也不在云居山了嘛，我离开那里都几年了，他跟一诚的规矩不管对不对也算弄好了，我到那儿要是改了也不好，我到那儿看看，住两天就赶快回来了。

这个立规矩啊，这都要得罪好多人哪！犯了规矩要处理。人哪，一老了就不想弄这个规矩了，因为他犯了规矩要说呀，要处理呀，这就麻烦了！现在教规矩、教制度，当维那执行教规，都不容易，尤其现在这个人，都是无名火大大的，烦恼重重的。这也不是别的，因为他这个修行、这个信心差了，学点规矩也不怎么想学，就是学会一点也不想遵守，不但是现在，古代的祖师有道有德的，他开一个地方也不容易，这

开道场的人可以说都是过来的人哪，这一般的人想开个道场你弄不了，你没有那个耐烦心。虚老和尚开了几个道场，他开的时候也不容易，他开那个鼓山，建立规矩，他惹了好多烦恼，如果说这个丛林下没有教规，随便的话，那大部分人都要吃亏。这鼓山可以拿钱买首座，买了首座，送一个寮房，也不上殿，也不过堂，还要派人给他送饭。等到拜普佛，人家结缘，他不是一份，他有好几份，拜普佛他有坐牌，打一堂水陆有四个上堂，他这首座要上堂，他一上堂一说法，几个当清众的钱加起来也没他多。听老和尚说，这八十多个首座都要派人侍候，老和尚把这个弄了，多少人反对他，想害他，虚老和尚人家有道德呀，也不在乎，他说立什么规矩就立起来了。

老和尚在鼓山，李济深到福建要去看望老和尚，省里提前三天派人到鼓山，找到虚老和尚，说：你是管事的吧？你们庙里赶快把卫生打扫干净，过两天中央有人来参观！老和尚笑笑，也不说什么。到了那一天，老和尚在上鼓山的路上，每个拐弯的地方安排两个和尚接待，李济深的车开到山下不开了，他要走上去，省里那些官员也只好跟着走。李济深每见到一个出家师父都要合掌礼敬，省里那些当官的一看，也跟着弯腰合掌。等到了山上，几十个官员在方丈里，老和尚拿了一盘花生，一壶茶水挨个招待，那一小壶茶水倒了一圈，还是满满的，花生分了一圈，也没分完。

说是开道场这些善知识得有国家护他，没有国家护他不行。圆瑛法师在天童执行教规的时候，国民政府派的部队在那儿保护他，上殿、过堂、到禅堂里坐香，都派的部队，不派部队有人害他呀！象这个天童那是个大地方，我在那里住几年，我在禅堂里住，天童是书记当家，叫书记王，他能提方丈意见，这书记他不是一个两个，这书记寮房都有一两百，都归他们，象这三个五个书记住一起，常住派一个人给他端茶倒水，这方丈和尚有个时间还要到那儿看望他。这圆瑛法师有国民政府保护他，他那方丈有人守卫，没人守卫不行啊，这虚老和尚人家不怕，林森他是虚老和尚皈依弟子，他也有人，老和尚不要。老和尚在南华寺，李汉魂是省主席，又是内政部部长，又是战区司令，经常派部队护持他，老和尚有什么事，他那里有汽车，快得很。

祖师开道场没有国家护持不行啊，虚老和尚走到哪儿都是国家护持他，开道场的人都是有一段因缘才开这个道场。虚老和尚他刚到云居山也好啰嗦，解放了，政府不同意他修云居山，他有好多人，中央也有人帮忙，地方也有人帮忙，后来强强勉勉在云居山住下来。他一住下来，这各地方的出家人，刚解放，没饭吃呀，庙给扒了，没地方去，都跑到云居山了，老和尚说，我到这儿是住茅蓬，你们都来了这怎么办哪？云居山那些地，以前都是树林子、毛竹，那地难挖的很！挖地，挖一棵树都不要紧哪，挖一个竹墩难的很！这竹

墩最难挖，这现在你说谁还挖这个？谁也不愿挖，有饭吃嘛。那时候不弄不行啊，那时候云居山那些出家人就吃那个苦头啊！老和尚在还好一些，老和尚圆寂之后，更苦啊！没饭吃，都是政府派人监视劳动，管制，你想走？你没地方去！到山底下就走不通了，永修县的政治学校搬到云居山，就是专门弄这几个和尚的。

我们大家天天在外面劳动，不要说是吃大米饭，就是吃块红薯还要他们批准，现在一天到晚吃馒头也没人管，不过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就是他们干部也吃不饱，开始政府对云居山这些和尚特别照顾，他们是四两油，给和尚是一斤，后来他们放不下，说和尚不应该吃这么多的油，每人一个月又减了三两，后来他们还是嫌和尚的油多，又减二两给干部吃。垦殖场派两个人在那儿管着和尚劳动，要求和尚一个月吃一回面，还要我们自己的米去换，还要给钱，那是两百斤面放在库房里，由干部管着，他们吃的差不多了，说了：叫他们这些出家人也吃一顿！还要他们允许才行。一个月吃一顿馒头，我去做，我也懂得，把面用秤一称，算算一个人吃几两，你说我们这个出家人，有些人喜欢钱喜欢太狠了，这一个月吃这一回馒头，他也不吃，他到外头卖了，还有这种人，那不是一个两个，那馒头好贵，一个馒头卖几块钱，这现在时代不同了，云居山天天在那儿吃馒头。

一个修行人，要有主宰，我们是个佛教徒，我们不管他

社会上怎么样，你看今天诵的《梵网经》三十六条，十大愿，要有这个坚决心哪，我看他什么情况下都没事！不管受什么苦，受什么罪，都得有坚固心哪！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经于百千劫，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就是现在生活比以前好，也不要贪，该怎么还怎么，要有志向！你看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铁砚磨穿，这为什么呢？他不就是想读点书，在社会上当个官吗？我们出家人可不是这一点小事，也不是想当个什么官。那个忏悔文上说，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也不是为了人天福报，也不是为了声闻缘觉，乃至权教诸位菩萨，也不是，为啥呢？唯以最上乘，令一切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你看，我们这心极大呀！他们想当个官都费那个苦，我们罗汉也不当，缘觉也不干，权教菩萨也不干，干什么？我们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领导一切众生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说哪有这么排的呢？我看社会上不管什么官不会发这个愿，这只有我们佛的弟子，要继承佛乘，才发这个大愿，这就是僧宝，我们学就学这个，哪怕做一点呢，也行嘛，你们大部分都是刚来学佛的，要有志向，大丈夫不怕苦，不怕受委屈，要吃得苦，要耐得烦，要受得委屈，做一个真正的佛教！

佛教好像有所变动，变动的根源在哪儿呢？我看多数都是知识分子搞的，有的也没有很好的信心，对佛教也没有相当的体会，就从这里区别了。他不知道古人见了理，说什么

都对。德山祖师在龙潭悟了道，到沩山绕着大殿转了三圈，走了。沩山就说，这个德山，孤峰顶上呵佛骂祖日后在！祖师这个样可以，那我们不能说啊！北京弥勒院打禅七，弥勒院规矩比金山、高旻都紧，真空老人人家是过来的人，人过来了怎么着也对，你像我们，就是怎么着也不对！我说这话好多人有点说不通。现在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过来的人对也对，不对也对，凡夫起心动念，都是错误，有心即错，动念即乖。可能现在也说不通了，说不通是糊涂人说不通，过来人都说得通。佛说三藏十二部是佛说的，明心见性这三藏十二部就是自己，明心见性的人，所说的都是经，这话现在也说不通。**古人说，有行无解，昼夜六时都是无明，有解不行，昼夜六时都是邪见**。你看这现在都弄不通了！

现在有些什么行动呢？**以凡鉴圣，凡夫能说圣人的不对**！佛制戒律，祖立清规，凡人不能动！那真空老人在北京弥勒院，他也是故意那样说，他说：参禅人是小乘，不劳而食，坐在那里有吃的，有用的，是小乘。他旁边一个班首，想着既然老法师讲了，他也跟着讲，他讲：老法师说参禅人是小乘。他这说，老法师不答应了，骂起来了：不准你在禅堂里讲，说参禅是小乘啊？大乘也安不上，参禅是最上乘！你说我讲，我讲你不能讲！你看这现在也说不通了。

按说佛祖他的一举一动都对，佛出世间，唯以一大事因缘，哪还有不对的？凡夫只能依从佛祖的清规戒律，你好好

修行，不要说长说短，要知道说长说短是你自己不对呀！这些知识分子来出家、来信佛，他以为他有见解，光有见解，没有信心，没有相当的修持，都属于邪见。见了性的人，一举一动都是对的，凡夫是妄想分别，你就是念佛也是妄想。我在这里乱七八糟的说，可能你们也听不惯，佛法他是这个样子啊！**佛菩萨都是为众生，他有个为众生、度众生的心，他都对，我们不管你说的多好，你是为自己，为自己打算都不对！**这修行人确确实实要有这么一个信仰，为人吃苦，为人做事，都属于菩萨的心。为我，为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凡夫。

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亲近文殊菩萨发了菩提心，善财童子发的菩提心，就是见了性，发明了心地，文殊叫他南行，行菩萨道，学菩萨行。我们现在还糊里糊涂在这贪嗔之中，你就说你行菩萨道也不行！《大智度论》提出来了，这个人跳到海里边，你想捞他，你需要方便哪，乘船乘渡，你就白白的空着手下去了，结果你跟他一样弄到里面去。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学菩萨行，这是一个佛教徒的基本，**什么是菩萨行？那就是一举一动，起心动念都是为别人**，虽然是比不上文殊、普贤那些大菩萨，你总算是发了个为人的心！

现在这些人，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社会上的文化知识，他不属于信仰，更不能代表修行，更不是见解！这些文化知识在社会上做事那是有必要的。你看看我们现在提个话头，

这个话头里面还有个什么东西呢？话头现前，起心动念，即乖法体，还有什么分别呢？按参禅这一法，是越少越好，学教的人知道的越多越好，越会说越好！

一个佛教徒，能够远离财色，不被五欲所约束，这就是真正的修行。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钱多，我们应当认识，这是障道的。迦叶尊者他是佛的大弟子，他七世荣华，乐在山林，我们现在知道的多，学的广，生死到来，一点也用不上。社会上说：你这也有，那也有，死的时候一点也带不走。我们出家人可不能走他这个路，我们出家人在道场里住，没有钱就算了，有了钱把大家的房子修一下，没有房子住个草棚子也行，不要为其它的事分心。现在没有这几个破房子还不行，没有点米也不行，法轮未转，食轮先转，我们是凡夫，不吃饭不行，我们吃饭是为了了生死才吃饭，没有了生死之前要吃饭穿衣，要住房子，道场就是这个责任，道场住的人就要修道，就要修行，这肯定的是这个样！不管是人多人少，不管是年纪大小，住在道场里，我们的目的要达成一致，要持戒修行。修行不论你用什么功，禅、教、律、净，你总得用一下，催板！

开示二十五 云门事变，虚云蒙难

打了菩萨之后啊，不准住在云居山了，把这些和尚都撵

了下来，人家还给我找了个公社，公社有个综合厂，几十个工人，我到了山底下，原来不晓得是个什么破庙，就把那里弄一弄，垒一垒，上面盖起来，就叫我住在那儿。毛泽东不是叫走五七道路吗？五七道路就是开荒地，工厂开了几十亩荒地，叫我在那儿看着，老百姓的牛，不要到那儿吃了，又种了些西瓜，我就在那儿看着。那附近村庄很多，都是大村庄，人也很厉害，说就这一个和尚在那看西瓜，他夜晚去了几十个人，西瓜差不多熟了，他要搞走啊，我在西瓜地弄了个凳子，**坐着念观音菩萨，这几十个人去偷西瓜，还没到西瓜地，离西瓜地不远的地方，他们就动不得了**，动不得我又不知道嘛，后来他们在那里搞了一夜，又有蚊子咬，他就是动不了，走不了啊！他们说是我叫他们走他才走的。回去一说，他们说是假的，那个村子第二天又去了几个人，到那儿还是不能动，说这回是真的，这老和尚不晓得有什么法术，把这几十个人搞住了，不叫他走就走不了，这就传开了，传的好远，县里，九江都知道了，这个也来找我，那个也来找我，问我有什么法术？我说那不是，我不晓得呀！可能是观音菩萨加被，怕西瓜弄走了对我不好，其实我不知道啊，他们好多人来问我，你是怎么搞的，那么多人你把他弄住了，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怕人家来把瓜偷了，我就是念观音菩萨嘛！

解放了，我从云门寺回到太白顶，在那山里边住，开了

点荒地。九华山体灵，白马寺海法，我们都在山里住。海法在山里头也很有道心，海法他小时候很可怜哪！海法的父亲是瞎子，从桐柏县到淮河店大概有几十里路，他就是淮河店的人，海法他是日本人投降了，在归元寺受的戒。

我那个茅蓬可简单，他不能睡啊，弄几捆草，几根棍子一弄，我在里面坐，这个地方弄个小锅，假若是我要不出来呀，别人进不去，我这个地方弄点草把门一堵，还挺暖和。我听那外边有动静，一只小野猪，后面有一头老虎来咬它！这个小野猪它就往我这茅蓬里钻，好像这个野猪知道人不会害它，老虎啊，他不敢到我茅蓬去，茅蓬那里有个大石头，老虎就在那里看着，我跟它说：你们都是山里边的动物，你何必要吃它呢？这老虎从那个石头上下来，慢慢的走了，走了这只小野猪也走到山里边去了。

我在那山里我经常见老虎啊，我不怕，我在上马石那里，我都是天不亮弄点饭吃吃，准备白天去买米，从祇树堂下去，下边有几间房子，十多亩地，那里住了六个人，就被山上大老虎吃了五个。我回回下山走那里，天没亮就走。这老百姓说，你看我们都怕的不得了，这和尚他夜晚走来走去，怎么回事呢？我说我是念观音菩萨的，老虎不会找我的。那老虎可真吃人哪！就在我那个茅蓬对面山上住。老虎它趴那里不怎么动，小野兽走到它身边，它一下咬住就不丢了，大野兽它不敢，大野兽老虎还有点怕它。大野兽可厉害，我茅蓬前

面有个洼子，几十个野猪都在洼里住，它白天在外头转转，找东西吃，象这么粗的树，它一咬咬断，拉到它那窝，摆起来，这小野猪崽子在里边，大野猪在外边坐着保护。它可有意思啊，野猪的嘴大，把山上的草一咬，堆起来叫小野猪崽子钻那里面，大野猪在草外边卧着，这个野猪在外面行动，两个大野猪在前头，最大的野猪在后边，小野猪在中间，慢慢的走，老虎要是来了，头前几个大野猪对付它。我在云居山看了十多年的野猪，栽的稻谷，种的花生，种的红薯，大部分都是我夜晚看野猪，发现野猪喊一声它就走了。现在这些人家，野猪都不去了，不知怎么搞的。

还要招呼大家看看我们这丛林下有多少田，多少地，多少山，边界在什么地方，都要叫大家知道。开期也跟丛林制度差不多，期会圆满，叫新戒留一天，要把常住的一切事情，过去祖师开山，什么年代，都要叫新戒知道，田地多少，常住有几部藏经，有多少房子，这里祖师遗留下来的规矩，都要跟大家说说，怎么呢？受了三坛大戒就是真正的比丘，丛林的事情他要是不知道，以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或是人走了，没有人了，以后再复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制度，过了年初二，这一天都要跟大家说说，比如我们这儿，是七祖行思禅师开山，他的年代是唐朝中期。七祖到这里来是开元二年，圆寂是开元二十八年。七祖在的时候，有十八个租，管九个县，就跟地主差不多了。云居山是管三个县，

三个县的名字都是祖师起的，象什么永修、德安，旧社会永修县还有云居山一个仓库，收粮都在那里。

青原山有山志，这山志是很要紧的。在一个时代，常住的山林土地可能没有了，他要是再转个时代，可能又弄回来了，是这么个样子。湖北武昌宝通寺，宝通寺后来出家人少了，也管不了，当地人民政府都占了。蒋介石北伐成功之后，夏德明在湖北当督军，他是个佛教徒，他要清理宝通寺的山林田产，他怎么清呢？宝通寺有块石碑，碑上面说明了边界的位置，这一下把宝通寺一百多亩的山林都弄回来了，因为他有那个权力嘛。

湖南有个陈居士，他想印几本《青原山志》，我的意思就是送给云居山藏经楼保存一部，我把云居山的山志拿了两部，保存在藏经里边。虚云老和尚他在云居山，想清理云居山的田地，没有根据，也没有碑，碑都打坏了。他偶然在江苏一个庙里找到一部《云居山志》，就在香港出版了，交给真如寺一百部，文化大革命都被烧了。这个山志其它地方多保存几部，万一这个地方不行了，其它地方还有根据。

这佛教在社会上存在，我们生活、住宿、安排这都是世间法。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觉就是在这一切因缘所生法里面，没有染心，没有贪心，没有爱心，**在世间而不染世间**。你要认识，这个**世间法就是佛法**，不是另外有一个出世法，就是在这个生灭法中来了生死，你没有染，没

有贪，不被这个生灭法约束，其实不就了了吗？另外你说到哪儿了啊？

我们佛教到中国一两千年来，佛教出了好多祖师，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华严教**清凉国师**，他是阅历九朝，他经过九个皇帝，九个皇帝他是七个皇帝的师父，他活了一百二十八岁，身长九尺，双手过膝，牙齿有四十个，他活了一百多岁牙齿一个也没掉。清凉国师圆寂了，印度一个文殊殿的护法殿神，他准备到东土取华严菩萨就是清凉国师的一颗牙齿。他在空中走，一个梵僧看见了，用手一指，殿神下来了，梵僧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取清凉国师一颗牙齿，到西土供奉。这梵僧就去检查清凉国师的牙齿，果然还有三十九个。清凉国师一生有几个条件，脚不踏尼姑庵，活了一百多岁，没有到尼姑庵去过，他有这个愿啊，身不穿绫罗缎，穿的都是粪扫衣，手不摸金银钱，象这样的祖师、菩萨在世间有好多呀，这都是名副其实的僧宝！

要按说佛教啊，前边祖师立这些制度，我们不要在那儿分析他，就是遵守就是了。这《梵网经》、《四分律》、《沙弥律》，这都是佛菩萨祖师制，那你只能遵守里佛的戒律你只能遵守啊！你可不能提意见，清规也是这个样，不管你天大的本事，你社会的文化多高，祖师的教规你不能上丛林提意见，说哪一条怎么怎么，不能提！提了就不孝啊！祖师就是我们的法身父母，他安排的、制定的制度，我们不能随便改

啊，改了是逆子啊！有罪啊！象佛的戒律，我们怎么能改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改呢？难道你比佛还大吗？你自己遵守不了，那是你的业障，你可不能改啊！

我在云居山，也就是要过年了，在那里开会，有个叫永中，他当知客，他说：这个戒律啊，我们考虑研究一下，看哪一条遵守不了就把它去了。呀！我说你这可有罪呀！你可不能这么说。那个正智就骂他，骂他他也来火了。后来他经常遭恶难哪！这不能啊，佛教的戒律谁还敢改啊？谁有这个资格改啊？三世诸佛已诵、今诵、当诵，佛佛都要遵守，你还能随随便便改？那魔王他会改的，波旬他会反对，我们是佛的弟子，那可不能反对，反对了对你自己不好。象前边的得道高僧，这些祖师他不会有什么不对，他关怀我们后人的修行，他提出来的都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依靠祖师、大乘经、戒律了生死，你不能分析他这长长短短的，分析他作什么？你也分析不到啊！象这佛祖他的一切行动，那叫不可思议，我们这凡夫妄想心、分别心怎么能知道祖师他们的事呢？一地不知二地事，初果不知二果事，你这个凡夫能晓得佛菩萨的长长短短哪？佛菩萨无缘大慈，立这些制度，立这些规矩，就是叫我们了生死嘛，叫我们学嘛！做呀！不要分析这个那个，你不想了生死你还要提意见！你算是个作啥的！

现在佛教内部有些争论，有些事引起来了，不得不争一争，不争论佛法就不能存在了。虚老和尚没有圆寂，他确实

有些争论，跟那些人在那里争，**虚老和尚你看他很慈悲，有时也很厉害呀！要不依他他会打人的**。我看着虚老和尚打过几回人，不听话他可就打你。我在云门寺我看着老和尚打那个智受，他不听话，老和尚个子也大，他一伸手就是打几个耳巴子，脸都打肿了，你不听不行。

他刚到云居山，这些诸方的小庙都扒了，象江苏、湖北、江西、安徽有很多庙都扒了。刚解放嘛，有的和尚没地方去，大家想着他老人家了不起嘛，都去了好多人，经常住几百人，那时我也在那里。老和尚他叫劳动，不劳动不行，不劳动吃什么呢？国家又不供应，粮食是统购统销，钱多买不到粮食。老和尚慈悲，他跟中央李济深去个信，说在这住茅蓬没有吃的，是不是帮忙给我们弄点吃的？李济深就跟江西省委取得联系，省里就到永修县粮食局接头，每人每月一斤油，四十五斤米，那时候谁也没有这么多，象那干部才二十四斤米，四两油，大家都靠老和尚啊。老和尚是慈悲的，可你不劳动不行，老和尚当时也是中央政协委员，一个月中央给他两百多块钱，那时候钱也管事，这两百多块钱拿出来买米。大家东来西往的，哪有钱哪？没有。那时候抓阶级斗争，很紧张，香港还敢来人哪？那台湾一个也不敢来！香港来人，那江西省公安局在后面跟着，就是他们带来几个钱也管不了什么事。

老和尚为这个道场他操了多少心哪！他想了多少办法才

把房子修起来。他圆寂之后，文革又给搞掉了。搞掉了，把我们这个和尚都撵走了，撵走这个和尚衣服不能穿了，都要换成在家的衣服下山。他们把云居山这一百多个和尚弄去开会就讲了，说我们这个国家，以毛泽东思想为建国指南，什么派、什么宗、什么教都不能存在，佛教不能存在，这出家的和尚才有前途啊，因为你们是毛泽东领导之下的和尚，和尚也是人民哪，你不当和尚，当毛主席领导下的公民还不好啊？政府保证你们生活要比和尚好，你们何必再受这个委屈呢？他虽然是打菩萨很厉害，他后来还是慢慢的劝解，就是把这个衣服改了吧，改衣服不叫你们拿钱，我们政府给你们改，假若你要是回家还俗，你这一路的盘缠，我们政府都给你安排好，你是哪的人，把你送到家里，有政府给你开介绍信，你回家也吃商品粮。

有一部分出家人还俗了，你象我这样的人哪，人家政府很不喜欢，他怎么呢？他们叫我改衣服，我说我不改，说你怎么不改啊？我说我就这一个衣服我怎么改啊？我就这一个破衣服我改什么？他说你不要穿！我不要穿我没有衣服嘛，说那给你做一件衣服，我说做那个衣服我穿着不合适，我就要穿这个衣服！后来下山的时候，人家都下山，他没叫我下山，他说他这个人嘛，他虽然是衣服不改，可他这个人没有事，他一天到晚他就是那个样，他很会做事，叫他给我们弄米，他不会贪，就叫我给他们弄米。我很认真，我在米

房里做米，地下不会掉一粒米，就那么细致。他们那头头很喜欢，说我做米做的好，这样在那儿住了两年。到后来我嫌他们讨厌，我跟慧通师跑到山里去了，准备不吃饭，吃黄精。后来他们有点不高兴，说：叫你们这些人住在山里好是好，你们跟工人不同，这工人好啰嗦，带的老婆孩子，一家人都要厂里负担。你这和尚就是一个人，劳动起来一个顶两个，舍不得叫你们下山。共产党开会，说是和尚不离开庙不好，他总是在那里打妄想，就叫我们这人都离开了。

我在云居下面潭溪公社垦殖场，我在那里住了十五年哪！我这运气还好，他们工人在那里走五七道路，开了几十亩荒地，地边上原来是个破庙，他把那个破庙修起来，就叫我们在那里，老百姓的牛叫我给他看着，我就在那个棚子底下住了十多年。那里老百姓对我还挺客气，说这和尚好可怜哪，穿这么破的衣服。过年了，老百姓给我送豆腐，有的送点油，还有的送点面，那个厂里书记很好，他一个月供应我三十五斤米，他跟粮店说，人家和尚是北方人，吃面吃惯了，和尚到这买面你们给他面。那时候面不准乱卖，粮店也很好。我在那里，他们说，把这和尚在那里困死。这一点也困不住，我在那儿住了十多年，到后来两三年的时候，那更好了，九江、南昌都来人给我送吃的，那也不晓得怎么搞的。他们叫我在这改造，还要叫我吃荤，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给你找个老伴不好吗？我说这不行。那个公社的书记，

人很厉害，他说：你在这里要经常的弄点肉吃啊！我说：我吃不来。那一个人不晓得是县里的还是哪里的，他说：哎！这和尚嘛，人家几十年没吃肉，吃不惯嘛，说这个话作啥哩？和尚是人民，都是我们共产党团结的人哪，不利的话不要说，从那以后谁也不说了。

地方的老百姓扯扯拉拉的对我也很好。老百姓的牛上山了，我这一天就在那里坐着没有事，这也算是一个人哪。这个心不要歪曲，不要邪气，邪气了外边现出来也是邪气。这个人要是正派了，他处处都是正派的。**人要邪呀，外面的境也邪了，人要是善心、善念、善的活动，这一切都是善的，外边的境风，都是从你心里发出来的呀**，这**一切唯心造，内里恶，外边现的都是恶的**。你看地狱那么苦从哪里来的？从你心里来的！那并不是外面有个地狱，你要是做了五逆十恶，地狱就从你心里影像出来了，不是原来就有个地狱，你心是地狱不就是地狱了吗？我们了生死、明心见性，是从心里明心见性，并不是在外面明心见性，佛法叫心法，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其他的这些邪气我们不相信，外面没有一物，一切唯心造，我们要相信这个。不管外头说长说短，怎么样批评，怎么样骂，我们就是这个样！要坚持真理，也不要怕苦，也不要怕死，不要鸡毛蒜皮的外面说一个什么你就变了，不要变！变了你自己不好，我们学佛就要学佛嘛！听他们外面说长道短的干什么！

禅宗很简单，虽然各家说的不一样，目的都是叫人明心见性。禅宗让人真参实悟，剿尽凡情圣见，绝不说破。我们自性本体一法不立，没有什么说的，一说就不是的。北宋年间，北京祖印禅师立了八种棒，到他那里，你说话也打，不说话也打，你得了一知半解也打，你说几个偈子表示见解也打，说不说都打，禅宗这一法，他不是说的。

所有的现前僧物，常住物，还有不动产，房屋里面这些被子、桌子，库房里这些油盐都是大家用的，不能随便就给人家了，周围有小庙就给小庙了，那可不行。外面送来供养大众的东西，我看虚老和尚他另外留一点，留一点作什么？帮他做事情的人，这知客、当家、僧值他另外多给一点，因为他们给常住办事辛苦了，他分东西，老住的多给一点，刚来的少给一点。他是那样，我们不那样搞，我们来了都是一样，供养的油虽然是给出家人的，但这是佛的慈悲啊。佛前蜡烛、油要多留一点，大佛殿那叫海灯，三个佛前有三个海灯。供众结缘的，常住总是要得一点，常住要办事嘛，常住是大众的，留一点也不是归哪一个人，这钱还不是大家用吗？去买点菜回来还不是大家吃？要不常住磨不开啊，有些不知道，还说一百块钱供养我们八个人，怎么一人给十块？咋不多给一点呢？

太虚法师比现在这些老师都要好些，虚老和尚说，太虚对于我们这些僧人没有什么，他在社会上做个联系还行。国

民党陈诚提议，僧尼服兵役，寺院办学校。太虚法师他跟蒋介石好啊，太虚法师出来帮佛教讲话，老和尚还是赞成他。那就是对于我们僧伽制度他想改变，他主要的想改变金山、高旻，要把金山、高旻办成学校，太虚闹金山嘛，把这两个禅宗道场改变了，其它的就好弄，太虚带着好多人，还有政府帮忙的，那是南京政府帮了他的忙，蒋介石也同意他那样搞，高旻寺当时那老和尚也挺厉害，来果老和尚也怪管事，说太虚法师过两天要到高旻寺来，来果和尚叫那个当家的买他几百条绳子，不管来多少人，你们大家都给捆起来，扔到三岔河去！有什么事，我来果一个人负责！后来他们知道了，也没去，就在金山搞了一下子。

虚老和尚他有些事很赞叹太虚法师，他不管怎么样，这佛教受什么摧残哪，他能出来讲话。那个戴传贤中央开会说，马上日本战争要起来，僧尼一律服兵役，各大寺庙办学校，意见中央通过了，还要召集各界人士开一个大会，叫和尚也去，说佛教得改革，这时候陈铭枢他讲话了。

陈铭枢跟李济深是反蒋扶共，他在福州成立人民政府，反对蒋介石，蒋介石那时候力量大，把他抓起来要枪毙。老和尚说，陈铭枢精通三藏，通达禅宗，他说他收这么多的皈依弟子，就是陈铭枢硬，李济深就是有信心，禅宗他不懂。陈铭枢三上毛主席《论佛法书》，三封信就是一本书，社会主义教育，认为这是反动的，现在也没出版。《现代佛学》

就是他跟巨赞几个人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改成《法音》，五六年陈铭枢打成右派，后来没好久他就死了。陈铭枢他是马壩那里的人，在南华寺那里，他父亲是个秀才，旧社会陈铭枢帮了佛教好大忙。那一回，圆瑛法师在上海说，佛教是印度过来的，我们都回印度去。印度总理尼赫鲁，圆瑛法师跟他取得联系，他问中国正式登记的出家人有多少？那时候大概有八十万人，说那你们都来。这陈铭枢在会上讲话了，就说这个不好，佛教在中国一两千年了，现在要弄走，于国家的历史，于现在的政府很不好，他讲了好多话，后来蒋介石也不同意，本来是要走的，中国这佛教要到印度去，不在中国了。

戴传贤给孙中山当过秘书长，他是虚老和尚皈依弟子，我见过他，他是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院长。陈铭枢，虚老和尚云门出事的时候他帮了大忙，云门出事他是东南区农林部部长。他早年就跟毛主席来往，后来被蒋介石抓起来，虚老和尚到蒋介石那里给他说好话，说陈铭枢是个老实人，不要杀他了。抗日八年战争，陈铭枢在四川成都不远的一个寺庙，看了八年藏经，后来日本投降，就把他放了。老和尚说，陈铭枢十八岁闻到佛法，念念在兹，心心不忘，融会三藏妙义，精通禅观，现在象他那样的人哪，不容易找。解放初期，《现代佛学》每个月都有他的文章，佛教常识他们很懂。陈铭枢后妈对他不怎么样，十多岁就到日本，他和孙中山很熟，在

日本成立了同盟会，跟蒋介石是拜把子的弟兄。后来辛亥革命成功了，他和李济深、蔡廷楷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唐曾智（注：原文如此，应为唐生智）在武汉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政府，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一个国家有三个政府，这蒋介石恼火了，那时候他北伐成功有权力呀，屠杀共产党几十万，贺龙他在武汉跟蒋介石他们打了一仗，就顺着长江走到鄱阳湖，到南昌跟朱德、周恩来搞了个“八一起义”，毛泽东就在湖南、江西边界发动农民起义，朱德在南昌是公安局的局长，那时候南昌军事领导是卫立煌卫主席，卫立煌解放后不是回来了吗？没好久就死了，卫立煌日本投降他就到东北，搞的不怎么样，换了陈诚，一换陈诚更不行了。

我们佛教在国家改变的时候都要吃亏。全国解放，佛教吃了多少亏啊！这现在算是安定了。以前学者问中峰国师，究竟四料简是不是永明禅师说的，中峰国师答复说：是，这是对机说的。莲池大师说禅净不是两个，禅中之净，净中之禅，没有二法。净土宗印光法师，按说也是个好意，后来有点太执着了，他很通达禅宗，语录也看了很多，他讲纸衣道者能来能去，曹山不承认，九峰虔不承认泰首座，象泰首座那种功夫要是回向净土，可能上品上生。

九峰虔是跟石霜当侍者，石霜知道这个侍者是个过来的人，就想把法传给九峰虔，后来石霜坐脱了，大众选泰首座升位，这一天九峰回来了，泰首座升座，说：末家担任先师

之位。其他人都没意见，这小侍者站出来说：既是先祖，要明白先祖意。泰首座说：你提吧，先祖是什么意你提出来。小侍者就说：平生先祖一条白练去，冷湫湫的去，庙火香灰去。泰首座大概他不懂这个，说：这都是色边事。九峰知道了：原来你不懂先祖意啊。泰首座说：点香来退，香尽之处我要坐脱不了，算我不懂先祖意。当时泰首座半枝香就坐脱去了，九峰往他背后拍了一巴掌，喊他，他过不来。九峰虔就说：你就有坐脱的本领，也不承认你会先祖意。这大众不答应了，说你这小孩子你把首座气死了！你懂不懂先祖意！小侍者叫点一枝香，寸香就去了，一喊他又回来了，他算是能来能去，大众就叫他继石霜位。

净土宗就提出来了，假若是泰首座这种功夫，念佛求生净土，肯定是上品上生。净土宗经常提出来五祖演禅师为苏东坡，堕落了！我有一回在云门寺打禅七，虚老和尚他说：印光法师，红螺山的彻悟禅师，他们这些弘扬净土的善知识，说五祖演禅师转生为苏东坡堕落了，你要说五祖戒演禅师堕落了，我说阿弥陀佛也堕落了，怎么呢？说永明寿禅师他是阿弥陀佛再来，阿弥陀佛绀目澄清四大海，白毫宛转五须弥，你看他堕落成一个禅师，这不是堕落吗？老和尚说了：不是这个样子，这样说不对，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他现国王居士身，他堕落了吗？观世音菩萨久远劫来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现在是一个菩萨，是不是堕落了？你们说五祖演他

堕落了，我说没有！北宋年间，宋徽宗灭佛就是苏东坡站出来，不是苏东坡站出来讲话，北宋的佛教当时就灭了。

我们净居寺就是宋徽宗起的名字，他开始很相信佛教，后来跟道士弄在一起。那时侯开封是块平地，黄河水出来把开封城围了起来，从垛口往里进水，皇帝叫道士登坛作法，水势越来越大，又叫和尚到城头，一念经一念咒，这个水辗转的落下去了，他没有活好久，佛法马上又兴起来了。

社会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进入了佛教，他们也不属于信仰，他们就是研究研究。按禅宗来说，心外求法，这都是外道。这现在有些地方还要靠他们说一说，不是说现在佛教没有人啊，人还是有。虚老和尚在的时候，他说了，现在不是我说话的时间，我这个人不能存在了。他过了没几天就死了。象他们这些善知识，生在世间就是弘扬佛法，假若他不能弘扬佛法，他就不在世间了。

见了性的人，发明了心地，那就不是外道，他是所作皆办，具诸佛法，他什么都是佛法。现在那些人他把释迦牟尼佛说的这个法，他抓回来了，他紧说紧讲，他弄这个作什么呢？他不说这个他怎么办？一提这个人名气大，了不起呀，其实他自己没有得到实际，生死到来，大病到来，这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平常都在这音声色相上研究，一天到晚在那讲经，还能讲《六祖坛经》啊！六祖的心得沾都没沾到，你说他们明通佛理吗？那怎么能行呢！他也不搞这个，跟那

走路一样，他也不往这个路上走，他们目的也就是说一说，懂得一些，能对别人说说，能在这个时代站得住，别人不得反对他，也算可以的。

太虚在南京，每一个礼拜到南京大学讲一回唯识，你象这些参禅人哪，都不愿意见他，他穿的衣服也跟我们不一样。北京那个郭朋叫性觉，又叫海如，他在太白顶出家，我知道他嘛，他是太虚的学生，现在还解释《坛经》。

解放初期佛教为什么吃那么大的亏？我们是出家人，佛教是讲因果的报应的，把地主田地分分，把人弄了，有些和尚很气，说田地分了就算了，不能把人也打死，这太不讲因果，也算是太不讲道理了！你要拥护土改，你不能说地主打不得。土改的时候我在云门寺，工作组在山门上贴了几幅标语，“打倒封建”!“打倒迷信”!虚老和尚站在门口用手指着：你看这东西乱七八糟贴到我们门上！老和尚在那里骂。

中央对老和尚很客气呀，说是我们想了解一下您老人家的历史情况，我们弄不清，您老人家能不能说说？老和尚很快年谱写好，过了没有两个月就圆寂了！他把云门事件写了一点，不多，云门事变的时候，陈铭枢一天给毛主席几回快电！中央就派代表到云门寺，有个大个子对老和尚说：老和尚，我们是北京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我们到这儿特别了解这里的情况！老和尚说：哎呀，你们是救命的恩人来啦！赶快招呼。广东省的那些头，县里的县长、公安局局长，这些政

府的人都在那里站着，不敢坐。老和尚跟中央那个人在床上坐着，他对中央说，政府对我很好，人家打他呀，他不说。那个公安局讲：老和尚，我只检查你两回呀！老和尚说：不，从开始检查，到今天是检查了一十八次啊！十八次检查，检查了把老和尚弄到房子里，拿封条一封，把这个库房里、客堂里都封起来，把我们这和尚关到禅堂里边，从外头把门一锁，外头那个公安大队在韦驮殿前边，架起两个机枪，就跟那犯人一样，要是要求上厕所，两边站几个公安人员，手提着枪，盯着到厕所里去，一天就放两回，搞的比在监牢里还紧张！老和尚就是说了一句：把这和尚尼姑关在一个房里。那个中央一拍桌子！指着省里县里的说：下边这些同志要受处分！怎么能检查十多次，把大佛像里面装的藏也拉出来了！那些头头低着头不敢说话，中央这个就说：老和尚，您老人家实在受了委屈呀！我代表中央向您老道歉！那一个不晓得是中央什么委员，说：我开始工作我就知道您老人家，至于说您老人家是反革命，那是冤枉的，我现在是代表中央说话，包括你们和尚这里边的人说长说短，这都是冤枉的，您老人家放心，中央一定不会冤枉您老人家！我特别到这里来，明天啊，我马上就回乳源县，他们抓去了四十多个人，我到明天马上就把你这人放出来！

第二天，我们吃了早饭等着，没有多久，一看回来几十个，有的把胳膊弄断了、有的把眼睛弄瞎了，有的把腿弄坏

了，枪毙了三个，一个是正源，他以前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在第一战区当过参谋长，跟共产党打过仗，那就没话说，把他枪毙了。一个以前是武边的剿共团团长，把他也枪毙了。一个是妙云，他湖南大学毕业，在中央银行工作。公安局到云门寺登记，妙云登了记就是我登记，给妙云登了记，把他另外划了个记号，记下来，过几天找他谈话。我登完记，他问：你为什么到这来？我说：我还不是听说虚老和尚有道德，我才到这来嘛，他说：你为什么出家？我说呀：我听人家大人说出家好，我当小孩我就出家了。一听小孩出家，那就算了，就没问了。

过了几天，登了记了，你在哪个房间住，都挂上牌，这个门出入不准锁了，禅堂的门、大殿的门都不能锁，夜晚睡觉不准关门，公安大队就在前面米房里住，夜晚有人在庙里巡逻，看看这些和尚有什么行动，紧张的很哪！他们有几个年轻的小和尚说又是有武器，又是有电台，以为埋起来了，云门寺周围不远的地方挖了好多洞，挖洞的时候，同安的慧参他跟我说：哎呀，挖洞可能要把我们这些人活埋了吧？那个密参师呀，他们都是高旻寺来的，看着有一点疑惑就弄了，垒的那个墙都打通，老和尚修法堂剩了好多砖，他们把砖一块一块搬到个地方，把老和尚这地下挖好深，把老和尚背后那个地都挖了好深哪，我看他们说是找武器，其实是找金子的！云门寺那时候金子有啊，就是那个满觉师他放的，那个

人就是有多高的墙他都能上去，他学过那个，那几十斤金子在大殿横梁上面放着，是他爬上去的，还有正智他师父叫印开，他两个人放的。满觉去劳改了，印开也去劳改了，南华寺那个惟因，他知道老和尚有金子，不是把惟因抓去了吗？解放初期，把惟因跟本焕他们关起来了，或是批斗恶霸地主叫他们两个去陪展，打三五个地主，叫本焕和惟因跟他们跪在一起，这叫陪展，这些地主杀的时候叫他们两个跪着，哎呀！那真是把和尚弄的太狠了，那时候出家人的命哪，都不如一个鸡子！

云门事件，他们公安局七、八个人把老和尚换着打呀！不是打一会儿呀，打了两天两夜！后来公安局看打不死嘛，就走了，我看公安局走了，我想看看虚老和尚去，老和尚在那床上睡着了，他一看见我呀，就说：你赶快走吧，公安局要看见会打你呀，你不要在这里。他说到这里，他说：我这骨头都断了！我看着老和尚鼻子往外流血，嘴也往外流血，老和尚说：你走吧，你走吧，你赶快走！我一出他那个门口啊，老和尚在外边呢！他在那边招呼工人修房子、开窗户，你说这是怎么回事？那就是他在屋里打的要死，流了多少血，骨头也断了，我一出门口，他又在那招呼工人这房子怎么搞怎么搞，这我亲眼在那儿看到的嘛！这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们这个思想不要分析他，你也分析不到，这叫不可思议！要相信这个，这不是假的！

开示二十六 平时念佛，临终受用

什么是大乘？什么是小乘呢？**治心是大乘，治身是小乘，为人是大乘，为己是小乘，大乘是理，小乘是事**！有的说，小乘还好修些，那不是的。大乘起心动念就犯戒，你守不住是你守不住啊，释迦牟尼制这个戒，说这个法，娑婆世界只要有一个人能守就要说。你虽然是守不住，你尽量的多守一些嘛！戒有开、遮、持、犯，古代那些国王都受菩萨戒，他要杀人打仗，那是国政当伐，不算犯戒。《华严经》上，天王都是果位的菩萨，玉皇大帝，他经过三千诸佛，他是请法主，释迦牟尼佛出世，他请佛说法，弥勒下生，还是他请佛说法。帝释天王，他有八万四千老婆，他跟八万四千老婆行淫，化八万四千身，他是满眷属的愿，他没有这个染心哪！他也算是行菩萨道。

出家人要知道，人生在世，就跟看戏一样，皇帝出来了，人家喊万岁，你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些犯法的从戏台里拉出来，把他杀了，你说他是真的吗？佛法学了一大肚皮，贪、嗔、痴来了，还是没有办法，被人间的这一切五欲所约束，那你学那些有什么用啊？古人说：绝学无为闲道人。佛法就是世间法，在世间不染世间法，这就是佛法，你们仔细考虑考虑，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跟你们说，说的就是这个，没有

什么可说，你们要这个样子来体会，来修行，能够这样用功，今生定入圣位。要了生死，就是今生啊，不要再来生了！你能体会这个就是了，你要体会不了这个，不管你怎么样说，你有染心、有爱心，那还是不行，一定要这个样！你们叫我说，说什么呢？就说这么多就好了，再不要说了。

……一个大柳树，他坐在树洞里边休息，他一坐就入了定，山上下大雨，把树推倒，被土石盖起来了，不晓得多少年，从晋朝到北宋，有千把年了，他们在山里挖药的，烧木炭的，挖着挖着，把他挖了出来，也不晓得是人是鬼。指甲盖子在身上转了几个圈，就送交地方官，一传传到开封去了，开封有国师，说：这没有什么，这是高僧入了定啊！拿引磬一开静，他睁开眼睛看看，说：我师兄还好吗？你师兄是谁？我师兄是圆光大师，这一听才知道过了几个朝代了，师兄是晋朝，现在是宋朝了。净土宗就批判他：千百年来老骨椎，你入此定有谁知，不如直立西方去，免得此生受罪累！

你说你入定什么也不知道，那有什么用呢？这个大劫坏的时候，你还不是要死吗？他这个可能是无想定，无想定是凡夫定，灭尽定是圣人定，须跋陀罗他久远劫以来就用这个定，他思想还是有个求，这怎么样也了不了生死，见到佛给他指破了，当下见了性。禅堂里有一种人，他坐在那里，也没有什么妄想，也没有什么功夫，这叫**枯定**，宗门下叫冷水泡石头，这是百尺竿头坐的人，说：百尺竿头快撒手，不许

观后又瞻前。这些都是有相当的功夫，都不是一般的人，他能够放下来，才入那个定，就是还有个执著心。

你看虚老和尚一天走几百里他不知道，这就是定，他那个定不是一定盘着腿子，眼睛闭上这才能入定，走路他也在定中，话头追的紧，抓住不放，就入他那个定。《楞严经》上说：了了见，无所见，能见一切法，能见无所见，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行住坐卧，不离这个。象这种人，他不会错路，住山和闭关的人要懂这个，他闭关不要问人了，路头清爽，住到深山里，碰到境界不会有事，不管在哪里，就是死去生来，此界他方，也没有障碍，他了了分段生死，要活几年就活几年，要不想活，今天死也行。

今天是纪念佛教的，正月十五是释道焚经，和尚和道士在白马寺斗法，现在那个焚经台还在。汉朝的时候，五大名山都是道士，佛教到中国来，道士有好多人不答应，向汉明帝提出来要跟和尚斗法，汉明帝有点担心，这和尚是我请来的，要是斗不赢那怎么办呢？就跟摄摩腾、竺法兰说：师父，这能行吗？摩腾、法兰说：万岁，不要担心，不要说十万道人，一千万也不要紧。汉明帝说：那些道人都有神通啊，能腾云驾雾，从水里来，从地里来，你们两个和尚能行吗？说：万岁，不要担心。这就约定了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在北方，打狮子的，玩龙灯的，那就是纪念佛教的。今天中央电视合要播“白马焚经”。这怎么搞法呢？用土堆两个堆，这焚经

台在白马寺西南角，有一里多路，中间那个台是皇帝跟大臣坐在台上看的，后来修铁路，把皇帝那个台扒掉了。那时佛教只有《四十二章经》，把《道德经》、《四十二章经》放到台上，架起火来就烧，这些道人绕着坛念“救苦天尊”，这一点火，道经烧着了，《四十二章经》从字上往外放光，摄腾摩、竺法兰涌身虚空，现十八神变，现大身，身体有虚空那么大，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就在空中说：狐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法云垂世界，法雨润群萌，神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他手一伸，把《道德经》拿出来，说：这个不能烧，我们佛教到中国来，不能说把道教给灭了，我们佛教仁活万物，与世无争，叫皇帝慈悲，允许道教存在，这个道人哪，有些明白的很感谢佛教，有些人他不承认。按规矩，这些人当场剃发出家，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里城外各修四个大庙，住这十万道人，这佛教就在洛阳最初兴盛起来了，到后来唐朝，佛教大兴！

今天正月十五就是纪念佛教，道教嘛，和尚把他救了，你们到白马寺，有机会去焚经台看看，唐太宗在焚经台说了八句：门径萧萧长绿苔，一回登望一徘徊，青牛漫说涵关去，白马亲从印土来，确定是非凭烈焰，分辨真伪筑高台，东风也解嫌狼藉，吹尽当年道教灰。太宗说的很实际呀，说老子骑青牛到印度是假的，佛教从印度来才是真的。

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教啊，是伟大的释迦牟尼佛！要按

说古今这个那个的，说来说去，这释迦牟尼佛才是最伟大的，是千古不易的大圣人！商太宰跟孔子同时，他问：你说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圣人呢？三皇五帝可是圣人？孔子说：他们只能说有善治，是不是圣人我不知道。说：象您老人家，三千徒众，七十二贤，周游列国，诲人不倦，您老人家可是圣人呀？他说：不是，我是广学多闻哪，我实非圣人。孔子站起来，手往西方指：西方有圣人！

按净土来说，做这一切善事，回向极乐净土，那就是出世法，你光做一点好事情，也不回向极乐世界，这只是来生的福报，还是在世界上，不是出世法。

烦恼即是佛性，这是理上的事，这是祖师说的，我们不容易体会，**烦恼本体就是佛性**，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呢？接受不了！祖师这才行方便，要持戒，要坐禅，要念佛，时间久了，**烦恼妄想净了，那就转烦恼成菩提**。从这里走路直着过不去，绕个弯，还是过去了，这就是方便。

说了生死，什么是生死？你现在起心动念就是生死，如何了呢？要不生不灭！《维摩经》说：善法不灭，恶法不生。这就是不生不灭法。这是自性本体的事，这是佛教理上的话，我们要是不懂得理呀，就是说也是白说。就象小孩子念书，光在那儿仰着脸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不知道。没有得到实际，光在那儿嘴巴说说不行。这些事你弄不通的话，你就念阿弥陀佛，学习大乘经，时间久了就明白了，不是光想明白，

我想明白呀，你想不明白！想是妄想，念佛你要踏实，从这里下手去做，你光从书本上看来的，或是听来的，你自己没有得一个实际，那还是不行。你虽然没做到，你能够说一下子，还算很好。

到庙里边念经、拜普佛、超度往生，佛教是有这个，这也是个好事。好事是好事，你要彻底的把这些消除啊，没有这个力量，他造罪的面积太大了，太深了，你想起一个心就把他弄了，那个弄不了。《地藏经》上说，七分只能得一分，那怎么呢？是别人念经，别人超度啊，减轻一点恶业，减轻一点恶报，那是可以的。和尚给人念经，他也没这个力量，哪能一下子彻底的去了呢？也能去一部分，不是一点也去不了。象念阿弥陀佛一样，念一句就生到极乐世界去了？要跟着《弥陀经》所说，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你要念到一心不乱，生极乐世界这才靠得住，你随便念几句就想往那儿去怎么能行呢？《观无量寿经》说，**人到临命终的时候，有人帮助念佛也可以生净土**。你难得找啊，不容易碰上啊！你正好碰上你死的时候有人帮你念佛啊？我们平时把阿弥陀佛念的一心不乱，死的时候，他帮忙也行，他不帮忙我们也有把握。你单等着有了病，快死了，叫他来给我念佛，我生极乐世界，那个很不容易碰上，碰不上那不是完了吗！自己的生死自己了，你叫谁帮忙啊？

平常要打好临命终的基础。临命终的时候，八苦交煎，

这眼、耳、鼻、舌、身、意痛苦万分！苦的你也顾不到念佛了。按佛教，人要是死了，得过七天才好化身，他虽然是不会说话了，他这个八识还在，他是去后来先，他是主人啊，象这个你在这里分析也分析不到，那是菩萨、高僧、祖师见了性的人，他能说这么一个事。我们这些众生，你说清净法身，他到底是个什么境界？我们也弄不清！弄不清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达到究竟的时候，我们都会弄清，你要见了性，成了佛，这一切都通达了，都知道了。

意识是分别识，不是智，我们学佛要得到智慧，智慧就是不染一切，不被一切所约束，还有个七识，有些事情记不清了，停了一会儿又知道了，那是七识到八识心王那里找到了，把它搬出来了。四教、五教他们都讲这个，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这也不懂，那也不懂啊，不懂就念阿弥陀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亲见本来面目，什么都懂了！佛法其实不要用脑筋，佛说这些法，总在一起，就是破执显真，佛说法四十九年为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自性本体显出来，诸法空相，就是这个。

“不思善，不思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那是禅宗的禅机，从这儿能够见性，那是祖师提出来的。祖师是观机，你机缘不到，听了也没用，你那是从书上看来的，你心里做不到，你光嘴上说两句，那不是你的事！你还是放下来念阿弥陀佛。

宋仁宗的师父，叫大慧宗果禅师，中兴云居山的一个祖师，他提出来“念佛是谁”，念佛是谁？还不是你念嘛，这个念佛是意识分别心哪，你没有念佛以前是谁啊？要抓住不放，古人说：单刀直入，一人当万人之勇！参禅就要这个样。

开示二十七 一心念佛，求生净土

本来我没有什么说，没有什么讲，大和尚要来说说，到这儿来了嘛，说就说一下，也说不了什么，那就说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宗旨是什么呢？**念阿弥陀佛的宗旨就是求生极乐世界**！也不要说我来生怎么怎么了，也不要说有什么福报了，也不要说我有什么要求，什么要求也没有，就是生极乐世界！这是念阿弥陀佛的宗旨。也不用求来生的福报，也不用说我身体有病，求病赶快好，都不是，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其它的法门不管，持午也不管，持戒也不管，参禅看话头也不管，就是专门念阿弥陀佛，除了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啥都没有了，就是单单的的一句阿弥陀佛，目的就是不打来生的主意了！来生就是作国王我们也不干，就是禅宗来生一闻千悟也不求，就是专门求生极乐世界！不要说上品上生了，就弄个下品下生也比当皇帝强！我们的目的就是今生念佛，今生生极乐世界，不管你有什么地位，有多少钱，都不管，就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么今生要

解脱，这是我们的目的，大家有这个目的，今生要了生死，不要打其它的主意。有时间看看经也好，持咒也行，但是这个目的要求生净土，回向净土，可不要有其它念头。有了病也不求它好，有病就是赶快求生净土，不要我这个病长长短短的，我们不这样，就是怎么苦也不管，只管单单的的、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年纪大的人，赶快呀！赶快念佛，你要是不赶快念佛，不赶快求生净土，这一口气不来，究竟到哪儿去也不知道。我们要发愿，哪里也不去，来生当皇帝也不干，钱多也不干，就是专门求生极乐世界！这就是我们念佛的宗旨。常住开这个念佛堂，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成就人生极乐世界。**念佛念四个字也行，念六个字也行，要念的明明白白，听的清清爽爽。其它的忘想杂念入不进，一切时一切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在！**现在念的生，要念熟，睡觉也不忘，吃饭也不忘，在外面做点事情也不忘，有大病也不忘，临命终八苦交煎也不忘，念念在兹，心心不忘！这平常要努力。有些居士，有一点饭吃，有间房子住，有衣服穿，算了，那不就是人生世间，有这三样不就行了嘛，不要想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什么好。你们没有看到过，日本人打起仗来，那死多少人哪！受多大苦！你打我，我打你，没仇没冤，他外国来了也互不相识，他们总是想打人，可我们也打人。我们念阿弥陀佛不干这个，大家达成一个目的，常住不管是在家的、出家的这些老师父，共同的目的是求生极乐世界，再不

要有其它的主意、其它的妄想。

这个庙已经修好了，也有饭吃，有饭吃就行了，还弄什么呢？现在大和尚经常到外面，他到外边作什么？他是为的大众，为大众在这安心念佛，他才在外头走啊！我们要知道，大和尚到外边去开会，去学习，都是为的大家在这儿念佛求生净土，他才东走西走的，你别说他到外头走了，我们在屋里念佛，他在外头走他也念佛，他也修行，他跟我们大家打的是一个目的！这个时代，你们年青人不知道，这么大一个道场，要是没有一个人在外面办事情，你在这里念佛也念不好，有事嘛，他把事情办好了，我们大家好在这里念阿弥陀佛，他成就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要成就他在外面一切顺当，求观世音菩萨加被，他在外面做事情，要安安全全的去，安安全全的回来，我们才能在这念阿弥陀佛，不管你们当职工的，还是居士，我们都有这个想法，大和尚在外面开会，做事情，把一切安排好，都是为了我们修行念佛，大家叫六和僧嘛，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求生净土，不要打其它的主意，要安安生生的上殿过堂，道场一定得有这个，没有这个不行！今天说也说不了什么，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智慧，说到这儿就好了。

……六年，这四年干什么呢？这四年我一个人到深山里面去了，住茅蓬，后来我又到了云居山，住一住老和尚又圆寂了，圆寂了就是文化大革命，他圆寂的时候他说：我要是

死了啊，你们大家把我这个身子掌火烧烧，烧了之后，骨灰弄碎，弄点面和成小面团，放点油，放点盐，一部分放到山上，一部分放到江里边、河里边，这是他最后的愿力，这个身体是个幻化之躯，最后结众生缘，说是你们一定要给我办到，过几天就圆寂了。还没有圆寂的时候，他写了一张遗嘱，他死的时候，确确实实一百二十岁，这我知道。死了，就在他那个茅蓬很近的地方挖了一个坑，弄些山上的柴火堆起来，把他那个龛子放到上面，就把他烧了！烧的时候，那时候正是斗争啊，五九年哪，虚云老和尚也受了摧残，他也是右派。后来老和尚另外又写了一个遗嘱，他说，这个和尚衣服可不要改呀，改了这个衣服，我们僧相没有了，佛教就不存在了。佛教的存在，就靠这个和尚衣服啊，靠这个庙啊！没有这个庙，没有僧人衣服就不行了！虚老和尚圆寂的时候他说，以后出家剃头啊，要照他说的四句，跟以前不一样，说：金刀剃除娘生发，脱去尘劳不净身，圆领方袍僧相现，法王座下又添孙。这是虚老和尚说的，后来云居山收徒弟，剃头的时候都要说这个。

……那个村庄原来有一个庙，庙被扒了，庙里的菩萨暂时都到天上去了，玉皇大帝叫他们还下去，说现在人间正在那里修庙，这些神就下去了，同时带了些天兵天将一路下来了，这些天兵天将跟这些神的部队弄崩了，天兵天将就把他们这部分人给收拾了，观世音菩萨就请来五雷，把两边都打

了，打了观世音菩萨就走了，走时交待他们说：这些人已经死了，上面不答应，要来杀人！那一天，男女都不要动，假若人家要是来消灭你们村庄啊，到河边有个老师父，除了他呀，谁也救不了！你们都到他那儿去请他救你们。这是他们老百姓在那里说的，就是狗子、蚂蚁都活不了，十二点钟，你们这村庄鸡狗都会死！一个不留！这村庄的人就怕了，大家都到我那茅蓬，前前后后都跪下了，我也不晓得这是搞什么名堂，我说：好，我这里还有半碗饭，我吃了我就去，你们都不要跪那儿，站起来吧。他们都站起来了，我说：你们回去，我马上就去。

我一去呀，有十多个道门头子，说：十二点哪，太阳要晒到他们村庄，这些人一个也活不成！那村庄不是小啊，有十个队那么大的村庄，那就是公社。我说：我在这里坐坐。坐了一会儿，我说：你们不是说天兵天将下来杀人嘛？没有这个事！你看十二点已经到了，你们别听他说长说短的，你们女的赶快回家做饭，男的赶快到地里插秧，你们都走吧，我也回去。他们说：敢走啊？我说：敢走，我说走就走！十二点钟人死光，这快到一点了，没事了，你们回去吧，我也回去了。就这样算了。这个公社的几个头头到我那儿去说了好多好话，说：这一次灾难要不是老师父那就完了。村庄的人过了两天又到我那儿去了，说：老师父这一生的生活呀，由我们负责！

圆教跟禅宗是一致的，佛说的法就是对机不同，目的都是明心见性，不管是学禅、学净、学密，佛出世间的目的，就是《法华经》说的：**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五时说法的目的就是悟入佛之智见，其它没有什么，以见性为达到究竟目的，不管说什么法，不见性还是不究竟，总到一起还是禅。我们后人用这个法门、那个法门的目的，就象黄河、长江，大小河流一样，它到哪儿去？终归还是到海里去，佛说这一切法的目的，都是导归自性大海！明心见性，这是究竟的，彻底的，依这个来成佛，依这个来了生死，依这个来离苦得乐，佛出世间的目的就在这。他所说的法说完了，他所度的人度完了，他就涅槃了，其实佛并没有涅槃，涅槃就是二乘凡夫的佛涅槃了，大乘的佛还在灵山会上说法示众。我在云门寺，老和尚到兜率内院去了，说是灵山会还在说法，并没有结束。

虚老和尚去的时候，后来老和尚自己己说的，他睡在那里也不动了，也不出去了，人家以为老和尚圆寂了，云门寺住的一百多人，人家很悲痛啊！到那儿去看看，他在睡着呢，已经去了。第二天哪，他又坐起来了，大家都赶快看他，说：老和尚，你又坐起来了，您老人家这一天一夜断了气，您老人家到哪去了？他说的很客气，我梦中到内院去见了弥勒菩萨，他说他去韦驮菩萨不叫走，留也留不住，他去了，当时老和尚到内院很多熟人，佛在世那些尊者都在那儿，憨山大师，紫柏大师，金山的观心和尚，天童的祖师也在内院，人

家都招呼叫老和尚坐那儿，头一个位子。阿难尊者当维那，请弥勒菩萨说唯心识定，说完了，弥勒菩萨就指着虚老和尚说，你赶快下去吧，你的事还没办完。虚老和尚说：弟子业障深重，我不愿意回去了。弥勒菩萨下位，推着他，推到下边，说：不准在这，你赶快下去，你还有事！正推的时候，韦驮菩萨赶到了，韦驮菩萨往外拉，弥勒菩萨在里推，他两个才把老和尚弄下来。老和尚就跟大家说：我不死了，我不去了，本来不回来了，这两个菩萨一定叫我回来，我就回来了，你们大家好好的持戒修行，这是我们一时的业报。后来这个事情差不多快结束了，北京也去了人，李济深这些知识也帮了很大忙，云门寺的事情就展转的消失了。

说什么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你看这重要的很哪！禅宗的目的就是要开悟，开了悟，再用什么功那就是真是不虚了！开了悟的人，看话头是真看话头，念阿弥陀佛是真正的念阿弥陀佛，看经是真正的看经。《六祖坛经》法达禅师，他没有开悟以前，他看的是佛说的《法华经》，他开悟之后，他看的是自己的《法华经》，开悟就有这么要紧！那么这个话头怎么才算话头，怎么才算看上话头？话头就不是说话呀，就是还没有说话以前，还没有起心动念，这无生一念，这叫话头。因为我们自性的本体，他不属于生灭，也不是有无，要用这一念不生的话头来见自性的不生不灭，这才相应，不这样就不相应，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话头来见

我们自性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这就叫开悟，不这个样就开不了。

我们到了这个道场里来，这个道场是禅宗道场，主要的是开悟，没有生心动念，这样才算看话头，时时刻刻的话头在，没有一个时间话头不在，没有一个地方话头不在。古人说：万马人中不见一人，万事闹场不见一事。这怎么了？这就是你的话头已经踏实了，已经得到实际了，说是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就是这么个境界，看话头看到这么个样子，才能得到好处，嘴说说不行，不认真不行，不踏实不行，这妄想那妄想存在，这观点那观点存在，都不行！一定要做到行不知行，坐不知坐，就是吃饭咸淡苦辣都不知道了，为什么？话头得力，话头在思想上一切时一切处占领阵地，这就叫修行，这就叫看话头。这个样子，虽然是还没有开悟，离开悟不远，要这样用。

这个**开悟啊，一定要有个因缘，这因缘不到，你就是修行好你也开不了悟**。你看那虚云老和尚五十多岁才开悟，本来他幼年出家，功夫早就用的很好，你象他掉到长江里边，那不是功夫好啊，那不行，他一天走几百里路，行不知行，那功夫都用到家了，可是他开不了悟，为什么开不了悟？他这因缘没到。云门文偃禅师到处参学，始终开不了悟，他后来到雪峰，到雪峰那里问话问完了，他出门口，一个脚在外，一个脚在内，这雪峰祖师把门咔嗒一关，把文堰禅师的腿挤

了一下，悟道了。那就是他这个因缘到了，不到就是怎么着也不行！

这历代的祖师，不晓得谁是个什么因缘才开悟，象这个禅宗道场都是劳动啊，我们这儿大家天天做一点事情，种几棵菜，我们也要吃啊，这就是继续农禅道场。马祖开道场的时候，也是天天在外面做事，马祖的大弟子叫邓隐峰禅师，那也是了不起的！邓隐峰禅师在家会两把木工，马祖天天平地，种东西呀，马祖带着海侍者，马祖他累了，他坐在那里伸着腿休息了。邓隐峰禅师或许是因缘没到，他做了个小车子，把高处的土推到低处，天天在那推。马祖坐那里，两个腿伸着，邓隐峰禅师推车土过来了，就喊一声：师父，你这个腿蜷一下，我车子要从这儿过！马祖说：我这个腿呀，我只能伸出来，我可不能蜷了！邓隐峰禅师想着，你腿不蜷回去，我这个车子总要过吧？邓隐峰就把车子从马祖腿上碾过去了！把马祖的腿呀，碾伤了。马祖很不喜欢，回去了，好气！马祖回到方丈里，他老是在外头砍柴火，就把砍柴火的斧子用手提着，很生气，出来了，到那个坡场里站住，就喊一声：刚才哪个推车子的人碾住我的腿了？那个人给我出来！邓隐峰禅师就要出来呀，想着师父要用斧子砍我哩，就弯着腰伸着头到马祖身边，你是祖师嘛，你是我师父啊，你要是砍就把我砍了算了！马祖没有砍，笑了！这一笑呀，邓隐峰禅师他明白了祖师意。马祖一笑，提着斧子回去了，没

有事了。这也算是以心印心哪，祖师的机锋转语是给谁的就是给谁！给谁说的就是给谁说！不是给你说的啊，你听也没用！

这就是因缘成熟了，他一听就明白了，禅宗的语言哪，就是不说破，叫人参而自得，这历代相传几千年了，就是这个样。我们出家人就是把自己所受的戒律持好，总有一天会了生死，功夫不管用的怎么样，因缘不到不行，因缘到了，禅堂里面的钟板响一下，散香敲三下，就明白了，这叫磕着碰着，因缘时至，当下了脱。只要是踏踏实实的持戒用功，因缘一到，桶底脱落，当下了生死。这是个希望，得有信心！

世间法、出世间法，不是两个，不是分开的，不是说世间法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是出世间法，我们修行人在这个世间一切染法之中，不染，不贪，不动心，不动念，就是出世法，这在于各人的认识、看法，你能在这一切行动之中，不管是什么染法、净法、善法、恶法，你在这一切法之中没有染，没有爱，没有嗔，当体即是出世法！佛法就是这个样子，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就是不染，不贪，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只要有信心，早晚有一天会得到实际！

“得一与不得天魔得，玄之又玄外道玄，找出爷娘寸草里（音），认它黄叶作金钱，”这是禅宗这样说的，也是实际。为什么禅宗要这个样子呢？禅宗以无所得为入道方便，这还是个方便，这不得已才说了这个。一个参禅人、想了生死的

人，要明白这个，不按这个样子去前进的话，你有所得都不是。宗门下这一法，不说玄，也不说妙，就象印宗法师问六祖：黄梅得法，有何指示？六祖他就是实际的来说：我所得的法呀，那就不是指示，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因为这是祖师禅，祖师禅就不要论什么禅定解脱了，各大乘经，这个三昧，那个三昧，这个禅定，那个禅定，这个就是如来禅。祖师禅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还有个什么说头啊？没有什么说，我们自性本体不生一念，不染一尘，还有什么说的？那并不是我得了什么果位，得了什么东西，得与不得，谁得呀？天魔得！你看社会上这些道门，那都是有所得呀！都说他高，他比任何都高，只有他才是真正的高，殊不知千百年前，祖师早就把他破了！禅宗以无所得为入道方便，你要是有所得就不是的了，了无所得为我们修道的方向，修道的目的，也是修道的实际。

或是刚出家，刚来信佛，在社会上染惯了，为什么现在教规立不起来呢？因为人的习气太重了！前天来了一个师父，他想吃烟，人家那里修房子的工人都知道，这青原山不准吃烟，他说什么？他说这规矩弄的太死板了，吃烟都不准吃么！那还修行什么哩？这些人哪，就是千千万万的来出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说是生活又不好，钱给的又少，发这几个钱儿还不够吃烟的，这有什么住头呢？象这些人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他成染的嘛，他对于我们这个佛法还没有认识，

他不知不觉就说出来了，他把他那一套都弄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教规实在是不好立，怎么呢？他那个习气在，佛教的清规戒律他入不进，他以为这太死板了，那你那个习气毛病赞美生来就有，不是更死板吗？他不加道，这些清规戒律就是助道的，祖师大慈悲心，制定清规戒律，把你的习气毛病去尽，就了脱生死了。《楞严经》上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佛说这些法，就是要去我们的习气毛病嘛，你要是接受不了这些清规戒律，你在庙里头住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是讲究吃、喝、玩、乐，根本来说与出家不相应，就是住在庙里也不中，就是受了三坛大戒，你强强勉勉把和尚衣服穿上也不行，你思想没有在道嘛！为什么前边的佛菩萨叫去凡情圣见？你要说我得到个什么了，你实在没有得，你所得的都属于生灭，那都不是的。说是“得与不得天魔得”啊！这些天魔外道都是喜欢有所得，没有得证明不了他高啊，实际来说这些都是妄想执着，他得的越多他执著越大，根本谈不上得道！社会上这吃喝玩乐，那就是有所得，究竟来说，诸法空相，有什么可得呢？

出家人哪，一定对佛法要有一个实际的认识，要有一个体解大道！现在出家人多，修道人少，到处修庙，修庙不修道，到处受戒，受戒不守戒，这是佛教最大的一个灾难！

我们不管是出家早晚，受没受成，你一心修行就是嘛，一定要自己把自己的功夫弄一个实际，弄一个踏实，不要还

根本没有用功就说这长那短的。不要说证果位了，你就是有一个不惑的功夫，现在来说就很少，一定得知道，凡是有想有思维都不是，佛法是不生不灭法，是实际之法，直下无心，便从本得！催板。

开示二十八 一切放下，功夫现前

造了因果，造了罪，尤其是命债，要想把这个业报改了可不容易，一个是遇到佛可以改变，再一个自己见了性、得了道可以改变。要不然，杀人一定要还命！古代有安世高法师，精通三藏，他是东印度安息国的太子，他得了道，晓得要去中国还命，我们怕还命，他自己要去还，他到中国三次还命，三次都在洛阳。安世高到洛阳，见到一个人就问：你还认得我吧？他说：不认得。说：二十年前某一天，在某个地方你杀了一个人，你忘了？那人怕得很！安世高就说：明天你证明，我要被一个人打死，我是还他命的，假若你不作证明的话，国家把他抓去偿命，那我就自送命了。第二天吃了早饭，他两个人一块上街，有一个卖柴火的挑着担子走过来，柴火捆突然散了，担子头上有个铁尖，往前猛一翘，扎在安世高头上就把他扎死了。街上人一看，把外国的和尚扎死了，都不答应，这个人就出来作证明。

这些公案，这些事情，只有佛教里面有这个，社会上人

家也不相信这个，社会上也不承认前生的事情，只有我们出家人才相信这个。就是说这个因果呀，躲也躲不掉，造了罪，今生还不了来生也要还，因果定是这个样子！佛说法四十九年，也就是讲的因果，我们信佛也就是信因果，有世间因果，有出世间因果，我们修道人持戒坐禅是修出世的因果。作一切善事，修桥补路，有利于国家人民的这是世间因果，是福报。我们修道的人还不是这样，净土宗很注重这个，做一切善事回向净土，虽然是世间的善事，也可以转变成出世法。《忏悔文》上说：我今发心，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社会上的人哪能相信这个呢？作一切善事，不为自己，也不求人天福报，这就是出世法了。我们要发这个心，不为自求，这跟诸佛菩萨的愿力才能相应。虽然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我们要发这个心哪！我们要有这个观点，有这个目的，这个观点已经超出了世间，越过了小乘，发这个心，就会得到龙天拥护，诸佛加被。

我们住在道场里边，道场都有龙天护持，一切都是顺当的，都是吉祥的。你象虚云老和尚，他开道场都现瑞相，多少年的古树死了还会活，这就是瑞！那一年，云门出事，解决之后，老和尚又给大家说了三堂戒，他方丈里边栽了十棵优昙花，受比丘戒那天，优昙花开了十朵。优昙花它不是一般时间开，它是现瑞相。优昙花跟别的花不一样，它是叶子上开花，叶子上出那一个花朵，到中夜的时间指定开。老和

尚对法云说：优昙花开了，叫他们都来看看吧。到禅堂里，叫大家都去看优昙花，第二天就登坛受比丘戒《梵网经》说：见光见花，种种异相。这就是有道德，才有这个瑞相。我们在这个道场里修行，时时刻刻在道念上，在修行上，有道心，有慈悲心，虽然是没有感觉到明显的瑞相，总算安安全全的吧，不出其它的怪事，这都是有龙天拥护啊，象修造房子，安安稳稳不出事，这都是大家有道念，有修行，实实在在的持戒坐禅，就会感动龙天拥护，诸佛菩萨欢喜，这个道场里边就会安全，就会顺当，就会吉祥，使大家的道业增长，都从这个道心、信心而来。

禅堂里钟板犍槌，监值，散香，跑香，坐香，为什么有这些事呢？那就是禅堂里是用功的，这都是提拔，都是警策，没有这些警策，功夫打失了提不起来，要有个信心把这些规矩弄熟。到禅堂来主要是看话头，宗门下用功，起心动念，即乖法体，极难看哪！其实，你要看上也不难，更省劲，看话头要专注一境，古人叫观心，话头没有看惯，没有熟，它会打失，打失很快再提起来，只有一念不生的话头在，其它的空有都不可得。虽在空中不住空，虽在有中不住有，这就叫功夫。有些不知道，我们不是气功啊，不要用劲，不要用气，不要使劲执著，会上火！你念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在，不要有其它的妄想执著，其它的一切长长短短都要放下来，你所知道的，你所丢不开的，这一切都要丢开。其实要

按说呀，你这一切都丢开了，那就是用功。不是说离开这一切另外有个功夫用，不是，妄想执著妨碍了看话头，你把这一切放下来，话头自然现前，要这样看，这样看就是个用功人，不这样看就不是的。又是胡思乱想，又是睡觉，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切放下！

经常的来人，来人作什么呢？也不过是有人想出家，有人想在庙里住个时间，有的可能还是临时的。不管怎么样，你在这个祖师道场，道场是修道的，你哪怕住一天呢，你也要遵守道场里这一切行动，道场里一切行动干什么？成就人修道，成就人了生死！那么要知道什么是生死，了什么？按实际说，出家的目的就是了生死，我们是不是知道出家的目的，这个你得弄清啊！什么是生死你不知道，怎么了法你不知道，那你是来作什么的！要知道，修行人吃饭是为了了生死才吃饭，劳动是为了了生死要吃饭哪，才劳动！是不是知道吃饭？那个饭是什么味道，你要知道了，你还是生死。禅堂里说：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那干什么呢？虽然是在那吃饭、吃茶，他没有这个心了，茶虽然吃了，他思想并不在这个吃饭、吃茶上，这是他用功，话头已经上了正轨，不被吃饭穿衣这些事所约束了，这一切现前，不动心不动念，已经走上出世法了。

什么是生死？贪名图利是生死，好吃懒做是生死，人我是非放不下是生死。你吃饭都不知饭味了嘛，你就没有这些

事了，就跟虚老和尚说：你的功夫啊，已经落堂了！就是功夫纯熟了，外界的一切音声色相，你没有这个执著心了，虽然是生死没了，还没见性，按他们说，这个功夫已经达到不惑，这个功夫很有力气。这些私心杂念起不来了，你就不被这些尘缘所约束了，功夫用到这个样子，才能说见性，才能说了生死。你现在长长短短的，人我是非，贪名图利，你还在生死之中，那能行啊？一定要跟着祖师、善知识他们修道的路程！

说一个故事你们听。我听虚老和尚他自己讲，他在安徽黄山，他想到南京毗卢寺挂单去，吃了早饭起单走，背起他那一点烂东西，一个蒲团，一个方便铲，就走了。自己感觉天不早了，睁开眼往前面看看，到南京城门那儿了。不管他，又往前走，走走一看，到毗卢寺山门口了。吃了早饭起单走，到这儿太阳快落了，这是一天呀！这中午吃饭没吃饭不知道，从黄山到南京过了几道河，究竟过没过，他也不知道。你说没有过河吧？他已经到南京了。你说没有走吧？他鞋子也走烂了，鞋子也走掉了，究竟鞋子掉哪儿了？也不知道，还赤着脚，脚磨破了，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达到行不知行，虽然在行啊，不知道！就象虚老和尚用功用到这个样子，还没有见性，后来因缘成就，在高旻寺开了悟！

你要想了生死，要想见性啊，就要这样用功。就是这样子用功，还不一定是见了性，何况还在外头舂舂闲壳子，还

想吃点这吃点那，还想说是说非，这哪一年了生死啊？这个样子不但是没有了生死，还造了生死，你就违背了这个道场，道场是成就你了生死的，你在这个道场里边不修道，反而造了生死，这就叫可怜众生，这就叫业障！你既然到了这个修道的道场来了，你要放下你的，一心一意来修行，不管你是看经也行，念佛也好，持咒、参禅、念观音菩萨都行，你得用啊，你说长说短的干什么？那你吃这个饭你就白吃了。但你放下嘛，你有什么放不下，你回去把你的事情办了嘛，再说嘛，你在这里你功夫也没用，事情也没办，你这不是空过吗？你不是违背了道场吗？说出家要真实出家，不是来看看，算了，要直来直去，不要弄的啰哩叭嗦的打闲岔，那修行人你能打了闲岔呀？这就是自己耽误自己，自己打自己的闲岔！

很多工人，男男女女的，老和尚他做了很多在家衣服，他说天冷了，有些人没衣服穿，他就结结缘，这修房子的工人，男男女女担土的，他们在云门寺左边搭了个棚子，自己烧饭，逢初一、十五，多磨两个豆腐，叫当家的给他们送去。那些工人哪，不是说众生都有佛性吗？他吃了庙里的东西，对庙里也很好，无形中他们也讲因果报应，庙里边一针一线人家不拿，对出家人很客气。

那就是一个出家人在那里住着，要慈悲，要忍让，对人民要好些。我们吃饭穿衣，我们住的这一切，要能够次于人

民，我们才能够安心办道，人家才不会打闲岔。要吃的用的，穿的戴的超过人民，人民看见呀他放不下，这现在的时代不是争吗？斗吗？互相之间偷啊抢啊，弄的人命都危险，怎么？就是你比他强！这个时代我们出家人如何能够安然存在，我们对于人民要做出一点成就。

那年广东解放了，李济深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是虚老和尚的皈依弟子。他给老和尚写了一封信，很长。他说：师父啊，您老人家要知道，现在这些大寺庙都判成了大地主，您老要多跟人民来往，多跟人民联系。云门寺山门上贴着“云门寺是大地主”，又加几条“封建迷信”。老和尚人家是菩萨呀，人家知道啊！下边几个村庄都是云门寺的地，解放就不准收租了，叫收老和尚也不收了，自己挖地吧。要开海会塔那块地，人民说：这块地是我们的放牛场，不能开！那村庄不是有头头吗？老和尚就把这几个头头请到云门寺，磨了两个豆腐，给他们弄了些好菜好饭，老和尚就说明白了，现在解放了，你们种的地我们都不收租了，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就这一说呀，那里人民就让我们开那个地，有的还给云门寺送点米，送点吃的。这什么事都要靠人来维持，政府提出来，云门寺那一片山是人民的，我们砍柴火他都不让，这就是时代嘛。李济深他懂啊，他叫老和尚多跟人民联系，不然这就好麻烦。老和尚慈悲，又请那几个村庄头头，又吃了一顿饭。老和尚又说：我们开荒地要吃饭，还要烧柴火。这

一说，人们又同意了，说是：老和尚，你们烧柴火、卖柴火随便，那么大个山嘛！这个人民哪，尤其是农民，极好团结，他就是吃一点饭就行了。老和尚在云门寺救了好多人。谁都知道，过年的时候，他们那里的糯米蒸一蒸，棒子打的一块一块的，这个去给老和尚拜年提一包，那个去提一包，那么多米吃一个月都没吃了。

古今我们佛教这些祖师，他都不会跟人民争啊！佛教无争，财法二施，布施是最好的。前边这些村庄，原来就是给净居寺种田的，解放后，谁种的归谁了，另外给我们分些田自己种，还给的牛，给的犁，这也符合农禅。和尚种地总是有点外行，原来这里的高光，他对人民有联系，平日有联系，碰到好事能忍让，所以土改的时候这里也没什么。那就是我们没有别的，我们佛教存在，不是说弄的很好，这现在有些大寺庙实在富，生活就超过人民了。你这生活一超过人民，他对你有意见，我们现在这些人都在这里用功，说一有事这个心不安，功夫用不上。我们要依靠佛，跟着佛的办法来行，佛他叫我们安贫乐道，以法为乐，世尊他自己穿破衣服，叫弟子都穿破衣服，这就是安全的第一！你样样超过社会上就不行了，这就争啊！佛教无争，你要打下别个不争的原则，你说你不争，你样样弄的超过他，这个就是争！这引起来争，你样样生活过的不如他，他就不跟你争了，你超过他，你就是说你不争他也要跟你争，你嘴说不争，你干起来你还在那

儿争啊！

就跟那修行一样，修行第一条，你把你的思想，你的内思想外思想，这形形色色你得放下来，你光说用功用功，这些事情没有放下来，你功夫还是用不上，把不符合看话头的，对于话头有妨碍的，妨碍修行的这些事统统内放下，外放下，一切放下，功夫自然现前，为什么功夫用不上？就是没放下嘛！放下了这工夫不用而用，就跟念佛一样，不念而念，念而不念，把妄想心，烦恼心，转变成一个正念，把这千思想、万思想辗转丢开，只有这一正念现前，这不就放下来了嘛，催板吧！

开示二十九 持戒坐禅，出家本分

我们出家人要常称念观世音菩萨，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国家要安宁不出事，我们才好修道，我们出家修行得有一个很安稳的时代，要是乱了就不好弄了。你们年青没有经过这些事，我在白马寺，日本人要占洛阳。洛阳那地方跟这里不一样，往地下挖几丈都没有水，都挖成沟，挖成洞，打起仗来呀，哎呀，真苦啊！日本人几十万重部队要占洛阳，国民党派了三个军，邙山顶上驻一个军，城里边驻两个军，都筑上工事，日本鬼子从邙山顶那边过来了，这个军没办法，就退到城里边去了。这日本人几十万重兵把洛阳包围了，大

炮、坦克都弄起来，天天打，那洛阳差不多打平了，房子也打烂了，那地下做的工事好，这几个军守的还挺厉害，后来守了一个月，弹尽粮绝，这三个军长计划计划说走吧，把这部队一集中，就跟日本人拼了，打洛阳那些日本人死的还更多些，因为他这人恼了！他气了！三个军大部分都是北方人，挺野蛮，就跟日本鬼子干起来了，把日本人拼的可厉害！

我们这出家人在白马寺住，日本人先占住白马寺，日本长官住在白马寺，让白马寺到洛阳城里去叫国民党的部队投降，这不敢去啊，不敢去逼着叫你去！哎！说起来这打仗都不好啊，洛阳那边是水浇地，骡子拉水用水盘子，白马寺几个水盘子，是铁的，把几个水盘子搁到山门外头，外边是个汽车路，不远是个火车路，就在那个地方，把打伤的人都拖到那里，弄到那个铁盘子上，倒些汽油就点着了，有的人还没死，还哇哇的叫，他在那里就烧了。那日本人哪，都是边国地呀，惨无人道！那人都没有死就掌火烧，看那极苦啊！

日本人，日本鬼子，他那政府是信佛教的，对于庙里都很好，对于老百姓可不怎么样。日本人进攻洛阳城，我到哪儿去了？我到了少林寺南边的风穴寺，风穴寺是延沼禅师的道场，延沼禅师是临济宗第四代，他那地方满山都是柏树，少林寺那个地方柏树砍了它会发，一发一大扑楞，烧锅都烧柏树，这里砍了不发了。风穴寺那个地方都是山，山上都是明煤，那石头块子都是煤，它不用挖就出来了。韦驮菩萨请

延沼禅师开这个道场，延沼禅师说：这里没有柴火，没有水，怎么办呢？韦驮菩萨说，他保险，他会弄水弄柴火。祖师建道场都有龙天拥护，韦驮菩萨把柏树籽撒到山上，马上就长出来了，第二天满山都是柏树，风穴寺后背有个观音亭，那里边也出水了，水好大，下边就是道河，靠着河边修的大寮，做饭用这个水好的很！

为什么那样感应呢？因为延沼禅师是传佛心印的祖师，这青原山原来也没什么水，上面不是有个卓锡泉吗？就是七祖用锡杖往哪儿卓了一下，水就出来了！这就是祖师的道德，我们后来的人要知道，我们在这里吃饭，住房子，信心檀越来供养，这都是祖师的余德呀！都是祖师的道德所感，后人享了佛菩萨的慈悲摄受，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我们有这个福报，我们自己有什么福报呢！

出于丛林，入于古刹，从这个禅堂出来到那个禅堂去，一进禅堂就是三冬四夏，古人到其它禅堂，这规矩不要学，怎么？他住了好多年，他已经会了，现在还没有住几天就走了，到了那里还是不会。古人出家修行，我们也出家修行，没有别的，就是古人他认真，我们就是不认真。古人也是说这说那的，说什么？就说你这个阶段功夫用的怎么样？你的见解，你的受益怎么样？同参道友谈这个，我们现在可能很少谈这个，自己基本上也没有放下来用功，谈也谈不了。赵州老人他开了悟，还三十年不杂用心，我们不要说三十年了，

有几个钟头，坐几枝香不杂用心呢？赵州祖师三十年不杂用心，香林禅师四十年打成一片！我们出家才几年呢？打成一片没打成一片呢？古今都是出家人，就在这里区别，古人为了生死大事，不远千里求师访道，到处奔波，都是为的生死大事。我们现在也是到处走，走来走去。古人是为法心切，不得不万里行脚，费尽草鞋钱！我们现在那可比古人方便了，坐飞机，坐火车，坐上了，坐一会儿下来了，就到地方了。古人行脚是苦功啊！夜晚没有地方挂单就在大路边坐坐，他为什么能那样吃苦呢？我们现在怎么吃不了这个苦啊？象这个地方不如意，那个地方不如意，就是为了这个不如意才走，不符合自己的观点，不符合自己的做法才走。古人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修行与我不怎么相应，才移动一下，这就是古今的不一样。

总的说，**古人他是为生死大事认真！我们现在就是没有认真**，这现在很多地方原来都是禅宗道场，这禅堂也有了，能在里面住一年的人都少，怎么？他不耐烦，一个自己没有认真用功，得不到一点受益，得不到一点实际，他就不愿意干了，这个样子不觉不知老了。人一老啊，坐也坐不起来了，行也行不起来了，功夫也提不起来了，这病那病都来了，这一生啊，就这个样下去，完了！象你们这年青人哪，赶快用功，住的房子也放不下，佛在树下都放得下嘛，我们住这么好还放不下呀？这主要的，没有道心，道心发不起来，说这

个障碍，那个障碍，什么障碍都没有，就是放不下！

古代的人修行不容易，现在要容易，怎么？你象祖师讲这些开示，佛留下来的这些经书，这都是修行的道路，还有些祖师、善知识怕我们不懂，又给我们作解释，把庙也修好，样样都弄好，这都是为了成就我们修行，诸佛菩萨、善知识成就我们修行、主要我们自己得成就我们自己，你光靠佛菩萨祖师成就不行，用功打坐那还要靠我们自己坐呀！自己不愿意坐还是不行，你不但生死了不了，你想得一点受用也得不了，要知道，出家人持戒、坐禅，是我们的本分事，为什么要持戒？持了戒这修行就慢慢的显出来了。

禅堂为什么有这些规矩呢？没有这些规矩不行，乱了！内也乱，外也乱，外边上正规，内边也上正规，话头上正规，外边大规矩小法则也上正规，这就是修行，这就是道场，道场就要这样成就，不这样成就就不是。一到这里来，要遵守道场的一切制度，你不遵守这个制度那就不行，为什么？道场是成就人用功的，成就用功得有个规格、得有个制度，没有制度乱了怎么能行呢？要虚心，要恭敬，要虔诚，接受道场的一切制度，要当参学，那就是头一回不懂规矩说一说，二一回再说一说，三次、四次不说了，叫你走，三番五次的你不学那就不行！禅堂里是这个样，大殿里、斋堂里也有规矩，如法次第坐，客堂、库房里也有规矩，到客堂里得听知客师父招呼，到库房里也不能乱说乱讲，没有这个规矩不行！

云居山现在有个海会塔，古代人进云居山，先要到那里住半个月，得学习，不学习不能到真如寺里去。现在他们管理局卖门票那个地方叫换衣亭，到这里要换衣服，穿的整整齐齐。道膺祖师和赵州祖师立了个赵州关，虚老和尚说：老僧今年百十八，芒鞋踏破赵州关。祖师立的关，还要祖师来破，就我们这儿立的“祖关”，谁来破啊？你们从外边来，能不能破这个关？参禅是不是真参，有一个真参，也要有一个实学，你没有真参，哪有实学呀？你不是白白的出家吗？

古来的人住禅堂都是三冬四夏，在功夫上、见地上有一个落实，才到外边问问话。这现在作什么呢？一出了家，戒也没有受，就东奔西跑，到处想弄个名堂，那是作什么地！是出家呀？还是混哪！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哪里如意？极乐世界如意，你咋不去呢？极乐世界八功德水，去嘛！这东走西走什么目的？想弄一个如意，极乐世界那么如意不去吗？想在娑婆世界找个如意，那么是不容易找到的，你放下来，什么叫如意，什么叫不如意，从哪儿起？落在哪里？把这个看上！

这个地方七祖在的时候，外面那个地都是自己种的，自己不种地，你吃什么？沩山祖师在沩山就是种地啊，百丈山也是种地，云居山那么多的地也是自己种。佛在印度的时候，出家人不种地，佛教到中国来，要是不种地、不生产那就没有办法，不种地没饭吃，没饭吃你修行什么？有些地方念念

经，给几个钱，买买米吃，给人念经那几个钱，就是为了修行，修行不吃饭不行，帮人家念念经，放个焰口，买点米吃，这到后来就不好弄了，弄的太多了，专门搞这个，把自己基本的修道都忘了！你们要知道，出家是为的修行，你要不修行，出家作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我们有饭吃就修行，我们做点事情为了吃饭，为了修行，有饭吃，我们可以信仰，可以修行。我们劳动跟在家人不一样，或是打坐、念佛、看经，困了，到外面转转，透透空气，活动活动身体，做一点事，那不能跟在家人一样，一天到晚干哪！那不是的。

古人也劳动，就是打坐在禅堂里有点昏沉，放腿子到外面弄弄草，动一动，对身体也好。就是现在一天到晚叫你坐也坐不来。我在云居山，一个年青人，他说他来就是为了来坐香的，我说：那可以嘛，我就把你送到禅堂里。送禅堂里没有住三天，他又找我去了，我宁可在外面种田，我也不愿意在禅堂里坐了，腿子疼，又用不上功，赶快到外面劳动！坐个枝把香，到外面劳动，感觉人很舒服，你要真有功夫，腿子不疼，处处功夫现前，得到一定受益，那常住也会成就你用功，那你说大家用功你去睡觉了，那你还不如在外边做一点事情，你做一点事情你还有一点福啊，这出家人一定要知道，**福能融慧！你没有福，你这个慧也修不成**。你说人家来这儿供养，你有那个福啊，你没有那个福谁给你呀？他自己还没有他给你？不会给你，还想你的呢！想你的都想不到，

还给你呀？

我们到外边做点事情，施施肥，弄弄草，把菜种好，天天有新鲜菜吃。现在嘛，因缘还好，以前想盖间房子可不容易啊，费多大劲，现在各地方这里也盖庙，那里也盖庙，这个时代有钱，没有钱谁给你盖？要你的都要不到还给你盖房子？我们要知道，我们盖房子，我们种菜，我们劳动，我们的目的是干什么？总的目的都是为了修行，我们跟在家人不一样，在家人这样搞，那样搞，累的不得了，也不过是为几个钱，我们可不谁为几个钱哪，我们这一切的做法都是为了修行，要不是为了修行，干这个做什么！现在不管大庙小庙，饭都有吃的，不知足，多了还想多，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搞，完全为的修行，为的了生死，才做点事啊！我们住在庙里干什么呢？为的修行，穿这个和尚衣服表示我们是个修行人，穿这衣服很要紧，这是僧宝的表示，表示佛教的存在。

你说隔这么远，给庙里送点吃的，送点穿的，这为啥？因为你在这儿修行，你修行他求你的福啊，你有没有福？世尊在世不舍穿针之福，成佛还不舍穿针之福，有个阿那律，他很懒，老是睡觉，佛就呵斥他。后来他精进勇猛，昼夜不合眼，眼睛弄瞎了，阿那律眼睛看不到，要补这个破衣服，古代都是粪扫衣，不象现在穿的这么漂亮，他就喊了：您谁给我认个针，我要补衣服。佛走过来把针线认好给他，阿那律有天眼，赶快站起来，顶礼佛足说：如来世尊，福足慧足，

不舍穿针之福。佛说：我久远劫以来，求福无厌。成佛了，福慧圆满还要求福，你看这福要紧啊！福能助你成佛，福能融慧。在外面做事，种点菜，施点肥，地挖一下，自己要吃啊，要是什么都靠别人弄好，你自己光坐那里，你是不是坐得住？你有这个福报享受还可以，你要是没有啊，你就舍福了！一定要知道，我们要有福有慧，要成佛度众生，这是我们的本分事，是我们应该的事。

佛教流传到中国，这些祖师各立门庭，各出手眼，也无非是方便，令人各取所需，才立这些法门。那一年，这好早了，我到灵岩山，想去住念佛堂，到客堂里他那知客说：此道场是净土道场，以音声为佛事，到念佛堂要发心念佛，不念佛不行，上殿要念功课，斋堂里要念供养咒，都得念，不念那就违背了本道场的制度，因为上殿念经，这音声就是佛事，这是本道场的宗旨，以音声为佛事，这不念哪，就迁单！是那个样，现在还不晓得怎么样。

高旻寺他又跟灵岩山不一样，妙真和尚也算很好，他跟高旻寺来果和尚都是湖北人，他们经常来往。你要是真正的参禅人，你到灵岩山他不叫你住，他叫你到高旻寺去，因为你的宗旨，你的方式方法不同，禅宗道场他就是成就你坐禅的，灵岩山就是成就念阿弥陀佛的，不念不行。到高旻寺你在禅堂里念佛可不行，拿念佛珠子也不行，不要说念佛不行，念经也不行，你要是到客堂里知客师问话，先念一声“阿弥

陀佛”可以，你到禅堂你念“阿弥陀佛”，维那师还不答应！怎么？那是他的宗旨嘛，在灵岩山住，处处都要念佛，一举一动都要念佛，到高旻寺，要是真正的念佛人，他说：你不要在这儿了，你到灵岩山去吧！灵岩山那是念佛道场。那你就不能说，我到这里我非念佛不行！那可不行，禅和子不如随和子，走到哪个道场，就依哪个道场。持戒、坐禅、二时功课，这就是禅宗道场，要上殿，要过堂，要持戒，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非持戒不行！《楞严经》说的明白，不要说你有一点功夫，任你多智禅定现前，若不持戒，你还是个魔王！最要紧是持戒，佛法住世，戒律在佛法在，戒律不在佛法就不在了，你不要以为我穿和尚衣服了，穿和尚衣服也不行，是个外表，不能代替修行！你虽然是把和尚衣服穿上了，把戒牒拿出来了，你是不是认真的修行，那还是在乎你呀！

近来社会上对佛教也就是这么样，我们真正的出家人，不管他社会上怎么样，社会上不就这个样吗？不管什么朝代，改不改，我们佛教不改，就文化大革命搞那么厉害，佛法还不是在吗？一定要知道，佛法是常住不灭的！自己依佛法修行，可以了生死成佛道，你得相信这个呀！

天天维那师父吃饭在那里喊：散心杂话，信施难消！你不要说出家受戒了，你皈依三宝还没做到，你是佛的弟子，还在学习外道经书。《梵网经》说：外道典籍，阿毗昙杂论，这一切书籍是断佛种性！你抓住外道的这长那短，你到庙里

来干什么？你到社会上搞嘛！佛制：五夏以前，专研戒律，五夏以后，方可听教参禅。是不是这样做的？要学习大乘，要读诵戒律，遵守戒律，禅堂里这一部规约，也就等于戒律。禅堂里有些是事，有些是理，起心动念，即乖法体，这是理上的戒，起心动念就犯了，何况是事？为什么说禅宗是最上乘？是顿超法门，就从这里引起来的。

一定要这个样！也没有谁叫来，自己发心，跟着佛教怎么样说就怎么样做，你能把这个三皈守住就很不错，以佛为师啊。佛所说的，佛所做的，跟着去做，佛在雪山六年苦行，我们苦了几天哪？佛是皇太子，到雪山苦行，日食麻麦，树下一宿，我们怕是一天也没干！还说这个房子不咋着，那个房子不咋着，你看你这弄什么呢？你还不是个在家人嘛，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拿钱，也没出力，自己还说长说短，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你自己搞个如意嘛！常住是道场，成就用功的，或是这个道场里规矩制度与你不符合，你挑一个嘛，这现在江西好几个地方，最好的是云居山，高山顶上，又凉快，生活又好，风景又好，那你要说那个不如意也没办法。我在云居山住，过了年，大家走的人跟我去告假，我说：你到哪里去啊？说：找一个清净的地方来修行。我说：很好，你要是能找一个清净的地方修行，你赶快给我来封信，我也去，我找了几十年都没找到，你能找到啊？你心不清净，到哪里能清净呢？

这个修行啊，禅宗叫心地法门，**心清净才清净**，心不净到哪儿找啊！说是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究竟你自己对不对呢？光看别人不对了，**起心动念，即乖法体**，你完全不对！你都是错的，心往外驰求，分别心，妄想心，都是与道不相应。既然自己出家了，你不管怎么样，你穿了这个衣服，你受了这个戒，你要做呀！你要不做的话，你白白的在这儿空过，那就可惜了！既然自己出家了嘛，要有志向，用一个法门，几十年不要变，不要改，一路做去，催板！

开示三十 但尽凡情，别无圣解

生在这个社会，那就是这个社会所有的利益要贪求，所有的灾难，也要分担。我们哪，就是光想得利益，一点痛苦也不愿意负担，这个不行。现在社会上灾难重重，多的很。社会上发明这些火车、汽车、飞机，我们也得到交通的利益，可是也吃了这个交通的亏，火车也会出事，汽车也会出事，为了贪求这些利益，我们不免也要吃亏！

古今我们这个佛教，叫我们出家人，不要贪社会上的便宜，贪了便宜啊，就要吃亏。你们大家到这里来，都算有福报，有这个福报啊！你们都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象我这真是没福报，受了一辈子罪，什么都叫我赶上了！因为造了这个业，你得受这个苦。文革之间，我在云居山，看到好多出

家人，有的被打死了，打死了几个，逼迫跳井死了几个，还有跳水跳河死的，还有抓去的，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也算是造了这个因果，要不造这个因果，哪会受这个报呢？文化大革命以前，是社会主义教育，你们更小知道，教育之后又反封建，反迷信，要弄住和尚，但是他是这样的，打击的对象是住持长老，象虚老和尚就是打击的对象，老和尚也是个右派，右派要斗，后来说是年纪大了，没斗他，就把他管制起来，这我都在那里，人家老和尚是过来的人，人家可不在这里用心用意，人家不管这个，随便！

佛法在世界上存在，世界上有灾有难，我们也要跟着受灾受难。象高旻寺，解放了，来果老和尚他很怕，他走了，他不管高旻寺了，他跑哪儿了，他跑到上海一个什么静七茅蓬，到后来他圆寂也圆寂在那儿。他一走，有个和尚叫智东首座，是温州人，他在那里住的年代可不少了。一解放就成立一个农会，专门弄这个，说什么，高旻寺是一个大寺庙，里面的金子、银子也不晓得有多少！后来地方政府就到高旻寺找来果老和尚，来果和尚没有在，就把这个首座和尚弄住了，拉到那下边村庄，说：方丈和尚不在，这都在你身上啊，高旻寺有多少金子，有多少银子，这你知道，你拿出来！他说：我不知道。说：那不行，你一定会知道！叫拿出来，他没有他拿啥呢？没有嘛！那就是不客气，就吊起来，打呀！

吊起来，人家首座修行好啊，就跟虚老和尚差不多，即入那伽大定，这个那伽大定就跟舍利弗入了金刚大定，鬼打不了，打也不知道。这智首座可能有这个本事，一部分年青人拿着棒子打来打去，就跟打被套一样，怎么打他也是那个样子，打了之后，就怕他死在哪儿名声不好，说是把老和尚打死了，就把他弄回高旻寺，回去他一点事也没有，说：您老人家吃这么大苦头！他说：不知道！打那么厉害都不知道！

佛教假若要是见了性的人，一切痛苦都没了，没有障碍，死去生来没障碍，有病无病没障碍，就是被别人用刀砍，也没有障碍，此界他方没障碍，说娑婆世界到极乐世界这么远，没有障碍！法界藏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儿呢？也就在这，禅堂里也在，禅堂外也在，此世界他世界也在，因为是法界藏身。《华严经》二十层华藏世界海，这一层就是百亿日月，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在十三层华藏世界，这无量诸佛都是一身，十方诸如来，不一亦不异。我们的方向就往这儿去，要学习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要学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没有障碍，虚老和尚没有障碍了，因为他见了性，见性之人，他这个自性等虚空界，不障碍一切，万事万物哪一样不在虚空中存在？虽然在虚空中存在，虚空没有障碍，万物属于生灭，虚空不属于生灭，见了性的人，不属于生灭，可是仍在生灭之中度众生。阿弥陀佛法界藏身，不属于生灭，今天如是，明天还如是，世尊就是用一切生灭法来度我们这个生灭。

我们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大慈悲，我们自性也是大慈悲，念观音菩萨能把我们自性本具的大慈悲引发出来，这样就是佛法，要不这样就不是。很简单，很容易学，很容易做。这世间一切事都不容易做，唯有这成佛最容易，你只要不在生灭之中不就是佛法了吗？佛法就是一个不生不灭法，因为我们一念不觉，有染心，有贪心，有爱心，就把我们自性的不生不灭法盖覆了，说我们出家修行，持戒坐禅，学习佛法，这些虽然是生灭，究竟达到不生不灭，我们就是这个样。这千佛万佛出世，都是这个法，没有二法，认识这个呀，就好修行了，你不要分别这个，分别那个。你自性的本体就是个佛，就是你有染心爱心。《楞严经》上说：**但尽凡情，别无圣解**，我们把这习气毛病除尽了，如如是佛，到哪儿找啊？极乐世界在我们清净心中，走，走到哪一天？那么远！清净心、自性本体即是极乐世界，这是理上。事上来说，确确实实有个极乐世界，你得相信，要用自己的智慧，信心、愿心生极乐世界，十万亿土不离当下一念！说阿弥陀佛他有法界藏身，我们也有法界藏身，我们就是染心、爱心没去，我们的染爱、贪心、执着心去了，我们也是法界藏身，相信这个就是信佛，不相信这个就不是的！不是光用嘴说说，你把那经读吧，读过背也不行！佛说阿难，你旷劫以来，读诵三藏十二部，不如一日修无漏业，什么是无漏业呀？现在就是看话头，话头不属于生灭，这就是无漏业。

例如我们修行，背着一捆干草，这干草见火就着。什么是火？就是欲火呀！财色名食睡这五欲烈火，我们背这捆干草，这是习气，习气见火就着。为什么佛制这么多戒律？修这么多苦行？都是避免这个五欲，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这财色名利它往地狱那边扎根子啊！戒定慧三无漏学，这叫菩提根，你扎了这个根子，有朝一日会成佛，你扎了这个五欲根，有朝一日会下地狱，这是直来直去。修行在平常之中，不要贪名，不要贪利，不要贪色贪财，假若这些事不去，想修行那也是个白搭！我们背井离乡，割爱辞亲，就是避免这个，这个亲爱就是五欲，凡是我们想了生死，想修行，一定要离开恩爱，你恩爱不离呀，道业难成！

既然是道场里边准许我们出家，准许受戒，那得说明白，那就是断欲去爱，这三坛大戒要具足，才说了生死，才说得受益，道场要成就了生死、成佛道，道场就是成就这个的，既然自己发心了生死，那就得认真干，自己不下决心成就自己，道场怎么样成就也起不了作用。有些菩萨从外省来，到这就问问：这里吃的怎么样？这里一个月有多少钱？这里房单怎么样？问这作啥！这就是想享受，不愿意修行了，象这种人哪，你就到那钱多的地方你好快活吧。这里不管你怎么样，说是菩萨戒、比丘戒守不住，沙弥戒你要守住，你守不住你就到那方便地方去。一人如是，众多亦然，就是这个样！一个人多好参禅哪，这个禅堂一个人也好坐也好跑，人多也

行，人少也行，修行不在乎人多少，在乎修行！道场嘛，一定要做到成就，有饭吃，多多少少还得有几个零钱花，没有零钱怎么能行呢？你象有些地方一个月多少钱多少钱，你成就那个作什么呢！

旧社会我在南华寺住过几天，虚老和尚在那传戒，老和尚他不准夜晚吃饭，他那里打禅七，碗筷不准进禅堂，下午下了晚殿，他在大寮里坐着，他坐大寮里作什么？那时修房子的工人在常住吃饭，大寮给他们单独做点饭菜吃，他就是坐那里看着，看谁敢去吃，你看，他一百多岁了，那样子成就！因为这是个制度，谁叫你受了这个戒呢？你受戒不是说吗？是你师父要你来啊还是你自己要来啊？你要是说是我师父要我来的，噢，你师父不叫你来你还不来呀！打一顿。你要是说我自己来的，你师父没有叫你来你就来呀？也打一顿。现在可能不搞这个了，可能也搞不通了，在我旧社会受戒的时候是这个样，打不是用香板打，用柳条子，打什么地方？打头！现在为什么不打了？接受不了啦，我来受戒，我得了戒牒我到外边方便，不是为了我要修行，我要了生死，现在是这个样子了。我出家的时候，受了戒，自己到哪儿去都要背个被窝，不背被窝不挂单，挂单嘛，挂单得有被窝，没有被窝不挂单，这现在到哪儿去提个小包包，有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去了，这样子也方便些，这个社会也凑来了，到处通火车，通汽车，好多青年有了钱还不愿意坐火车，坐什么？

坐飞机，飞机来的快，就这几十年啊，你看他变的！本来佛法有什么变呢？我们跟着佛祖的言教，勤修戒定慧三无漏学，安心办道修行，就行了。

夏天是有些方便，可也不是你们这样搞啊，这样搞不行。禅堂里边打下站板，这首座，班首师父要讲开示，你都得进来，不进来马上迁单，这是个制度。说那什么时间到外面坐呢？不说你们也不知道，跑香还是在禅堂里跑，禅堂班首师父讲开示你得进来听，不听不行，讲了开示催板，打下站板，大家挂腿子坐，止了静，轻轻的到外边坐，开了静，禅堂里跑香进来跑，真正的禅堂，班首师父讲开示他是四枝香，那不是你坐了养息香就走了，那不行，是这个样，是个什么样就是个什么样！夏天这个方便，以前禅堂里都有。后来到云居山，可是也没谁知道了，慧静老和尚，慧通老和尚，说起来他们都算是宗门下的人。我在云居山，文化大革命之后，全都搞光了，说是既然还允许佛教存在，我们这个禅堂规矩是不是还要立起来？后来说还要立起来。要按说中国的禅宗啊，是最正确！佛教的各个宗派都有制度，都讲修行，各宗的修持最详细、最细致的就是禅宗！你还要知道，这个各宗，不管是教下，还是净土、密宗，他来弘扬禅宗不行，这禅宗的人哪，要弘扬哪一宗都可以！你象永明延寿禅师是禅宗法眼宗，他弘扬净土。象那杜顺和尚都是开悟的，见了理的，他弘扬五教。那慧文、慧思、智者大师都是发明心地，他这

些人不管弘扬哪一教都行。禅宗的制度跟其他的不一样，其他的这些制度到禅宗里有点弄不了，禅宗的制度到任何哪个宗都可以，坐禅嘛，你不管哪一部经，都合乎禅宗！

禅宗到后来，看这些人的根机差了，就立了好多制度来约束，堂里堂外都有制度。禅堂里坐养息香，维那和监香还没有进堂、这个僧值先从东边转到西边，他作什么？他看外寮当行堂的，做饭的，各处的香灯，有没有进来坐香。要是三回两回不来坐香，他就要讲你了，讲你赶快要改啊！你就是外寮的，这养息香也都要到禅堂里坐，那不是你转一圈又走了。禅堂里坐养息香，班首师父他要讲开示，你就是外寮的也要听开示、不听还是不行。

以前禅堂里的制度，现在都不晓得怎么弄，云居山慧通老和尚，一天到晚讲什么“三茶四饭”，后来我问他，这三茶四饭怎么搞，是什么时间搞？什么时间吃？他弄不清了，怎么？他没有弄过，他是听说有这个，抓住不放。他这个禅堂的制度，这些事情是活的，象夏天天热了，到外边坐坐，这也有个规格呀，不是随便什么时间想去坐就坐，这些事情我还是知道的，因为我十多岁幼年住禅堂，我是最喜欢住禅堂，就是我在山里面，我经常的跟禅堂的老参师父也有来往。你说禅堂的制度啊，我是知道一部分，不是完全彻底知道，冬天的规矩，冬天的制度，我知道一点，就象刚才我说，不管是外寮的，禅堂的，班首师父讲开示，都要进来听，不进

来听，维那就不答应，前边的首座讲开示，后边的西堂、后堂、堂主他也有责任，他看哪个要不进来呀，他要叫你进来，不进来还不行，东单由维那负责，西单由后来堂主师父负责，不是说谁想怎么就怎么，这一切都有规格，都有制度。这现在多少年了，禅宗好像没有这个了，有些地方把禅堂修起来，怎么搞法也弄不清了，你没有相当的规矩，你这个功夫也用不上，一定要遵守堂里的规矩，规矩就是治你的身，话头就是治你的心，这是治我们身心的。

禅堂里，班首师父讲开示，你不能东走西走，说是到外面看看，这就犯了规矩。这我在这里说一说，不管怎么样啊，我这个人也老了，总是暂时的在你们前头，在你们前头。我也有这么一点责任，也不得不说说，你象我哪有资格在你们前头呢？没有这个资格，怎么？象我懂得什么？你说禅也不通，教也不通，讲什么呢？我没有什么讲，也就是在幼年的时候，在丛林住，听人家说说，在这儿又来重说一下，其实这有什么用呢？他虽然是没有用啊，听人家讲的这些事，有些是实际啊。知道的制度要说一说，一个出家人，持戒、遵守清规是我们的本分事，我们就依靠这个为信仰、为修行。假若你也不守清规了，你也不守戒律了，你以什么为根据呢？要按说，佛教的这些规矩就在禅堂里边，以前正规的丛林，没有住过禅堂，当行堂不能当，因为你不懂，你不晓得供养，你不晓得坐禅，你就是说到客堂里讨单，说我想讨个

饭头，你在禅堂里得住一个时间，维那师父说这个人规矩学的还可以了，你才能当饭头，否则你不晓得尊重禅堂，你不晓得禅堂是我修行了生死的地方，你也不晓得修行，一定得会修行了，才能当行单。在做事劳动之间，还要会用功。散香是干什么的？巡香是干什么的？监香是干什么的？散香跑香的时候随着大家跑，靠着位子跑，怕大家功夫打失了，走到那个角敲三下，就是“看、话、头”警策呀，这就是佛法，你得用这个。止了静，巡香走一个圈子，以前是几枝香走几枝圈子，是怕你睡觉啊！监香事情就多了，巡香就是“东倒西歪，前趴后仰，冲吨打呼，轻昏点头，”这都要打香板，夏天你在外头坐，巡香也要走圈子，你说在这禅堂里边你还不想坐，你一个人在外面，可能都是伸着腿，有的干脆睡觉了，这巡香走到那儿都要打香板，打香板他要是不服气，或嘴里嘟嘟囔囔的，随即报告维那，通知客堂把他迁单！这是制度，这不是哪一个人说的，这都是前边祖师立的，警策你，提拔你，这是应该的。你睡觉，你伸着腿，巡香打你香板，这就是度你，这就是尽到同参道友的责任，你得知道，你不要放不下，说我睡睡与你有什么关系！与他有关系，他负了这个责任，他应该打你，你们得知道这打香板的好处！监香那个范围就广了，交头接耳他要打你，静中讲话也要打你，东张西望也要打你呀，松散放逸，弹指抓痒都要打你。这巡香不打，监香要打，你要是不服气，东单维那师父要下位，

打三个香板，这叫罚你，西单堂主师父下位子，打你三个香板，怎么？监香是常住请来的，负责助大家的道的，你不服气，那马上就迁单！这禅堂里不论人多少，哪怕一个人呢！也是常坐常行，不是一定要多少人哪，不是人多，闹闹热热的，那不行，一定要修行！人多也修行，人少也修行，人多了，大家同参道友都在这里修行，不是更好吗？那就排除这不遵守制度、不遵守规矩、不一心用功的人，那就把他弄了。

我以前大进堂，不管有百把人、几十人进堂，起七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要走，因为进了堂就要讲一切规矩，不遵守就不行，象那在外头赶经忏的，住小庙的，东走西走的：虽然是大进堂，不要两个礼拜都要走，他吃不消嘛，那极狠哪！禅堂里边四个班首他也要打你，要说起七了，这监香半个警策，打不说，这班首、维那要打、要骂，不听就把你弄走，没有这严格的规矩你用不上功，你白白的进到禅堂里来，一定得有这些制度，没有不行！那说要这个样子我搞不来，搞不来你就走嘛，没有谁叫你来！就是这个样，催板！

开示三十一 规矩治身，话头治心

按说我们的本意，不管哪个人都想很舒服。人家孔老夫子还算很明白，他说什么？居无求安，食无求饱，后来人称呼他是圣人。我们不管出家人还是在家人，都想求一个安静

的时候，这个很不好求，吃饭总想吃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没有什么程度，好了还想好，如意了还想如意，我们的痛苦啊，就从这里产生了！怎么呢？你有这个求，就不行！要说到佛法，佛以心为宗，无门为法门，要有一个很好的实际体会，免得自己放不下，如意了还想如意，社会上哪有个如意的时候呢？都是不如意，有的时间好那么一点，也不是长远的。我们要知道，这个长远的事情就是佛教！佛教存在几千年，不管社会上怎么变，不管什么时代，佛教还是存在，实际来说，社会上这个真理，那个真理，只有我们所信仰的佛教才是真理，历代的祖师也就是这个要求，知道佛教能够存在，一切众生听闻佛法，依法而修，就会得到实际。

佛教不能离开社会，离开社会，这个法叫谁修呢？佛菩萨为了度我们这些苦众生，才不舍世间，我们是佛的弟子，我们要常随佛学，我们出家是来学佛，我们的目的是了生死。要严格说，起心动念，都属于生灭，既然是生灭，这就是生死啊！各宗的祖师，都有个修行了生死的方式方法，我们不要多，采取一个就行。要比较起来呀，参禅这一法比较简单一点，也不要学这，也不要学那，只要是话头看准确，行住坐卧之中不要放弃，不要怕苦，也不要想得什么利益，你把功夫用的这个样子，就是利益，你自己用功，从自己本分上得到实际，这才是真正的利益，不是从外得的，我们自性本体就是佛，有这个戒律、清规护持，有祖师说的这些用功的

方法，我们就在这里用，就在这里信。这说来说去也没有什么用，全靠自己脚踏实地去用功，你用什么功都要实际，一天到晚都在功夫上，没有打妄想的时候，你说烦恼有什么烦恼呢？这个丢不开，那个丢不开，要知道这个就是生死。这也用不好，那也用不好，那是你还没得到实际。自己要认真，因为我是用功的嘛，我这个功夫不在我就没有用啊，一定要一时一刻的使话头在，念佛只有阿弥陀佛在，其它的都不在，下手用功就这样用！

赵州祖师开了悟，要三十年不杂用心，香林禅师四十年才打成一片，长庆祖师在雪峰坐破七个蒲团！我们坐破几个哪？坐几天哪？香林禅师四十年才打成一片，你别说容易，我坐两天我腿子盘起来我就开悟了？没有那个事情，释迦牟尼佛是再来的佛，还要苦行六年！来到哪一个道场里，要随着哪一个道场，不要自己另外弄一个样子。古代真正的禅宗道场，不住沙弥，不开期，不做法会，为什么呢？专门修行，要不这个样的话，你怎么能坐破七个蒲团？你在禅堂里坐一下都不想坐，你怎么能坐破七个蒲团哪？三十年不杂用心，你有几天不杂用心哪？你在禅堂里还打不打妄想啊？那就是出家了，到这个寺庙来，你把你的一切都放下，把你的搁到一边，一心向道，常住怎么行就怎么行，不这样不行！庙里边的制度是铁打的，人的行动是流水的，来是你自己来，没有谁请你来，一定要遵守制度，不遵守不行！这就是“铁

打的丛林流水的僧”，一定要做到无挂无碍，还不能把其它的地方怎么怎么，搬到这里来，那个不行，你搞不来你就走！道场嘛，前边祖师立清规，只有遵守，不能改变，还不能提意见！进入禅堂的人，得听维那师父招呼，不能说长说短，你怎么怎么，你要破除我，道场成就你什么？就成就你了生死啊！你自己不了生死，不照常住这个规矩来做，还长长短短的，你在这里干什么！谁叫你来的！你自己要不愿意成就你在这里干什么？你打闲岔！到禅堂来，一切地方听维那师父招呼，这维那他是三纲之一，不听怎么能行呢？这是祖师制定的制度，不听不行，还不能说我在哪哪怎么，你提他干什么？那你怎么不在那地方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一进青原山的山门，这是禅宗道场，你说我看不得话头，那你不要来嘛。进了灵岩山的山门，念佛道场，以音声为佛事，不念不行。这青原山哪，是实际的、真实的禅宗道场，禅堂里这一切，每个人都要当值，按禅堂的规矩，三天以后要当监值、巡散香，以后原来的禅堂有什么要弄起来，你要搞不来你就到其它地方方便去。本来这里前几年作了方便，方便的、自由的、不收钱的，在这里受个方便戒，这中佛协还不肯，说是你要私地受戒，谁做谁负责。你们发心在这住，真实不虚在这住一个阶段，不是长期的，因为这是禅宗道场，正式的禅宗道场有规约，在道场里任何人不准收剃发徒弟。为了这个不准收徒弟，我在云居山，这班首执事，开了几天

会，研究了不再研究，有些老师父提出来，要有人发心来出家受戒，你要不收还不好，可是祖师立的制度也要遵守，那就作一种方便，方便就出现问题了！要跟着祖师立的丛林制度，他不会出问题，大家一致的跟着前进嘛，不能任自已，不能提条件，不能提意见，这是选佛场！要成佛的嘛，你提什么意见？没有提的！要处处听招呼，不听招呼不行，方便地方多呀，你象五台山多凉快，这里多热？这里要不是弄几个电风扇的话，这就不能坐。那你要想想啊，这电风扇才有几年呢？我出家的时候都没有听说有这个电风扇。我在高旻寺住，吃一顿饭，海青、衣湿透，坐一枝香，衣服湿透，一天吃两顿饭，这海青、衣湿透两次，那怎么？太热啦！紧靠运河边，那儿离镇江不远，金山也热，坐香的地方还就是天童凉快一点，凉快一点他也没有电风扇哪。你看现在到处都有电风扇，就这一个小禅堂，几个大风扇在扇。你还想不如意，你不如意你自己找的，明知道这里热嘛，你不到那凉快地方去，你自己找热你不热啊？你既然到这来，一定要坐禅，念佛你也好坐禅，静坐念佛最好！一定要听常住的制度，要行则行，要坐则坐，不能自己随随便便的想这想那，你想怎么样啊？你是来做什么的？你是来学佛了生死的，不能辜负你的来意！这跑香、坐香、上殿、过堂这都是佛事，做佛事才能成佛，你不做佛事你来这个成佛的道场干啥？你要看不惯嘛，算了，没谁叫你来，住个几天就算了，不要在这打闲

岔。你这你那的，你啥都没有！你的身体是你父母生的，你吃的饭是常住的，你有啥？身体不是你的，饭也不是你的，你这衣服也不是你的，你啥都没有，你还这那的，弄这作啥！要处处在道上，你是修行的嘛，你只管念阿弥陀佛，只有一个功夫在，行也不知行，饿也不知饿，饱也不知饱，哪还晓得热呀？这你才算个修行人，不这样不行！

世尊说法四十九年，也就是在法华会上才把他实际的事情说出来。其他的经也说了，没有法华说的明白，那就是如来出世是什么目的呢？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智见。如来出世没有别的呀，就是要把众生的知见展转消除。天这么热，从哪儿来？看不见，这就是执著，假若没有执著的话，就没有这个了。在我们本地风光上，哪有热呀冷啊，没有这个，这是众生知见，我们天天说这个吃的不如意，那个吃的好一点，这就是众生知见，有了众生的知见，有了众生的分别心，这就苦恼了！这道场里边一切行动就是入佛知见，大殿里三尊大佛，就叫我们学啊，你看世尊白天夜晚都在那里坐着。古代的这些祖师，他夜晚很少睡觉，他护持常住啊。药山祖师他夜晚查夜，听到大殿里有人说话，他慢慢的隔着门缝往里看，谁说话呢？那个大木鱼子跟大佛像他两个在那里说话。大鱼子它说：你坐在上面，千人万人拜你，我呢？天天有人敲我，把我敲的好难过！这佛就说话了：你看你那个样子，我盘腿，我这腿极疼啊，你天天张着嘴，一敲你就哇哇

叫，你有一点威仪吗？两个人争的不开交。这就是祖师坐道场，有情无情都会现法身。

道场里边是凡圣交参，龙蛇混杂，古今都是这个样，我们吃饭都是吃一个锅里的饭，可是结果不同，怎么？思想不同，作为不同，都是在禅堂里打坐修行，有的是如法如律的修行，有的虽然是在禅堂里坐，他的思想不晓得到哪里去了，有的还不晓得想什么哩！在道场里修行，也有生西方的，也有开悟的，也有生天的，也有转人的，也有牛马猪羊，也有堕饿鬼的，也有下地狱的。古人不是说吗，**“地狱门前僧道多”**，有些人不承认。自己好好的修行，那就不承认，那你要不好好修行，你不承认也不行。这古来的人，说一言半句留到后世，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给我们做主宰的。你看哪一句话与自己相应，就去采用，不是一定要到处参学。就是在家人说些话，与你相合也要接受，这总来一切我们都要接受，不管他说好说坏，不动心不动念，这个就是修行。不管他人怎么样，自己在这一切善恶之中，不分别、不执著，有朝一日也要明心见性！哪里不是修行啊？就跟一个老禅和子，在外行脚，走到大街上，看到个卖肉的，买肉的跟卖肉的两个人争起来了，买肉的说：我要净的！这卖肉的来火了，杀猪人嘛，把刀往案上一拍！说：你看哪个不净！老修行听到当时就开悟了，你说这不都是世间法吗？催板！

开示三十二 出家如初，成佛有余

这人跑成一堆了，打了站板，打到西边，东边没人了，这样还不会跑。跑香要一个跟一个，里圈子，二圈子，象这个禅堂这么小，可以跑三个圈子，年青人跑里圈子，不要碰着别人，不要你跑的慢，他跑的快，弄的乱了，坐香坐久了，腿子疼了翻一翻。要按说，禅堂里腿子疼、昏沉重了，还可以下来站，还可以在佛前跪，叫坐参，立参，跪参。他有这些方便，不是说腿子疼了就紧叫它疼。你自己调养自己，我们这里要多一些方便，打七能在佛龛周围站，站个十分二十分钟，这时间一过，再坐一会儿就开静了，这是方便。跑香不会跑，也不怪，怎么呢？也没有教，按说要教，光学规矩就得学一个月，禅堂事情多得很！

这个腿子是个大事情，要是不经过三冬四夏呀，你腿子还是弄不好。现在禅堂里住一年的人都很少，别说住三年了，现在的人哪，就是自已的信仰功夫还没有踏实，在哪儿也住不住，住下又走了，到个生的地方又不行，还要走，走来走去，不觉就是多少年！各宗的修行方法，还是禅堂好一些，行行坐坐，有菜吃，有饭吃，现在更方便了，天气热，挂几个电风扇，以前光禅堂里打扇子就要教好多天，他不会打嘛。以前他从这个禅堂出来到那个禅堂，他什么规矩都会，好安排，现在他住了三天就走了。常住的制度，客堂里、库房里，

堂里堂外，这都是为的修行，都是为的禅堂人用功，这养息香最要紧，养息香叫慧命香，就是白天事再多，这夜晚养息香也要来坐，不管是做饭的，种菜的，外边一切做事劳动的人，都要来坐这枝香。

我们禅宗道场有三宜，都要在三宜上加紧用功。古人用功认真踏实，不分昼夜。初夜从六点到十点钟，十点到下半夜两点钟叫中夜，后夜从两点到六点，初夜要经行，勇猛用功，中夜要吉祥而卧，这不是睡觉啊，这是了生死大事，就没有觉睡，吉祥而卧都在静中，都在修行中，后夜要经行行道，这三个时间都是精进勇猛用功的时间。按说到十点才能放养息，以前十点钟以后，维那师父要到禅堂里边查单，每个人都是吉祥而卧，现在是吗？可能不是，也不知道了。每一个师父，上单鞋子怎么摆，睡怎么睡，在禅堂里广单上睡，他朝北，他就朝南，可不能都睡一头，维那师父要打人的！鞋子摆不好也不行，你睡不好也不行，你得会睡觉啊，不是现在随随便便，古代不准寮房里住，寮房里住，你怎么睡谁知道？维那师父查夜，鞋子没放好，下来把鞋子放好再上去，吉祥而卧，头枕住右胳膊，佛、诸大弟子都是这样睡的，现在可能不是了，你们在寮房怎么睡啊？一个出家人，趴那里睡觉，这是畜牲卧。

如是因，如是果，你不做那个事情就不会受那个报了，做了，就是怎么样避免也避免不了。这事是在北方，一个人

喜欢交朋友，交了一个生意朋友，这朋友有好多钱在他家放着。他跟朋友说：今天咱到庙上给老佛爷烧炷香吧！他走到一个背静的地方把朋友杀了。杀完了，他到佛殿里说：老佛爷，我今天在您老人家这里杀了个人，就是您老知道，千万您老可不要说呀！这老佛爷会说话：只要你自己不说，我不会说。他杀的这个朋友有个儿子，儿子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有你没我！做了坏事的人，三年不打自招，他会说出来。他后来忍不住跟朋友说了：那个老佛爷好灵啊，他会说话！他就把以前的事情说出来了，他两个在这儿说，被那个儿子听到了，抓住了。这就是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做就没事，你做了这个事你想跑跑不了！这社会上就是你争我夺、管他因果不因果！社会怎么不安呢？就是为的钱，为的名，为的利。这现在更严重了，乱了，就是社会上不平等了，有的有钱，有的没钱，有的样样如意，有的样样不如意，就在这儿争！争到什么时间为止呢？早晚谁搞赢了，争回来了，就不争了。

这天上修罗也会跟天争，帝释天王第一个夫人是大阿修罗的女儿，修罗王想到忉利天看他的女孩子，帝释天王看老岳父来了，就把天兵天将摆出来迎接岳父。这修罗一看，你想跟我打仗哪？两个就干起来了！修罗的手大，他往海水里一拍，海水上升把帝释天宫都淹了，修罗王把大山拿起来，就往帝释天宫砸，帝释天王用宝箭一射，能把大山射成微尘，

这现在两个人打起来可能修罗会赢，怎么呢？这社会上恶人太多了，帝释天就会败。

道宣律师是唐朝，罗什法师是晋朝，道宣律师持戒精严，天人送供，他问罗什法师的情况，天人他寿长啊，象帝释天寿命长，七佛都是他的师父。天人说：罗什法师他七佛以来就是翻译经师，他译的经一点都不会错，因为诸佛出世，他都是译经，有大智慧，大辩才。现在各地方办学校，栽培法师度众生，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了，好像是现在依靠他们来弘法利生有点靠不住，古代那些法师也没有象现在那样好多人天天在那学，弘扬佛法的这些人哪，也不是一定要多少，有一个就行了！虚老和尚他也学过教，南华寺学校也办过，他学的是五教，他讲经还是依四教来讲，他的目的还是住禅堂，持戒、坐禅，我们青原山就照他那样，跟着善知识就不会错了。

打叫香，大家都来坐坐，你在屋里舂闲壳子，或者睡觉去了，影响不好，这就违背了道场的制度，这也是因果，大家要发起道心来，发道心就是住持道场，不发道心，一个会堕落，一个会受报。

要吃得苦，耐得烦，受得委屈，那要不然呀，得不到什么。本来天不会热，也不会冷，这是我们识心分别才有冷热。古来祖师在山中不知冷热，几天不吃饭也不知道，那真空老法师在山里边住，几十年穿一条裤子，这裤子要是脏了，脱

下来洗洗，裤子搭在太阳地里晒晒，他在树林子躲着，差不多了，出来穿上又去了，那么简单，因为他呀，他只顾用功了，他只顾照顾这一念不生的话头，也没有这个了。他连被窝都没有，只有一条裤子，上边破衣服烂烂的，也能穿一穿。释迦牟尼佛是皇太子，到雪山日食麻麦，树下一宿，怎么能吃得来呢？因为他道念坚固啊！他为了自利利他！我们现在菜饭有一点不对了，长长短短的，为什么长长短短啊？我们道念还没有发起来，我们还没有真实的信仰，《梵网经》佛跟我们说了：汝是当成佛，我是已成佛，常作如是信，戒品已具足。实际呀，我们相信就相信这个，相信佛说，我们都是当来之佛，我们能把当来成佛这个念头、这个心在呀，也不会长长短短的的了。

有些修行的菩萨，就是怎么样苦，他也要修行，这坐一枝香走了，第一条没有道心，表示出来了，没认识，想享受，怕吃苦。《梵网经》上就是怎么样困难，怎么样苦，宁受刀山剑树之苦，也不退失菩提心！什么是菩提心呢？初发心即成正觉，成就慧身，不由他悟，你把你最初发心那一念不要忘了，出家如初，成佛有余，这出家三天退了，受戒也不愿意守戒，就怕吃苦，想享受，那想成佛可不容易，不是快快活活的，很舒服，很容易，很自然了了生死。有些人不是经常在那里看书吗？究竟你看的是什么书，你看那大阿罗汉哪个不是在那儿吃苦啊，苦行得道，释迦牟尼佛旷劫以来吃苦

才成佛？不要说成佛不容易，就是我们天天吃这一碗干饭也不容易啊，吃这一碗干饭，老百姓太阳晒着，抢收抢种，才得来的，这一切事情都是从苦中而来，不是快活呀！我们想求快精，想求如意，其实这结果呀都不如意。这现在都是想求快活，结果天灾人祸，现在长沙发大水还没下去，有的房子塌了，往哪儿跑啊？这都是从贪、嗔、痴造下来的，有的是时间还没到。我们出家了，就要相信因果，佛就是说的因果报应，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特别当心，要发道心，不怕苦，苦中得道！

禅宗这些事情跟其他宗有些不同，禅宗大部分都是一致，夏天有夏天的规矩，冬天有冬天的法则。用这一切的规矩法则能把自己的身心放下来，我们要把这身心一放下来，这工夫不要费劲！这现在一个规矩不懂，一个用功的法子也不知道，一天到晚是是非非的，主要就是没有一个信心，虽然是强强勉勉把和尚衣服穿上了，也受了戒，这戒法、戒体、戒用你得知道啊，你不知道你持什么戒？假若是有人戒律也不懂，什么也不懂 ，那你什么也不知道，上殿也不会念，禅堂规矩也不会学，那你能放下这一切，单单的念一声阿弥陀佛也行！你是不是能放下？不说常住的这一切制度规矩了，就你自己弄的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把你整得都没办法。祖师制的规矩法则你都用不了，另外还立个什么呢？上殿都去上殿了，坐香都来坐香了，说睡觉都睡觉了，处处都有招

呼，也可以说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到禅堂里这一切位子都是别人弄好的，到斋堂里别人把饭添好，你就是吃，你不费一点力气，这都是制度，茶、开水别人烧好，还拿到楼上来，那究竟有什么福报，别人这样恭敬啊？样样都弄好你用啊？就是在家你有儿子，你有媳妇，媳妇她不会这样恭敬你，这就是道场！道场才能这个样子，不是道场不行，道场是修道的，是持戒坐禅的，目的是成就了生死，你是不是准备放下一切了生死？放下没放下！你要真能放下来呀，马上你的正念就现前了，你就不是这个样的人了！那就是坐香也不想坐，做事也不想做，一动就怕这苦怕那苦，这就是凡夫，别人成就你，你也没有成就别人，你也没有认真修行。

我在云居山，虚云老和尚在，那时候也就差不多，比这时候稍微强一些，老和尚要进堂跟大家讲讲话。这叫香一打，禅堂里一百多人坐满了，外寮一个人也没有，为什么？想听老和尚讲讲。老和尚确实也慈悲，他能把他几十年修道的经验讲出来，他在丛林下百把年来，他什么都知道，他晓得我们这**露水道心**，道心是有，跟那露水一样，不能见太阳光，一见阳光就不行了。我们现在发道心，这个道心不能碰境界，境界一来就不中了。老和尚讲了开示他回去休息了，他其实没有回去，他站在禅堂角那儿看着呢，他一出去都出去了，有的回去睡觉了，有的三个两个舂壳子去了。他第二天又去了，又讲了，嗨！他说：我在禅堂里面哇哇的叫，哎呀！你

们忙的不得了，都来了，以为很恭敬我，听我讲开示，我在这儿讲完了，我老了，我回去休息了，我混蛋了，你们也混蛋了！我不是白讲了吗？你们也没依这个。这也算是要面子，你看老和尚讲开示我去了，我听了，那个时候怎么着说也比现在强。到后来文化大革命，云居山依旧的把禅堂弄起来了，有一部分人很喜欢坐香，不管是真的假的，他在那里坐嘛，说装着修行，能装啊，能装个十年八年也可以，这现在他装也不想装了，和尚衣服他也不想穿了，还说什么持戒呢？要知道，开这么大的方便门，就为了修行，为了摄取一切众生，闻到佛法，究竟成佛，这是佛出世的目的，善言诱喻，总是要你修行啊！就是众生怎么样，佛也不气，也不烦恼。

现在比以前还苦，以前天灾人祸也有，没这时候厉害，怎么呢？这不是天灾人祸，是自己造的，我们大家要是都不造罪，哪会这样呢？现在我们佛教各丛林、各寺庙，你看像话吗？男男女女的社会上要想占住，你就是说也不中，就是国家有法律保护也不中，这现在还没有法律呀？法律制的严的很，那比旧社会还严格，一天到晚也说不完，到处都是法律，都是制度。我那年在永修县，与达定当家、一诚我们三个人到永修县去开政协会，县长在那作报告，说夜晚十多个小伙子把县政府抢了，你说偷偷摸摸的谁敢抢县政府啊？现在就敢！查明了，弄清了，这些年青人孩子都是谁？都是当官的儿子，县委书记他那两个儿子都在内，被抓起来了，用

绳子捆着，叫他去，他到那儿，上去就是几个耳瓜子，说：真混帐！混蛋！给我滚！看守人就把绳子解开叫他走了，枪毙了几个。

这现在说到我们和尚里面来了，你别看他穿着黄海青，搭着红祖衣往中间一站了不起，可他收些徒弟都不怎么样，他这徒弟要不守规矩呀，另外当职的师父就不好弄，因为他是方丈和尚的徒弟呀。我也吃过这个亏，怎么呢？我跟一诚和尚闹过，闹的很厉害。他徒弟从北京佛学院毕业回来了，回来不就回来了嘛，要叫我给他弄三天客饭，当客人招呼。我没弄，他到那关外吃酒吃肉。我来火了，行动很厉害，就是没有打他，他跑到他师父那里，他师父是方丈嘛，师父说什么：你这个知客，你放不下我呀！我收个徒弟，没有弄三天客饭，你想怎么样啊，你给我撵走啊！我啊，懂得一点常住的制度教规，客堂里的制度，禅堂、库房、上客堂这些制度我都知道一点，说来说去说的很气。他也不让我嘛，我也不让他，就是弄起来了！我就说：违犯了常住的清规，这清规也不是我制的，前边的祖师制的，就是诸方的长老来这儿也得遵守，从班首到方丈都要遵守，不遵守以法律执行，任何人违犯清规都要迁单，你方丈支持徒弟一样要迁单，大家都来护持道场！那怎么呢？准备打！这一下他看不行了，他先把他几个徒弟撵走，怕出事；他自己也走了，走了这达定在后面跟着他，跟他干啥？他怕一诚走了，那个方丈要弄到

他头上，文革把他搞怕了，他到县里统战部又把他弄回来了，统战部是政府嘛，弄回来就弄回来，算了！

现在丛林下规矩弄不起来，子孙法派，老乡，师兄弟，你就是有一个纲领执事管也不好管，这个清规弄不起来。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样？一说那就是我师父怎么怎么，你师父能怎么呢？自己不认真，没有遵守古代的教规，佛法衰败了！达定来跟我说，他也不上殿，啥也不管，这一诚和尚一天到晚在外边，这去去，那去去。要按现在的时代，他不去也不行，他在那儿想想也没办法，他表堂说什么，我担任方丈不能离开啊，要坐道场啊，要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大众师父啊，提拔呀，修道呀，你是主人哪，我这个样子也辜负了大众，我哪能一天到晚在外面，不跟大众师父修行呢？他说到最后说这都没办法，弄到这个时代了嘛。我现在我想啊，不管怎么样，佛教存在，有善根的人，还要种善根，总算好，关键我们自己要赶快发道心，不要鸡毛蒜皮小事情说个没完，说啥哩？你这一说，你也没念佛，你也没看话头，说长道短，你就辜负了吃常住这个饭哪！别人做好饭，烧好开水，叫你赶快修行，催板！“当当！”

开示三十三 若识路头，生死即休

世尊说这些因缘，都是提拔我们后人，按因果行事，佛

说法一切的表示都是表示因果，他对我们后人最关心，只怕我们不修行，怕我们不用功，怕我们堕落了。虚云老和尚圆寂了，看他抽匣子里写了一张条子，他说我已经老了，在世界上已经没什么了，你们修行要**依四念处**就不会堕落。观受是苦，你得到的这一切，享受的这一切，用的这一切，你仔细观察观察，这都是苦啊！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还要观身不净，这个身体你怎么样洗，天天洗，他还是不净，有的人好些，有的人他身上出一些特别的气味，这气味呀，很不好弄，跟他挨着的人好难过！我们怎么吃的好，穿的好，都为这个身体呀，人要没有这口气了，热天很快就变了，一股气味，人人看见不喜欢，怪好的同参也不行了，就是在家人亲儿亲女也不行，要实际的观受是苦，这是助道的，免得这也吃不来，那也吃不来。

我们出家人在这个清净寺庙还好一些，有些庙里弄的也不合适。前几年东林寺出了事，原来是果一和尚的徒弟叫德心，在东林寺弄的不怎么样，我们也不能完全听外面说长说短，他要一点事情没有也不会引起外面说，可能说的严重一些，或是跟他不对，加一点。不管别人怎么说，自己要正正派派，在那儿持戒坐禅，别人要说没地方说，说不起来，你做的事情不合适，也避免不了别人说。

禅堂里用功要忘身忘体，你这事那事放不下，功夫就用不上，被它打闲岔！按说禅堂里是最好用功的地方，跑跑坐

坐，吃饭只管吃，茶水别人烧好提上来，你说现在社会上这个样的到哪儿找？这都是佛的光明，历代祖师的余德呀！我们享受啊！既然是自己离开了家乡，就不要再想七想八嘛，不管你在家怎么好，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要想它了，不要留恋了。我们要学古人，要学佛，佛从皇宫一出来，他也不会回家看看，就是来找他，找着了也不回去。我们学就学这个，学他放得下，丢得开，不被这名利财色所约束。你要放不下的话，你这功夫到什么时间用得上呢？能把这一切放得下，当体就是正念，为什么放不下？修、修啥呢？就是妄想烦恼嘛！前面的祖师看我们烦恼，不得已说一个话头，说一个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我们既然有这个善根，闻到佛法了，那就要认真哪！要踏实啊！踏踏实实的用功，只有这个用功的心在，其它的长长短短使它不在，要把功夫做的行不知行了，不会不得好处的。你东想西想的功夫还没用，这事那事还丢不开，这到哪一天呢？不要哪一天了，现在放得下就是功夫，你把妄想放下来，看话头一点也不费劲，要认真，要把他当个主要的事情来做。你做一个阶段你再看看就不一样，那怎么我还没做上呢？你还没做呀，不是做不上呀！念阿弥陀佛怎么没念一心不乱呢？你根本来说你还没有念，你只顾打妄想了，放下来！要单单的观照自己，主要是放下、丢开、认真！

妄想来了，按说这都是好事情，从来不知道打妄想，现

在知道打妄想了。你没有到禅堂来，你没有坐一下，你怎么知道打妄想呢？你跟同参说长道短，你怎么不知道这是妄想呢？进了禅堂，得了好处，晓得妄想了，能够晓得妄想，这个人他已经在那儿用功了，他要不用功的话他不知道。不管用什么功，你知道打妄想就赶快用功，有妄想就没有功夫了，赶快把功夫提起来。这热天用功不要太紧，要善调身心，自己考虑自己的身体，自己调养，尤其夏天，人的火气大，多吃点凉性的东西，吃饭不要吃太热。丛林下，斋堂里边夏天有好多事，夏天饭要添早一点，饭菜冷点，念供养咒念慢一点，吃了饭结斋快一点，多吃点茶水，因为经常出汗。你要不多吃茶水呀，就会上火。做什么事情慢一点，不要弄的太急躁，这是调身的。看话头，天气热，不要用力，不要紧追，因为这个话头不属于有，也不属于无，你起心动念都属于生灭，话头是个不生不火。你急躁，话头就看不上，心里不容易静，不要着急，不要怕妄想，看话头这叫**无心道人**，心平气和，功夫越细越好，清清净净的使它在，就不空过了。

百年三万六千日，不放身心静片时。我们这人活不了好久唉！百年只有三万六千日，从父母生我们到大，都没有放下，自从懂事情会说话就有贪嗔痴，虽然我们这些人是信佛的，是不是完全放下来了？可能还不一定，片时啊，很短的一个时间都放不下！这一百年中，白天是妄想，夜晚是梦想，你看哪有一个放下时间呢？各有各的业障。要按说，人哪，

在这社会上极苦啊！生病，这个病苦到身上就没有办法。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就是我们放不下呀！世尊在皇宫比我们强，他自觉自愿的给众生作榜样，到雪山六年苦行，这是路头，学佛就在这学，就从这开始，人家丢不开的事情他能丢开，大家放不下的事情他能放下，我们也要这个样，佛放下的我们也要放下，佛能忍让的我们也要忍让，这是学佛的开端。一定要这样学，不这样学成不了佛，要努力赶快成佛了生死，不要在这个社会上贪染了，不要爱，家里不管怎么样好，老婆孩子都要放下，世尊不是带头了吗？世尊亲有净饭王，爱有耶输陀罗、罗睺太子，有国王位，我们有啥？我们有什么位啊？我们啥位都没有，你还放不下呀？把自己放不下的事情要学佛放下，修行没有什么巧，也没有什么妙，就是放下来！放下什么呢？你所贪，你所染的这些放下来，一定要这个样子！

我们信佛的人只管信仰，只管修行，这佛法的存在不存在我们管不了，我们就是持戒坐禅修行。你管，管什么？你能管得了啊？就说那个山门口卖香的，看相的，政府叫我来管，我说我怎么能管得了呢？人家不会听我的，他不会听是不会听，你得说说。我说：说说倒行，说也白说。别说在山门外头，人家还想跑到山门里边呢，南昌佑民寺门口你看多乱哪，到处都这样，你说我们出家人什么都不管，把山门一关，你现在关得住啊？他现在规定寺庙是国家的了，你和尚

在这里看着，得看好。这今天来了几个人，把我们这个树都照了相，登了记，叫我签字，以后出了事情就要叫我负责，你看这多麻烦。北宋年间，现在的宝峰，地方官要把宝峰里外的树砍了，和尚不答应，把和尚抓起来了，这样比较起来也算好，政府保护嘛。他们说了：这净居寺卫生搞的不好！现在修建嘛，木板到处都是……

没有哪个地方不是我们修行的地方，没有哪个时间不是我们修行的时间。道家指定子午，我们不管，我们佛教就是什么时间也能修行，什么地方也能修行，功夫不间断。因为你不忌讳这个地方，你不忌讳这个时间，你只关照你的功夫嘛！时间是时间，地方是地方，你管它作什么！处处要用功，时时要用功，把自己功夫照顾住，不被妄想境界所约束，这就是修行人，到哪儿修行呢？你所知道的，你在社会上所学的，这一切一切丢开，就是一个大修行人！你说你想找个地方去修，到哪儿找呢？找不到啊！古人说，处处是道场，没有哪一个地方不是道场，要这么认识，用功要这样用，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功夫照顾好，还要知道世事无常啊！你看我，十多岁跑到山里面去，这不觉不知七十多岁了，你说这快不快呀？你们年青人，你别说我还年青啊，说老就老了，我并不知道我老了，怎么？这一天一天过来了，也不忌讳这个，这不觉不知就老了！

日本鬼子投降，国民政府这些要人，想请虚老和尚修理

大藏，场所设在南京，虚老和尚为第一名。老和尚说了，这个不好弄。还没有开始弄，国民党跟共产党打起来了，弄不成了。修理大藏，这各宗都要参加，哪一宗都愿意叫自宗的书籍语录加入大藏，这个一定得有政治的大权，没有这个不行。雍正他是皇帝，他修大藏谁敢说呀？谁说就要谁的脑袋！就象武则天那个开经偈，雍正不准入藏，为什么不给她入藏呢？这武则天在社会上名誉不怎么样，雍正不给入藏不行啊，韦驮菩萨现身了，说：你要不把这四句入了藏，我用金刚杵把你打掉！后来还是给她入了藏。明朝末年有个汉月，他的文章盖世无双，他著了好多书，名称就叫汉月藏。汉月也算是天童密云悟祖的徒弟，密云悟祖有一个徒弟，就是归元寺的白光明祖，又有一个破山祖师，他到四川去开双桂堂去了。密云悟祖身边没有合适的人，汉月他就作了主，密云悟祖他是开了悟的人，传佛心印的祖师，他看这个知见不正，贻误后人，没办法。密云悟祖发愿来生要作皇帝，一定要把他搞掉！雍正修大藏，一开始就下令，不管在家出家，大庙小庙，要有汉月的书，一诗一句，赶快交出来，不交查出来那就杀头！这北宋年间欧阳修也不讲理，禅宗本来是三千七百公案，他就给去了两千。虚老和尚说：他们都有大权掌握呀，这各宗的要是都来了，我要说哪一个不行，这怎么能成呢？第一，太虚这些著作，要是修理大藏可能不许存在，他也是个太虚藏，现在又出版了，太虚在佛教闹了一场大事，

太虚闹金山！他作啥呢？他要把金山改成学校，把这禅宗道场都要改成学校。那时候这个禅宗有人哪，高旻寺那老和尚名望大的很！太虚下边有好多高级知识分子，他身边有个慈航法师，最有名了，他最喜欢的是釜山法师，法舫法师，北京那个正果法师也是他的学生，南昌那个心道也是。解放初期，上海玉佛寺苇舫也是他的徒弟。那要说把他去了可不好弄，天台宗有个谛闲法师，圆瑛法师，能海法师，他们这著作可能都不能存在。老和尚说，这些事情要叫我来弄哪，弄不来呀！你象能海法师，他有好多人，能海他把《四分律》也不一样了，早晚功课也不一样了。老和尚那时候北京开会就骂过他一回，这现在五台山可能都是他们那些人了，能海法师他还是提倡持戒，就是观点不一样。解放初期成立中国佛教协会，这圆瑛法师，能海法师，还有上海那个应慈，这些人都在北京，他们一部分人提出来，不穿和尚衣服，不穿海青，不能穿汉服了，就是我们这大领衣不能穿了，这能海法师他说了，他说本来这些汉服都没有，比丘就是三衣，那圆瑛法师他们都不管，上海的持松，苇舫，他们提这个！

说是有一个菩萨出世啊，那就令我们这个佛教得久住世，不是菩萨来护持的话，佛教早就不存在了！一个东密西密，你象我们汉人出家他还不承认，那西藏那些人现在来说讨的都有老婆，他还不承认我们。我们受三坛大戒他也不承认，那政府人家不管这个，你们内部的矛盾你们自己解决。

虚云老和尚在北京就是他不答应！他不答应，大家不在乎，说他一个人那么大年纪他能怎么样？我们要改他有什么办法？闹到政府了，当时李济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算是很虔诚的老和尚皈依弟子，他一生任着不要命他也要保护老和尚，保护佛教！李济深看这个力量太大，怕老和尚要吃他们的亏，就劝老和尚：您老人家年纪这么大了，你放下！那时西藏班禅、达赖是两个小孩子，他们都是随缘，他们都是吃酒吃肉的，你这汉僧吃荤讨老婆他还管哪？就是老和尚不答应。后来开会一提，提的好，就算是这个样了，老和尚一提就说：这历朝历代社会上改衣服，我们和尚都没改啊，我们穿的大领衣还是汉服，历朝历代都没有改，在人民政府下改了不好。这中央就接受了，说：是这个样子，历朝历代都没改嘛，为什么现在要改？那你这些和尚可不能改，对于政府可不好！就提出来，就把现在和尚穿的衣服当成僧装，僧装、素食、独身，你们这些出家的和尚你们要是愿意结婚，你们赶快离开佛教！你看这多有力量啊，政府啊！说佛法的存在，一定要靠当时的政府拥护。要不拥护就不行，不拥护的话，光是穿着和尚衣服的出家比丘就把你搞掉了，就这么坏！

现在呀，这沥沥啦啦的还不晓得出什么鬼名堂！把佛教的这也改，那也改，佛教的历史就给改了，这都是干什么的这些人！还要有大菩萨出世才能住持佛法，我们这些人有啥

用呢？你是参禅的，你踏踏实实来参禅，你是念佛的，你就一心一意去念佛，不然者啊，站不住脚！佛在世不是说吗？对于这些不讲理的人，默然，不理他，不跟他在一起，他慢慢的就消失了。你看阿难尊者，那些大阿罗汉都没办法，阿难问佛，如来灭度，那些不讲理的人，犯戒的人，我们怎么办呢？佛就说：我在世我是慈悲心教育，令他们慢慢的改过，我灭度之后，你们就默然，远而敬之，有个时间国王也会帮助。历史上皇帝大部分都是佛教徒，唐朝二十个皇帝十九个皇帝是佛教徒，你说佛法怎么不兴呢？只有一个唐武宗不信佛，他只有几年。

你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来出家，你要没有个主宰，还是要入邪道，一定要持戒。佛不是说吗？佛法存在不存在就在乎出家人持戒不持戒，到这个末法时候来了，这邪里邪气的人到处都有，伪装呀，出家之后事更多。你象这持戒坐禅在家人不干，很早起来上殿，在家人也不干，这都是事啊，你说什么工厂学校人家跑香坐香啊？说是不出家没有事，一出家这事情还更多。要知道，学佛法，学修行，丛林里这一切制度就是佛法。这一切制度就要去我们在社会上染的习气毛病，你一定得接受，二时功课，一定要学，不学就不行，这还有点强制！你到这里出家，你是想了生死的，这都是了生死的方式方法，你到这儿来，不用这些上殿过堂出入往返的教规来治你的话，你还是在家的习气毛病。这个清规戒律，

你要学，你要行，辗转的进入佛教，这是佛教度人的一个方式方法，也是成就初发心的一个开端。你要不接受这个不行，那也辜负了祖师的道场，也辜负了你们来出家。你既然来出家，就要把你领到实际的修道这个上边来，这就是丛林的责任，丛林的义务！要改变你的行动，内改外改一切改，思想念头行动都是出家人，在内在外都是佛法，都是修行，表示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你要是不按佛教的正规前进的话不行，就是住一个人也是这个样子，一定要这么搞！你们是来出家的，你不是来发财的，不是来学这杂七杂八的外道典籍杂论的，你不是搞这个的，那你要搞这个不行。这跟你们打个招呼，我要看到你看这个外道书籍，我马上就赶你走！不准在这住！这是学佛法的地方，要时时刻刻在佛法上走，把你在家的观点、思想、毛病辗转的消除，成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你受了戒了嘛，你就是一个比丘，要持戒坐禅，要认真，一时一刻也不叫他放过，你这才是个修行人哪！三个两个在那说长说短，你说什么？都是人间的习气毛病，都是障道的事情，要处处都在道中，时时都在静中，不要染！

出家人的目的要知道，就跟那《焰口》所说：出尘上士，飞锡高僧，清修五戒净人，梵行比丘尼众。本来我们出家人都是出尘上士，我们自己回光返照，是不是出尘了呢？什么是尘？如何能出？那就是放不下的事情能放下，丢不开的事情能丢开，不被人间的这一切名利财色所约束，这才说出尘

上士，尘是尘劳妄想啊！我们现在都在这里过日子，不觉就是暑往寒来无常至啊！你们现在说年青，我呀，也在那个年青的时候过过，那就是一时一日一月一年，时光易度，幻体匪坚，这时光很容易就过去了。道业难成，为什么？就是我们放不下呀！染尘容易离尘难！丛林下这些制度，上殿、过堂、坐香、出坡，都是佛事，在这一切佛事之中，能够表示我们所做的出世法，你要以烦恼心、妄想心来接受，这出世的道场就被你变成世间法了。要常作佛事，就是在这一切行动之中，不贪不染，无爱无欲，虽然做的这一切是生灭法，生灭法也是出世法。你看有些人根本还不懂得修行，他不愿意。一说上殿，在后边站着，看那个样子想念就念几句，不想念就不念。应当发起心，这是佛事，佛事是了生死的事，那就不是俗事。敲木鱼，敲铃鼓，敲磬，小木鱼，这都是音声佛事，占领我们烦恼心、妄想心的阵地。应当认识上殿这是出世法，要以出世法来体会这个，你偷懒就要堕落。丛林下有这个好处，你偷懒别人看到可以警策一下，自己没有力量，要靠大众慈悲摄受，大众在一起熏修出世法，要时时刻刻不忘菩提心。

说是出家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当下休。什么是路头？分别是识，不分别是智，分别心、执著心、妄想心、人我是非、贪嗔痴，这就是识，有这个识，你这个智不得现前，你所做的都属于生灭法，也就是生死。你说我这不是多

少年了吗？你多少年是多少年，没用！我们要以分别心、执著心来用功，百千万劫也了不了生死。说依智不依识，识就是分别心，执著我这个法长长短短的，你要是执著你这个功夫，你这个门道，你用吧，你别说今生了不了生死，你生生世世也了不了生死！有的在禅堂住了十年八年，你得识路头，你不识得路头，你住一百年也没用，怎么？分别是识，不分别才是智，什么是智呢？这个智就是在尘不染尘，有嗔心，有爱心，有分别心，你所用的功夫，那都不是的。达摩祖师说：明佛心宗，行解相应。这就是智，这就是路头，要想今生了脱，一定要行解相应。

世尊现八相成佛在定中，佛以无分别说一切法，我们怎么才能接受这一切法呢？我们要以清净心、恭敬心来接受佛的法，那才相应。你要以妄想心、分别心、人我是非去看经、打坐，你以生灭心想得到如来的不生不灭，那是没用的，怎么？这根本就不相应，就是出家十年二十年也起不了作用。在常住不要有分别心、执著心，常住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大家修行，你要恭恭敬敬的在这个道场，你吃一顿饭也要恭恭敬敬，你做一点事也要踏踏实实，你这才算个修道人哪！不管哪个祖师建道场，大致都是这个方向，目的都是一个。

你们初发心到这里来，我呀，不能辜负你们的来意，我对于你们要有一个实际。什么实际？修行的方式方法要有一个实际，常住的这一切清规戒律，要用实际来教育你们，不

是虚虚假假的，敷衍了事算了。你们要恭恭敬敬、踏踏实实来接受常住的一切事情，那你才能得到好处，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办法一定要改变，要跟修行人打在一起，不能另外一个搞法，那你不讲因果，你自己还要吃亏。现在社会上的灾难不得了，这灾难现前什么力量也挡不住，因为你自己造的嘛，一个初发心，一定要踏踏实实。在这道场，不要有一点虚假，你有一点虚假还是你自己不好，常住的一切制度消归个人，不是规矩制在那儿就算了，是叫行的，是叫做的，不是你想弄就弄弄，不想弄就算了，那你还是自己上当，你要是不这样，你自己承当因果责任，那一点也不会错，到阎王老子算账那一天，你后悔也没用了！催板。

开示三十四 真正用功，不起妄想

修行人一定要善调身心，禅堂里就是善调身心，跑香调身，坐香调心，调身的方法多得很，凡是身一动作，就是调身。你调身要不会调，你调心也调不好，你跑香跑不好，你坐香也坐不好，禅堂里当值、散香、监香、大规矩小法则，这都是调我们的身心，禅堂叫作般若堂，禅堂里会发生智慧，金山叫大彻堂，还有叫选佛场，禅堂里边就是禅宗的一个大学校，你开了悟，见了性，你算毕业了，你善调身心，二六时中有功用，你在选佛场这个大学校算是有点门道了，禅堂

以发明心地为目的，善调身心是指在禅堂里边，如法次第跑香坐香，坐香功夫在，跑香功夫在，出了禅堂功夫在，去吃饭上殿功夫在，出去劳动功夫在，你要是这些地方都在，你算是善调身心，道业可成，不这个样子啊，你就是住禅堂也不中，你没有按照禅堂的去做嘛。剃头的时候不是说了嘛：金刀剃下娘生发，脱去尘劳不净身，圆领方袍僧相现，法王座下又添孙。这是事啊，什么是金刀？就是金刚王宝剑，斩除你的妄想习气，把头剃了，和尚衣服穿上了，看看外表象个和尚，你那个思想上是不是象呢？思想要做到在尘不染尘，染没染？你要是染呀，还等于没剃！法王座下又添孙，就是佛教里面又多了个佛教徒，你自己考虑考虑，你算不算个佛教徒？佛教徒要割爱辞亲，你的亲还在吗？

我这个思想啊，在和尚里边染了些习惯，什么习惯呢？这出家有出家的习惯，上殿、过堂、坐香、念经、拜佛这是出家的习惯，我现在还是这个习惯，怎么？我昨天我也作个梦，作个什么梦呢？我在云居山当僧值，虚老和尚和大众过堂吃饭，我看大众都吃完饭了，按制度僧值站中间结斋，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看啊，还不是真如寺那个斋堂，比那个斋堂大得多，人也多。老和尚在上边坐着，我说：今天大家结了斋，不要去绕佛了，外边下着大雨，好深的水，你们慢慢的禅堂的回禅堂，外寮的回外寮，不到大殿去了，雨太大！你看，这梦还是和尚里边的事，那怎么呀？这就是染了，就

是在家的习气，染成出家的这一切。这习气虽然也是习气，那跟在家的习气可不一样，这因不一样了。说出家有出家的习气，拜佛是出家的习气，念佛是出家的习气，跑香坐香看话头，这是出家的习气，有这出家的这一切习气，把在家的习气辗转的消除，这也可以说是净缘成就。净缘是向涅槃上面走的，在家的习气是从贪嗔痴那边来的，我们出家要把在家习气去光、去尽，就是做个梦也是出家的梦，这才算染上出家的习气了，你就做个梦也不会穿着在家的衣服，也不会男男女女的、啰哩叭嗦的，不会有这个了。你这个人哪，就是死了，再转个人，也会弄个好地方，这就要在佛教里边深种善根，要踏踏实实的坐香跑香看话头，要上殿，要做出家的这一切事情，这一切佛事，在脑子里边、行动之中都是这个，你这个人哪，就不会堕落了，你死了也不会堕落了，你已经做了佛事了嘛，你有这一个阶段的薰修，八识田中已经种了这个根基，就是死去生来也没有事，跟脱一件衣服一样。那你还是男男女女的在一起，仍然跟在家人一样，那你死了还是搞这一套，还是个在家人。

看话头怎么个意思呢？古人说一个比喻，一个和尚犯了法，县里叫解差押到府上处理，解差就拿了些衣服，拿了把伞，叫和尚给他背着，他在后头跟着，天亮就走，走到天黑了，解差很累，就叫和尚坐下来休息。这个解差一休息呀，他睡着了，这和尚身上带了把剃头刀子，就把解差的头发剃

掉，自己跑了。过了一会，解差睡醒了，他摸了摸头，剃光了，说：这和尚在呀，包袱也在，雨伞也在，我呢？看话头就这么个意思，这叫追思，包袱、雨伞、和尚，我呢？我不在了，怎么送法呢？和尚他不能送他自己啊，我要送，我呢？这是古人说这么个事情，看话头看不上就照这样看。

天气热冷没有形象，不是青黄白黑。我们的自性也是这样，那就是用这个分别心、妄想心知道了这是热，你要是没有识心，这个热就不会知道。禅堂里功夫得力，就能够不知冷热，不被冷热所转，现在我们都是妄想，为什么人们都东走西走呢？那不是这个身体东走西走，是你的心在走，与你不合适，与你不如意才走，确确实实现在也有地方、走到哪儿都容易，你说现在到哪个地方你都不用走路啊，都有车，你要有钱还能坐飞机，这是怎么回事呢？这都不是修行，但能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这才是修行人。今日三明日四，这不是修行，观察这不对那不对，这也不是修行，这饭不好吃，饭不好吃，这不是修行，怎么才算修行呢？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这是什么？这是定，他功夫得力了，专注一境，没有这个定啊，见不了性，你说的再好还是妄想执著，执着自己的一切，对于佛法的清规戒律不管，只管自己想怎么就怎么，不如自己的观点就东走西走的，都为这个原因。说这个地方热，不行，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太阳所照的地方，这个热天都热，你跑吧，你不要说娑婆世界了，

就一个中国你都跑不完，你跑哪个地方不热？五台山很凉快，只有一个月不下雪，热是不热了，冷又来了，其它的不如意事情还多，弄不成，这就叫凡夫知见、凡夫的做法，你想去掉，非见性不行。

这现在要说靠得住的坐香地方，我看还没有，就是有一个地方坐香也不想坐，为什么不想坐？或者是与他不相应，一进禅堂不准说话，眼睛不准乱看，他不愿意接受，这枝香他能不坐呀，他就不坐了。上殿他能不去就不去，能够不上更好，这都不是修行，这都是懒惰，这都是堕落，这都违犯了常住制度，出家以遵守清规戒律为原则，是我们的本分事，要消归自己，与妄想执著那个道路断绝，只有遵守清规戒律，走上修行道路，这才是出路，这才是了生死，不这样就不行。

用功啊，不是说到禅堂里再用功，那不是的，虚老和尚说：你要是等着到禅堂里再用功啊，你就是哄鬼的！怎么呢？到禅堂才有多少时间呢？没有好多时间，更多的时间在外面，去睡觉的时间也多，你不要等着到禅堂里去用功，你在禅堂外边不用功，你还是在那空过，就是你到禅堂里来了，跑香坐香之中，你是不是有功用啊？可能乌七八糟的什么念头都提出来了，那还是不行。这个用功啊，你说是容易也还不容易，止了静，你坐下来了，你的功夫是不是现前了？或是念佛的，你这个阿弥陀佛还在不在？你坐这一枝香，仔细觉照一下，你有多少时间是打妄想，你有多少时间是用功？

你在禅堂外头跟这个说长说短，你根本没用功，有的人可能用过一个时间的功，只有到禅堂里才能用一下，在外边，这个境那个境一现前用不上了，这真正的用功了生死啊，还就是在这乱七八糟之中才能锻炼出来！

坐下来用功，话头要在，你这话头要不在，你就是没有昏沉，没有妄想了，这功夫不是很好吗？这有什么好啊？你还是在那空过呀！没有昏沉，没有妄想，也没有功夫，这叫冷水泡石头。虽然不好，能做到这一步还不容易，现在社会上出现这个道那个道，就是没有昏沉、没有妄想，就这个不是真功夫还办不到，问问他们又是法轮功，又是菩提功，你能不能到这样？道教提出来“三花九炼”他们都办不到啊，三花九炼还属于生灭，想了生死啊，梦都梦不到！这今天吉安来的萧居士，他以为他们做了好多功德，我说你还不如在家念阿弥陀佛，你以执著心、妄想心，印经造佛像，虽然这是佛教的事情，你这还是生灭，你就是做的很好，也是来生的一点人天福报，你想了生死，没有你的份！你们在家的好好念佛，庙上的事情你不要管，你管你也管不了，别人也不会听你的，你就安安心心在家念阿弥陀佛，都退了休了，你东走西走，现在也不太平。他在那里紧磕头，说我说的对，我说你要说我说的对，你就照这样办，不要出来，没有很好的什么大事情不要到青原山来，就在屋里念阿弥陀佛，或是念观音菩萨。他们三个人都是大学生，工作多少年了，就是

光想弄点有相的功德，执着心、妄想心，都属于生灭。佛教是无相的，你以有心有相有作为的世间法，你想契入佛教，那还是不行。

我们出家人，你光指着我受戒了，你受戒能怎么样啊？你现在三百五百人在一起受戒，你说你守没守？你受三坛大戒，我看哪，一堂也守不住，就很简单的沙弥十戒就守不住，你受戒能怎么样！说是你有钱，你修个庙，修庙有什么用？**修庙不修道，受戒不守戒**，那有什么用啊？青原山现在要赶快持戒坐禅，弄上去，弄顺当，不要东扯西拉的。我今后啊，不管别人怎么样，拒绝外缘！作什么？修行！持戒坐禅，就这么办！你们要是同意这个样子，就在这里修行。看话头跟参话头有点不一样，看，不怎么用力，参要用力气，云居山这些修行人都接受了虚老和尚他那个看话头，还没有说话，还没有生心动念，这就是话头，看住这个头，不要生心动念。为什么要看话头？我们的心性不属于生灭，要用这个不生不灭的话头来见我们这个不生不灭的自性，他为什么也不看经，也不解义，单单的的的看这个话头，废除见闻觉知？因为话头自己身心都了不可得了，那还有个什么讲的！好像是很难看，那当然是了，不要说我们想成佛，你就说想研究哪一部经，哪一部教都不简单，那圆瑛老法师研究《楞严经》研究的吐血，脑子都费成病了。话头要用力用劲就不行，不要鼓着劲来看，因为佛教跟其他的道不同，其他的是生灭，

话头是无生，它不是生灭，现在好多气功，那与我们看话头是两码事，你这个气功就是用的很好、很究竟，也赶不上道家，更不要说佛法了。看话头是直接见性的，《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你见了吗？你要见了，那都是生灭呀，要废除见闻觉知，要这样的看。

其实修行人处处走上正规，要这个作啥？《金刚经》说：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那你自己没到这个地位，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行，不要说我们这些人了，这十地菩萨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佛法僧三宝，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一时一刻向十方诸佛求忏悔，圆满佛果，何况我们这些妄想凡夫，离开了清规戒律，离开了道场，你想修行啊，那也是个想法。因为道场里面有制度，你还走不上正规，你自己随便想弄一个事情怎么能行呢？那么就绝对不能离开清规戒律，就这清规戒律你都守不了嘛，你另外还要弄个什么呢？这叫显异惑众，你比别人强，比谁强呢？禅宗是究竟法，要有究竟的人来接受，你以为我住到禅堂里头就是究竟法呀？那可不是！也就是禅堂这些规矩法则在你脑子里过一遍。站不住，因为习气毛病太重了，接受不了，看都看得出来跟人不一样。禅堂里一时一刻都有制度，因为你只顾守这个制度了，妄想烦恼执著不存在了。要从这些清规戒律之中来认识佛教，那就不会错，因为他这些清规戒律都是过来人制定的，这是他们的慈悲心哪，为了结后人的缘，不要走错路啊，你做的不对，才立这

些清规。

佛说法四十九年他没说一个字，终日吃饭未沾一粒米，怎么呢？他纯是一个大定！我们呢？妄想烦恼当家作主，盖覆了正念，众生所做的这一切，佛菩萨做的也是这一切，佛菩萨就是在这一切作为之中没有染，没有爱，没有贪，这就是出世法，到哪儿找啊？什么是六道轮回？你天天在那儿干这个嘛！尤其是现在，你看这个男男女女赤身露体，与修行多不相应，你看到这些事心里动不动？你是功夫现前还是他那个境界现前？要好好的在这里考虑考虑，好好的在这里用一番功夫。

不管什么团体、什么单位，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和国家一样，虽然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不同，他的制度都差不多。我们寺庙里边也有制度，没有制度就不行，一个丛林里，客堂里、库房里、方丈、禅堂都有一个制度，不过我们寺庙里边这都是为修行才立这些制度，才立这些规格，因为我们都是从社会上来的人，做的都是社会上的事，都是在家搞了多少年了，你看在家人他哪个团体跑香坐香啊？象我们这当值、散香、巡香你在家里看过吗？我们出家人的目的、作法、观点跟在家人不一样，一定要把出家的这些事情学熟学会。你到工厂里，工人的事情你得会呀，学校里读书，去的时候一个字不识，住几年会识字了，这社会上都是这样。你这猛一下来出家了，禅堂里边的一看见什么都别扭，腿子一定要

盘，规矩一定要学，你就是来看看常住的家风，或是当参学，这里面的事情你也要知道啊！云居山满觉首座，到鼓山去了，还要吃饭，中午大殿里上供，知客说：老菩萨，你来的巧，今天大殿上供，你去帮忙敲个犍槌吧！他说：我不会呀！你不会你出家干什么的？他本来想在那里住一天，谁知道这顿饭也不叫吃，就让走了。虽然这些事情不能当作修行，但是你的生活，你的住处，在这个范围里边，这些东西不会都不好。

禅堂里边有这么个制度，以前都在广单上睡觉，在广单上睡觉，一听起香了，你赶快起来，不起来不行，当值的牌子，散香的牌子往你搭衣的地方一挂，你去不去啊？那你要当，不当怎么办哪？老叫别人当啊？禅堂里班首可以不当，因为他有责任，他不能去当，他不当是不当，他是当过的，很会当的，才来领导大众，外寮的也不当，外寮烧饭的，他怎么好去当值呢？

得有个信心，有个长远心，有个坚固心，自己选择一个法门，一生在这修行。不能今天在这弄弄，明天在那弄弄，不觉就老了，一老啥也不行了，一定得有主宰，不要光听别人说长说短的，你自己不要叫人家帮你做主人！我们在外面当参学，就是亲近善知识，你现在外头想找一个善知识啊，你找吧，也许你有个好因缘找到一个，也许多少年也找不到。古代的时候，善知识如林，到处都有，现在你闻闻外边的音

声，不是他长，就是他短。**要得佛法兴，必须僧赞僧**，现在也难怪，好像值不得赞叹，管他们呢！他们的长，他们的短，他自己负责，我们要有个主宰，你没有主宰的话，你跑来跑去你也是白跑，白白的花些钱，费些精神。你住在一个地方有饭吃，有房住多好啊，在外边行动是个很麻烦的事，再说你要碰到个不咋着的人呀，性命还危险！要有一个坚固心、长远心，决定一个法门尽未来际行去，今生不悟今生参，来生不悟来生参，你只管用你的功，把功夫用好，你不知不觉就明白了。你光这山望着那山高，把时间都耽误了，这初发心开始用功，一定不能东走西走。住一个地方把功夫用的差不多，走路也有功用，吃饭也有功用，在火车上也要有功用，你没有功用坐在火车上干啥？一定得有主宰，要体解，要体会，功夫做的有了受益，他自己就会发生见解。你今天这，明天那，别个说长就长，别个说短就短，那怎么能行呢？功夫用的明白了，别人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不要装模作样，装模作样是骗你自己。

要按制度，每人每天七斤半水，少了行，多了不行，为什么和尚这样了不起呢？他的一切行动作法超过人天之境！那是佛的弟子，佛是法王，僧是法王之子，为什么和尚不向国王礼拜，不向父母礼拜？因为他是佛的弟子啊！他能遵守佛的戒律，社会上不好的他都不做，他的境界，他的做法，超过了皇帝，虽然我们是父母生的，我们的做法超过了父母

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佛的弟子，不能拜，拜了父母会舍福，一定是这个样，催板！

开示三十五 禅堂规矩，为成佛道

说是垮台，一下子都垮了！你想把这一切事情都弄起来，那不是一下子能弄起来的，再说我们这个人，在社会上染习太重了，染的习气毛病抓住不放，佛教的这些清规戒律还不容易治，他虽然是有一点善根，你要说是用这个清规戒律呀，他可不于！因为他染习太重了，他一生下来懂事情他就染上了，尤其这个禅堂，更不容易弄，要想把这些制度上正规，没有个几年弄不起来，你急也不行。就说这个跑香，跑香是个活的，跑长跑短，要观察人，如果都是老参，腿子坐的也好，香就跑短一点，要是才来出家，腿子疼的，这香要跑长一点。按说禅堂里这些制度，维那师要很熟悉，要不熟悉就弄不来。以前的禅堂里面都有几个班首，都是老参师父，维那师父要是不懂得规矩，班首师父他会教，代理维那是班首代理，现在就是有这点样子，还在这跑香坐香。要想把禅堂弄起来呀，他不是个小事情，还得有这一班子人，没有这班人也不行，你说这个搞两天走了，那个过两天来了，这怎么能行呢？到这个时代，禅宗这些制度可能扫地了，这些人要是没有个确实的信心，这些规矩他也不想学，再说外边的境

风吹的很厉害，外边钱多，吃的好，随便，如果对于禅宗没有个相当的认识，谁肯盘着腿子在这里坐？外头多舒服啊？

你说禅堂的事怎么这么多呢？在静中打扇子，那也得教好多天，扇子怎么打，对打扇子的应怎么着，这些事情啊，现在多少年了，就是大概的一点意思也摸不到了。跑香是乱跑的，外面乱，内里也乱，这个功夫就不容易用了，因为他这个禅堂根本就没有住过，这里面的事情他不知道，禅堂里面的事情跟社会上完全不一样，社会上哪有我们这个样子？社会上哪有打香板的？没有这个，犯法犯严重了，着枪把你打了，还用香板啊？

现在开期就在这名利上搞，受这一堂戒得好多钱，原来的受戒就是人多了，道场里面有困难，就是收几个生活费，哪像现在这也要钱，那也要钱呢？没这个！因为他有一个观点，我受这个戒，费了这么多钱，我是不是要捞一点呢？没有钱的地方不想住，一点道心也没有了，尽在这个钱上。说你生活在这个时代，那有什么办法呢？再说自己也没有确实的惭愧心，以为我受了戒了，我拿一张戒碟就可以到处混，这不但是出家人，就是在家的居士也是如此。现在寺院里，这居士还来挂单，我根本在我出家的时候就没有这个，这居士怎么能到庙里挂单呢？你看现在怪里怪气的事！社会上杂七杂八的把我们包围了，自己的道念又不坚固，方向不明，就避免不了被社会上这些所左右。你就是坐几枝香他也不知

道，可是哪里有这有那的他可知道，哪里生活好，哪里钱多，哪里随便，打听这个呢，这完全没有道心啦！整个被社会上赤化了！这还有一个特别的事情，你象南普陀，光孝寺，这都富的很哪，既然这么富，社会上都在找钱，他不得不向你庙里插手。这一回有水灾，南普陀出了五十万，现在有些事情被社会上抓住了，庙里钱多了，修桥、修路、修学校，有的庙还是穷，按说修行人哪，这都是打闲岔，总来说还是自己放不下，要自己放下来，踏踏实实去用功。

要认真了，这个制度严重的很，没有这个不行，没有就乱了！从四月十五就结夏，禅堂里广单上面要把单草下来，什么时候呢？七月十五就把这个单草搁到外面晒晒，弄到广单上铺好，那结夏已经结束了，禅堂里也不打扇子了，天凉快了。今年还闰一个月，不闰一个月就到九月了，我在灵岩山住，四月十五结夏，把念佛堂里面的凳子搬到外面坐，还是穿袍搭衣，坐那里念佛，一到七月十五就不弄了，就在念佛堂里边绕佛、念佛。念佛堂制度，你要在念佛堂里不出声念佛不行，他说什么？念佛堂以音声为佛事，念佛就是佛事，不做佛事不行，你要不念，那班首、维那师父他不答应，你要是不愿意念佛，你到高旻寺去嘛，不是请你来的嘛，你到这儿干什么？你明知道这个地方是念佛的嘛，你就是参禅的，你对念佛堂里有意见，也不准你提，不但不准提，还叫你走！要不是这个样子，你说个东，他说个西，这怎么能行

呢？

禅堂有禅堂的制度，禅堂里不准念佛。印光法师在那里辩论，说赵州祖师不准念佛，这青原山下边的祖师不准看经，赵州祖师别人问他：你天天吃的用的，都是国家给的，檀越布施，你如何报佛恩呢？赵州说：我念佛。赵州祖师念佛报恩，要知道，禅宗是理上的念佛。这药山祖师不准看经，他自己一天到晚看经，他一生看《涅槃经》，说：和尚，你不叫我们看经，你怎么一天到晚看呢？他说的那个话我们不懂啊，他说：假若你要看经，牛皮也得穿！那就是我看经我是过来人，我是真看经，我看我自己的经，你看的是释迦牟尼佛的经，见了性的人真是看经。你不要说禅堂里不准看经，不准念佛，不是的，这样弄也不对，禅堂是最上乘，还不能看经啊？还不能念佛啊？可是按祖师说，你还不会看经，你还不会念佛，禅堂里这一切制度都属于佛事，为什么你要学？你学的是佛事，禅堂的制度是祖师的制度，有这个制度，那么就不能把它去了，没有的你随便加一个不行，祖师立的制度你想去一个，那你有罪啊！你想加一个，你又不是祖师你怎么加呢？这戒律是佛制，清规是祖立，这要紧的很！在大众之中，自己不能随随便便的弄个什么样子，吃饭穿衣上殿过堂达到一致，禅和子不如一个随和子，随是随缘，随什么缘？随善不随恶，随正不随邪，祖师立的清规这是正的，要随这个，自己另外弄个什么样子，那是邪气。禅堂里跑香

坐香有规格，不能自己随便。这七月十五一过，大家都到禅堂里边去坐，到禅堂里边行，不要在外边了，明天就是秋分，马上冷了，单草已经上了广单，夜晚要盖被子了，那就不能在外面坐了，自己不能依自己，要随常住制度。开道场，执行清规戒律，是令人了生死的，不是谁想怎么就怎么，谁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就不行！到客堂里得听知客师父招呼，你不要说什么，你也没有什么理由可说，常住的二时粥饭、上殿坐香，你不能另外说一个样子，那就不对了，那就扰乱群众，不能随缘是你自己打你自己闲岔。

禅堂里边，巡香、监香这是照顾大家修行的，监香就是当家、书记、知客、僧值、寮元、衣钵、典座、副寺这八个纲领他是监香，监香是半个警策，他跟班首师父不一样，班首师父能讲能打，哪里都是这个样，你一个地方知道了，到哪儿都知道，这就是参学，没有当过参学的，你一说话，一做事，人家看你就是外行，当参学那就是知道的事都要去做，当值、散香这是轮的，每个人都要当，按制度，进禅堂三天要当值，就那个钟板，一天还学不会呀？一扬板就是“若人欲了知”嘛，一听不就会了吗？一定要依从常住，不能个人弄个样子，那就不行，不但是在这不行，在哪都不行！散香、巡香任务不同，都是警策，散香为什么敲三下？这是警策呀，叫你看话头呀，你忘了，你跑香的时候话头不在了，这都是善知识，到哪里去找啊？巡香有好多事情，打香板这是肯定

的，打轻、打重、不打，这都是活的，就是专门说说这个养息香，养息香之前下了殿要睡觉，要休息，这养息香是最容易用功、最好用功的一枝香，叫慧命香，禅堂里走圈子，这养息香有的地方走三个圈子，有的走四个，比如这个养息香坐一个半钟头，我们这儿坐不了，不是不坐，没习惯，我们这里坐一点一刻，那就是上半枝香不走圈子，怎么呢？他清清静静的在那用功，你走了打闲岔，养息香都挨着坐，这都是有缘哪，都是助道啊，他要是冲吨了，打呼了，监香下来走圈子。禅堂里打香板，各人打的不同，方丈的香板，一首座、班首、维那、监香、书记的香板都不一样，这是打七的时候，这平常也有好多事情，巡香有四种香板，监香有八种香板，监香是警策，散香是同参道友互相结缘。这一枝香，午板香是六个圈子。要是双班行的话，在你面前要经过十二次，他过来过去的，你睡觉的时间也没有了，因为刚吃了午饭，人的昏沉大，禅堂里是活的，你昏沉大，睡觉多，就要加圈子。

这个打香板他是个很主要的事情，巡香、监香你要看对方的情况，或者他是刚出家，刚受戒，午板香睡觉了，巡香或监香，手要抓空，要轻，使他能够醒觉过来，香板要打的这个样。会打香板的，你打的他都不知道是打他的，得会打香板。禅堂里走圈子，自己扣香，古代没有钟表，按香走圈子，老参师父，香桌上这个当值的，他要很懂，那叫接香、

捣香，监香走圈子要看着香桌上那枝香，班首师父讲开示也要看这枝香，那你不能在那儿紧说紧说呀，有些人一说起来长长短短的说好久，香到了，当值的一捣香，你不要讲了。

禅堂里边这叫下签，现在这名字都不知道，下签的下法，看人、看时间，看离开静还有十分钟或者几分钟就要开静了，他还在那里打呼睡觉，这样么下个签，叫他下来跪跪，那佛前有个铺垫好长，把它铺开，在那棕垫上跪，这么一弄，再有几分钟就要开静了，或是引磬开静，或是鱼子开静，一开静，维那师父招呼：站起来！回到自己位子上去坐！是这个样子。因为他有一个棕蒲团，象这水泥地上跪，很疼啊，要考虑考虑，轮到自己头上怎么办？这个规矩是要有的，这个方式方法是个活的，禅宗的语句都是活的，不说破，参而自得，讲这个制度啊，说不完了。

你得有信心，你得很喜欢禅堂里这一切，对于这一法很信，学的时候他就容易学。你要是感到没什么意思，对这一法马马虎虎，你学几年也不行，你这个样子直接形响到修行，那也就是勉勉强强的在这里住。禅宗这一法，是最上乘，是无相法，社会上这个道，那个道都是贪求心，妄想心，执着心，就是精进勇猛，搞无量劫也不行，因为他不是在这上面走嘛！很早了，我在云门寺住，有个师父在那儿住了好多年，他根本对于佛教没有一点认识。虚云老和尚是过来的人，大家都去请问他修道。他在那里那么多年，他没有说请老和尚

开示过，这来了一个道人，他五体投地给他磕头，叫他传法给他，你看这糊涂不糊涂？那就是狐狸精跟着狮子王，百千万劫你还是个狐狸，因为基本上就不是一个种性。

就说出家多少年了，戒也不愿持，规矩也不愿守，他另外还有一套邪知邪见，说能度杀猪的屠夫，外道你度不了！我出家的太白顶，有个老行，外表很好，在高旻寺住，那是打七，也有点逼迫，不去问话还不行，他去请问来果老和尚，来果老和尚就说，你在家做什么？我在家呀，传善吃斋。那几个县，太白顶山前山后，不管湖北河南，大部分都是金弹门，金弹门、雪花堂、三花堂，他们也念《金刚经》，也念《心经》，老和尚问他：你弄这弄了多少年？他说：我弄了八九年，老和尚说：你要当土匪当强盗啊，我还有办法，你说你学外道学了八九年，那就没有办法了！这知见不行嘛，这修行人最主要的是见，见解认识。你就是在庙里住，你不认识佛教你住也没用。既然出家了，过去所有的观点、做法去了吧！重新学佛，要知道自己是个干啥的。一个学者问善知识，说是和尚你修行吗？善知识说我修行，我修行跟你不一样，你是在生灭之中修行，我是不生不灭，那就是你是先修后悟，我是先悟后修，你这一举一动都属于生灭，我不住一切，所有的观点、行动不属于生灭。这个嘴说不行，要实际行动。

这些规矩很要紧，禅堂里边不准说话。两句半话，哪里

都是这个样，禅堂里边多一句，禅堂是三句半话，怎么还有半句话？当值的、悦众、香灯、司水他有半句话，半句话就是他跟谁说就只能让谁听到，不能叫第二个人听到，听到了打闲岔，和尚一句话，班首一句话，维那一句话。这是禅堂里。斋堂里两句半话，斋堂里维那只能起腔，他可不能说话，僧值一句话，和尚一句话，当行堂的是半句话。大殿里和尚一句话，僧值一句话，香灯半句话，班首在殿里就不说了。禅堂里边维那大，客堂里边知客大，上客堂寮元大，大寮里典座大，你到大寮里不要乱说话，你没看大寮里有个饭头的香板，有个典座的香板吗？上客堂里一个佛像，佛像下边靠着寮元的香板，在他那个范围，他能说他能讲，都得听他的，知道这些，自己也得当当，是我们出家的事嘛，维那也要当当，起腔都要会，那没有敲的了，你就得去敲啊，你别说我不会呀，你是个干啥的人呢？你混在这里面，你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你不是混的吗？

这一句话说错了就不得了啊！云居山文化大革命，一个干部一个和尚的交代问题，朗耀和尚有个徒弟叫明本，他们问他：你为什么出家呀？他想在这儿讨点便宜，实际这一讨啊，上当了。他说：我不是出家修行的，我什么都吃，酒也吃，肉也吃。这干部不答应了，原来你不是个出家人，你伪装混到里面了！把他另外关起来，好好检讨检讨，人家都是出家的，打了佛像，烧了经书，好多和尚都在那儿哭，那人

家是真出家的，你不是真出家你是干什么的！弄的不得了，他想摆脱反封建，反迷信，这么一搞更有事，我住的那个房子在他前面，这出家人你不要想赚便宜，赚便宜不行。我是跟他们干部这么说的，我说：我是出家人，你们把佛像经书烧了，那我不同意，我们相信这个嘛，我不同意！他说：你不同意，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什么办法都没有，反正我不同意！他们说：哎，你这还真是个和尚！那个书记说，他说打佛像烧经书他不同意，这是真话，他是实在的。我们是没当和尚啊，我们要是当和尚，他们打佛像我们也不会同意！对我还挺好，那你们打菩萨我怎么能同意呢？那就是干部一个一个说明白了，你们出家多少年的老师父，你们不要难过了，我们会给你们安排，你们的生活肯定要比当和尚好，你们何必要受这个委屈呢？吃这个苦头呢？你们这些出家人，这也吃不得，那也吃不得，我们不能强迫呀，因为人民信教是自由的嘛，怎么把这佛像打了呢？这是毛泽东思想，要前进到一个新阶段！这干部有好多还是居士，他也信仰，偷偷摸摸的他弄一本经书放那儿。

佛教是人民信仰，这有因缘，谁想怎么样也不行！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想斗出家人，他说：你这个老脑筋，还在那儿乱说乱讲。一个体乾，他不是老在禅堂里当值吗？敲钟板……本来藏经是佛教尊重的法宝，那我们就是吃多大的苦头我们也得要这个法宝啊！这是我们的根据，我们修行修什

么？就是跟着这个经，跟着这个法，没有这个法，佛教就没有根据了，依这个法修行，佛教就永远存在，没有这个不行，就是花钱、出力，也要把经书请到我们道场里边，一个保管，一个看看，体解我们的法宝。就是有些事情麻烦了，这现在多少年青人出家呀，有多少真正的发道心呢？有也有，少，在这一切行动之中，处处能表示出来没有道心。禅宗最注重跑香坐香，坐禅嘛，你看古来那些善知识，那些菩萨、罗汉都是坐禅，什么是佛法？就是坐禅哪！坐禅就是佛法，出家的目的就是了生死，坐禅就是了生死啊，不是再到哪个地方了，要相信，要认真，要把自己最初出家的这个志向立起来，古人说；出家如初，成佛有余。就是你发的这个道心，始终如一，不要退，精进勇猛，修行就要精进勇猛，跑起香来，大步紧行，坐起香来，端端正正，上殿过堂都要认真，处处不能空过，你说我们这个出家人，你有什么事呢？听见叫香一响，叫香是什么？叫香就是喊啊，喊人呀，来呀，叫香打了好久，一个还没来，这怎么了？没认真，没踏实，这就是把自己的生死大事没认真哪！要是认真的话，哪能错过呢？哪能耽误这个时间呢？！哪能坐香的时候不去坐，跑香的时候不去跑？就是没认真，要认真哪！催板。

开示三十六 真参实学，福慧双修

天气凉快了，八九月的天不冷不热，正好用功。作息时间有些更改，不管怎么改，听到打叫香都来。早上打三板、四板就起来，也不要操什么心，道场里嘛，就是这样。成就用功，成就用功这一切，我们在外边要当参学，要真参实学。这修行人，受益见解很重要，没有这个不行，万一错了路头就麻烦了。你自己喜欢用什么功就用什么，你用的时候很容易得受益，那么你就是往昔劫用过，用的很纯熟，假若你这功夫从来没用过，你要是踏踏实实的用，还是行。现在用功不是念佛就是参禅，提倡的人很多，得实际的人也很多，不管用什么功都要踏实认真，虽然说念佛简易，参禅是最上乘，只要踏实都行，全靠自己，别人来说，也不过是提倡一下。用功的下手不同，比如念佛要念，参禅要参，参禅是个灭，念佛是个生，这还是生灭法，可是你要参禅参到一念不生，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这就不是生灭法了，一定把这个功夫弄个踏实，不要停。以前有人用功踏实了，就说：我呀，从今以后，再也不随天下老和尚舌头根子转了，这就是叫我们立个主宰，自参自悟，自解自了，不从外得，不要被外边说长道短所改变。

前面的祖师，他们遗留下来一言半句，都是给我们后人作主宰。有些师父不要管，他自己知道遵守制度，一切如法

次第，因为他已经对佛法有了相当认识，有些不行，非有人管才行。这说的是灵树禅师坐道场，常住住了好多人，他请了好多执事，那时候这些纲领执事也认真，道风兴起来了，这些执事，他就是不请首座。有人问，他说：首座刚生下来。过了几年他又说：首座现在在那里读书哩。又过了几年说：我们首座出家了。再过几年说：这首座受戒参方去了。最后过了两年，灵树禅师早上过堂说：大家吃了饭，一起到山门外面迎接首座和尚。这人是谁呢？就是云门文偃禅师！他到天台山参学，印度两个和尚认得他，说：禅师，认得吧？昔日灵山一会，你作了七世国王。这都是过来人，都是大菩萨。你象历代的这些祖师，那都了不得，这些事情只有他们这些人知道，他怎么能晓得灵山一会呢？他确实知道。

禅宗这些传佛心印的祖师，他为了重兴禅宗，所以现身说法。他们说**虚老和尚是憨山大师的后身**，那就是在云门出事之后，他们把虚老和尚关起来了，那时候上海一个老和尚给虚老和尚寄了本《观楞伽经记》，老和尚拿着那本书就说了：这个《楞伽经》是我坐水牢时候注的。后来有人知道了，坐水牢就是憨山大师崂山出事，充军到广东，罚他坐水牢，那时候著作的《观楞伽经记》。憨山大师本来叫德清，老和尚也叫德清，憨山是五台山那边的一座山。印度一位梵僧在那里隐居，憨山带了一部《楞伽经》去，梵僧看到了，说：这是我们国家的宝书，不知哪一年传到中华了。憨山就在那

里住了一个阶段，有不懂的就问他，后来憨山的见解超过了他，梵僧就说：你赶快下山去，你要弘法利生报佛恩。

象这个祖师道场啊，你能住到这里也不简单，得有大善根，大栽培，我们只是有这个栽培，还要继续修行体会佛法，不能偷懒。要按禅宗来说，这个仰山的见解最高，沩山那地方大，住一千多人。沩山拿着一把锹，往这一千多人中间一站，这些师父都不晓得怎么回事，仰山马上站起来说话了：高处铲，低处平，开工！不晓得是挖地呀还是干什么？实际这是禅机，搬柴运水，无不是禅机呀！就用这个禅机把自己所得的佛法表示出来。

我们这个自性本体有个什么呢？你起心动念都是贪染心，违背了我们的自性本体，不得已，才立这个，怕我们得不到实际，才立这些，为了修行，为了认识佛法，为了得到实际的福慧，我们就要继承祖师的清规戒律。

班首、维那他们都是方丈请出来的，都是道场里边的领导，都是我们大家参学的方向，班首领导大家修行，维那领导大家学会清规戒律，维那对班首要恭恭敬敬，班首对维那怎么样啊？维那是禅堂的主人，班首常念维那辛苦了，领导大家修行，维那规矩不懂，请问班首，班首要实际的说出来，要没有这一个很好的团结呀，他就弄不好。丛林下禁止三个一帮，两个一派，道场里边要遵守六和僧，维那是坐禅主，领导大家学习修道，清众对于维那、班首又该怎么样呢？维

那对于刚来的清众又当怎么样呢？那就是清众要感谢维那，很辛苦，很出力，你看这跑香他比别人还跑的快，是他在领导大家把香跑好，要按正式的禅堂，每一枝香维那都要喊：打起精神来！这班首要说：照顾话头。这不都是善知识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呀？或是班首、维那有点不如法，当清众的不要三个两个在一起说长说短，高旻寺的规矩，你禅堂的清众讲维那的长短，他不答应。你到这个道场里你要放下来修行，你不要看人家不对，你只看你这个话头在不在，禅堂里这一切事情你是不是做到了呢？当值散香这都是佛法，这一切的制度一切的方向都是出世法，我们要恭恭敬敬的对待，那就是出世法了，你要是烦烦恼恼的，你虽然学的是圣贤之道，你还是个世间人，因为这世间的人就是贪嗔痴，那就是大家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来了，要互相的提拔，不能互相的说长说短，打闲岔，闹是非。

这个吃东西，一定得注意。按说一个真正的比丘，不是吃东西的时候不吃，能不能这样做呢？因为青原山是前边祖师的道场，不是哪个人想弄这些制度，有些人他确实想自己弄个什么样子，那个是弄不来的。现在有些师父，本来是好意，也想提倡禅堂，云居山我不在那儿了，搞了一个阶段，还不晓得怎么搞的，一开静就吃，打了催板到外面去吃，香不愿意跑了，只顾这个吃，那就是出家人要离五欲啊，财色名食睡，禅堂里这个制度，领导我们大家直趋无上菩提道路，

那你是想走这个菩提路啊你还是想扎这个地狱根呢？外表是个和尚，究竟怎么样？自己问问自己，不要光说他人长短，要常思己过，莫论他非，这样子才与道相应，你光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你究竟用功没用功啊？你说别人长短的时候你那个功夫在不在啊？那么肯定不在了，说我这个思想里边你怎么能知道呢？你说是说非就知道你了，若知心腹事，单听口中言，一定没用功，作啥呢？人我是非，人我是非与道不相应，忍辱慈悲与道相应，禅堂里整个是一个大慈大悲，你一进来，你就弄个是是非非的，究竟你想做什么？你是不是出家的？要好好想想，不要说别人。

禅堂里这些规矩，你没有个三年两年，你还学不会，你光会敲了，那里面很细致的事你还是不知道，这是外表的有形有相，话头是无形无相，起心动念，即乖法体，禅堂里是寂静无门为法门，那还说这么多事情干什么？或者是不说还不行，因为他从一个在家人刚到佛教里面来，究竟他在家是个干啥的？是个种地的？是个干部？是个少爷？是个老爷？这都不知道啊，各有各的习气，各有各的搞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在社会上干什么，你既然到佛教里面来了嘛，你把你那些能不能放下来？把你在社会上所染、所爱、所丢不开的事情能不能丢开？要知道，但尽凡情，别无圣解，这就是佛法，

禅堂里跑香注重的是忘身忘体，要净除妄想六识，一个

跟一个，不能乱饱，还不能跑进跑出，这一起香，到禅堂里就把自己的功夫提起来，你要看话头，那个话头就不要断了，不要执著，微细的使它在就行了，越细越好，不要用心用意，只是这个功夫在，功夫在，思想杂念就没有了，这叫制心一处，即是定，定中不被一切外缘所约束，不被一切所障碍，这就是慧呀，一切境风吹不动，这就有主宰了，你是不是这样用的呢？ 要真是功夫不间断，踏踏实实，一天到晚功夫在，这人现在很难得！再一个，现在想找一个真正的善知识你可不容易找，你们有些师父经常东走西走，你看看那些庙里都是作啥的？现在各有一个名堂，为了弄些名利，把自己的持戒坐禅都丢了，看见这持戒坐禅的人不高兴。什么是戒？你把这习气毛病去了，这不就是戒吗？不就是戒这个的吗？这有什么巧呢？也没有什么妙，只使功夫在，行住坐卧、二六时中不被这一切外缘所扰所约束，你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你自己就是个善知识，到哪儿找？要赶紧，把自己的功夫用好，时时刻刻不要打失。马祖学生问他，如何是佛？他说：即心即佛。自心是佛，不要往外求，这就是路头。

本来我呀，不喜欢到外面去，哪儿也不想去，不想去嘛，有些事情现前也不得不去一去，那边说给我们弄一部藏经，这倒是一个大事情，不得不去，其实去也没用，在深圳被海关扣住了，要钱，要钱我也没有钱嘛，我就回来了。后来这个经书放了很大的光，消防队都去了，以为这里着了大火，

到了那里才知道是经书放光了，海关那个头头把这经书装了两个大汽车，送到这山门口，他们说是他送来的，我跟客堂说：给他们拿几个钱吧。他们不要，开着汽车走了。这个经它有很大的灵验哪，它会放光啊，这光大的很，外边以为这里着了火了，那不是的，这是经书放光。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他们做的事情我们要是不知道的话，我们就要吃亏，本来这个经书是我们佛教的事情，社会上怎么能管得了呢？也不应该管，不应该管是不应该管，你妨碍了他他就要管。

有很多人他还是很喜欢禅堂，禅宗嘛！我们国家大部分寺庙都是禅寺，你看某某禅寺，某某禅寺，那就是禅宗寺院，我们国家千百年来，住持佛教的是禅宗，其他的宗都是禅助持，禅宗一兴起来，其他的宗也兴了。杜顺和尚见了性，他弘扬华严，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也是见性的，不管哪一宗哪一教，那就是见了性，通达了禅宗，再弘扬哪一宗都行，这个禅宗的事只有禅宗来弘扬才行，其他的这个宗你弘扬不了。要按说禅宗他没有什么语言，他的问话就是实际，问在答处，答在问处，其他的宗他可不这样弄，这历朝历代的禅宗善知识，他都能弘扬其他的宗派。旧社会，印光老法师，他也是见了性的人，他有他的愿力，他观察这个时代，人的因缘善根，他是应时应机来弘扬净土。解放后，虚云老和尚，他真是禅宗见了性的人，他也讲经，他也传戒，他在鼓山弄

了个华严学校，那就是不管你弘扬哪一宗、哪一教，都要见性，不见性你弄的那个还是生灭，不能彻底。

这个地方原来叫安隐山安隐寺，后来北宋年间改成了青原山净居寺，宋徽宗到后来也很反对佛教，这些历代的皇帝将相摧残佛教，加起来是“三武一宗”，再加上文化大革命，那个更厉害，说这个干啥呢？这都是过去的事，不说不知道啊，这佛法受摧残、我们要知道，我们佛教在社会流传，不管社会对我们佛教怎么样搞、我们总要以慈悲心来对待，使人民能在佛教里种点善根，今生来世也可以了生脱死。

这个道场，七祖他对于中国禅宗有很大贡献，他传法给石头希迁，希迁后来到南岳，在一块石头上搭了个茅蓬，人家就叫他石头和尚，到现在还是石头和尚。永明寿，云居膺都是青原下边的祖师，古代的出家人对于这些祖师、善知识不肯称呼他的名字，就称呼他那个山名、地名，青原是行思禅师，南岳是怀让禅师，南岳下面出了马祖，马祖是他在家的名字，他姓马，叫道一禅师，马祖的文字记载不多，这些祖师他并不是不立这些文字，或许是在他当时并不需要这个。马祖、石头他们那些人，学者来问话，就是答在问处，问在答处，很明白、很彻底。现在不行了，可是禅宗这些法还是依旧，那动不了！这现在这个道、那个道很多，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假若对于佛教没有相当的体会，不管他知识多高也起不了作用。他没有信心，他信什么？他就信他那个

知识，能在世界上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这只有一个信仰，信、解、行、证，这就是我们佛教。不管哪一宗，哪一派，都是这个样，这个不改，怎么也不改！不管哪一个善知识都不能动，都不能改呀！这叫定法，以这个定法成佛了生死，没有这个不行，达不到实际。我说这话，叫你们年青人对佛教有点认识，以后就不会有其它的错知错路了，有这一个方向，没这个方向不行。这啰哩叭嗦说这么多干什么呢？目的就是这个！用起功来什么都放下，放下来用功嘛！

现在这个地方要成就初发心，初发心很难哪！怎么难呢？一个没习惯，跑香坐香、盘腿子没习惯，再一个看话头也没习惯，看不上，还不晓得怎么看法，规矩没学会，话头没看上，你身心不安，道场要成就所用的一切，我们这里一定要成就了生死，不要讲排场，不要光讲舒服快活，要知道这个舒服快活都是生灭，都是生死，这样搞不行，那就把这个道场的宗旨、目的给去了！今天我看你们几个刚出家的，跑香还不会跑，跑香不要张嘴，嘴不要张开，只有鼻子呼气，开始还不要跑的太快了，不要跟跑马路一样，那样不行，开始轻轻的，就跟平常走路那个样子，维那是禅堂主，他说了就要算，他说跑，大家一起跑，他让站就站，我们这个禅堂就象一个般若大船，维那是掌舵的，往哪开要识风看浪。

要按理上说，这禅堂可了不起，佛说三藏十二部，祖师立的一切观法、观行，都在禅堂里，我们既然进来了，既然

受了三坛大戒，就是真正的佛教徒。《梵网经》说：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成大觉已，真是诸佛子。你看这说的多好！你守了诸佛的戒，你就是真正的佛子啦，可不要小看你自己！那就是佛的这一切法呀，都交给你了，就跟那担担子一样，你要担起来！担就在禅堂里面担，要担起来禅堂里面这一切事情，去学去做，这就是佛的家业，这就是真佛子！

感觉我们出家呀，很幸运！这当和尚这么样的好，这么样的好事情我怎么当来了呢？受戒这么了不起的三坛大戒我也受了，自己觉悟，我呀，一定有这个大善根！我既然有善根，我今生就要了脱，要发这个心，发精进心、发勇猛心、发修行心，目的没达到，没有得到实际，不能随随便便放过，跑跑香，再坐坐香，我们就是干这个，别的也没有啥事，要知道，一个道场要很多人成就，就是劳动也不是一天到晚劳动，劳动那么多的事干什么？我们的生活，也不是光靠我们这些和尚啊，我们哪有这么多钱修房子？我们吃饭穿衣，并不是完全靠我们自己，僧伽嘛，他有人供养，成就修行，他是好意啊，他叫我们赶快修行，不要做好多事，修行成功了好度化众生。不管出家在家，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了佛法常住不灭，为了修行人修行了生死。

我这个人哪，也不懂得什么，不懂是不懂呀，他在这个佛教里头经风雨、见世面，他弄了这么几十年了，古代的时候，都不是一天到晚的坐在那里。你看马祖，马祖他最喜欢

栽树，后人叫“马祖栽松”。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这些古代的祖师，尤其是禅宗的祖师，他们都在那儿劳动。还没解放，我在云门寺，虚老和尚天天在外头栽树栽花，自己种菜。那时候，现在美国的法云给他当侍者，老和尚栽的树，别人可不能给他弄坏，弄坏了可不行，老和尚他会打人的！那你犯点规矩他不说什么，你把他栽的树弄坏了，那可不行，这就是说**历代的高僧祖师都是以劳动而为实际**。

丛林，道场，有次序，有规格，没有这个就乱了。上殿、过堂、出坡，他都有个规格，没有这个规格，他上殿就乱了，过堂也乱了，上客堂里也得有规格，按说丛林里上客堂站的地方，过堂吃饭的地方，他也有制度。禅堂里这个位子，班首位，维那位，是丛林下方丈送位，两边的师父是维那送位，他有了位子，他就上正规了，禅堂里西单第一个位子是僧值的，东单第一个位子是知客的，你要是在后边，你过堂吃饭也要在后边，你坐香也要在后边。因为现在就这几个人，也没正式的安排，到了冬天把这点事情弄起来，管他人多人少呢！我看有些年青的，是当参学的，参、学，学什么？学就是学我们道场里这一切清规，上殿、过堂、出坡、出入往还，禅堂里边的大规矩、小法则，当值、监香、散香、巡香、盘腿子、放腿子，这些制度上正规了，到外边去上殿也上正规，去吃饭也上正规，禅堂里要是上正规，外边也会上正规，禅堂位子是乱的，那上殿也乱了，吃饭也乱了，为什么乱？他

没有人招呼，大殿里、斋堂里都得有僧值招呼，禅堂里有维那招呼，库房里有当家、副寺招呼，上客堂有寮元招呼，这现在好象是丛林的这些制度规矩百八年来没有了，你现在要把他弄起来呀，不容易！因为现在不懂的多，不容易弄的事情，要细心的、认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修道人，要没有清规戒律来管制的话，不行，乱了！外头乱了，内里边那是肯定乱了，你外头乱了，就说明你内里乱了，内里要不起心动念，外头他不会乱，他心里有什么东西，外头他会表现出来，威仪即定，定即威仪，你外头乱了，别人就知道你思想也乱了。

以前我住禅堂的时候，有些老师父，他当巡香，他走一个圈子，你哪个人用功没用功他都知道，怎么？那个样子不一样，他这个功夫已经上了正路，身安心安，他坐在那里也跟别人不一样，他在思想上、行动上走上正规了，他个人就安定了，太平了，啥事也没有了，一天到晚都在功夫上。这个人哪，那就没什么话说了，还说个什么规矩啊？我们这个思想是乱的，烦恼妄想多，功夫站不住，没有别的，就是没踏实，上殿、过堂、出坡，这几种事能把我们的信仰修持体现出来，纲领看就看这个，讲也就讲这个，你的功夫没上路，上殿过堂之中你总有点错，或是晚去了，或是功课还没做完，你走了，说那我的思想你怎么知道呢？就在这儿看出来了！出坡是修福的，坐香是修慧的，道场是福慧双修，以前住两

年禅堂，规矩熟了，功夫也会用了，他到外面培福去了，或是做饭、种菜、烧大火，给常住做一些苦事，名字叫行单，修苦行，学普贤行。我们这一切福一切慧都是我们自己修来的，不是白白的给的，那就是别人结缘这几个钱，这是我们有这个福啊，你没有福谁给你，说今天有人供养吃豆腐，这是福啊，用功见解这属于慧，这个福慧全靠个人。世尊福足慧足，成佛了。我们要知道，福能融慧，你要是一点福也没有，你吃饭没有，穿衣没有，住房没有，你还修行什么？你要是有福报的人，一切具足，就能拥护我们修行，没有智慧，不明白道理，修道的方向不知道，这修行也修不成，所以一定要**福慧双修**，催板！

开示三十七 了无所得，即见自性

古人说：得之不得天魔得，玄之又玄外道玄。禅宗以无所得为入道方便，你说这道怎么修呢？法怎么问呢？**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大家用功就在这一无所得上用。

说这到处都是禅堂，这出家人大部分都是住禅堂，从这个禅堂出来到那个禅堂去，他制度规矩怎么能不会呢？他不离这个嘛！以前下江有金山、高旻、西天目、天宁寺，上海有个海潮寺，上边有文殊、宝光，这都是坐长香的，钟板就是临济、曹洞，临济跟伪仰打的板是一样，他是四止四开，

引罄开静是小开静，扬板是大开静，四止四开，一天要扬四回板，止四回静，青原山下边这些道场是三止三开，止三回静，扬三回板，早上不止静，扬板。这青原下边是曹洞，一板一钟，两板两钟，三板三钟，这一共是九下，止三回静，还是三十六下。南岳下他是四止四开，一板一钟，两板一钟，三板一钟，这样敲的，那就是自从日本一打仗，这所有的禅堂制度啊，都不行了，有的年青出家人当兵去了，这禅堂弄不起来了，就从那儿就倒下去了！倒了这么几十年，有好多事情都不知道了，或是哪个地方住了几个人，想把这钟板弄起来，可是究竟怎么敲法也不知道，没有学过呀，也没有看过，怎么能知道呢？禅堂里这一切事情非要学不行，有个时间还要掰着手教，不然他不知道，有的规矩上了文字，那就好弄一点，可这也是口说的，假若他说错了呢？那也就错了。虚云老和尚他在南华寺挂的是临济板，到云门寺是云门板，云门也是三止三开。有的地方还在于他这个方丈住持，他是临济他就挂临济板，他是曹洞他就挂曹洞板，你看云居山好多塔呀，那就不是青原山这个塔，那叫墓塔，它不是一层一层的，那就是后人也不知道，给青原祖师修了七层，要按《涅槃经》说，佛的塔是十三层，只有单，没有双，你来个十二层不行，辟支佛塔不一定，有的说十一层，有的说九层……

这个执事是常住请出来的，当职要尽到责任，因为你是管这个的，你就要把这个事情管好，你范围里的这些人要团

结好，安排好，使他们身心清净，总来说就是为佛法而前进。大寮里菜饭弄好，大家吃着喜欢，你这是结缘哪。按丛林制，一年分两个期，正月十五到七月十五，有的辛苦了，要休息休息，有的做事做的不怎么合适，也不能当下就把他去了，不是这样，要到期头换，八个纲领做事情或是差一点，也要到期头来换，让大家不觉不知的换了，也不要提些意见，弄得他不如意。这纲领有辞职、移职、请职，他这个人或是当纲领差一点，或是他做哪一样很内行，就把他移到这个地方，这叫移职。请职就看这个人平等、很好，能给常住做些事情，就请他出来给常住管事。这提议谁来提呢？和尚他有些事没弄清，就由首座、都监、知众跟和尚说说，这个要排除私人观念，你不管他能干不能干，行不行，不要有私人的感情，这样搞不行。客堂里主要的责任是人事来往，经济上，负这个责任，不要一点事就烦恼了，一点事就吵起来了，那样子不好，要锻炼自己的慈悲忍辱，为常住、为大众把事情办好。禅堂里有班首、维那，这东西两单或是有些师父脾气不好，班首有责任调养他，维那要执行规矩，里面弄的要和和气气，维那师父要观看班首师父的道德慈悲，班首师父要护念体谅维那辛苦了，彼此之间有这个思想，有这个观念，东单的师父有些什么不如意，维那师父马上就要讲讲，西单的师父或是放逸了，班首师父看到马上就要说说。要按以前的制度，这大殿、斋堂、出坡劳动，一出了禅堂门口，都归僧值管，

现在多好啊，以前那僧值还经常打耳巴子，大殿上打一个耳巴子，回到禅堂来，维那肯定打三个香板，你在外边没守规矩啊，守规矩僧值怎么会打你呢？有这些规矩，有这些次第，大家合到一起来，对修行有好处。

说到移职，这是方丈的责任，首座有些地方也要说说，或是知客移到库房去当家，当家移到客堂作知客，僧值移到禅堂当维那，典座也可以移到库房当副寺，管经济，都可以移动，这写法书记也可以移到上客堂当寮元，这叫移职，原来是纲领，就是移动一下子，还是当纲领。这些事情弄的时候要安安静静的，这些纲领都是书记，纲领不当了就是书记，书记也可以升班首，维那可以升堂主，西堂可以升首座，班首这都是终身制，不动了。正月初八，纲领都到方丈辞职，辞职他并不是不干了，请的新执事，方丈要送位，方丈请了维那，由班首师父给维那送了位，那么老维那你得离开，没有安排好之前还不能离开，这是道场，最要紧的得知道这些制度，哪些事归我管，哪些事不归我管，你得弄清，那个事要不是你管的你去管了，你烦恼，他也烦恼：这个事归你管你就把他管好。凡是一个事情都要有人管，大寮里做事情的就是饭头、菜头、烧火的，管事情的就是典座，僧值在大寮里有主要的责任，有啥事跟典座商讨，平常啊，没有到期头，最好这个人不要调，要是这个人起了烦恼，去劝劝说说，要他发心，到了期头再来改变。为什么？你已经干的很熟了，

要是再一变人，好操心，我们是个出家人嘛，自己要准备当一辈子和尚，这和尚你要当就当一辈子啊，你不能当几天你又还俗了，那就不好弄了，你还没有负责几天你就走了，常住还得找人。根据丛林制，请你出来做什么事，负什么责，你弄几天你走了，客堂里要登上记，再来就不留了，怎么？常住对你好，请你做事，你弄几天就走了，他这里面分析，你这是看不起常住，你既然看不起常住，常住就不留你了，这现在可能没有这个了，我想走就走几天，我想来又来了，以前禅堂里一加香就不进堂了，大家都在学规矩，你来个生人，你进来东碰西碰的怎么能行呢？加香的这个期间还允许销假，加香不进堂，起七不销假，你就说你在这住过，你很熟，一起七就不让你进堂了，人家正在打七，你来打闲岔。这道场里安静、顺气、和合，共同在一个道场里住，那就是期头来，期头走，这客堂里没有什么话说，闹了气、打了架走了，这客堂里要挂牌，再不留了，名称就是“永不销假”，你永远不要来了，你在这儿闹过气，闹过常住，这个不行。不是现在这个样，我想走就走，我不想走我就在这儿吵吵闹闹的，那个不行啊，要和和乐乐的，顺顺当当的，再来大家喜欢，你弄的别别扭扭的，不守规矩，你来了，这些纲领书记、客堂里的师父看见也不喜欢，这多没意思啊？你要是送到上客堂里，这寮元看你不喜欢，在这儿犯过规矩，他马上叫你走。

有些事情啊，不知道，来往的出家人，赶斋的跟挂单的还不一样，他来了他想赶个斋呀，也不准备在这住，这怎么办呢？他要吃顿饭，客堂里跟僧值师就不要叫他到斋堂里吃饭，到哪儿吃饭呢？就是大寮里典座、菜头，一碗饭一碗菜给他端到那个廊檐底下。他在那儿吃了饭，也不要到客堂了，就走了。要是挂单的，来的时候大家都吃饭了，安排过二堂，不能大家都在过堂，进来个人坐那儿就吃。这个过二堂，僧值师父要招呼一下，他来了嘛，他想在这发心住嘛，那就过二堂，来赶个斋那就不能过二堂，就是来的晚了，大家吃了饭了，他还想在这儿吃顿饭，那就在大寮里找个碗筷子，盛点饭吃吃，他就走了，是这样搞的。这说一说，丛林的制度，长长短短的，多的不得了，你看规约上一大本子，就是说这一天的事情，知道了有好处，自己也不犯这个规矩了，别的同参道友还能跟他说说，帮帮忙，共同的走上清规戒律，这就是真真正正的佛教徒，踏踏实实的禅和子。

象我十多岁出家的时候，那庙里真苦啊！大一点的寺庙，冬天勉勉强强的打三个七，就算很不错，怎么？常住没钱，没吃的，你看现在，不管大庙小庙都有吃的，以前最出名的是高旻、金山，他那打七打的多一些，天童、西天目那也是坐长香的，有个时间他是东单的师父去赶经忏。有个时间哪，东单西单都要去赶经忏，那时候贪心也太大。就是天童，他到快过年了，地方人民要在天童打四堂水陆，就那四堂水陆

给的钱给的米呀，天童住五六百人，这一年都吃不了，那怎么呢？这一堂水陆是四百担米，一担是一百四十斤，四堂就一千多担米，他这一堂水陆中间，有两个上堂，两个平斋，上堂斋是二十担米，平斋一堂是五担米，二十担米那时候钱也不少，平常还拜《梁皇忏》，这钱一多了就麻烦，怎么麻烦呢？日本人打仗，宁波算是个海口，日本人经常在宁波那地方撂炸弹，观宗寺的那些出家学生想到天童去避难，天童不让，不准……

有道无道，吃穿重要，把这个饮食要弄好，菜饭都要吃新鲜的，饭要熟，菜要烂，盐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不是大众要吃这个好味道，不是，因为常住大众一天到晚用功，修行人、坐禅人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哪还晓得这个饭是什么味道？不品这个啦！因为只顾着修行哩，可是这大寮里可不能不管哪，为什么这典座要尝食呢？这个菜煮好了，典座要用那个小勺子舀一点汤吃一点，先尝一尝，监斋菩萨没有供佛先吃要给三铁棒，典座可不是那个意思，这饭菜做好了，什么味道都不知道你就来供佛呀？那大众都要吃的，你这饭菜做的好，他就是不分别，吃下去也有好处，饭要熟，菜要烂，老年人青年人都能吃，现在又不是没有油，那么多的油你不赶快吃啊？大殿里蹲的都是油。早上烙些油饼，大家吃着不是很好吗？青菜要是多了，早起要吃点包子，一定要吃稀饭，不吃稀饭不行，简单的小菜，油多放一点，

锅热了多炒一炒，油在锅里一炒它就跑到菜里面去了。你们大寮还不会做麻油饭，那得几斤油，麻油饭怎么做呢？先把菜炒好，把米炒好，菜不要弄的太烂，因为马上还要倒到锅里去，多掌点油，烧火的时候看着一冒气呀，米放进去，不要加柴了，看情况，不要烧糊了，快盖盖子了，把这个菜丢到锅里边，把油一淋，淋到菜上、米上，锅开了，把着铲子抄几铲子，翻一翻，扒一扒，把这个拍子（锅盖）一盖，盖严，这个油啊，它都跑到米里面去了，这要掌点盐，不是有两个锅吗？那个锅再炒点菜，打点汤，吃麻油饭得吃点汤，不要弄这个菜、弄那个菜，行堂跑来跑去又忙又累，这个菜也要少一点，因为饭里已经放了菜。饭差不多了，吃饭的时候，饭头去打叫香，打叫香回来就打饭，把菜打好，打出来，行堂再去大寮里拿菜拿饭，把筷子、碗摆好，这开梆按说是典座开的，典座一开梆，禅堂里听见了就开静，维那师就招呼穿海青，扬板扬完了，典座敲三槌火点，禅堂里出堂，大家向上拜一拜，穿袍搭衣过堂，班首带班走，维那在后，维那前面是敲引罄的，到斋堂里吃饭还不能穿草鞋，上殿、过堂要穿袜子、穿鞋子，吃饭、下殿回来，把鞋子、袜子脱了，穿上草鞋跑香，是这样弄的，现在就这几个人嘛，这样跑跑坐坐也行，要真正上正规啊，我们这个样还不是的，不是的，跑跑坐坐也还行，现在大家在这里用功，没有这些次序也不要紧，就这几个人嘛！

回到禅堂里来，班首带班回来，班首、维那到位一问讯，维那招呼说：抽衣脱海青，大小架房赶快，进来跑香。不能说你吃了饭到外头转转，找人说说闲话，那不必要。下了晚殿要休息，下晚殿一回堂，问讯抽衣脱海青，上殿要穿鞋子，脱鞋袜换草鞋，去小净，赶快养息，这儿没广单，就在自己房里休息，要坐好这枝养息香，你下了殿也辛苦了，赶快养息，不要这里说说话，那里说说话，说这做啥哩？客堂里边，库房里边做事的人有些话要说，禅堂里的人没有事就去休息了。听见起香，叫香响了，赶快进堂跑香，不要在外头转，一个用功的人，依自己的性格不行，一定得受常住的教规约束，那你才能用一点功啊！不要到人家房里去，你又不是僧值，你也没有事嘛，这些人没有来上殿，没有来坐香，僧值要去看看在做什么，其他的人都要休息，休息好了来坐香有精神用功，我们这修行人哪，全靠有精神，精神好才好用功，你说长道短的不是费劲吗？不要议论常住，你议论什么？你天天吃饭睡觉、吃茶吃水都是常住大家给你弄的，你还有什么说的？要发道心，要时时刻刻生惭愧，道场里面以无事为兴盛，大家清清净净来修行，这就是兴盛，这丛林就兴起来了！他对你有意见，你对他有意见，说长说短的这个不行。为什么早殿僧值要出去呢？一个是礼四圣，一个是到处看看，看看有没有人说三道四不上殿，这就违背了常住的制度，那弄不好客堂还要叫照客去喊他，你为什么不上殿啊？三回

起单，不能住，宁可无人，不可无法！丛林有这个制度啊，人少不要紧，得有这个制度，没有制度不行，大家不会安心在这修道，这说一说，我现在在你们前边，好像不说也有因果，你应该说嘛，不说也不好。

佛教在我们国家千百年来，随着时代改变，唐宋年间的这些清规戒律差不多都没有了，有也是没有力量，古代的学者都是为道而来，人我是非没有了，自己修行都忙不及啊！还能有时间长长短短的？没有。临济禅师到大愚会下，三次问话三次被打，不知有过无过，大愚说：黄蘗这个老汉，婆心太切！临济就开悟了，这不是他们一言半句就开悟了，是因缘熟了，因缘不熟，就是怎么打、怎么说也不行！那就是我们在这修行，一时一刻也不能忘了佛菩萨、善知识的慈悲摄受，你就是证了四果阿罗汉，佛不加被的话，你什么殊胜功德都成就不了。法云地是十地菩萨，他威德炽盛，佛不加被就没有办法，无边阿僧祇诸大菩萨想见普贤身都见不到，为什么？他没有修普贤行，道场里面要修苦行，要时时刻刻忏悔，不能懒惰，一懒惰就要堕落，要护持道场，关心常住一草一木，不能浪费，不能多用常住的一针一线，应该是大家的，要发给大家，东西是供养三宝的，不是单单的供养哪个宝，三宝都要供养，佛宝、法宝要常住负责，常住要维持道场，没有钱不行，说现前僧物，一个也不留，那常住需要用的时候怎么办呢？佛已经灭度了，供养佛的东西谁也消受

不了，不能把供养佛的东西卖了，谁能买得起呀？大悲佛祖的东西，谁也没有资格估计这个价钱，常住的东西不能随随便便拿去就用，那你要负因果责任，这出家信佛没别的，第一条就是因果，如是因，如是果，一点也不会错，你说：我不相信！你相信也是这个样子，你不相信也是这个样子，你跑不掉，你有本事也不中！说是“因果佛性常自性”，你虽然是没有见性，你还是有佛性啊，否则你修行什么呢？要相信自己有佛性，修行哪一个法门都能见性，参禅是见性，念佛见自性弥陀还不是见性吗？**不管你是哪一个法门，都要持戒，不持戒还是不行，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了，就是证了果位也不行，犯了戒也要堕落**。可是这样，要是修行见了性的人，那就不容易堕落了，见了性的人就不被这个生死所约束，生命等虚空界，那就是这一切处之中无在无不在，我们要赶快修行，不是说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历代的善知识明心见性成佛的多的很哪！我们现在怎么还没见性呢？生死还没了呢？我们要问一问你是不是一心一意在这里修行？说放下来，你放下没放下？说忏悔，你忏悔没忏悔啊？犯了四根本戒，不通忏悔，如人斩首，不要说是犯了根本大戒，就是犯了十三僧残，忏悔就难啊！得有二十个清净的比丘帮你做事法忏。这现在你说忏悔了，光嘴说，没有一点实际，没有一点表示，按《梵网经》上，忏悔要礼三十天佛，得见好相，好相者，佛来摩顶，见光见花，种种异相，罪便得灭。

你是不是这个样呢？忏悔就是三年五载，总要有一点忏悔，时间久了就清净了，不是弄个两天算了，那可不行，就是没有犯戒，那微细的戒很多呀，一个突吉罗犯了，你修行坐禅就有妨碍，比如一个水囊，穿一个小眼，水就往外流，这也属于不清净。

要时时惭愧，要时时用功，用功就是真惭愧，惭愧就要真用功，吃饭睡觉要注意，自己的功夫话头还在不在？把自己的功夫用熟，二六时中一切处都要用功啊，你是要了生死的，不是马马虎虎算了，马马虎虎的算不了啊！功夫不现前你生死不了，还要等到什么时间呢？要努力今生就要解脱，不要等来生啦，来生靠得住靠不住不一定啊！这今生要努力把自己的功夫抓紧，你也没有其他的负担嘛，你又不养活孩子老婆，你吃都是别人给你做好的，你吃饭穿衣有了嘛，你不要操这个心了，多多少少的还有几个钱哪，用几个钱还是有唉，你还有什么观点呢？你想发财呀？你想那个作啥呢？不管怎么你这个和尚衣服穿上了，你不要辜负你呀！要时时刻刻的一切时一切处照顾你的功夫，你是专门搞这个的，不要空过这个日子，不管是白天夜晚，坐香不坐香，你这个功夫要照顾好，一时因缘成熟，禅堂里钟板键褪，磕着碰着，就要明心见性，催板！

开示三十八 染缘易就，道业难成

用功有多少时间，不用功有多少时间，要把功夫用熟啊，那不是个小事情！历境验心，二六时中检验检验，打妄想和用功的时间，比较比较哪个多哪个少？哪个占优势？时时刻刻都要检验一下，这全靠自己，用功的方式方法有人说一下，真正用功全靠自己。他们说，高旻寺来果老和尚人家发心用功的时候，到斋堂里添好了一碗饭一碗菜，他把菜碗端起来当饭吃，饭碗放在桌子上用筷子夹。他这个人在斋堂吃饭的时候功夫已经现前了，没别的，就是功夫熟了，拈来便用，你说我们学别人学什么呢？就学他那个认真，学他那个踏实！这古代的祖师，他们都是从不纯熟达到纯熟，开始功夫都不熟，古人在哪儿住，就是十年二十年不动，叫“久参有禅，久住有缘”。你住几天到这儿去了，住几天又到那儿去了，你怎么用功呢？还有的他嫌功夫慢，想快一点，这也不行。菩萨用一个功夫就是多少大劫，你看你用这几天你就嫌烦，这个可惜呀，没有个长远心。佛说这些方法哪个不能了生死啊？有的出家多少年了，怎么还没用好呢？没别的，就是没认真，没当成正事来干，整个被这些妄想名利，被它夺了，就是自己也没有放下，你既然自己放不下，这工夫到哪一天，到哪一年呢？不要老想这想那的，你自己打自己的闲岔，你放不下、丢不开的心，那就是个妄想，占领了修道的

阵地。自己既然发心出家修行嘛，那要认真，要踏踏实实的把功夫弄个水落石出，今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载要弄个踏踏实实，没有不成功的。

为什么不一样啊？人的根基不同了，本来哪有什么看话头啊？还说个什么念佛是谁呢？佛法不是死的，马祖在世，马祖说的可比现在简单。马祖当初开道场最先就是现在的佑民寺，那时候叫洪州，洪水多呀。马祖有人亲近他，他也没说什么，他说：即心即佛。可是那时候的人闻到即心即佛，有很多人得利益。公案上有个法常禅师，他就是闻到马祖说即心即佛，他就明白了，说一句，明白了就明白了，这就是“见道方修道，不见云何修？”他见是见了，还没达到实际，要**行解相应**。前边这些祖师，他们就是很实在，闻到这个法门就踏踏实实，三十年、五十载不变。**我们总想省点劲，总想一开始就得很大的好处，总想赶快成佛，这成佛不是你想成佛就成佛啊，要三十年五十载不杂用心哪**！我们现在这个心多杂呀？赵州亲近南泉开了悟，还要三十年不杂用心，香林禅师四十年才打成一片，不是你到禅堂来走一下，马上就成片了，四十年哪！才打成一片，没有那么快，你想快不行，什么是杂用心？你用用这个，用用那个，那都是枝叶。话头就象敲门瓦子一样，念佛是谁就是敲门的瓦片，为什么敲门呢？因为里面的人你没有见到，参禅就是要亲见本来人。说个比喻，小孩子到外边玩去了，回来一喊他的妈妈，妈妈没

有答应，他又喊了几声，妈妈没有答应，这个小孩就哭起来了，用功也是这个样子，一心要见本来人。

这个时代弄成这个样子了，你说到哪个地方找一个善知识呢？你找嘛，现在也方便，坐在火车上、飞机上，也不要动了，一天就走几个省，找没找到呢？古代的参学，跋山涉水，费尽草鞋钱，自己有几个钱都买了鞋子穿了，闻听善知识的道风，不远千里而来，心心常在道，念念不离宗，一天到晚都在道中行，你现在是不是念念依靠佛菩萨，依靠善知识指一条明路呢？可能不是，时代不同了，人心也变了，你就是找到一个善知识想问个明白，因为自己也不明白，别人说也不晓得明不明白。马祖不是说了吗，即心即佛呀，你向外求怎么能行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自己就是佛啊！你到哪儿去求？往外求不行啊！自己要踏踏实实的，把自己应该守的戒守住，不要弄的又犯了戒，那你忏悔就来不及了。

想了生死总是个好事，什么是生死？妄想烦恼、长长短短、人我是非，这都是生死，生死在哪儿？生死就是自己起心动念，放不下、丢不开，不能忍、不能让，这不都是生死吗？生死把我们包围了，古来人不得已，要看个话头，这个话头近多少年来，看法也不同，认识也不同，诸方的这些善知识，这些老和尚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看法，古人说：行也禅，坐也禅，那就是功夫用的恰当，功夫有力量了，你行都不知行了嘛，你还有什么妄想呢？功夫得力了，有了劲，

能把烦恼妄想摧走，转成了一个正念，这磕着碰着都能悟道！你功夫没用到这个时候，你只顾着分别人我是非、长长短短的，你就是磕着碰着也不行，功夫没用上嘛，也就是根本没用功，只顾着妄想呢，吃也在打妄想，要吃的好一点，穿也要穿的好一点，一点苦头吃不得，一点委屈受不得，只听好话，对自己有一点不如意烦恼的要死，哪里还谈到用功呢？用功是什么？用功就跟那木头人一样，外边的音声色相入不进，内里边不动，古人说，你如是，我也如是，彼此的见解，彼此的受用达到一致，这才说用功啊，现在基本来说尽是打妄想，就是看一两本经，也体会不到经的义理，我们想学习学习教理，这是个好事情，学习教理要依义不依语，要善解善会如来之义，明白了嘛就算了，不明白就赶快持戒坐禅，弄个水落石出，也不辜负我们出家一场。

我们对于社会上这一切境风，音声色相，男女饮食，你没有染，没有爱，没有嗔，这就是出世法，话头看的纯熟，外边的音声不动心不动念，内不起贪嗔痴，这就是一个大修行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你不要着急，你不贪不染，这就是出世法，不是到哪儿找一个出世法，世间这些贪嗔痴，这些染，这些爱，这些甩不掉丢不开，这就是世间法。**六祖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这不是说的很明白吗？你就这个样就行了，虽然是祖师很容易说出来，心平，我们心平不平呀？我们平不了，那就不能把功夫甩掉啊，前边的祖师

说这一句两句的，我们能够用上就行了。

染缘易就，道业难成，我们从父母生下来很自然就染上了，不要费力，我们用功，总是落不住，一会儿就不晓得到哪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太熟了，妄想习气，染缘太熟，这个念佛、看话头太生了，旁的没什么，自己要放下来，把这个生的转熟，熟的转生，妄想烦恼把它转生，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一天、半天，不染一尘，不生一念，那就是功夫熟了，你不提它也现前，你睡着了它还在，这就要很努力，很认真，一定要把他当成个大事，生死大事啊！什么也没有这个要紧！什么也没有这个主重！这个样子道业可成，不这样用功，另外有什么办法呢？什么办法都没有，只有自己努力，要实实在在，把功夫用熟，自然得一个很好的水落石出，那就是今生不辜负出家了。

佛教提出来四根本戒。要是犯了四根本戒，出家在家都是违法的。别人的东西，一针一线都不要招，就是父母的东西也不能招，拿了也算是犯盗，拿了东西别人不知道，这伽蓝菩萨总知道吧？不管是大东西小东西都不要拿，你自己的东西不喜欢别人拿，别人的东西我们也不要去拿。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要持戒修行，说瞎话，不实在呀！修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修行人更不能说瞎话，不能欺骗别人，不能损坏常住的一草一木。那要考究起因果来呀，这一点也不能犯，你说那一点小事马马虎虎犯了就算了，那马虎不了

啊！古代过年过节，庙里都散些点心、吃的给大家分分。有一个师父离家很近，散点东西，他没有舍得吃。过年初二，想拿到家里看看父母，说这个因果微细呀，他把常住的纸拿了一张包点心，这人也很好的修行，后来他圆寂了，据他的修行要生西方极乐世界，伽蓝菩萨拦住了，说：你修行很好，生极乐世界是可以的，大众发一点东西，你拿去给你父母吃，这是应该的，这完全可以，你不该把常住的纸拿一张，那要算算帐，你还了再生西方。

那一年，我在云居山，方丈是性福和尚，他跟山底下的老百姓玩的很好，老百姓到山上去吃点饭，弄点毛竹。有一个人他在那里吃了顿饭，拿了个毛竹，准备拿到家里用用，看天还早，就睡一觉再回去，一觉睡着了，伽蓝菩萨跟他说了：今天吃这顿饭，拿庙里一根竹子，我给你记上帐了，以后要还哪！伽蓝菩萨不是一个，很多的。性福和尚不是死了吗？要跟着他那个作为呀，多少年做的事情，那要下地狱的，虽然是方丈也不行。他死了，说你现在不要下地狱，这里有点债你还没还，你把常住的东西送给山下的老百姓，你送了多少年了嘛，你早晚把这些东西讨回来，再说下地狱。就这样啊，他经常到山下去讨东西，那记的清的很！我在客堂里，山下有的老百姓来说，性福和尚到山下讨债，他们来送债，有的送几斤米，有的送几斤油，你看这因果多认真哪！你把常住的东西送给人家，伽蓝菩萨给你记上帐了，你送你还啊，

你不还叫谁还哪？常住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你不能作人情，作人情不行啊！不管你是什么执事，你不能随随便便的把常住的东西送人，你自己也不能乱用，你不能说我是个什么执事，我用用，你不能用！比如大众分的东西，你有一份，大家还没分呢，你另外搞，这有因果呀，这弄不得。

古代的执事他都很认真。洞山，方丈和尚受了凉，感冒了，他那个侍者想到库房里拿块生姜，给方丈和尚发发汗。库头说：拿钱来，常住的东西我不能随便给你。方丈赶快拿几个钱去买，古代的这些纲领执事都是讲因果，后来方丈老了，就向大家提出来库房里那个卖生姜的作方丈。杨岐禅师他是库房里管帐的，他有两个灯，以前煤油也没有，他喜欢念《法华经》，他自己弄了一个灯，他夜晚记帐的时候用常住的灯，看经的时候用他自己的灯，他那个灯放到常住的灯上边。他为什么这么放呢？以前点灯用灯芯子，点时间长了会往下滴一滴油，他那个灯要是滴油会滴到常住的灯里，他不背因果，要是把常住的灯放在他的灯上边，时间久了，常住的油就会滴到他的灯里边。后人纪念他，库房里有付对子：杨岐盏灯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这就是两个看库房的。

凡是经自己手，所做所办的，这都有因果，要是浪费了常住的柴米油盐，这都有因果，那样说不是出家出不成了吗？这样子紧张？要按说还就是这样，这就是出家，这就是真实出家，就要警策一下，不然你弄了你就堕落了，你修行

修不成了，要这样认真，不背因果，不犯戒律，那你要是这样的话，戒一点也不能犯，那我出家出不成啊，确确实实是一点也不能犯，犯了你就承当因果责任哪！你天大本事也不中！古代有很多公案，有个老修行，他看《法华经》，他喜欢吃茶，池泡那个茶底总是留点，不吃，倒掉。本来他修行很好，就是喜欢倒这个茶，就说水不能乱用啊！按佛教制，比丘一天连吃带用，只有七斤半水，你多用了你就要负责。他连倒带浪费，阴曹地府给他攒了一大缸水，他生西方的时候被拦住了，说：这都是你浪费的水，你喝完了再生西方！那么大一缸水，他怎么能喝的了呢？他坐那坐大哭啊，地狱里来了一个鬼王，他说：师父，您老人家在这儿哭啥呢？这个鬼王他是老师父生前喂的一只猫，猫要吃老鼠，杀生害命呀，怎么办呢？他把猫脖子上拴个铃铛，猫一动，老鼠就躲了。经常的，这个猫卧到老和尚身边，念《法华经》它听了一点，因为这个善根，猫死了就成了鬼王，他要报老和尚的恩哪，他喊一声，手下的小鬼都来了，都争着喝水。这水都是老和尚念《法华经》用过的水，这些小鬼一喝，都超生了。

佛问什么事情，他下面都有话说。阿难被摩登伽女弄住了，佛问阿难，当初为何出家？阿难说：我见如来三十二相，殊胜光明，非是爱欲所生，因此发心随佛出家，原本指望如来惠我三昧，令我解脱，到现在才知道，彼此身心，了不相干！那就是如来有无量百千三昧与我何干呢？如来想给能给

的了吗？可能我们也有这个过程，以为我出家了，有佛的摄受，这个不行，一定要自己脚踏实地去修行。**阿难靠佛都靠不住嘛**，佛涅槃几千年了，你靠佛怎么能行呢？**得全靠自己修行，不管过去、现在、将来，这修行完全靠自己**，你自己要是不修行，你靠谁都不行，就跟吃饭一样，自己肚子饿了，别人帮忙吃不行，就象修行一样。自己的生死自己了，靠别人，靠善知识，靠佛菩萨，他只能说一下，叫我们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他也不过说一说，勤修戒定慧得我们自己来修，我们的贪嗔痴得自己来去。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生死自己了。那就是不管社会上这些事情，古来的出家人都是在山林树下，在旷野孤身一人修行。那个时候虽然是那样苦，可是得道的人很多，这现在种种如意，般般现成，怎么还没有弄的好呢？就是自己没有努力、没有认真啊！其实现在这个生活好，吃的好、住的好，钱多，他本来与道不相应，**富贵修道难**嘛。有福报的人，你叫他修行他不干！要苦行得道，要是快快活活的能得道，那不是都得道了吗？人多想快活呀，做一点事情就懒的做，应当做的没做好，应当修的没修好。我们自己不认真，我看什么时间也不行，不但今生不行，来生也不行。古人说：**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那就是自己既然出家了，在这个佛教里面要认真哪，你强强勉勉也要弄一下，不是来混的啊，混那不行，常住制定的制度是成就我们修行的，我们得接受这个成就，得很欢喜这个

成就，成就持戒坐禅，成就衣食住房，总在一起，就是要成就我们了生死，没别的！在家的佛教徒在庙里边出功德，做事情，这都是成就我们哪，常住管事的师父，跑香坐香这是禅堂里维那师父成就，他认真的成就我们，我们要认真的接受这个成就，把香跑好，把香坐好，把功夫用好，你要是用不好，大家成就不是白成就了吗？你辜负了禅堂啊！修这个禅堂作什么？就是在这坐禅嘛，你坐没坐呢？你参没参哪？你口念佛，你心里念没念呢？这一时一刻呀，就在这里考察自己，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别人不知道就混过去了，你吃饭，你坐在斋堂里也不要动，别人给你添好，你要多就多，要少就少，你吃饱了你还不用功啊？你自己不用功谁替你用啊？

出家也多少年了，什么方向还没弄清，在这争来争去，**凡所有争就不对**！释迦牟尼佛是无争，你用这个功，他用那个功，也不要争嘛，**有一个争论，那就落到世间法上了**。世间法就是要争啊，你争我夺。我们佛教是与世无争，就是跟我们这里边的出家人也不要争。古代的祖师说话，不过也是个人的一个认识，他提一下，也不象现在这样争起来了，吵起来了，那有什么用呢？解放前也在那争，这解放后还更争的很，争什么呢？别的都还好些，就是禅堂的人有点争，一个要争着看话头，一个要争着参话头，这个样子对不对呢？你各人把你自己的功夫用好，这都对，你在那一争啊，都不对了。你要是话头看的恰恰当当的，怎么能争呢？参也行嘛，

你就参嘛，你不要争，古代南宗北宗有点争，这南宗北宗都是对机不同，你要一争就不对了。

六祖或是因缘到了，他应该出来了，这大概是热天，他还是穿的在家衣服，还没剃头，古代晚上都没有坐香，都是自己用功，天黑了，天上有月亮，这出家人都在廊檐下乘凉。古代，我们大的寺庙都有幡，后来经过几次摧残，把这东西弄了。光孝寺夜晚刮了点风，那个幅在那儿一动一动的，两个出家人就争起来了，一个说是风动，一个说是幡动。要按说，他两个说的都对呀，确确实实是风动啊，风一吹那个幡动了，还不是幡动吗？六祖在那里说话了，或者是不说也不行，应该说一个实际，就说：也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仁者的心在动！这是究竟法呀，他说到实际啦！这其他的出家人一听，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怎么能说出这个话来呢？就传到印宗法师那里了，印宗法师他是明白人哪，是讲《涅槃经》的法师，就请六祖来问话，说：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行者？这六祖看因缘实现了，就答应了，说：不敢当。不敢当的意思就是承当了。印宗法师就问：你既然在黄梅得法，黄梅有何指示啊？你得的什么法，可以说说吧？六祖说啊：没有指示，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指示什么呢？这一说说的印宗法师很尊重。也就是多少年来，又是如来禅，又是祖师禅，这个时候六祖就说出来了，不过没有解释就是了，那就是**禅定解脱就是如来禅，见性成佛这就**

是祖师禅，要这样体会。到现在出家多少年了，也没弄清什么是如来禅，什么是祖师禅。看看祖师的语录，有些事情是要知道一点，知道了你的生死还是没了，你还是妄想执著，现在我们分析比较，说长说短，这还在意识上弄，了生脱死，这是不生不灭法，不管是参禅念佛，开端都是在生灭之中，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那就不属于生灭了，要这样去行。

这现在你看看，苦人还是多，吉安这一下岗是六千人，六千人怎么办呢？马马虎虎安排了三千人，还有一半没有安排，在城市里面吃水也要钱，一动就要钱，市长很困难，这农民不管怎么样他还好一点，他种地就有饭吃，城市里边不好弄，你想弄钱到哪弄？这个时候出家人还算好一点，你不要操那个心了，庙里边按说也很困难，原来的山地都没收了，文化大革命，青原山的地都被人家占去了，不给了，说也不中，他们这些头头说了几回要给点菜地，光嘴说说而已。我们现在要种点菜，种点茄子，种点辣椒，杂七杂八的多种点，有菜吃，有饭吃，这一天一天不就过去了吗？现在种菜也不是很难，还有几块地，就是有些石头不好弄，把那石头地扒扒弄弄，栽点菜，社会上种的菜，天天在那儿打药水，那个菜吃了并不好。我们自己种的菜，吃着也好一点，要自养，靠饭房子的零块乱草要弄干净。过夏了，蚊虫也少一些，弄卫生，不光是坐香，也要做一点事情，做一点事情身体也好些。

时代呀，也就是这个样子了！也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变动。国家的意思，原来是寺庙，现在社会上占住了，你慢慢的还要交给佛教，这些寺庙以后都要住和尚，住出家人，现在人家在这儿考虑什么呢？有些和尚不怎么样，很难让人相信，这社会上存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他和尚几千年存在，他们在一边看，看这个佛教里边有些和尚，有些地方，弄的还挺好，还很有次序，和尚也不怕苦。五台山那么苦的地方，草都很少，他在深山里头也不着急，你看这和尚！有的真看破了，如法如律的来出家修行，还算真不错，有的也不是的，这佛教里边也不安定，也很复杂，复杂什么呢？各种各样的想法观点不一致，这就乱了，乱了也不能怎么样，你再乱也没有文化大革命乱，你乱你能怎么呢？你也乱不起来，你这个和尚里面要是真乱了，他国家就要管你了！放下来，踏踏实实的修行嘛。古人说：画蛇有脚即非蛇。你既然穿了和尚衣服了，这些事情你还得做呀！

北宋年间，大慧宗杲禅师提倡念佛是谁。怎么？念佛的多了。我们这个国家，好象是人人都知道阿弥陀佛，小孩子也知道。虽然是在这儿用功，假若是这个戒要持不住，所有的用功都不能成就。不要弄多了，就是沙弥十戒都不容易守，沙弥十戒都守不好，还能守比丘戒呀？古人提出来，一粥一饭，那是信施之膏，行人血汗哪！这古代的出家人还能修庙哪？不修！如来在世，把这个修庙的责任，跨了个咐嘱了国

王大臣、长者居士，和尚就是持戒坐禅，持戒坐禅是出家人的本分。我这几天到外边走了圈子，哪个庙里都是住人不多，房子那么多，还要修房子，修的很考究，这些人寺庙里都是嫌钱少啊，嫌没钱哪，想办法多弄钱。一个庙的当家、知客、方丈，古人说了，假若是方丈持戒坐禅的话，人家可能都会持戒坐禅，因为他是一寺的方丈，他是整个丛林下的依止师。现在这时候跟以前不一样了，他或是在社会上有点地位，有点权力，他能给大家办点事，他就坐了当家、方丈。大一点的寺庙有方丈，小一点的哪有啊？就是一个当家他就做主了，本来这个出家人，有一个房子住，有一件衣服穿，有点饭吃，不要再搞了，那搞什么呢？你是干什么的！你是不是持戒坐禅的？那为什么他还在那搞呢？因为他没有持戒坐禅，持戒坐禅这个心才能定下来。说不管怎么样，这一个道场里得有禅堂，你在禅堂里坐坐，你总收一点心吧？总没有那么多狂心杂念吧？僧装、素食、孤身，你说这些寺庙里男男女女混到一起，这是干啥呢？想做什么呢？

有人说我这个功夫用不上，要按说，用功本来不难，你念个阿弥陀佛不就行了吗？你非要弄那些名名堂堂的干什么？名名堂堂的你是自己打你自己的闲岔，为什么这工夫用不上？就是这名名堂堂的太多了！纲领执事，大家要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算了。这一粥一饭是佛制啊，并不是说你是个当家，你是个方丈就可以随便立一个规矩，你不

怕堕地狱啊？可是他也不怕地狱，他也不承认。用功用不上的，不是别的，就是你这个放不下。古人说：放下即是！我走这一圈，看到这寺庙都是很好，很庄严。谁穿破衣服呢？没有啊，穿的很漂亮。他也说他在那念佛，他也说他在那看经。我在相国寺住了几天，他们很喜欢，有的人认得我，因为我在云居山住了几十年嘛。云居山现在是比不上以前了，虚云老和尚在的时候，那肯定要好些，因为老和尚有道德，人们都很喜欢跟着他。老和尚圆寂以后，那里还有三十多个从云门寺来的，现在大部分都没有了。这人命无常嘛，谁还能活千年万年哪？佛教要千年万年！佛教是人民相信，佛教徒是人民，有人民就有佛教！

说时代不同了，都是在这里搞这个，你说哪个庙里不在那搞钱哪？住的都是考究的很，吃的也考究，吃那么考究还不行，怎么不行呢？没有限量啊，他这个吃东西，就是好了还想好，就跟不守规矩的一样。他这个不愿守，那个他也不愿守了。我在那看了看，我看哪，象青原山这样的我看还少，没有几个，这青原山是不是能变成他那个样呢？我看也很容易，说变就变了，这人心他不长远哪！说是持戒坐禅，他是不是长期的持戒坐禅呢？他为什么不长远呢？在这持戒坐禅之中他没得到一点好处，他为什么没得到好处？他没放下，他的贪嗔痴，好吃懒做，他这个心太重了，他就得不到好处。就跟印光老法师说的，欲得佛法利益，就在这恭恭敬

敬中求，不是随随便便的，快快活活的，端茶饮水的就得到实际了。不是的，那就是**吃得苦，耐得烦，受得委屈，作为佛门的大器，得有志气**。我是个和尚，持戒坐禅是我的本分事嘛，我也受了戒了嘛，要在这儿想。不是我看你不守规矩，我也不守规矩，那就弄糟糕了。你不持戒，我受了戒，我要持啊，你不守规矩，这规矩是祖师制的，我要守啊，不能随随便便，不能跟着流浪，要有主宰，要有志气，把自己的志向立起来。立什么志向呢？持戒坐禅！说我是持咒，你持咒也好嘛，我是念佛，念佛也行嘛，这个时代不同了，禅堂里边允许念佛，不要出声，人家都在那里静坐，就是不要出声就行了，念佛念到一心不乱，跟话头看到一念不生，有什么区别呢？不要变动，只要有饭吃，有件衣穿就算了，那干什么呢？那要好好修行，大家六和僧在一起，你也持戒，我也持戒，你也修行，我也修行，这就和合了。

我们这里不管怎么样，还有几个人打坐，这是好事。好事是好事，不要变动，吃饭穿衣都有了，你只把你的功夫用好，你念佛你就行住坐卧都念佛，你要看话头，吃饭穿衣话头都要在，没有哪个时间不是用功的时间。你睡觉了，你要锻炼的梦中念佛，梦中阿弥陀佛不忘，你这个佛念的就行了。你看话头，梦中也要话头在，你这个烦恼妄想就少了，你这个病苦也少了，大部分害病都是吃东西引起来的。古人说，比丘有病，以减食为良药，不要吃这吃那的。你是个修行人

嘛，要时时刻刻把自己的功夫当成个很主要的事情，你不这样就忘了，你不这样一心一意照顾自己的功夫，你搞到什么时间为止呢？说来生，来生靠得住吗？人身难得啊，我们今生还不好吗？今生人身也得了，佛法也闻了，多好的条件！不要等来生了，你们年青人，还有精神哪，赶快用功，不要等了，等来生就靠不住了，就得自己努力前进，催板！

开示三十九 直下无心，便从本得

既然来出家，就要受戒。经上说，千里之内找不到一个受戒的师父，可以自己给自己受戒，这是佛许可的。现在各地方开期，要好多钱，刚出家的他哪有那么多钱呢？没有钱不准受戒，这就算穷人不能受戒，这就违背了佛教，违背了释迦牟尼的大慈悲。现在我们也不管他，你想管也管不了，你多事了，管他作啥哩？你们要是真心出家，本来我不出去的话，四月十五给你们几个没受戒的受个戒，因为你们在这儿住了这么久了，在这里求忏悔，道场里也要负点责任，就受一个方便戒。为什么礼拜诸佛呢？诸佛加被。你得了戒体，这是个大事情，别的就是说一个戒相，这一条一条的得说说，戒体、戒相、戒用都要知道。再一个很主要，你能不能守住戒，你受了戒你又破了戒，这不行，破了戒那就不是出家人了。

佛出世间，就是为了发明心地，就是为了我们不明白这个，佛才出世，能不能领会这个呢？或是我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弄成现在这个样子。虽然是当初好心出家，在这里弄几年弄的很疲倦，那就是当初你因缘出家，现在又有一个因缘就变了，有的出家几年又还俗了，这个样子不行啊。出家受戒是个终身制，尽未来际以佛为师，要执持净戒，常修梵行，为什么开始想修行、想持戒，怎么中途又不弄了？这就把人生所有的时间都耽误了，修行要有一个时间，道场他就是成就我们时间来修道，道场成就修行，尽量的减少事务，减少什么事务呢？劳动、做事这都算是事务，染心、爱心、贪心，这也丢不开，那也放不下，这都是事务。你有了饭吃，有了庙住，要按说应该放下来，把当初出家的目的时时刻刻放到第一位。古人提醒我们：坐卧不知原是道，只恁忙忙受苦辛！道场里边，做一点坡事，这都是小事，主要自己的思想放不下，这个就难搞。你这个要放不下呀，道业难成！这修道没有别的，就是你所用的功夫使它念念在，妨碍你用功的这些事丢开，不要继续它。再一个，就是你在社会上所染的这一切，贪财好色，争名夺利，这都是妨碍修行的。古人搬柴运水，迎宾待客都不妨碍嘛。为什么你这一点习气甩不掉呢？你就说你放不下，你放不下能怎么呢？说你想在社会上搞番事业，你能搞吗？你能作皇帝吗？你看人家顺治皇帝做了那么多年不干，那真是放得下呀。虽然他是个在家人，

他比我们还放得下，我们是出家人嘛，不要贪了，你也贪不了多少，你贪到一点能怎么样？最好是放下来，放下来持戒坐禅，我们应该是这个样子。

说弥勒菩萨观众生受苦，提前下生成佛了，没有这个，这是邪气！现在已经邪到我们佛教里面了，说某人就是弥勒下生，要按说现在才第九个小劫，第十个小劫弥勒才下生。佛前前后后说的很明白，一个小劫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这还早的很哪！我们佛教徒要有个正知正见，你们年青人多看看《楞严经》，现在他们提出来《楞严经》不是佛说，你看这胡闹不胡闹，说《华严经》也不是佛说，他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因为他也看经，那《楞严经》上说，任你多智禅定现前，你会坐禅，你会入定，若不持戒，你还是个魔王！他这样搞一下，那样搞一下，他怕别人看了《楞严经》说他不对，他就提出来《楞严经》是假的，有些特别是学密宗，弄个年青的女子在一起，说是双身法，成佛快。

经过社会主义教育，他们有一部分人很好，不管社会怎么转变，他们还是持戒坐禅，有一部分人对佛教没有什么认识。那时云居山讲究劳动，不劳动、劳动差不行，不管是受戒不受戒，修行不修行，你能够劳动啊，那么都可以。这一部分人都相信虚云老和尚，社会的转变，他们不相信。跟走路一样，他这个路不走了，他另外还想走一个路。有一部分人就接了性福和尚的法，象现在的一诚，他就是接了性福和

尚的法，接了他的法，那就是靠拢性福和尚，那就离开了虚老和尚。性福和尚准备要在云居山传一百个法，那就得听他的话，得听他安排。他的法子对修行不相信，这一部分人在云居山抓住政权，抓住政权那就是不修行，不守规矩，那就乱了，就是跟着老和尚这一班子人也变了，变了他有好处啊，他有什么好处呢？他这一变哪，客堂楼上住了十来个干部，省里的县里的，下边有个周田，叫云山垦殖厂，他把永修县占了一半。他派了一个书记，掌握着云居山这些和尚劳动，那时路还没修，因为这个出家人要是没有得到佛法一点好处，难得避免这些情况。他这头没有得到，他在那头总要得到一点，这就叫众生！众生就是这个样，想赚点便宜。他为什么出家？他想在佛法里面得点好处，这个好处怎么得呢？就是持戒坐禅，遵守清规戒律，才能得到好处！要是贪图名利，不守清规，怎么着也得不到佛教的好处，你就是说也不中，让他得也不行，佛教是心法呀！

云居山虚老和尚盖的房子，开始大家没饭吃，老和尚拿钱买饭，老和尚哪有那么多钱呢？嗨，他有钱！就是别人不知道，虚老和尚他也不让别人知道。我看着虚老和尚修南华寺，修云门寺，修云居山，这钱从哪儿来的？不知道，谁想知道也知道不了。老和尚天天转一圈子，看看房子怎么修，这儿怎么弄，那儿怎么弄。他早晚还是一上殿，下午还没有下殿，老和尚在那坐着，他坐那儿他也不说什么，为什么呢？

这善知识啊，他是注重戒律，你既然受了三坛大戒，你连最简单的沙弥十戒都守不住啊？那就不行了。那些工人人家不是出家，也不守戒律，大寮里给人做点饭菜，老和尚坐那儿看着。后来云门事件，他身体也吃了亏，象那虚云老和尚，他是乘愿再来的，那就是当时那个运动，他们想把他弄死，想把他打死啊！老和尚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死啊，不管你们怎么弄，反正我不死，我要死啊，不用你们打，我要是不死，你们怎么打也打不死！你看，谁敢说这个话？他敢说！他说：我不死，我不死我是为众生啊，我死的时间没到，到了我自己会死的，时间没到你们就是打我我也不死！他能说这个话。我们就不行啊，这是了不起的、乘愿再来的人！他在云门寺就说了，我还要开一个道场，后来的佛子，没有站脚之地啊！我要弄个道场。你说你想找菩萨，这不就是菩萨吗？为了要度众生，为了要建道场，他不死啊，就象这个样的人，不要多，一个就行了，不是要弄这么多，占地方！还算好，他也没有死。云门事件一开始，他就不吃饭，他天天吃点水，确确实实没吃饭，他是三个月没吃饭，他也没死，因为这个菩萨为众生、为佛法存在呀！他就是报而不报，你看着苦啊，他没有，因为他已经了了分段生死。我们现在不行啊，到了那个阶段你不死也不行，一定要死，什么药也治不好，药只能治毛病，这生死你怎么能治的了呢？药能治病，不能治命！我们出家人要赶快用功，赶快把这分段生死了了。

这就是佛教说的，社会上哪能相信这个呢？只能说真心实意的出家人他才相信。佛教里面吃饭穿衣，不用操心，有些居士给庙里送点吃的，送点用的，这是佛菩萨的光明啊！不是我们有这个道德呀。你仔细想想，我们有什么呢？世间上哪有象佛教这样的，我把东西给你，我供养你还要给你磕头，社会上哪有这样啊？这是佛教徒，只有佛教徒才这样。对于出家持戒坐禅的，他们也分不清，这叫凡圣交参，龙蛇混杂，不是现在，这早了，早就是这个样。大家既然到了祖师开的道场来了嘛，那要实际，不要弄些虚虚假假的在那混日子。要持戒坐禅，得到出家的实际好处。法是世间法，虽然我们在这个世间上，在尘不染尘，这就是出世间，不染、不爱、不贪，当体就是出世法。你穿上和尚衣服了，就表示你是个出世间的人。出家人持戒坐禅是我们的根本。你不持戒、不坐禅，没有一个根本，怎么能得到好处呢？全靠自己，要努力！

禅宗有五宗七派，其实就是加两个派，五宗还是五宗，加上杨岐、黄龙，就是七派。他们那些人都在苦中修道，杨岐会上有好多学者，住的是一个观音庵，都是破房子。有些房子瓦片没捡好，漏雪不漏雨，大家都在睡觉，夜晚下雪，把被子上弄了好深的雪。杨岐禅师他有很多的居士，说把瓦捡捡吧，他不捡。他那意思是什么，只要遮风避雨，大家就好修道，那不是跟我们一样放不下，扒了修，修了扒，这都

算是事务，这都不是出世法。一定要大家重视，这个世间法呀，凑合着去就算了。古人吃什么呢？不就是粗茶淡饭吃一点嘛，哪跟这时候吃这吃那的？虚云老和尚在云居山，大部分人跟着他，再苦也不走。就是现在我们吃这个西瓜呀，三十年没有吃过西瓜，没有。你看三十年没有吃过西瓜嘛，我们现在一天吃几回，这是怎么了？这也是有缘，这修行人哪，穿的衣服，住的房子，吃的饭，只要能过去就算了！要努力修行！

我们要知道，人命无常啊！你只顾得好了还要好，尽在这里搞，这都属于生灭法。你以为这是修行，那可不是修行，你的思想，你的做法，你还是个世间人，人家古人淡淡薄薄的过的去，房子能遮风避雨就可以了，你说现在成了这个时代了，吉安那个地藏庵，她一个老太婆就敢修那么大的房子。

修行没别的，就是你把你思想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放下来，把你所受的三坛大戒谨慎不放逸，这就是出路，照这个样就是个出家人。那什么是忏悔呢？忏悔是什么样呢？什么颜色，什么样子都没有，那就是忏悔。你要杂七杂八的，在脑子里长长短短的你忏悔什么呢？说修行是个啥样？什么样都不是，世间法、染法都没有，那就是修行。

你不要有抵触心，你有抵触心不行，你就是心平气和，你用那个功夫在就行了。不要用气，我们决不是气功，就是你所用那个功夫历历明明，使它在，在是个什么样子？等于

虚空，为什么佛说法常拿这个虚空作比喻呢？因为**万物不离虚空，虚空虽然容受万物而不染万物，万物染这个虚空也染不住**。我们自性的本体不被一切妄想所约束，你这样用功，你不要紧追它，你只要使它在就行了。初下手要内无身心，外无世界，我这个身体都不可得了嘛，还有个什么长长短短呢？古来的人，他怜悯我们哪，提个话头看，其实有个什么看头呢？因为我们也没用过功，也没用惯，总有个执著心，看话头也是执著心。佛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都可以成佛，为什么还没成呢？就是妄想执著嘛！有些怕因果、怕病，还有的怕死，这不是怕的事。有了病，你怕不行，你要善调身心，把这个思想，把这个身体，提到等虚空界！

你在家参加过什么道门，跟个什么人学过这法那法，你学的那一点也不对！我们要跟着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你念阿弥陀佛你要跟着《弥陀经》念，执持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你是看话头的，前面的祖师曾经说过，**直下无心，便从本得**。你还用什么呢？前面的祖师见面，一言半句就解脱了，还说什么呢？达摩祖师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二祖慧可断臂求法，这胳膊去一个还了得！二祖说：我心不安。达摩说：将心拿来我与你安。他就见了理，得了道，他有什么痛苦？见了性的人没有一切苦。我们现在多执著呀，有些人还在禅堂里头练气功，这胡闹，他说这气功还可以弄别人的精气，你看这都是干什么的！那怎么不遭恶难呢？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有没有体会这个呀？不是一天到晚背这背那的，背了一大些，脑子都用坏了。我在旧社会跟圆瑛法师坐过香，他那是专学《楞严经》，脑筋用坏了，他在那儿坐着就倒下去了。修行哪是这么样子搞啊？修行人，功夫现前，对这个身体有好处，功夫上正规，这个身体辗转的清净了，哪还有什么病苦呢？因为他那是执著心嘛，你执著它干什么？你看那个话头，有什么可执著的？你这一执著就不对了。古来的祖师为了改变我们这些观点，不晓得说了多少话，说了多少语录。佛说法四十九年，就是为了破我们这个执著心哪！我们现在还不是这个样吗？贪爱执著，你说这有什么办法呢？本元自性天真佛，你一执著就弄到你那个身上了。佛教是心法，不是在身上弄的名名堂堂的。

古来的人受戒，燃几个香疤，这是心法呀，不是你执著把你身体烧的怎么样，你执著那个做啥呢？那不是啊！有的在意识上作功夫，意识就是生灭，这开始看话头就是一个想。《观经》说：**心想佛事**。不要执著那个身，执着身弄一身病，弄身病还怨天怨地，说我修行很好，我怎么还得这个病呢？这都不是，那就是你没有善调身心，你是执著心。这里水很好，天气热，经常的洗洗澡，我一个人在那深山里边，我一天要洗好几回澡，洗澡轻快呀，身上舒服呀，不要说这和尚洗澡不好，有什么不好？佛还带着千二百五十诸大弟子到河里去洗澡，每一个比丘，不管冬天夏天，半月半月要洗澡。

这夏天一天洗几回都行，夏天上火的东西少吃，现在多好啊，有些居士买些西瓜，一天吃几回，以前哪有这样生活呢？庙里也苦也穷，哪里一天吃了又吃，吃几回呢？

人都坐好，止了静，大家就可以出去了，自己搬着自己的垫子，大家跑香打了站板，都到外头坐好了，再止静也行。禅堂里止静是个大事情。**止静不是不动，只要你心不动，就是止静，那个静也停止了，你不动心，不动念，那叫止，不是不说话才叫静。起心动念，即乖法体**，这不是说明白了吗？就是自己烦恼妄想放不下，那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打了抽解。大家都在禅堂里坐好，三板三钟止了静，你愿意到外头坐就到外头坐，你要不到外头坐，还强勉什么呢？你愿意在里头坐你就在里头坐，是这个样，很顺当，很自由，不是强勉的。**佛教的这一切，都不是一定的，都是活的，祖师的语言、大乘经都是活的，不是死巴巴的，把身上弄出病来，要心平气和，顺顺当当的**。热天多喝点茶，有瓜果多吃一点，尽量少吃上火的东西，天气热也是火，你吃的东西也是火，你这个功夫用的不恰当，也是火，这火凑到一起了。

那就是不管他人的说长说短，说是说非，用功得有主宰，有主宰有受益，什么是受益呢？他人发火了，不能把你的火引出来，他人的习气，他人的毛病，不能把你的烦恼引出来，他人讲你坏，你也讲他坏，你跟他样，不管他多少，你就是一法，他的贪心是他的贪心，他贪你也贪，你就被他转了，

那就叫没主宰、没受益。**修行人都得有点受益，他人烦恼，我不烦恼，他人嗔恨，我不嗔恨，这叫受益。**怎么礼会上人打起架来了？你打我，我也打你，要是修行人有受益，你打我我不打你，你骂我我不骂你，你讲我坏我不讲你坏，这就是度众生，到哪儿度众生啊？他骂你你不骂他，你就是度了他，什么是教化众生？这就是教化众生！这就是行菩萨道，这就是发菩提心，能忍能让，这就是度众生，还另外找个什么办法？**古人说：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你骂他他骂你，你打我我打你，这就不是修行了，能不动嗔心，不动贪心，这个就是受益，就是修行！你在那念佛、看话头，别人打不了你的闲岔，这就是功夫，你到哪找功夫？修行人就是这样修行，不被外边的境风所动，能忍能让，功夫打不失，受益就在这儿，你叫谁给你受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益我们都得不到，怎么？他叫我们放下，我们放不下来，怎么能得到呢？修行人要放得下，要丢的开，别人说的长短，你不要去追究，也不要去反驳，不要管他，他不管说长说短，你这个话头在，你这个佛号在，这就是一个大修行人。

经书不存在了，佛教也就不存在了，今天大家在那晒藏经，这些经书一年比一年多。原来寺庙很多，哪有一个庙里有几部藏经的？很少。经是佛说，佛教的经书很有道理，外面人很崇拜，这个经书的存在对于众生有很大的好处，晒藏经有好多故事。说一个庙里晒藏经，去了一个地方官，这个

官对经书能过背一半，怎么回事呢？因为也是常住晒藏经，跑进来一头牛，这牛闻闻这个经，闻闻那个经，后来有人来了，把它赶走了。这牛死后，因为它闻了经书，有智慧，来生转人，就做了大官。原来晒藏经不是这个弄法，三天前，僧值在斋堂里表堂，说常住经书法宝要晒晒，管藏经的人还要请人剥潮脑，它那个潮脑散在经书里不生虫。我在那里看到一包卫生丸，那就是潮脑弄的。买一些，每个藏经柜子放一点，他不生虫，为了保护藏经，年年要晒。有些出家人有智慧，他就是前生看过藏经。每年六月要晒回藏经，他是从藏经楼排好队，每一部经，都要经过一个出家人的手，他恭恭敬敬的传给他，他合个掌，把经书接在手里，往上一举，他下边那个人合个掌把书接去，是这样弄的。经书年年要晒，免得生虫，丛林的藏经怎么保管，怎么看法，这都有制度，等把经晒好了，归原了，你要想看什么经，什么语录，自己要打个条子，由管藏经的人把这部经找到，登上记，自己要把经管好看好，不能丢失。古时候不象现在，你想看部经很不容易，没有啊，这现在一来就是好几箱，时代不同啦，有的人也不想看，这个由自己。

出家受戒是大事，持戒事更大，光受了戒不持戒也不行。说五夏之前，就是五年之内研究戒律，还要当参学，打打禅七，学学教，这都是修行，这都是佛法，出家人这些条件要具备，才好修行，经书说的是修行的路头，经上怎么样说，

我们就怎么样修行。拿常住的经书不交还这就不好，不过那也不犯偷盗。这个经书呀，拿去不算贼，偷经、偷佛像，不当贼来处理，不过那也不应该拿，常住的法宝嘛，有人还把常住的经书拿去卖，你不能说没有啊，我看到过，你可能说我决不会这样干，那只能保证我们自己不会这个样，卖经卖佛像，罪很大！

巡香有这么几种香板，前趴后仰，东倒西歪，冲盹打呼，轻昏点头，这巡香都可以打香板。另外打禅七的时候，这个监香有八种香板，打起来有十二种香板。监香他是半个警策，他跟班首师父不一样，班首师父在禅堂里能打，还能说，监香只能打，不能说，叫半个警策。班首师父、维那师父这都是警策，警策什么呢？警策身心，你心里有什么事情，他会表现出来。禅堂是最上乘，了生死要在禅堂里了。要认真，在禅堂要住个三冬四夏，功夫才能纯熟，腿子才能不疼。你正好用功，你不干了，那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一个阶段刚出家，腿子疼，功夫不会用，经过三冬四夏，你锻炼的腿子也不疼了，你功夫也会用了，这时候要踏踏实实用功，就是怕住两天算了，腿子还没练好，你又走了，打听打听，哪里不坐香，哪里不讲修行，哪里钱多，哪里随便，你到这些地方去了。你这一生啊，算完了！那就打一个很好的基础，在禅堂里要住个三冬四夏，腿子练好了，功夫也上路了，或住山，或住茅蓬，走哪儿也有功用了，你已经有了几年的锻炼，你

知道用功了，那才行，那才真是一个出家人哪！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场合，你的功夫都不会忘，你都在那里用功，这才算个用功人，你搞两天不搞了。有些到佛学院里住几天，到喇嘛那里弄几天，这云居山还不少啊，那里是吃肉的，那西藏的喇嘛，他们天天吃肉。

那可是早了，印光法师在世，那时候蒋介石他跟西藏也讲团结，达赖想到中国访问这几个高僧，那时候印光法师还在普陀山闭关，他是个很著名的、了不起的善知识，达赖喇嘛想见见他，蒋介石陪同到普陀山，见印光法师。这达赖喇嘛、印光法师一见面，印光法师就问他：你吃肉吗？这达赖当然吃肉啊，那印光法师对《楞严经》看的极熟啊，象《梵网经》：夫食肉者，断大悲种子，非沙门，非释子！这印光法师就提出来：你吃肉，你不是佛教徒。就不跟他说话，这蒋介石没办法，就把他带走了，又带哪儿了？带到上海圆明讲堂，见见圆瑛法师，圆瑛法师那也是高僧啊！蒋介石他也知道圆瑛法师，因为圆瑛法师他跟林森很熟悉，圆瑛法师问：你吃肉吗？他说：吃！他就说：我吃肉啊，我是度众生啊！这圆瑛法师说：你度众生要大慈悲心，平等度众生啊，那厕所里的蛆你也要吃，你要不吃厕所的蛆啊，你就不平等，你就不是度众生！

自从这个唐朝，我们这边的汉僧就跟西藏的喇嘛弄不来，怎么呢？他们的种子跟我们不同。唐朝西藏来了个番僧，

他能知道好多事，来了嘛，那就要招待，因为西藏也就跟个国差不多。这慧忠国师就想试验试验他，慧忠国师坐下了，说：你看老僧在何处？他说：你是一国之师啊，你在天津桥上看来往的行船。慧忠国师一看他说的还行，过了一下，又说：你看老僧在何处啊？这喇嘛就说：你在四川看人家玩猴子！这慧忠国师那是禅师啊，那是见了性的人，即时入了那伽大定，就问：你看老僧在何处啊？那他就找不着码头了。慧忠国师入了那伽大定，不但是他找不到，就是三世诸佛也找不到，你看这个禅师高尚啊！慧忠国师就说：这个喇嘛是个蛤蟆精，他会下雨。现在他们那边都是讲神通，讲供养，我们这边跟他们弄不来。

这云居山到五明佛学院去了一些人，今年过了年从五明来的这个人他是高旻寺的，他来要跟我谈谈。我说没有什么可谈，他说五明佛学院那里现在有三百多个等觉菩萨，这个是说瞎话的！等觉菩萨是什么？等觉菩萨就是一生补处，弥勒菩萨就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能现八相成佛，你看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吹的吗？吹这个干什么，拉拢人！我们可不搞这个。催板！

开示四十 不染世缘，常修梵行

这个吃馒头，煮点绿豆汤，菜要熟，年青人还可以，年

纪大的人咬不动。夏天念供养咒不要太快了，冬天念供要快，夏天结斋要快，大寮里典座要招呼好，不要弄的又是这菜那菜，丛林下就是罗汉菜，不管什么菜都弄到一起，把锅烧热，多掌点油，锅烧热了，把这青菜、豆瓜都丢到里面，多炒一炒，多添点水，多翻一翻，不要太咸太淡，夏天的汤要多些。下面条，把锅烧热，把菜炒好，添上水一煮，把面下里边，多点水，愿意吃干的就吃干的。要如意，你另外做点菜，另外做点面，也费手续，这馒头不要掌油煎，煎了吃着火大，这典座都要管哪，菜饭都要看看。

功夫用踏实了，磕着碰着，开荒种地都能开悟。香严禅师击竹悟道，沩山说：香严已经过来了！仰山说：他很聪明啊，怕是有点靠不住。那古代出一个人，可不是小事，是个大事！仰山祖师从湖南走到河南，走了好久才到香严寺，那是慧忠国师的道场，见面就说：我听说你得了个消息，但我有点不放心呀，我特地来这看看，你如来禅是明白了，祖师禅你梦还没梦到啊！香严禅师就说：师兄，你听我再说，我去年穷，还有立锥之地，我今年穷的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这彻底了，就跟虚云老和尚说的“家破人亡”一个意思。仰山祖师就赞叹：恭喜呀，佛门又出了一位栋梁！不是现在扯扯拉拉的，小书写了一本又一本，说他明白了，明白个啥呀？他接了他的法，他传给他个法，这不晓得弄什么呢！这不知道目的想怎么着？他是弘扬佛法呀，他是破坏佛法？是侮辱

佛法？现在我们这些出家人，大部分都被这个染了。**想接法，想开悟，想了生死，想是妄想啊！你想开悟那个不行，开悟不是想的，想这有啥用呢？都是意识分别，你想几十年也不行，你说的都是瞎话呀！**你做的都是假的，没用！现在这个时代弄成这个样子了，你看这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说还好一些，有的他说都不说了。

古代的祖师都知道末法的时候麻烦，到处都是弄的虚假。他虚假是虚假，佛教还是存在，你看有些修行人他还是修行。如来在世，十万人出家，就是十万人得道，如来灭后一百年，十万人出家只有万人得道。这佛灭度几千年了，现在你看看，不要说得道了，念声阿弥陀佛就是很好的，弄成这个样子了，你看有什么办法？说这末法修行难，亿人修行罕一得道，末法提倡净土，确确实实也是道理。他们从灵岩山来的人，说灵岩山也不好弄了。我旧社会在灵岩山住，那都是很好的制度，就那么好，一个人临命终时，大家都去念佛，也不容易得到实际好处，生极乐世界不是光说光想，要信愿行三法做到实际才行。

祈雨，我看哪个寺庙天干了都会祈雨，有些一祈就下了。这云居山以前天干了，挂个牌，上个供，就下雨了。这干部他不相信，说叫你们碰上了，你看他是这样说的。古时候有一个老修行，他在山里边看《华严经》，有时间还写一写，有个人天天去听他念经。这老修行时间久了就要问他：你是

个什么人？这个人说：我呀，我不是人呀！说：你是什么？说：我是龙，听你念经。老修行说：天现在这么干，你是龙你怎么不下雨呢？龙说：上面没的指示，我也不敢下呀。老修行有一瓶子写字的墨水，说：你把这个拿去下吧，我叫你下没事！这龙他会水啊，就跟人会用火一样，一点就着了，龙得了这瓶水就下起雨来了，一看哪，整个河、沟漫天漫地都是墨水。我们今天祈祷龙王菩萨，你要下雨嘛，他现在不是打雷了吗？这雷一打，可能会下点雨，他要是不下嘛，明天还要去大殿里上供，念完菩萨的圣号，念一个龙王圣众菩萨，祈雨都念“**南无娑羯罗龙王**”。这娑羯罗龙王他可不是一般的龙，他是等觉大士，龙、龙王他是两码事。我们这个大殿，它是个龙宫，在深山里边。七祖他叫这个龙：你搬走啊，我要在这修道场，你要让出来！你看这得了道的祖师，天龙八部都恭敬、都拥护。鼓山的大殿也是龙宫，天童的大殿也是龙宫。这个龙虽然是畜牲，它也是佛教的护法，护法龙天哪！现在南方正在弄稻谷，割了还要栽，没水庄稼就会干死，我们在大殿里给佛菩萨上上供，祈求加被，下一场雨，栽秧也有水了。只有修行人感动了天地，看《华严经》的老修行叫它下它就下，就是玉皇大帝知道了也不要紧，这是佛法呀，尊重哪！我们出家人，要赶快修行哪！尽量的把人间的染因逐渐消除，增加净缘。

佛教就是因缘所生法，丛林的制度、清规戒律，是帮助

修行的净缘，帮助清净修道，助我们成佛，你得接受，不接受不行。《怡山文》：**不染世缘，常修梵行**。什么是世缘呢？我们的思想毛病，是非长短，这都是世缘，我们为什么修道不能成功呢？就是世缘所障碍，希望来出家的要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当一个很好的、实际的出家人，不能由自己的观点。在社会上染的这些习气，要去掉，要知道常住的制度，你要是违犯了，那就不共住。**佛法也属于染，染是染，他属于净缘，持戒坐禅，把你的世缘辗转的消除，心中清净了，就得到佛法的摄受**。为什么受戒呢？修行全靠持戒，这里初一、十五还要诵戒，只怕忘了，要把这个戒律在思想上染熟、染惯，净缘成就，修行才有指望，用功不得力，烦恼多，妄想重，功夫站不住，睡觉、妄想、昏沉，这个太熟了，你不知道就跟着去了。

也就是这个禅堂里最如意了，禅堂里就是开始要坐腿子。坐腿子不是永远这个样，有的人腿子很容易坐，有的人坐多少年也不容易，说是腿子疼，疼起来确实难过，腿子疼，用功也用不上，这是个过程，这不是永远疼的。就是我，我也算是幼年学盘腿子，我还很喜欢盘腿子，我这腿子疼不疼？也疼，没有不疼的，不管你哪个人，不是说一盘就盘的很好，不是，得有个过程。我盘腿子，整整十年，腿子才不疼，就是坐一夜也不疼，坐一天也不疼，坐了三个钟头之后啊，更舒服，更如意。十年腿子才不疼，你们这几天就想不

疼啊，不中。有的人下苦功，盘住不放，怪疼我也叫它疼，那样子嘛，要快一些。有的人盘几年就不疼了，有的盘好多年他还是疼，腿子疼，打禅七特别有些方便，提出来行参、坐参、立参、跪参，腿子是一个过程，腿子不疼了好不好啊？又有些事情不好弄，腿子不疼了，坐那儿一舒服睡着了，没有真实的用功。

禅堂里名称就是棒喝，这香板可以打人，不是乱打的，有规格、有次序、有方法，禅堂里打一个香板是供养你，两个香板，巡香不能打两个香板，巡香走一个圈子，看他睡着了，就打一下，把他打醒就行了，这就是供养你。打两个香板是维那师父，班首、维那可以打两个香板，两个香板是警策，你总有点不对，或跑香、坐香之中你违犯了制度。跑香维那师父可以催香，催香只打一个香板，你跑香的时候，违背了跑香，不跟着大众，另外弄个样子，这维那师父可以打你两个香板，这是警策，以后不要再犯了，再犯了就不好弄了。还有三个香板，你已经犯了错误，不犯错误不会打你三个香板，跟着丛林制，斋堂里边，大殿里边僧值师父他可以打你，他打不是香板，他是打你一个耳巴子，回来维那师父还要打你三个香板，这叫罚。这个僧值管的范围很大，你在斋堂吃饭，不按规矩吃，他要说你，你要是不听就打。禅堂里有人睡觉，要打个香板，不要太重，就把他打醒，知道了，赶快用功，这是个好事情，你睡着了嘛，不要不服气。

转大地成黄金，变长河为酥酪，能把大地转为黄金，长江黄河变成酥酪。现在天气热一点，我们就变不了，这里躲、那里躲也不行。禅堂里边其实并不热，你有这个执著心，就躲避不了，你躲到房里边，你躲不好还更热，天热是我们的执著心，有这个执著的思想，厌烦这个，要知道这是因果。按佛教来说，升天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他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我们升不了，这天热我们都躲避不了，还想升天哪？

高旻寺那个首座和尚，他确实能转，叫法一首座，他是太白顶云台寺南边一个平安寺，在那里出的家，他那个师父收了这么几个徒弟，太自顶西边那个地方有个清水寺，法忠念老和尚他跟这个法一首座是师兄弟，北京还有个达法老和尚，老和尚就在平安寺那个茅蓬里收了四个徒弟，法忠念老和尚十七岁在家里跟父亲种田，那时候他也结婚了，田里不是栽秧吗？秧是一把一把的，他把秧往田里一丢，那个秧把子散了，他看到那个境界他开悟了，这都是累生的栽培呀！他的父母都是居士，他跟父母说他开悟了。父母说我们不懂啊，你赶快到太白顶云台寺，去问问中兴太白顶的通良老和尚，还有清通老和尚。清通老和尚是高旻寺的首座，那是过来的人，清首座听他一说呀，说我这几十年了，还没有你这个见解实际！那一个阶段确确实实出了些人，法一首座天热，他能转成冬天，象这么热的天，他还要穿棉袄，他确实很冷，夏天穿棉袄，还嫌冷，冬天跳到三岔河里洗澡，还说太热，

他后来在南京狮子岭那里。北京达法老和尚在街上走路离地三寸，被请到皇宫里去。太白顶有一个叫作什么的人，他自己一个茅篷，白天在外面种地，夜晚诵诵《金刚经》，就这么简单，他圆寂了，这个身体烧不坏，还越烧越硬，用石头敲着当当直响，这算是金刚不坏身哪，就供到庙里了。供到庙里，老百姓来许愿他很有灵验。人越来越多，搞的庙里不清静，庙里老和尚不答应了，说：你死了就死了嘛，死了还装神弄鬼的，叫我们不得安生。说埋了！就把他埋了。这几个老和尚啊，跟虚云老和尚都特别熟。有一天虚云老和尚他提起太白顶的这几个人，他很赞成，他们以前都在南京赤山法老和尚那里，他们那一班子人都是开悟的，那不是一个。

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苦恼呢？苦恼的原因就是我们放不下。贪哪！佛吃什么都是上味，过来的人，这些菩萨们，他们都得到了上味，他吃毒药都药不死，没有别的，我们都能做。佛说我们还可以成佛，主要就是我们这个贪啊，就是自己的一点业报现前，躲不开啊，就这一点小事情就没办法。我们虽然是躲不开，我们还是想躲。太上老君说：我有大患，为我有身！我若无身，患从何来？他说的实际呀！我们要顾这个身冷身热，这就是苦，天热用水洗洗，用扇扇扇，总不是究竟。这天冷天热，饥饱冷暖，起心动念，这都是生死，永嘉大师说：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曹溪是个什么路呢？我们参禅就是要明白曹溪路，明白了曹溪路就了

了生死，还怕热呀？天冷天热这是我们的执著心，我们要没有执著心，就没有这个天冷天热了。我们现在想什么办法都不能究竟，电扇一吹，凉快一点，要是没有了，还不是更热？这不是究竟法，这都属于生灭，都属于生死。要想究竟，一定要成佛，我们功夫要用成功了，见了性，就没有这个了，这名字叫离苦得乐，什么乐？了了生死就是乐！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都属于执著。把这个执著心、妄想心彻底的消了，不管天冷天热，只把你的功夫时时刻刻使它在。古来的人，功夫用到吃饭不知饭味，吃茶不知茶味，非用到这个地步不行！要踏踏实实的，没有个踏踏实实的三十年五十载，弄不了这个。要放下，不要弄个三天，这我也搞不来，那我也搞不来，那你就不好办了。

我们能不能把禅堂的制度演习演习，叫大家都知道，先演习一个大进堂，可能没见过，就是一二十年前，佛教恢复，在云居山演习了一下，那时候也有一百多人，演习就是先学习这个大进堂怎么搞，现在差不多也不弄这个了，因为弄不起来了。好多人不知道，禅宗这个大进堂，是古人遗留下来的，这起七、喊起字这些制度，我们都听说了，都不会用，就是强强勉勉弄弄，弄的很乱，没有弄纯熟嘛，所以把这个大进堂、起七、解七，禅堂里边的这一切都要学会，以后把我们禅宗的这一切还要传留后代。现在有的庙他做了主，他不愿意搞那也没办法，我们这儿还要搞告香，很要紧，禅堂

里这些方式方法都要学习。宝峰也是禅宗道场，灵意弄了好几年给弄好了，他想持戒坐禅，人家一诚和尚不愿意干，要办学校，后来他也走了。这个禅宗啊，只有禅宗的人来继承！因为不是禅宗，你要他继承他也不愿意继承。再说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懂，禅堂的这些制度只有参禅的人才能继承，才能学习，才能把它搞起来。要不是参禅，他也不愿意弄这个。古代的这些善知识，禅宗通达了，明白了，弘扬什么法都行，这弘扬念佛的大部分都是禅宗的人，紫柏、憨山、永明寿，这都是过来的人。净土法门方便好用，在这个末法之中，历代的祖师度人都是劝人念佛，这是个方便法。印度的龙树菩萨赞叹念佛，马鸣菩萨也赞叹念佛，尤其是禅宗，都在那儿赞叹念佛。这个禅宗里只有禅宗的人来弘扬，现在禅宗都扫地了，虽然这个房子修起来，道场修起来，要想把这个道风弄起来，不容易弄，那就要努力呀！把这个宗风树起来，大规矩小法则这一切弄起来，要知道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佛法，你住在这里嘛，你有责任啊！

巡香、散香、当值，人多了还有监值，当值是副的，禅堂里边这些都不要改，还是这个样，他是禅堂的人，他是禅宗的人，他到这儿他就住下来了。只能成就一部分这种人，他在这搞不惯，他不想搞嘛，那就是有几个人就几个人，放下来，十年八年会得一个实际。把你所用那个功夫念念在，不要丢了，不要忘了，不要今日三、明日四，用一个法门就

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载，久参有禅啊，你不会不开悟的。

孔子讲五常，五常是世间法。祖师把孔子、老子列为外道，印度那边有自然外道，佛教是因缘法，佛出世间为一大事因缘。这个天气热，放下，这么多的水嘛，多洗一洗，多吃点开水，大寮里吃饭也很要紧，上火的东西少弄。洗澡的时候不要舂闲壳子，要深生惭愧，这个色身苦恼啊。古代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丛林下洗澡的时候有僧值负责，还不让说话。那高旻寺来果老和尚他洗澡他是一个人，那不是他先洗的，大家都在那儿洗澡。他一去洗啊，大家都出来，所以他一个人。佛教的一举一动他都有个规格，禅堂里禅堂外，斋堂、大寮里都要有个制度，主要他是修行，要统一，统一什么呢？统一制度，大家都跟着制度来做，他就安静一些，修道人就要安心、安定。这些善知识建道场，大部分都在山里边，山里也清净些，山里清净它可不是修行，可是它能帮助修行，它对修行有好处。修行必须在山里，要离开城市，主要的还是心净。《维摩经》说：心净即佛土净。我们佛法的一切好处都在心净之中，不是说嘛，**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不是能把那个物怎么着，就是不要去执着它，你要不执着它，这天就不热了，你要以为热的不得了，烦烦恼恼的，那你不就热起来了吗？不管这个身体怎么样，你要把你的功夫照顾好，它要在了，外面的境风就不在了。天热也在，天冷也在，

白天也在，夜晚也在，行住坐卧也在，吃饭穿衣也在，这就是个修行人，没有什么巧妙，你是用功人，不管外边怎么样，你功夫一定要使它在，你不就行了吗？并不是说你不高兴这个天热，你不高兴也没用，天还是热，你只照顾你那个功夫，不要在冷热上用心，这就是个大修行人哪！到哪儿找啊？修行就是这个样子，催板！

开示四十一 五蕴皆空，始度苦厄

这五蕴不空，所有的痛苦还得受，五蕴就是个执着心哪！空了就度一切苦厄，苦就没有了。我们就是五蕴不空，苦啊，躲也躲不了，这还没到地狱，到地狱那比这苦的多。古代有两个饿鬼，他不晓得几万年都没有吃过东西，他到京城里能不能找点东西吃呢？这两个饿鬼就在城门那里，说：我们找到东西，还到这里集合。两个就分头去找东西吃，这些饮食、众生吃的东西，都有善神守护，他吃不了。这一个饿鬼找不到吃的，就回到城门口等着，等了好久，那一个还没出来。后来总算出来了，就问：你找到吃的没有？那个饿鬼说：找到了一点，妇女产生流了一点血，善神没有护好，被我吃了这么一点。那个饿鬼也问：你在这儿等了多久啊？这个说：我等啊，我看到这城门楼修了坏，坏了修，修了七次，我在里头找东西还不算，又出来等了这么长时间，你才出来。假

若我们堕落了饿鬼呀，那苦就没有头了！就是多少年，一点水都吃不到，饿鬼连水都不能吃，天人见水是琉璃宝地，饿鬼见水是火。

世间法与出世间法，说是一个他也不是一个，说是两个他也不是两个，是不一不异。我们这些修行人，在世间这一切里面，没有染、没有爱、没有贪，虽然你在世间，你也是个出世间的人。世间法就是一个染，一个爱，出世法就是没有染，没有爱，好象人人都能做，做起来也很难。前面的这个村庄就是世间法，男男女女的，他不是世间法呀？我们在这持戒坐禅修行，这就是出世法，并不是另外找一个世间法、找一个出世法，当体自己不染不爱那就是出世法，这就是方向，这就是修行，不这样去做，不这样去行，那就不是的！看见这社会上的男男女女，不要染，不要爱。你出家了，光穿和尚衣服不行啊，你得实行，你看见了，你要染，你要爱，你还是个世间人。你说你看经，经上讲来讲去还是讲的这个，千佛万佛，说的是一个法，出世法、世间法，要叫我们善自体会，没有什么，也不要什么学问，也不要什么知识，了不起的长长短短的，你只要不染，就行了。

古代啊，凡是丛林，都有个梵刹，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这里还搞一个，我在云居山我说要搞一个，一诚和尚也不说话。梵刹永安宁哪，就是这个，这是道场的标志，刹上面不是安一个幡吗？上面安那个旗子，是谁安了这个旗子，那不是风

刮一下它动一下吗？动一下就是一个转轮王位，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个刹一天到晚动多少次也不晓得，这个刹要是坏了，变成徽尘，一个微尘是一个王位。佛教的这些事情要谈起来功德都是不可思议，风动一下就是一个转轮王位，你安的嘛，你做了这个功德，这就归你受用了。放个三年五年，它昼夜不停的动啊，表示了佛教的不可思议。我们要好好想想，佛教这么的不可思议，我怎么闻到了？这穿上和尚衣服就是佛的弟子啊，我怎么穿上了？你看这多高尚啊？这么好的佛法怎么叫我碰到了？虽然是没有同佛出家，佛的法还在呀，我们依法起修，同样可以了生脱死。

跟着前面的祖师规定，一年六个月是一期，从正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是一个期，七月十五再到正月十五，这又是一个期。期头要选人，他那些事很费脑筋。祖师规定要辞职，辞职是堂佛事，辞，辞掉执事，初八要辞，这里边有很多事情。纲领执事都是方丈请的，初八都要到方丈那里辞职，客堂里请的都到客堂辞职，他为什么要有这个辞职呢？这一个期六个月，人员的改变，到了期头，期头就是期尾，或是你这个人平常做的事情不符合常住的规约，常住也不能说马上就把你弄下来，不叫你干了，他不是这个样，那就是到期头他辞了职，善良的、柔和的、不说明白的，不给他圆职就算了，初八辞职，方丈请的到方丈，客堂请的到客堂，到方丈辞职，班首、书记都不辞职，他们这是终身制，班首代理维

那、代理当家的要辞职。辞了职并不是马上不干了，不是的，要等到常住选好人，安排好，你才不干。他圆了你的职，你还不能不干，是这个样，你要遵守常住的制度，丛林下圆了职，就再不要说我不干了、我已经辞了职了，那并不是那个样子，圆了职就是照常做事，就是辞了职，还没有圆职，你不能说你也不弄了，那不是那样。道场嘛，要护持常住，大寮里做饭的，斋堂里添饭的，要到客堂跟知客辞职，库房的库头，要跟当家的辞职，禅堂里边的香灯、悦众向维那辞职，这个行单上，多数的人向客堂辞职，都是初八，下了晚殿，抽衣穿海青，客堂里知众带领八个纲领到方丈辞职，纲领执事一起向上，说：顶礼和尚，跟和尚辞职。和尚就说：问讯。大家就问个讯，和尚招呼说：坐坐吧。说：不坐，回去。就这个样辞职。

做饭的、行堂的，抽了衣，一起到客堂辞职，初八辞职，到初十、或是十一要圆职。我们这儿什么也不弄，我说一下，你们知道，我们佛教里面有这些事，初十或是十一，这叫圆职，还有个移职，维那移到库房当家，当家的可以移到禅堂当维那，这样叫移。还有个请职，或是请的班首、书记，这个班首、书店都代纲领，首座代理知众、都监，那说起来好多事情。方丈要是移职，或是需要哪个人移到哪个地万去，由待者请他们都到万丈里坐一坐，弄点茶食坐那儿谈谈。这八个纲领，维那是个头，上殿过堂他都在头前，这四个班首

要拥护禅堂的维那，或是禅堂有什么不对，你班首师父赶快出来调和，东单在静中有了事，由维那负责，西单由班首负责。这一切地方都有一个人负责，大家都去上殿了，念到《楞严咒》放掌的时候，僧值出去了，他有事情啊，大家都在上殿，外边的责任归他了，走到客堂门口看看，上客堂、禅堂、各寮口看看，要礼四圣，到韦驮菩萨、祖师殿、伽蓝菩萨、监斋菩萨那儿，这主要是到大寮里看看火烛，到住人的地方看看，有没有点灯，有没有没上殿的，这都要去看看。

坐养息香的时候，僧值从东边走到西边兜一个圈子，看看外寮的谁没来坐香。要没有来，吃了早饭，或是在斋堂里表堂，或是叫照客把他叫到客堂里说说。这现在我在这里说一说，因为我是幼年出家，我十多岁我就在庙里边，这些事情我都见过，也经验过，我们这儿都不动了，也不要辞职，也不要圆职，就是谁干什么还干什么，就这几个人，也不要弄这个了。到七月十五之后，我们这里总是禅宗道场，看看是不是演习一个大进堂，就是云居山那么多的人，现在也不弄了。大进堂就是禅堂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制度，我在云居山的时侯我演习过，请的班首师父、纲领执事还要看单。看单很隆重，开了大静之后，禅堂里面打三槌报钟，钟楼上敲三糙大钟，这夜巡板要打板，打这一圈子，大概要一刻多钟，禅堂里边有首座跟维那带班，外寮的上客堂有寮元，大寮里有典座，把自己所管的人统统都带到客堂里，要给新纲领、

新班首看单，钟鼓齐鸣，那就跟上堂说法差不多。这堂佛事啊，我还是幼小的时候在天童寺看到过，天童那是大地方、大丛林，又是进堂，又是看单，开期传戒，整个常住的班首执事，大众师父，禅堂外寮一切都行动，请的纲领执事进行看单，钟鼓齐鸣，这个钟鼓都打起来了。班首带头，新请的维那要把大众师父带到禅堂里边，给维那师父看单，维那师父要集合禅堂里的大众，站到禅堂里边，首座和尚和大众一起都到禅堂里边，这个首座要讲话，维那是个什么执事，是个什么责任，要给维那师父交待好。看单，大众师父还要到维那寮里，看看有没有被窝，看看有没有洗脸盆子，都要看看，看完了，首座就说：大众师一起向维那师父告辞！维那就说：禅堂师父送首座师父、大众师父！这钟鼓又齐鸣了，弄了几个钟头，是这样的，或是到客堂里给新请的知客、僧值看看单，好多你们还没见过，我这不过说一说。佛教在我们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佛教这些行动跟国家的皇帝差不多，和尚还要升座说法，班首还要秉拂小参，这都是事，一天到晚忙的不得了，这都是佛事，因为有了这个佛事，把社会上这些俗事啊，染的、爱的、亲的、恨的，辗转的去掉了，这就表示我们佛教在社会上，在尘不染尘。他虽然是一会弄这，一会弄那的，他生灭是生灭，可是他的目的可不是生灭，看经、拜佛、坐香这些佛事，集中在一起目的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这个事，目的就是明心见性、成佛了生死啊！你们初发

心得知道，你们得依从这个！

我们佛教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生存，有些事情啊，你不随这个时代还不行，因为你要在这个时代生存，你不依这个时代你就生存不了！解放初期，我在云门寺，国民党搞不赢走了，解放军还没到，这个时间很乱。国民党一个连到云门寺去，想抢云门寺，虚老和尚就出来招呼，连长对虚老和尚很客气，还有一点米，给弄了一顿饭吃。第二天早起，部队就走了，也没有说要东西，也没怎么样。他也有点怕，怕地方老百姓弄他，他从云门寺西南角那条路走，因为路不熟，被那几个村庄包围了。村庄也有武器，就打起来了，把部队打死打伤几个人。这部队来了两个代表，给虚老和尚说好话，让老和尚到村庄说说，叫他们不要打，我们把枪缴给他们好了。地方都有地下工作人员，虚老和尚跟他们说好，这一百多人要缴枪的话，给他们几个钱，叫他们回家好了，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后来这些人缴了枪，又回到云门寺，连长紧感谢虚老和尚，连长是广西那边的人，带着钱走了。

那就是那个时代不一样了，虚老和尚看这个时代不好弄了，发动大家要开荒地，云门寺靠南边有好多地，划开，一个人开三十方丈荒地。开荒地我也会弄，因为我在家当小孩就是种地的，我两三天就把三十方丈地开好了，我又敲敲打打，把草皮什么都弄出来，烧点灰，我看很好搞。跟我挨着那个地方，是广东省李汉魂的夫人开农场在那儿规划好的，

一块地是一亩，它有几百块，我说：我就要这一块吧！开了一亩地，种的花生，种的红薯。后来常住没得吃的了，分开了，一个人分二十斤稻谷，分四两油。那时候小是这个秤啊，十六两一斤，分四两油，又分半斤盐，虚老和尚分的时候，老和尚在那里大哭一场，实在没有干过这个事啊！就是大家吃开水，也不能这样做。这样做呀，还能留住几个人，要是光吃开水，就是不好弄啊！就是这个样，云门事件还没发生，后来又发生云门事件，那个更不得了。

云门事件发生，就把这一百多人关起来了，常住里抓走了三四十个人，这都是在旧社会当过兵的，家里有几亩田地，就划成地主，在国民党时候当过兵的，把这些人都抓走了，有执事的人都不行。他们找了七、八个公安人员，那些年轻孩子，拿着那个棒子，拿着这个铁棍，一定要把虚老和尚打死！这老和尚他也了不起，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不死！你看，他敢说这个话，身上都打伤了，他不死。那就是说，他是乘愿再来，那真是再来的菩萨呀！要死我自己死，你打你打不死的，不管你怎么弄！那外边人都知道老和尚已经圆寂了，已经死了，其实他没死。打完了之后，我在禅堂里关着，后来看看没人，我就出来了，我到那儿去看看虚老和尚，老和尚看见我去了，他说：你赶快回去吧，还到禅堂里去，假若是公安局一来，看到你在这里，他还要打你啊，你赶快走。后来我想想，老和尚这样说我就走吧，这老和尚在那里

睡着说的，我看着他的鼻子往外流血，他这个骨头都断了。我一出他那个门口啊，看见老和尚在祖师殿那里招呼工人在那里修房子。你看！后来我又到他跟前去，老和尚这手一摇一摇，你不要来！你象这个样子，怎么能不相信他呢？那真是了不起啊！他真是再来菩萨的啊！那就不是菩萨也是菩萨，有什么事情都是他负担。

解放那个时间，我们都在大殿里念观音菩萨，虚老和尚也在那里。土匪来了，来了一部分土匪在门外头喊门！老和尚说：你们大家在这里念观音菩萨，我去开门，让他们进来，就是我不去给他们开门，他进来还是找我呀。老和尚去给他们开门去了，开了门，老和尚往那里一站，一个女的，是土匪头子，她赶快跪下来了，她说：师父啊，您老人家在这儿啊。这个土匪头子她是虚老和尚的皈依弟子。虚老和尚那徒弟啊，土匪也有，皇帝也有。老和尚说：进来吧进来吧，夜晚弄点吃的吃吃。那土匪头子带着几十个土匪都拿着枪，她不进来，她说：扰乱师父了，我赶快走。这些菩萨，虽然是有灾难啊，佛受金枪之报，世尊受马麦之报，这都有因缘。这个婆娑世界呀，行菩萨道是不好行。这现在是如意了，现在这吃的用的都很好啊，就那个样子搞，那些修行人还是在那里修行，苦行得道啊！修行在苦中，这苦行得道，这婆娑世界就是这个样。大家就是这个因缘，生在了婆娑世界，还算好，总算是出家了，在庙里面是佛的弟子，得了这个好处。

这个时代是个空子，在这个空子里面也没谁来干涉我们了，也有吃的，也有衣穿，就是赶快修行！

这心也要调，这身也要调，身要饮食来调。现在我们吃这个饭，也有菜也有汤，还有米饭，还有馒头，还有饼子。要按说现在佛教的生活比古代些好些，就是我出家的时候想吃回面，在南方可不容易。我在云居山住，一个月吃一回面，弄馒头，大部分都是我去做，他们有些人不会做，蒸馒头面和的要硬一点。

紧张啊！他外面护他的人很多，他外护极强啊！那朱德是他的皈依弟子，你看，这周恩来他们都是头头啊。云居山和尚吃四十五斤米，一斤油，就是李济深他跟江西省委说的。只要有人哪，事情都好办，要没人做就难了……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都会打妄想啊，你既然会打妄想，你就会用功。什么是妄想呢？没有用功就是妄想，你要是功夫用的实实在在的，什么是妄想呢，都是它！你不要说那个妄想是个坏东西，它不是坏东西，就是变了一下。怎么是正念呢？正念就是不邪，就是没杀心，没有爱心，没有嗔心，你实实在在的念佛看话头，这不就是修行吗？修行是个什么样呢？你要知道，这修行什么样子都不是，你说有一个样子啊，那个样子就不是修行，修行就是等虚空界，处处都好修行。你说看话头哪个地方不好看呢？在家也好看，出家也好看，古人说处处是道场，集中来这个道场里学习，把自己的功夫用好。

说是住山住洞，不为衣食，人家大梅禅师，他吃的是松花，他穿的是荷叶。那个山里面有野藕，他穿的是荷叶子，春夏秋冬都不知道，一天到晚都在那儿用功。我们要学就学这些人，那是好样的！不要穿的漂亮，吃的漂亮，样样超过社会，社会上就要找你了。年轻的小和尚穿的漂漂亮亮的，到那宾馆里走一走，坐一坐，你危险！马上就有女的找你，你穿的这个破衣服，她找你干什么呀？她晓得你没钱哪！安贫守道，以法为乐，要这个样那才行啊，那才是一个佛们的好宝贝！

看这个话头，在这行住坐卧之中都在那里看，都有功夫用，看纯熟了，和那走路一样，也会走了。说那能不能改呢？能啊，你用这个功用的不恰当，你可以调一调，用功也是往昔劫用过这个功，他一用啊，他就上正规了，要是往昔劫没有用过这个功，你用多少年也不会用，没有用过嘛。话头看不好，调一调也行。

我们这个国家呀，就是念佛堂、禅堂，文殊菩萨他是古佛呀，龙种上尊王佛，这文殊菩萨它要是不出世啊，佛也不出世，智嘛！文殊表示智。楞严会上，佛叫文殊选择圆通，文殊就选择观音的耳根圆通。观音菩萨是二十四，大势至菩萨是二十五，有些人执着，禅堂里不准念佛，不是不准，这古代的禅师，都是应机。还有的禅师不准看经，药山祖师不准看经，他自己没事就看《涅槃经》。赵州祖师不准念佛，可是赵州祖师天天念佛，赵州祖师他真是念佛啊！就跟那法

达禅师得了道，六祖跟他说，你这才算是真正的看经僧人哪！因为你过去看的经都是释迦牟尼佛的《法华经》，现在你看的是你自己的《法华经》。**佛教是心法，不管用什么法，都是为了明心见性。你看经也能见性，那智者大师看《法华经》得了道，慧思禅师看《大智度论》见了性，永嘉禅师看《维摩经》见了性。念阿弥陀佛也能见性啊，凡是佛说的法，佛说的经，你要一心一意来受持，都能了生死**。你不要执着禅堂里不准这个不准那个，你在禅堂里念佛更好，静坐念佛，最容易得好处！古代那些念佛的祖师，哪个不是禅哪？持执名号，心不乱，你就能见自性弥陀呀，一样啊！你要守住了三聚净戒，也能见性，也能了生死，不管怎么样，你戒持的好，用什么功都行，你戒持的不好干什么都不行。古人说，佛法没有人弘扬了，到深山里面找一个挖地的和尚，就是住茅蓬的，找一个和尚撑着佛法就行了。不要弄这么多人，啰哩吧嗦的，你光是嘴巴子说长说短，你弘扬佛法不行啊，要靠实际！就像虚老和尚那样的人，有一个就行！

近来，就是旧社会、国民党、共产党，虚老和尚在佛教里起了很大作用，我们就学这样的人，学他的苦行，就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啊，也不要说他是个什么菩萨再来，就是今生他所做的事就了不起。你看他青年时代在外面也都是苦行啊，虚老和尚在鼓山出家，当了几年行堂。他自己有几个钱买些酱油，买些辣椒面，买些醋，装到几个瓶子里，在腰里

带着，你看他当行堂！圆瑛法师当典座，人家那个典座，一天到晚的在大寮里帮饭头、菜头把菜作好。圆瑛法师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个法师啊，也可以说是行解相应。雪峰是专门做饭，伪山是专门当典座，你看这些古代的祖师哪个不是苦行得道啊？都不是坐在那里快快活活的，这修行不是很舒服啊，要苦行得道。不是我快快活活的，我吃的我住的样样都很富裕去得道，那不是那个样。就那清朝末年哪，我们禅宗道场，这冬天都打七，不管哪一个丛林，或打七个七，或打五个七，都有个把两个人得好处。你看现在弄的都是什么？这七都懒得打了，说也懒得说了。这现在就是光在这里东想想、西想想，东问问，西问问，问哪里随便啊，哪里钱多，哪里吃的好往哪里去，你这个地方吃的不好，谁在这里唉？为吃嘛！不是为道的，吃的好，有钱我就住这里，吃的不如意，我不住！

这修行的人要跟修行的人在一起。他修行你不修行，你跟他在一起，打他闲岔。道场里，常住要作主，那不问多少人，几个人也行，一个人也行。古代人在深山里一住就是多少年，得了道开了悟还没人知道，这才是修行啊！佛法里没人哪？有一个人就行！你看我们中国，古代没有佛法，摄摩腾、竺法兰他两个和尚一来就把佛教弘扬开了。只要真是修行，真正的修行人才能弘扬啊！尤其是禅宗，只有禅宗的人来弘扬禅宗，你对于禅宗没有一点认识，你弘扬啥？弘扬不

来！你光是嘴说说，说不行啊！要认真，要踏踏实实，就光嘴巴子说说，那个不行。你所说的是生灭法，禅宗是不生不灭法，这才是修行。要坐的好，行的好，堂里堂外，吃饭穿衣睡觉都有功夫，打成一片。古人都是踏踏实实三十年、五十载才得到一个实际，不是你弄两天就想得到好处，要长远心来修行，要有个坚固心、不退心！香林禅师四十年打成一片，我们才几天呢？外面他们说长说短，我们不管，各人生死各人了，你自己不了，你光看外面干什么，他是他，不管他，我们自己管自己。催板！

开示四十二 识心达本，解无为法

衣食具足，福慧圆满就可以成佛。佛在世也有种人，他不求福，不求福就没有福。佛在世乞食托钵，托钵我们这里弄不了，托钵就是今天有食今天吃，比丘连明天的余粮都没有，那也有很多的好处。你看现在这寺庙里面都很富，这也是因缘所生法。这庙里被抢了，那庙里被偷了，你要没有他偷什么呢？老修行住个很穷的庙，很穷也有人来偷，夜晚月亮很亮，老修行在那儿打坐，进来一个人，到他房里去这里摸摸，那里摸摸。老修行在那里说话了：我白天都摸不到，你夜晚在这儿摸什么呀？这就是修行，就是没有东西呀。古人不是提倡吗？苦行得道！就是这个衣食不怎么具足，饥一

餐饱一餐，饥一餐饱一餐这个人也很少生病，吃的很好、吃的很具足反倒有病。出家人以减食为良药，那怎么呢？这肚子它有点饿还好些，它容易消化，弄得太多了它肯定生病。

这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啊，在我们出家人，你都要把他当成是助道的，就不烦恼了。你当他很不如意，很不如法，像这个天热的事情，那就不好办了。一个出家人经常的也要看看佛经，说来说去，都是讲修行。一个出家人，要减少事务，减少五欲，这五欲太强了不好弄。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寺庙赶不上古代，古代常住的大众师父，管事情的这些师父，都是一心为道，都是讲修行的。这个时候他互相之间还不是为几个钱吗？这个修行人你要是不把钱看破啊，修行可难！不是说吗？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啊，这就是修行的路头。戒定慧这是成佛之路，贪嗔痴这是堕落之路。说那么吃不吃呢？吃还是要吃，我们这个出家人不吃荤，不吃荤就要得到长寿。那不受戒行不行啊？行啊，那古代很多人一出家他也不受戒，也成了祖师，这些人很多。佛教这些清规戒律，这都是修行的道路，我们要遵守，要在上面行，自己受的戒律要遵守，丛林制的清规要遵守，这不就是修行吗？修行是什么样子呢？就是遵守清规，遵守戒律，这就是修行。

现在这个样子还算可以，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这不就可以了吗？还弄个什么样子好啊？基本上解决了嘛，你就安心修行，不是弄一两天就算了，要几十年，要尽未来

际，所用的法门不要改，有一天就会成就。

这个中岳嵩山，一个禅师在那里住茅庵。这个村庄的人在山里面打野猪，烧木炭，用破石头瓦块垒了一个灶，天天在那儿烧饭吃，他们挖药的、打野兽的都在那儿弄饭吃。这个破灶，他在那里神出神怪的，还给人治病。后来他们走了，杀只羊来供养它。禅师是慈悲心啊，有一天，禅师拄着拐杖到灶那儿去了，用拐杖指着那个灶：这个灶是砖瓦所成，生从何来？性从何起？怎么能灵验呢？你这个灵验从哪里来啊？他这一说呀，这个灶倒了，很快空中有个青衣童子，就说：多谢和尚与我说无生！这个破灶它见了性，了了生死。

你说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见性吗？是，都可以见性，因缘没到不行。现在我们到这个道场里面就是培养这个因缘，我们持戒坐禅，遵守清规戒律，就是培养自己明心见性，就跟老百姓种田一样，犁田扒田，田它不是米，要想得到饭吃，要犁田扒地，灌上水，栽上秧，费了很多手续，再等一段时间，把这个稻谷收回来，弄成米，才做饭吃。那不是天生就有饭吃，要经过很多手续，这吃一碗饭都费了这么大的手续，难道成佛就这么容易呀？这么快呀？不是的。这现在最初一步，就是从家里来出家，要割爱辞亲，别井离乡，进一步就是识心达本，解无为法。我们学的是无为法，破灶能明心见性，我们也能明心见性，就是时间有个早晚不同。我们在这里持戒修行，遵守清规戒律，这就打下了成佛的基础，没有

这个基础，就光空口讲白话，不行！释迦牟尼佛来到婆娑世界八千返，他还要在雪山苦行六年，就说我们现在才出家几天呢？根本在庙里也不知道什么，要把这一切境界都守住，还不是马上就成佛，要远的来说，成佛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你才几天呢？那就发个长远心，发个不退心，自己选定法门，这是长期的，是究竟的，不是两天、三天就算了。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界成佛八千返，我们连一回也没碰住，现在我们碰到佛的法了，碰到了要继承，不要断绝了，不要退了。好象是现在我们这个寺庙里面，不怎么清净，尤其这些城市码头的这些出家人，不是跟他说的一样在那里专门修行，有些很乱，很不守规矩。

看起来啊，我四月份在外头转了一圈子，到处看了看，到五台山寺庙里面看看。或许是我在这寺庙里面混了几十年，有些出家人知道我，对我倒很客气。不管是大庙小庙，这清规戒律都差一些，尤其是那些学黄教的，他们仍然还是吃荤，那就违背了佛教。《梵网经》不是规定吗？一切出家人不得食众生肉，食肉者，你没有慈悲心啊！非沙门，非释种子，你看这多要紧啊！你要是吃了荤，破了戒，你也不算个出家人了，也不算佛门弟子了。既然好心来出家，要安下心来，要持戒修行，你戒律守不好，成佛到什么时间呢？那就说不定了，戒、定、慧三无漏学，这是出家的根本，光嘴说不行。古人说：一生不退，定入圣位！那你得不退，你退

了就不行，一生不退啊，你要得到实际的好处。你今日三明日四，还是不行，怎么？没认真哪！信心不足，对于修行还没有踏实，嘴巴长长短短的不行，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弄个踏踏实实。

出坡，你不要走，你要参加这个劳动，这叫普请。挂了牌，中午有人设斋供养，你不要走唉，供养你，结你缘嘛。或是有钱，有吃的，你不能走啊，你走了你就没有结这个善缘了。有些师父不愿意劳动，你不劳动你就没有这个因了。宋朝云居山有个公案，有一个师父，他在瑶田那边准备上山，这师父夜晚住在了瑶田，没有上去。云居山的伽蓝菩萨给他托个梦：你呀，你要是上山去呀，你只有半碗锅巴稀饭吃。后来他还是上去了，经过了一个英雄岭，一个好汉坡，打虎岗，这三个路都很陡，不好上。到了客堂，客堂说：大众都吃了饭了，看看大寮里还有些吃的吧？饭头说：还有一点锅巴稀饭，总共打了半碗。古代夜晚吃饭都很严格呀，夜晚不能吃，哪里都是这个样。住下来了，自己想着，明天早起吃稀饭，我要吃它两碗三碗！打四板，上客堂里有师父犯了规矩，僧值通知迁单，凡是上客堂的人统统下山，不准住。不管什么人，你们在一起搞的，统统迁单，这叫迁普单，就是禅堂的人犯了规矩，也要迁普单，都要走。古代严格呀，云居山，现在的海会塔，到云居山住，开始不能住到大庙里边，要在那里先学半个月规矩。

现在垦殖厂卖票的那个地方以前有个亭子叫换衣亭，上山的时候，大家背着背夹子，有的担着高跷担子，在那里要休息休息，进去挂单都要穿长衣服，换换衣服，这个样子。吃半碗饭这个师父叫赤脚禅师，是四川那边的。后来云居山没有方丈了，南昌府合是四川人，就请他到云居山担任方丈，从瑶田那边弄了个轿子，准备把他抬到山上去。他在云居山下边一个寺庙住下了，他想，我明天到云居山担任方丈，我还没有饭吃啊？他夜晚住在山底下，当晚就圆寂在那儿了，死了。云居山伽蓝菩萨就跟府台大人说了：这个赤脚禅师，根据他的道德，做方丈是行，但是他没有饭吃。这怎么？云居山以前高高洼洼都是地，住一千多人，这些个师父天天在外劳动，高处铲，底处平，把那个地平好一点，好种东西呀，不像现在拖拉机，以前都是锄头挖地，打板出坡了，道膺祖师都出坡去劳动了，这个师父他也去了，大家都是担土填地，大概是给他装了一担，他不想担那么多，他给弄下来一半，就担了这半担土到那边窝窝那里他就走了。这师父啊，也很好的修行，他就是不愿意做事，这个赤脚禅师就是他。你担了半担土你只有半碗稀饭吃，你想吃饱办不到！这就是因果啊，因果不昧，它是实际啊！我们不知道啊，这前生的事情怎么能知道呢？就是吃这一点东西，别人对你好与不好，你在这个道场里没有栽培，就是饭做好了，你也不能吃，怎么？你没这个因啊，这是因果。

在道场里住要培福，这个福是自己的，谁也拿不走，来生要享受啊，因为你生死不了，你还要吃饭穿衣，对待人要客气一点，来生他见了你他也喜欢。你看有些人从来不认识，一见面他对他很客气，这就是因哪。就是日本人打中国，我们对于日本那些人也不认识，他来到我们国家就打死好多人，这是怎么？这就是冤缘，冤冤相报当然是了。我们这些人，哪能知道这些事呢？我们信佛的人就相信这个。你没有那个栽培呀，你叫别个喜欢也不中，对于人弄的太厉害了，他来生对你也不好，这就是因果。说这一件衣服、这一碗饭我送给你吃，这个修行你送他不行呀，全靠自己修行，福也是自己求啊，慧也是自己修的，你想赚一点，你赚不到啊。一定要觉悟，生死是自己的，别人插不上手。不象他人给你担担担子，帮忙做点事情。这个修行他帮不上，你自己不修，靠他帮忙不中，就跟一碗饭一样，你吃你饱，他吃他饱，你说我不喜欢吃，你不吃不饱！这历代的祖师叫我们修行，我们应当修行啊，不是说我躲起来不弄，不弄不行。要信因果，佛说的就是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这个一点都不错，要错了，怎么能流传这么几千年呢？社会上历朝历代的他也没有许久嘛，佛教三千多年了，他就是实际！我们实际来出家，出家要实际啊，不要弄那个虚虚假假的，虚虚假假的你也碍不住别人，你在这个寺庙你也不能怎么样，还是你自己吃亏。

古人说：丛林以无事为兴盛，因果以明自为无过。我们住在到道场里面，喜欢这个道场安定，不要出事。近来社会上这些长长短短的人可不少，佛教啊，国家也很尊重，人们信仰宗教，都可以来出家修行，可是这个人复杂了，有些人他不是来出家的，这几天来的就有这些人，出家人跟那些装扮出家的有什么区别呢？这个也很容易知道，一个是不守规矩，一个是想要钱，这还不容易知道啊？那就是最主要的责任，还是在客堂，这个人不能住，要叫他走，他要是不听话，不管是老出家还是新出家的，都要帮助常住，帮助客堂，不能叫他在这儿闹事，不能不管啊！常住的事就是大家的事，常住要是出了事也就是大家的事，因为客堂是常住的，他到客堂里他不讲理，大家看到不要不管，要管唉！管就是维护了常住的安定，也应该管，客堂里人少啊，来人他要是不怎么样，知客要是弄不过，你们不帮忙不行啊！那就是不住的人要送出山门，这个卖票的人也要帮常住做事，不让进来了，进来他闹事嘛。就跟今天来这个人到处乱跑，跟这个要钱，跟那个要钱，那就不行，究竟他是干什么的呢？他在庙里要点钱，他到外边吃喝玩乐，什么坏事都干！要是人家真心实意的过来，我们还是要帮忙啊，叫他在这里住下，人家来出家的嘛。他有些不是来出家的，他不守规矩，这怎么能行？大家看见了可不能不管。没有什么，就叫他走就算了，他有些他还动手啊！

我在云居山客堂里，我在那儿搞了几年，九江澎泽县来了一个人，他说：我要到西藏跟喇嘛学法呀，我没有钱哪，你们客堂里你要给我些钱，我借你的钱我以后要还你，我还要多还你一点。他在那里魔里魔气，从兜里掉出一盒香烟，我晓得这个人就不怎么样。我说：你不管怎么样说，你学这法学那法的，我们这里是禅宗道场，你愿意学什么学什么，我们不管你。我说：我呀，留你在这里吃顿饭，你赶快就走，不走不行。他也还很厉害，你看他吃了饭他坐在客堂里不走，他还是想要钱。我说你要钱是没有钱的，我们云居山那时一个月才几块钱，哪有钱呢？他不行，他说：我不是要钱的，我是借钱，我在西藏那边有了缘法，还会把钱寄回来！我说：不行。他说：不行我不走！我说：你不走我把你拉出去！他说：你就是三五个人也拉不动我！我说：你不要吹，我一个人就把你弄走，你不行弄个试试！我抓住他一个胳膊，手用劲一握！他说：我走我走，我不敢惹你。我说：你呀，你不要说这长长短短的，你还不是吃酒吃肉什么都干？你赶快走吧，你不走我马上还要揍你！后来他还是很顺服走了，走了不就算了嘛。

这个客堂他是我们道场里最主要一个地方，走人来人都要经过客堂，这杂七杂八的人，南昌劳改队里也跑进来一个年青妇女，满觉首座一个徒弟叫演德，现在在普陀山，他在山底下把这个妇女带到客堂里，这女的说要出家。我说我们

这个地方不留女的，我看这天不早了，这怎么办呢？我就说：演德，你一个人你不能把一个年青妇女带着，这大山这么高，你一个人带着，这与佛教可不好啊。后来他没办法，就住下来了。南昌劳改队里有公安局，就来了三个公安局坐了一个小车，人家考虑了，就是云山大庙是个空子，象白沙、虬津都有派出所，他不会往那边跑。他们开着小车子笔直就往云居山，到了差不多快止大静了，到客堂里问智见，智见他把这个妇女留下的。智见就跟我说南昌来了公安局，我说那你就叫那个女的下来去见见他们，一看认得，马上公安局就说：走吧！她说：我房子里还有些东西。她跑到客堂楼上把门一关不出来了，这几个公安局上去把门弄开就抓走了。这有些师父说客堂里不应该说出来。后来第一天早上吃早饭我在斋堂里说了，我说：按我们的清规，象演德你带一个妇女到这里来，按说马上就把你撵走，把你迁单。她要是跳井，死到客堂楼上怎么办呢？道场里面出事还不是客堂里边来来往往走人、来人出事？旁的有什么事情啊？就是禅堂里住住人多了，杂七杂八的也会出事。道场是大家的道场，尤其是客堂里撵走的人、迁单的人，不管是准，他要是来了，你不要带他进来，因为客堂里，他有这个权力呀，出家人在寺庙里有个什么处理啊？也不过是把你迁单，没有死刑啊，不像国家，要把你枪毙，这佛教也不过把你撵走就算了，旁的能把你怎么样啊？

我看哪，这现在在外面很乱，道场座不象古代，弄不起来了。弄不起来不是现在弄不起来啊，这儿几十年前都弄不起来了！丛林下有一百零八职，究竟这一百零八职谁也弄不清了。这些丛林的制度，丛林执事的名称，有一部分在，在是在，那个事情不在了，有一部分就不在了。就是说丛林下四季的说法，有的都不知道了，弄也弄不起来了。宁波天童寺那是个当参学的地方，这现在也参学不了了。天童寺他是我们国家一个三教并行的丛林，是模范丛林，是出家人当参学的地方，那怎么叫三教并行呢？现在天童寺可能也不弄了，也不知道了，那些人都死了。现在人也不愿意弄那个，那都是上正规啊，好麻烦。现在你说弄，谁来弄唉？这参禅的这一切事情要有禅宗的人来弄，你叫人家佛学院的人到这禅堂里来立规矩，人家不干啊，一个是不干，一个是他们也不喜欢，再一个他们也不是干这个的，他不是参禅的，你叫他弄怎么能行呢？这个佛学院的人要是在哪里作了主，他就不弄这个了。

要按说，南昌佑民寺那是真正的禅宗道场，那是马祖最初开的地方，百丈就在那里住。百丈建立清规，他是挽救这些出家人的，因为你没有守住清规，你消耗信心檀越施舍的斋饭，房子是人家拿钱修的，衣服是别人供养的，不守清规那要下地狱，他为什么说一粒米有须弥山那么重呢？披毛带角那是牛啊。古人说，一念顿真金易化，一念顿真直下见性，

还有消不了的东西啊？伪山说：老僧打一坐，能消万担粮！这句话就是沩山祖师说他自己啊。我们历代的这些的清规戒律，总的就是叫我们放下来，好好的修行，旁的没有什么，就是要你放下，自己思想上、行动上，所作所为的这一切，都是妨碍修行的，能不能把这些放下来呢？比如这个吃饭，饭好了就多吃一点，饭差了就少吃一点，这都属于妄想心。别人说一个很好听的话，心里很喜欢，说一个不对，气的要死，这都在生灭妄想之中过日子，这都不是修行！说我的钱少，他的钱多，他们的房子好，我们的房子差，都在这里分析，这就是生死，你了生死了什么？生死有什么可了的？就是你那思想里边的这一切，起心动念处这都属于生死，了就了这个，你旁的了什么呢？把这些都了了，不就了了生死了吗？前边的佛菩萨，祖师善知识，千经万论，说事说理，也无非叫我们这后人要实际来用功。说了生死，生不知来处，死不知去处，我们是父母生的，父母没有以前，如何是我本来的面目呢？从这里要下结论哪！生从何来不知道，那么死到何处，这个要弄清楚，死不知去处那不行，催板！

开示四十三 时代丕变，佛制如初

他这一说话就露出来了，这个很容易。那一年解放了，赵朴初、巨赞，他们几个人在北京，意思啊，想拥护佛教，

发的心倒是个好心，因为虚老和尚大家都知道啊，他们跟虚老和尚去信，说时代不同了，要老和尚改变他的宗旨。老和尚说：你们要改你们改，我这里一个字也不能动！佛法来说，有个什么时代不时代！迦什佛说的法，释迦牟尼佛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常住的吗？这有个什么不同呢？这弥勒菩萨龙华三会说的法跟佛四十九年说的法一个字都不改，那有个什么时代不时代的？你是个修行人嘛，好像是说这话呀，对于佛教也没有个认识，那就是这个社会上一变动，我们马上就不修行了？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上改变它改变嘛，它改变也不过是把我们佛教的庙扒了，佛像砸了，经烧了，它要烧嘛，你有什么办法？这出家人哪，得有个主宰！不管是老出家的，新出家的，你一定要知道你为什么来出家，出家是干什么的？那就最主要的，不要把你在家里所染的，所知道的长长短短，你不要带到寺庙里边，带到庙里不行，社会上没有别的，就是吃喝玩乐呀，说说笑笑啊，我们佛教可不弄这个。你要知道出家是为了了生死，为了修行，古人说为法忘躯啊！你有这一点困难你都过不去？释迦牟尼佛往昔劫修行，要舍一千个转轮圣王头，这菩萨行菩萨道，头、目、脑、髓都给啊！我们在庙里吃一点苦头都不行啊？那么，不管你是观点、想法怎么样，佛教的制度一点都不能改！这千年万年都不能改啊！你一个人怎么能改的了呢？改不了！你就很大的本事也不中，你这个人也不过就活那么几十年嘛，你做的事业，

是善是恶，后人会有一个很好的评论。

这现代人知道好多，就像虚老和尚说的：学问装了一大肚皮，涨死了！他背了好多经，研究了好多戒律，他都知道。知道是知道，他是对付别人的，他不是自己行的，有什么用呢？佛法里边得不到一点利益，就是学一点嘴巴皮，能辩论，你辩它作啥呢？佛法是常住不灭的，你怎么弄也弄不了，这谁也弄不倒！

我在云居山，人家把菩萨、把经书都烧了，喊我们几十个和尚开会，有的干部说什么：你们当和尚我们不怪你们，这是历史的责任，那么最主要你们要改！过了一个阶段，他们又是三查运动，又是这运动那运动，你们年青人没有看到过。我在云居山是放牛的，云居山喂了二十多个大水牛，我吃了早饭就把牛赶到山上。牛找一个地方在那里吃草，我回来弄点饭吃我又去，我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下了殿，把牛赶回来了。牛在那儿都有房子，我们三个人放二十八头牛。慧通师、性天师，牛赶回来关到牛栏里面，回自己房去了，正好走到那山门口，唉！山门口就是大批判、大斗争，就在门口跟前，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厂长啊，书记啊，一天到晚都讲的很好，不晓得怎么把这厂长、书记弄住了，叫他们跪在那里，说你是当权派，你的问题向人民群众交待，不交待对你不客气！后来不晓得怎么搞的，又弄了七八个和尚也在那里跪着。他们说时代不同了，这真是时代不同了！这现在

我看也不好弄了。街上，帮我们修房子的王居士，他有个舅在吉安市当市长，行动都是小包车呀，美的很哪！开车的把他送到会场里。另外一个当官的公布了，叫他下来了，一下来回去走路回去，车子不让坐了，被他提拔的人统统下来了，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他的亲戚，凡是和他有关系的人，一下子都下来了，把他气的呀，也算是好，还没气死，放不下呀。

我看还是当和尚好，不管怎么搞，和尚不会这样，这和尚也有些放不下，文化大革命打菩萨的时候，就有些和尚跳江死，自杀的也有。时代不同了，有个什么不同呢？佛法还不是这个样吗？现在人也不少，庙比古代的考究，就是人的修持、戒律比不上古人，没别的，那就是说的多，做的少。会说的人不少啊，学的多是多，记住了，凡是在群众之中有些事情与他合适，拿出来了，对付别人的！戒定慧三无漏学也是对付别人的，不是自己踏踏实实来修行的。你真正的修行人，管他这个干什么呢？他是他，你所用的，这个功夫，一天到晚叫他在，他那个就钻不进来了。本来自己出家，割爱辞亲，背井离乡，你不是打了这个底子吗？打了这个底子不是很好嘛，你这才是学佛的，佛也是割爱辞亲哪，长长短短的他也不管了，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本土本乡，想必是有个重大的事情，修行啊，修行是大事！你自己决定一个法门，你们可能都看过《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

些菩萨都是久远劫以来，恒河沙劫不改不变，以这一个法门自利利他，我们也学这个，这一个法门，三十年、五十载不改不变，得一个实际。你已经割爱辞亲了，你家里也不会管了，你也管不了了呀，人家也不请你管，那就一定的在佛教之中得一个水落石出，得一个实际，那就不辜负自己的出家志向啊！一定要修行，一天一天地有所进步，不要嘴说说，说说有什么用啊？没有用！最后还是哄住你自己了！

一个事情弄错了，终身要吃亏。太白顶有个真可老法师，他想着收皈依弟子也有好处啊，佛教度人呀。时代不同了，你得注意，你不注意收个人不合适就危险。真可法师他是唐县南边三十里，有个净业寺，他有两个哥哥也出家了，都是很有文化，收了些皈依弟子。那个时候土改很认真，土改的时候，那个真可老法师收了个皈依弟子家里是地主。土改的时候，河南那个地方挺野蛮，越是苦的地方对于地主越厉害，这个地主跑到那里，真可法师本来也是个好心，就给他弄个和尚衣服穿上，说：你走吧，躲了吧！过了好几年，地方查出来了，你没有做就没事了，你这一做啊，要不叫人知道那不容易。有些人知道了没有事，有些人知道了他会说出来，那就麻烦。村庄那地主多少年都不见了，跑哪儿去了？有人知道，就是净业寺那个老和尚搞的，乡政府马上就去找他，土改的时候你包庇一个地主，那就很有问题了！把那个老和尚逮捕了，劳改队里弄了二十多年，今年什么时间人也不在

了。我跟他很熟，那就是在这个时代说话做事，你都得明白呀，不明白吃了亏还不知道。

寺庙收人是个很大的事情，你收到个不好的人，凑到因缘成熟就麻烦了，那就是全国都知道的云门事件，那是个大事情。云门事件，死了几个和尚，就是为了收个人没弄清。那都解放了，湖南郴州，里面都是山区，那里有个寺庙叫苏仙岭，那里有好些人。我以前在旧社会那个寺庙里边见了不少人，阿弥陀佛在那里显过圣，也是收徒弟引起来云门事变。原来那个地方的保长，他身边有些人，也有武器，后来越弄越紧张，他在苏仙岭站不住脚，穿上和尚衣服了。另外有个师父在云门寺住，他是在苏仙岭出的家，就叫他回云门寺的时候把他带去。云门寺的出家人嘛，带去知客也没有怎么问他，就住下来了。那虚老和尚在那儿嘛，解放了，也不能出去化缘了，地也不能收租了，大家都在那里开荒地，我也在那里，就看到从那边马路上走过来好多部队，离我们开荒地不远，部队分成两支，就把我们这一百多个开荒地的和尚包围了，就喊：“你们和尚赶快回去！”大家都回到云门寺去，前边有个放生池，山门那里有个场地，叫大家都站到场子里边，部队始终把云门寺围起来，喊虚老和尚也出来，叫老和尚坐到中间照了个相。从那边有个公安人员带了个老和尚，说：你看这一百多人哪个是你徒弟呀？他看了看说：这个是我徒弟。那公安局马上就把那个人抓起来了，那就是苏仙岭

地方的保长，把他一抓去呀，那云门寺都出了问题了，跟虚老和尚说：你这一百多和尚都是干啥的！叫老和尚签字，那就出了事。每个人都要登记，老和尚年纪大了，有些事情他还是知道，就跟那个前几年圆寂的满觉首座，他是最相信老和尚，这现在说说没有什么了。满觉首座他出家前在西北胡宗南部队里是个军官，老和尚就跟他说：你可不要说实话呀，这现在登记呢，你要说实话就危险！他要说他在家是个工人，做什么工或者就没事了。老和尚又跟他那个徒弟叫妙云，他是国民党一个当官的，教他：你就说你在家是种地的，你不要说你是大学生，在政府里干过什么事情，可能就过了这个关。他说什么呢？他说：比丘不能打妄语啊！要给人家说实话唉。嗨！这一说实话，在云门寺里边登记，妙云登了记，我看哪，把他登记的上面划一道，记住了，他说他在家是当官的。下一个就是我登记，公安局说：你是哪里人啊？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的呀？你是河南人你怎么到广东来了？来的原因你讲讲！你为什么来？我说：我以前听说老和尚很有道德，来亲近他的。就把来的原因说了，也没有啥事，说：你家里有多少亩田地？我说：我家里有几亩旱地，也种人家几亩，收成了有饭吃，天干了、淹着了吃饭都成问题。这算是登了记了，没有什么。一登记，把你住在哪个房子也登上记，把你门口弄个号码。大家都登完记，就说什么：你们夜晚房子都不要关门，这大门也不要关，绝对没有土匪来，我们在

这儿保护！登了记他有号码，他夜晚查夜，他到你那门口一看号码，到房里问问，是你没有事，要不是的成问题，这越弄越紧张！有一天下殿，我们都在斋堂里面吃饭，我在云门寺当行堂，给大家添饭，我们这几个人，还有同安寺的那个慧参，还有智悟，还有了悟，这些人可能都不在了，都看到窗户外面站着几个当兵的，手提着枪从外头进来，说：不要动了！你们吃饭吧！我们把饭一吃，人家进来了，进来就抓人。那天哪，抓去十个人，逮捕了。那诸法因缘生啊，要不从那一个人身上引起来，也不会发展这么严重。

佛教在这个时代存在，虽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好，也没有什么事，那你也得注意，要错了还是不行啊。要时时刻刻的说话做事，特别是来人，来这些人要注意，要问明白有没有身份证、戒碟，从哪里来的？到这里来干什么的？我在云居山客堂负责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条，你把你家里电话号码赶快交出来，马上就跟他家里去电话，这都是公安局的安排。我们现在也不弄这个。现在呀，这个道、那个道很多，尤其是法轮功，他们有些人着急了，他会把和尚衣服穿上，对佛教很不利呀，要注意！要是有几个隐藏在我们里面，政府弄出来了，那就麻烦。你看着现在没有事，说有事就有事了！全靠太家，大家要护持常住，每个人都有责任，不是光这几个执事，常住以无事为兴盛。古代外道隐藏在佛教里面的好多啊，印度那个狮子尊者被皇帝杀了，那就是外道弄的。从

古到今，这些外道总想钻佛教的空子。佛教出了事情，每一个人都要吃亏，就跟云门事件一样，那么多的人吃亏呀，有的死了！有的弄残废了！这都是出了事情，你在这个范围你就有责任哪，这叫**同业别报**，希望常住安稳，不出事情，大家好好修行。

说是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光阴易度，我们用功夫就在这一月一时一日一年之中，道场成就就是成就修行人，这个吃饭、穿衣、住房子，这个别人可以成就，你的功夫，你的见解自己去做。不晓得七月十五到了，七月十五是个期头，期头是有些事情要常住安排，修行人你只照顾你的功夫。我们天天要吃、要用啊，这都要有个规划。有些菩萨师父们，有的人种了好多菜，是不是要过过秤？有的人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也去种菜给大家吃，跟着市场的价钱，常住给几个钱，因为他辛苦了嘛，以前是这么弄的。到后来，这有些出家人是想几个钱，有些出家人他不想，叫过秤他也不过秤，就拿到大寮里给大家吃了。出家的人要学佛学祖啊，佛菩萨往昔，都是常修供养，要行菩萨道，那就更高尚了。要真正的行菩萨道，满众生愿，那头目脑髓都要舍，何况这几斤菜？一个菩萨要内舍外舍，外舍就是金银财宝这一切，内舍就是制心一处，内舍、外舍、大舍、一切舍，这修行人不能光靠别人给唉，六波罗蜜开端就是舍，你自己种的几颗菜供养大家，这也是舍呀，了生死就是能舍呀！

我们是学佛的，要制心一处，你用的功夫，要时时刻刻现前，这妄想烦恼，人我是非都要把他舍掉。说是这样说呀，我们的习气毛病以后还是要放下，要时时刻刻的警觉自己，白天夜晚，时时刻刻在那里修行，在那里用功，它妄想烦恼、人我是非它不是少了吗？古代人在山中修行，用功用的落堂，什么是落堂？就是不断了，踏实了，我们现在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这是间断，说要打成一片。赵州禅师三十年不杂用心，他就是功夫成片了，我们要学就学这些祖师啊。白天如是，夜晚如是，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功夫都要时时刻刻现前，这是道场，道场就是这样，修行就是这么样搞，那就不管他人长长短短的，你只照顾你的功夫。虽然是你做点什么事情，你是身动了，你这心要制之一处，不被身动所约束，长期就是这个样，这不就是一个道人吗？到哪去找修行啊？修行不是找的，就是自己。

佛教他是有些制度，在家佛教徒也要有制度，没有制度不行，七月十五要讲好多制度，丛林七月十五，正月十五有好些事，这七月十五请的书记、班首，班首就是圣位，书记就是贤，这个道场就是出贤出圣！丛林下请的这个班首、书记是终身制，可是这样，你要是犯了根本大戒，还是要迁单。道场里边要有养老堂，要有如意寮，如意寮是怎么回事？禅堂里边的如意寮，禅堂里边的人或是身体不好，在如意寮只能住三天，不能多住，那你要是身体严重就送到这个外寮的

如意寮，实在这个病要严重的很哪，他另外还有个房子，要住到那儿，吃水吃饭常住还要派人照顾。丛林制，跟这个社会上都差不多，社会上干部到老了也退休了，庙里边有养老堂，或是一个院，或是几间房子。按常住制度，到七十岁，就送在养老堂，客堂里派一个师父给他们打饭打开水，有这个制度。这人哪，谁还不生点毛病啊？另外的还有些制度，当纲领，当行单，不是说当一辈子，老了也要到养老堂里去。这个班首的寮房，年纪大了，另外有一个房子，常住也要派一个人，那也叫香灯，给他们打饭打开水。我们这些出家人，都是别井离乡啊，在家老了还有子女后代啊，我们出家人孤身一人哪，你住在常住里，我们住在道场里要关心这个道场。大家去出坡，去做事，去种地，去砍柴火，你也要去搞一搞啊，不搞一搞也不好弄。互相之间同参道友别人有了病也得去看一下子，你不看一下，以后你生病了谁看呢？这都是因果。

有一个出家人，名叫海蓝，他就是性福和尚的徒弟，不管是老年人，是什么人有了病，他不去看，别人死了大家都去念阿弥陀佛他不去，这个我很知道，因为我在客堂多少年了。这些老师父有病，我招呼一下，或是派个人去招呼一下，他要是实在不行了，帮忙念佛，这海蓝他不去。后来他有病了，他要叫客堂喊人招呼他，他洗脸洗衣服都要用开水，你要招呼他呀，那可麻烦，他一天要用水洗这洗那的，总得二

十瓶。后来我找了一个人，我说：海蓝有毛病了，你能不能去招呼招呼他？就是给他打个开水。这个人说：我招呼他！我只给他打两瓶开水，他要打十来瓶，叫我跑来跑去的，你跟他说，我一天只给他打两瓶开水，要不行我不招呼，你客堂一定要我招呼我就走！你看这弄的，送往生他不去，别人死了念阿弥陀佛他不去，人家有病他不招呼。我看云居山死那么多师父，就是他死的呀，顶苦了，我还没看过那个样死的。那也不晓得怎么搞的，他人没有死，还活着哩，他那身上就烂了，我跟大家说：这人已经不行了，大家帮帮忙，我看他还没有断气。他是那个样的，他是方丈的徒弟嘛，他平常有几个钱，都是买的好衣服啊，两双被窝，都是骆驼绒、丝绵。他这棉袄棉裤有几身，都是丝绵、骆驼绒，都是很考究的衣服。那天也很热，唉！他把这些衣服啊，都穿上，把他这个被窝都铺到底下，上面盖着，这么热他都那个样，我看他那意思啊，这东西都是我的，我要是死了啊，我都要穿走。过了两天，他真是断了气，那个房子里边那个气味呀。我招呼一些师父去安排一下，个把两个人也弄不出来，叫谁去谁不去，后来，我就勉勉强强的进去了。他那里有个箱子，我把那个箱子拿出来了，还锁的挺紧，弄开了，有几件衣服，有四个海青，都是新的，客堂里收了几个沙弥，刚来出家，没有海青。我说：你们这四个人哪，弄点万金油把鼻子抹抹，弄个卫生口罩。把那个往生龛子抬到他门口，就不好抬了。

他那个衣服啊，因为他身上已经烂了，没有断气他就烂了，后来我找了一个剪子，就把他那两床被窝给他拉下来了，弄到外头，赶快搁到佛印桥那个河里边泡泡，后来还是把他那衣服都给他拉下来了。我说：弄一个破被子，你们四个人在四个角兜着，往生龛子已经弄到门口了，我就招呼着弄出来，把往生龛子门开开，这个门朝上，把他一放就可以了。有一个人哪，现在还没死，叫寂祥，他是海灯法师的徒弟，平常那个人还可以，他在外边，他们四个人哪……

我在云居山那么多年，发生的那么多事情，我真算是相信因果呀！朗耀和尚做方丈，做到最后他给自己修了一座房子，就是斋堂旁边那个勤息楼，房子也做好了，一切都弄好了，就准备第二天住进去，头天晚上他开会回来出车祸摔死了，你看这是不是因果？常住的土地，任何人不能给自己盖房子，搭茅蓬，你犯了就不行！作为一个方丈，丛林不振，教纲不张，现生或遭恶报，临命终时，堕落三途。你不要说我还没事，你有事，你要背这个因果。

九旬结夏最后一天普茶，大家多坐一会儿。那么今天是七月十五九旬结夏安居，今天又叫佛欢喜日。佛在世啊，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这是九十天，这些诸大弟子，或在山林，或在树下，或在山崖石洞，入定了，这九十天不动，有的断了见思二惑，证了阿罗汉果，有的破无明见法身，证到菩萨，大家都到佛那里，说他们得到的实际，佛啊，很喜欢，这后

来人就把这个日子叫佛欢喜日。后来佛教到我们国家来了，七月十五这一天啊，很隆重，得做很大的佛事。我们这儿就简单了，我们这是禅宗道场，不弄这花里花哨的。吃普茶很早了，在唐朝的时候，庙里就吃普茶，那就是赵州禅师，云门胡饼、赵州茶，金牛饭，德山棒，临济喝，这都是禅宗的。临济祖师呀，要有人亲近他求道，他先把你骂一餐！这德山，他得法在龙潭，你要问他佛法呀，他身边搁了一个棒，棒就是棍呀，不管你怎么样，他先把你打一餐！禅宗，不是打就是骂，到现在还是这样说。

这个七月十五吃普茶，遗留下来很多事情。这赵州禅师，有人到他那里去，那时候没有客堂，一到庙里就见方丈，把背夹子，高跷担子往那里一放，赵州禅师就问：你是新到的还是旧到的？从来没有到这来过，就是新到的，或是来过，就叫旧到的。说：我是旧到的。说：你吃茶去！他就开了悟。说：我是新到的。说：你吃茶去！也开了悟。他那庙里有个当家的，他有点放不下了，他说：和尚慈悲呀，我在你这儿住这么多年，你这里修庙我都操心呀，外面来的人，跟你一讲话，你说吃茶去，他怎么就开了悟？赵州禅师说：监院师，你吃茶去！这监院也开了悟。这古代的人，根机很利，闻到佛法一言半句，当下解脱。你看六祖这几个祖师，好多学者，一问一答就开了悟。你们大家也出家好多年了，这七月十五，九旬结夏，都是在那里用功修行，不是这个、那个的，是修

行的，不是东弄西弄的呀！他们有些地方，这夜晚，还要作好多的佛事。我们这是禅宗道场，不弄这个，越清净越好。常住也没有什么，吃这个普茶一年十次，吃普茶古代还是有些制度，班首师父跟方丈，他这个普茶他不拿，他不拿是不拿呀，你这库房里还要给他送那多麻烦哪。凡是这个普茶剩下来的，大家带不走的，都归当行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行堂的，帮大家添饭添菜很辛苦，这个普茶留下来都由行堂跟大寮里他们来吃。那一年我在云门寺，老和尚没有讲这么明白。他说说他就回去了，他这个侍者把上面的普茶拿回去了。老和尚说，你这个小家伙不懂规矩，我这个普茶我不拿我是供养行堂的，行堂的给我添饭，你赶快送回去。

最要紧的事情，这九旬结夏，要有相当的功夫，要了生死啊，为什么今天佛欢喜呢？这些在山林树下修定的弟子，有的断了见、思二惑，证了阿罗汉果，有的破无明，见了法身，这是菩萨，都得到成就，今天佛很欢喜。你看我们弄的这个样，有几个断了见、思二惑？今天要是有些在家居士拿些供养，供养大众师父，那就是有贤圣僧，是这个样。

我们这些出家人都是离井别乡。社会上最穷的人，就是出家当和尚，出家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这寺庙是国家的。这出家的和尚哪能一天到晚劳动呢？那不能劳动！我们这出家人尽量的减少事务，这世间的这些事尽量减少，这叫无争，做什么呢？他是专门修行的，这个和尚啊，他不怎么接待四

面八方来的人，他不怎么管，因为他只顾的修行嘛，他管也管不了，他也不喜欢管。那就是在家佛教徒，尽量的在家修行，居士嘛，居家而修，因为你到寺庙里面来，你的习惯一切都跟和尚不一样，或是不招待一些也不怎么好，要是招待嘛，他也嫌打闲岔。你们这些居士，尽量的在家里修行，大家没有吃完的，就装一装，弄个小袋子装装，回去再吃。僧值师父在中间说一句：没有吃了的，大众师父把东西带回去！马上就回去了，敲锤引磬站起来，问个讯，都回去吧。

开示四十四 懂得路头，方可参学

可能坐满能坐四十多个人，现在行，以后要是人多了就在底下坐。禅堂这个位子啊，班首师父要是多了，维摩龛那两边有几个位子，那是班首师父的位置，僧值、知客，东单头是知客坐的，要是在禅堂里有什么事情跟维那能说说，僧值在西单最前面的那个位子，僧值什么时候进来呢？就是打了抽解，大家去小净，维那还在外面，大家都进来了，差不多坐好了，这僧值从外面进来，从东单头慢慢走到西单头的位子，他走这一圈子作什么呢？那就看看，哪些人没有来坐香，是看这个的。这僧值权力很大，早课楞严咒放掌，他中间一问讯，他出来了，到韦驮殿拜三拜，到祖师殿拜了就到伽蓝菩萨拜，伽蓝菩萨拜了就到大寮里看看，一个是礼四圣，

一个是看看，走客堂门口前，往里面看看有没有闲人，到大寮里火烛看看。僧值他是丛林里防火防盗一个头，他礼四圣，主要是看防火防盗，有些人虽然是客堂里住下来了，究竟怎么样你弄不清啊，走到上客堂门口，往里看看，有没有人不上殿。礼了四圣回头来，楞严咒念到帝衫瑟帝衫，进来，从西单进来到东单，走一个圈子看看，把他的具放到前面第一个位子，放好之后就站到大鱼子跟前，站是这么站的，楞严咒念完了，或是有普佛，要招呼人敲敲犍槌，看看铛子，磬子，小木鱼子，都得有人敲啊。这僧值他是管大殿和斋堂，大家念阿弥陀佛身金色或是念观音菩萨，他就问个讯，从东单转到西单，站到那个班首后背，班首带班绕佛，他在后头看，有人走错了，不应该走那个地方他走那个地方，这僧值都有责任。人多了，还要插班，人走不好了还要喊，或是他隔两个位子不往前走，或是站班站错了。有些地方念《弥陀经》一个站法，念《忏悔文》又是一个站法，要听僧值师他招呼，或是排班，这是念《弥陀经》，跟班就是一个跟一个，准备念《忏悔文》，是这样弄的。现在我们这里也没有弄，没有弄也没有什么，大家还不是念嘛。

大殿里边，有个告假，还有个销假，还有临时告假、销假。这都是身体不好，有点毛病，你不上殿都要向僧值告假呀。在什么时间去告呢？三阵大木鱼，僧值在功德箱那个拜垫上拜三拜，他从西单要转一个圈子的时候，你在那一边站

着，向他合个掌，也不说话。这僧值也不说话了，就是晓得你这是告病假。告了假还要销假，你身体好了，跟大众一起进大殿，你看到僧值拜三拜要过来了，你就在那个罗汉位子那里站着，向他合个掌，这就是销假。

斋堂里要按以前的制度，僧值看到你三天没吃饭，才允许请假。这斋堂里、大殿里僧值作主，你要出山门有事，得到客堂告假。为什么有这些制度呢？没这些制度不行，有人随便！你有什么事情不是说一定不叫出去，这是道场嘛，是修行的，你到外头跑什么呢？外头一跑都是生心动念，外面也就是男男女女的，出家是个修行人嘛，你到外面作什么呢？这有饭吃，有房子住，有衣穿不就行了吗？你到外边跟在家人常来常去那是作啥呢？自天是这样，夜晚基本上不能出去，你万一有什么事情，出去也可以，你得有事啊，客堂要说你这是个小事不能出去，你也不要烦恼，他是助你道的嘛，不叫去就不去，或是允许你去了，你回来要到客堂去销假呀，晓得你回来了，你不要怕麻烦哪！这都是为了修行，要帮助修行，才有这此制度，要不然要这些制度干什么，没有这些制度，你到处乱跑，你的功夫用不上！这都是为的修行，不是为了修行，佛菩萨也不能立这些清规戒律，你得知道这个都是好事，这都是你应该遵守的，不是麻烦。就跟经上说，应如是降服其心。你心动了！你心不动，怎么能到外面去呢？你要知道这都是打闲岔的。客堂里、禅堂里，知客

师父，维那师父这都是善知识，助你道的，你可不要说管的厉害了，不管不行。不但我们这些人，就是证了果位的这些菩萨，一时一刻不能离开了佛，离开了佛，弄不好就会堕落。

说常在丛林，遵守丛林的制度。为什么遵守这个制度呢？这个制度啊，都是提拔修行人的，你得知道是好事，你得很尊重啊！这是实际。规矩跟戒律差不多，你既然受了这个戒嘛，在思想上你甘愿、应该，你想了生死非守戒不可，不要说哪来这么多事呢？为什么这么多事？你咋这么多妄想、习气毛病呢？这些制度就是要治你！这就是道场里面的责任，没这个责任不行，成就不了修行人。说一个出家人要久住丛林，遵守清规戒律，到外面跑跑，你心动了，祖师说：起心动念，即乖法体。你正念已经失了，就是你思想上已经动了。你打了妄想，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我们非这个样不行！这就是路头，这就是修行的道路。说是修行人得知道路头，什么是生死？就是你这啰尔吧嗦的，东想想西想想，你这些妄想、执着，这个就是生死！你这个不了啊，你想了生死不行。开始一个初发心，要吃得苦，要耐得烦，要受的委屈，成一个好法器，成一个真修行人，这才行啊，你不是你住在这个丛林干什么呢？就是为了了生脱死我们才住丛林，一定得念念在兹，时间久了，规矩也学会了，功夫用的也很纯熟，这不就是老参师父了吗？什么是老参师父？就是懂得修行、懂得规矩，遵守常住的清规

戒律，这就是老参师父。

从七月十五之后，就是准备打禅七，打禅七要吃饭吃茶，大寮里吃的都要有准备。以后天凉快了，还要准备柴火，准备菜，就是说到街上去买，大部分都打了药水，我们还是自己种些菜，油盐弄好，有吃有住，四缘具足好修行啊！这修行都得有一个外缘帮助，有房子住，有饭吃，这不就是因缘成就嘛！丛林就有这个好处。你一个人住到深山里边，你真有相当的见解，路头清楚可以，你见解不明白，你路头也不知道，你住在深山里面怎么办呢？你出了问题怎么办？

我以前年青的时候，在那个太白顶，前几个月我还到那儿看了看，那叫刺沟，刺沟上边有一个茬篱园，住了几个出家人。我在那底下听说这几个人路头不明白，他这三四个人说什么呢？说：你是准备怎么走啊？他说：我在水里走！说：你准备怎么走唉？说：我要在火上走！问：老修行，你怎么走？我在刀上走！你看这胡闹不胡闹？后来这几个人都死了。茬篱园那边深山沟里有一个水潭，一两丈深的水，他一个跳到那底下浸死了，象住山都有砍柴刀啊，另一个把他自己砍死了，还有一个弄一堆柴火，他把他自己烧了，这些人哪，都是不明白。那一个他弄一堆柴火点着了跳到里面了，火烧的很厉害，后来他又爬出来，爬出来，已经烧的那个样子了，几天就死了。这没别的，就是路头不清，不明白。要在道场里住，懂得规矩，懂得路头，有参有学，知道修行，

不会错路，那就没事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执著心就是不对，一个人他什么也不懂得，你跑到深山里边可怎么办呢？说吃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你就是胡打妄想。一个出家人要有参有学，要听过经，要懂得教理，还要懂得道场的制度。你不然你自己弄的魔里魔气，就不行啊！要正正白白的，要多看看大乘经，千万可不要看外道典籍呀，这些道门书都不准看。你皈依三宝嘛，你受了三皈就不准了，有些人还看社会上这小说，看它做什么呢？这经书都看不了嘛，初发心，先看看律，不是说嘛，出家人五夏之前专研戒律，五夏之后方可听教参禅，有次序，不要自己弄的长长短短的。

出尘上士，这飞锡高僧，在我们国家古代最有名的是邓隐峰禅师，他夏天住到五台山，冬天住在南岳下边有个铁佛寺，那就是邓隐峰禅师他开的。邓隐峰禅师他老了，他就问，这死怎么样好些呢？坐脱立亡，司空见惯，他不是。他要头朝下，脚朝上，他死了，他穿那个衣服还不往下落，还顺着他那个身体。禅师一个妹妹，这都是过来的人哪，到那就说：哥哥，你这一生颠颠倒倒，你临死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颠倒着死。按说他们这些人哪，都很自由啊，他愿意死就死，他不愿意死，他不死，他怎么样死就怎么样死。我们不用说头朝下、脚朝上死，就是我们睡那里、坐那里死，就还不容易死。古代的这些祖师，他都敢说一个什么时间死，他有这个把握，我们不行，我们都在这儿，我们都在这里空过呀！

要死的时候不死不行，那你非死不可呀。

西湖灵隐寺，这很早了，印度那边也有个宝掌和尚，他是汉朝的人，他看那个灵鹫山上有一节山峰飞走了，他想找，他看往东边飞走了，他说我要找到了，我就在那里开个道场。古代的时候从印度走新疆那边不好走，流沙河，河里没水，风吹沙子跟流水一样，叫流沙河。他就从南印度走海路到广东，到处的寻找啊，找到杭州那边，他一看，原来灵鹫峰飞到这儿了，他就在那里住下来了，这是西湖高僧第一个。他打算在那里活一千岁就死，他在那里又是修庙又是怎么，弄的很有劲，到了一千岁，他忘了死。又过了七十二年，他想起来了，你看他们这些人平常不动心不动念，都在静中啊，念头不动死都不知道，你看佛教这个多深远啊！后来想起来，那得死了。宝掌和尚怎么叫宝掌呢？他这手心能现三千大千世界，他可不是一般的和尚，他身体上的骨头都长在一起，这西湖高僧传，记载这个的是莲池大师，很赞叹宝掌和尚。他为什么那样自由啊？我们也有，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修行，我们要是踏踏实实的一天到晚用功，看得破，吃得苦，我们也可以。赶快用功，这个时代有些事比不上古代，古代修行跟现代一样，不是说古代修行快一点，现代慢一点，不是的，快慢在乎个人，不在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样？什么样都不是，你说这一天一天是个什么样？修行是无形无相的东西，你不要执着那个时代，本来不生灭，要弄个

生灭，这样不行。

禅堂里面一个月，维那师父要讲四回话，讲什么？讲规矩。维那师父只能讲规矩，不能讲修行。班首师父能讲规矩，能讲修行，是这个样。斋堂里面僧值师父一个月讲四回话，初八、十四、二十三、初一，僧值师父在斋堂里讲规矩，讲大殿里不要犯规矩，讲斋堂里面不要犯规矩，出入往返，这一天的规矩。这维那师父讲规矩的时候，班首师父都出去，为什么呢？班首师父，他是法位上的人，在丛林他是善知识，他以佛法教导大家，这纲领执事讲话他不要听，过来的人，是这样。僧值师父在斋堂里面讲规矩，方丈不去过堂，僧值师父讲规矩，彼此之间说的都很客气啊，往中间一站：班首师父慈悲，维那师父慈悲，两序上座慈悲！你看这说的多客气呀？自称学人，学人有两句话要说说，这听到不是很好吗？斋堂里僧值讲话不能提名，这个人就是犯了一点规矩也不要提名，只能把这个规矩说一说，说这个规矩是常住制的规矩，不能犯。你要在大众提他的名字，他心里好烦恼，这个人没跟客堂打招呼自己就出去了。在斋堂里也不要提名字，就是说，不能随便出门，进出要告假。禅堂里边维那师父讲规矩，就是某个师父犯了规矩，讲的时候也不要提名字，就把这个事说说，你要不提名字就是给大众讲的，你要一提名字，大家都知道他犯了规矩，这个也看看，那个也看看，弄得他不喜欢。道场里这些制度都是前边善知识他们立的，

香板由维那师父管，你走头一个圈子，他在冲盹了，打一下，要走第二个圈子，他还在睡觉，就不打他了，有这么回事。佛祖制的这些规矩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我们出家人不是当参学吗？冬参夏学，冬天要参，夏天要学。以前正规的丛林哪，夏天要讲讲经，请法师讲经，道场嘛，要成就净缘。你在打妄想，烦恼了，肯定没有功夫，要做到真参实学，得会参禅，语默动静、开言吐语都在净缘上面，把功夫用上，以悟为期，把自己的功夫一提，早晚开了悟，了了生死，才算结束！那就是不结束不行！话头不要放松，嘴不乱说一句，心不乱想一下，这不就是修行的菩萨嘛！

用功还行，要是没有用功不就可惜了吗？东走走，西走走，这里住几天，那里住几天，你没有追一追，你的功夫怎么样啊？你是个出家人哪，你用功没用功唉？这修行人要一时一刻把自己的功夫当成最重要的事情！古人一用功就是三十年五十载，你在那儿东走走西走走，你用功没用功啊？本来出家是修行的，你有没有修行啊？好像就是把和尚衣服穿上了，也方便，哪里也有饭吃，找点衣服穿也容易，这就不好办了，怎么？没踏实。假若功夫要有进步，他不会乱跑了，也不会乱打妄想，因为你只顾用功啊，没有时间跑了。就是说你用了，你用的什么功啊？随口答出来：我念佛！倒好啊，念没念呢？《弥陀经》持执名号，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做到了吗？

这功夫用不上有原因的，一个腿子疼，再一个功夫太生了，烦恼了，东走西走，跑几个地方啊，更不好办。要跟着古人学，三十年五十载，把自己的功夫弄个水落石出，这古人用功可不是东走西走啊，住一个地方就是三年五载，十年八年不动。功夫人还没有上正规，到外头是不是当参学呢？你现在到外头你参学谁啊？你参学什么唉？到处都差不多，放又放不下，丢又丢不开，提又提不起来，自己一个不在乎。要按说这里还好一点，其他地方可不好弄了，你对我有意见，我对你有意见，都是意见，他想收拾他，他想收拾他，为什么呢？为名为利，旁的为什么呀？说自己割爱辞亲，自己背井离乡，你到佛教里面为名为利你看多划不来！既然自己把这个和尚衣服穿上了，要作和尚的事唉。迦叶尊者，七世荣华，乐在山林，抛弃荣华富贵，最初我们出家说看破了，看破红尘，什么是红尘呢？你贪的、爱的、想的、舍不了的，这不就是红尘嘛！红尘把你包围了，你以为你还很快活，你有什么快活？到处都是这个样子，能不能放下来作功夫呢？你选择一个法门，从生至老，一生做去，能不能这个样呢？可不容易放下，或者事很多，究竟你有什么事啊？住房子你不负责，房子弄好了你住，吃饭你也不要负责呀，你听见打叫香，你就吃饭嘛，有人给你添好，你说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呀？在家居士结缘的都有衣服，不是我刚出家的时候没有衣服穿，好象是你自己要找你自己的麻烦，你这也放不下，那

也放不下，这都是你自己打你自己的闲岔！吃饭你不要操心，房子也不用你盖，那你的困难、你的事情都解决了，你自己要放不下嘛，东奔西跑嘛，你这是怪谁？是是非非的，你看这多苦恼啊，自己可能还不觉苦恼，因为只顾着搞名堂嘛，在那鼓着劲，你那是干什么？没别的，就是没有把修行当认真哪！因为社会上这名利财色很好，没有丢掉，没有踏踏实实认真，不就这吗？

历代的善知识都在那里说，叫我们放下，诸佛菩萨，语录、经书、论著，都是叫我们守规矩，放下用功，他们说的再多，人再多，一天到晚在那儿听，假若你要放不下呀，菩萨也没有办法。诸佛菩萨叫我们修行，我们要是放不下，不能老老实实的修行，也辜负了佛菩萨的言说。以前印光老法师，他是常惭愧啊：我们惭愧不惭愧呀，这么多的佛菩萨善知识给我们说法，我们还没有用上功，要惭愧！惭愧自己苦恼，赶快发心。你们还年青，老了就不行了，老了提也提不起来了，行也行不起来了，坐也坐不得，吃也吃不得，趁年青赶紧哪，赶紧用功哪！催板。

开示四十五 割爱辞亲，皆有因果

五比丘得了道，就问世尊，我们得了道，要作人间的福田僧，我们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呢？世尊说：穿百衲衣。百

就是一块一块的，衲就是用针衲。我们要吃饭哪？说：你们要日中一食。我们住在哪里？说：树下一宿。这就是人天的榜样，那已经摆脱了这世间上一切名利财色，托钵乞食，日化七家，不管吃饱吃不饱就这七家，可能也吃的饱，这个样子嘛，给后来人打下了安全的方向。你穿的是破衣服，你在树下住，你日化七家，你说社会上这个样子的人，谁来搞你？你不为名也不为利，世尊前面作了榜样，世尊生在树下，修道在树下，转法轮也在树下，涅磐也在树下，树下就表示清净。我们要学佛啊，你猛一下有点放不下，象古今这些修行人，那都不是一生两生啊，他累生累劫都在那儿栽培，为什么他出世为人跟别个不同呢？

这也是想起来我呀，我自己。我在家的时候我可不是说想出家成佛，不是的。我是听人家说这个成神仙，成神仙那就是第一条，不能跟女的有来往，来往就成不了了。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十来岁我就眼睛不看女的，怎么呢？我是那样想的，我要看了女的，我这个眼睛修不成啊，假若我这个手要是挨了女的，我这个手修不成，这也算是不管是想成佛啊，想成仙啊，他有这个因。我小时候，跟我们那个村庄的人不合拢，我到现在还有这么一个习气，不愿意跟谁在一起，就这孤单一个人，因为他种了这个因了。我们那个村庄里，男的长到十八、二十岁的时候要结婚。我呀，没有去看过，我不去看，我看那作什么？这天气要是热天，我一个人在哪

里？或在树下，或在路边，我也不在房里边，这个也属于习气。因为一个村庄的人嘛，娶媳妇，新娘子来了，大家都去看，我不去，我就是这个习气，不愿意去。那是怎么回事？就是思想不愿意去看，或者是我呀，不是那个地方的人，或者是我自己也知道一点，我自己是深山里边的修行人，我哪能长期住在这个地方呢？我过几年我大一点我就要走，我不会在这家里，那看不惯嘛！这想起来嘛，家里这个事，小时候我现在想想，就是往昔劫种了这个因，我一个哥哥，他的老婆来了。老婆来了，我不说话是不说话，我也会看，对不对我还是知道。嫂子一来，我的哥哥呀，对我父母也不好了，我小的时候，有什么事情我哥哥都是很忍让我，现在对我也不好了。那就是女的没来，对于父母也好，对于兄弟也好，他这老婆一来，他就另外不一样了，变了。这也是他们要推我呀，赶快走！那就是我决不干这个！一个村庄里这些小孩长到十八九岁，都想娶老婆。我说了，我可没这个心，你看我才十来岁，等我大一点能走了我就走！我不在家。那是什么思想呢？怎么那个样子？什么思想我也不知道，我就是那个样。叫我跟村庄的哪个人来往也不来往，谁也不来往。我穿的衣服啊，母亲给我做，别个做我都不穿它，我自己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这七八个村庄都知道，后来我大点了，到十多岁了，我并不知道这去当和尚。不知道，我也没见过和尚，反正我是要到那个深山里边去修行，深山嘛，就是修

行的地方，叫我在家我不干！看这个样子这个人哪，村庄人也莫名其妙。这也算是个因哪，你没有这个因他也不会这个样子，这很坚决，我谁也不听。我就是这个样，反正我大一点我就要走，我不会在家，我到深山里边去，我跟村庄人没有来往，于我没有关系，那就是前生种了这个因，一出世为人，就跟别的想法不同，他的想法是他那个样子，种了这个因他就要结这个果。他们说什么，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知来生果，今生作者是，这佛教就是讲的因果。不管你说的怎么实际，就是佛教讲的实在。我们要晓得我们前生干什么的？今生受者是，你的思想作为就是你前生做的事，今生受。将来怎么办呢？今生做者是。这修行没别的，就是因果呀，有世间因果，有出世因果，世尊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说的这个因果，因果不昧，三世诸佛成佛都是因果成熟了。

出世法跟世间法是怎么回事呢？没别的，就是我们所做的社会上这一切，有染有爱，有嗔恨，有贪心，你所作这一切呀，都是世间法。你比方我们这个和尚，持戒坐禅，没有染没有爱，要成就戒定慧三无漏学，受戒要持戒，这就是出世法。这一切的行动，思想上没有染、没有爱，所作皆办，具诸佛法，那为什么我们出家人要离开家呢？因为那是世间法，你不割爱辞亲，你脱不了，他缠住你了，剃发染衣，出家受戒，这就是出世法。可是你要还是有染有爱，你虽然穿上了和尚衣服也不行，怎么？你还有染心爱心，虽然说这一

切佛法是出世法，你有染有爱那就不是出世法了，应当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染一尘，不生一念，这就是出世法！

大家有好多的菩萨在那里看经，这经好多啊，有时间看看也行，三藏十二部所指，就是明心见性，这是我们的目的，不要弄错！那你在这个世间上很难搞啊，不对了就被他们转了，这男男女女的，长长短短的这社会上啰里啰嗦的事把你包围了，要有一个很好的区别对待。反正现在我们也有饭吃，也不求谁，求他干什么？我们时时刻刻，知道我们是个佛教徒，我们是佛的弟子啊！佛生在皇宫他都不染，我们也学嘛，也不染嘛，不就可以了吗？

古代的时候，划地为牢，这现在你用大铁门你也堵不住，唐朝那时候建的制度，放到今天要加一些，不加一些制不住了。你看那高旻寺的规约他加了好多，金山还少一点，高旻寺那个老和尚人家很有智慧呀，是善知识，高旻寺打禅七，和尚、班首讲开示在里边转，本来是在外边转，他怎么改了呢？因为来果老和尚他有他的考虑，班首师父在外圈子走着讲开示，他这里边有些人靠着这个佛龛子睡觉，来果老和尚他就改了：禅堂里嘛，是时时刻刻用功的，我看到的时候是在里边，究竟现在还是不是，改没改还不知道。

那就是丛林一定得有很好的教规，你光教规还不行，还要有人执行。常住里请出来的纲领班首，这纲领是专门管理

教规，没有这几个人很好的管理的话，你光弄那个教规也不行，光靠纲领管理，也管理不好，还要班首拥护，班首的护持，班首要肯护纲领，纲领很尊重班首，这班首师父他处处都是护持纲领。丛林里最主要的纲领，就是禅堂里维那，大殿里、斋堂里，出入往返是僧值。假若维那、僧值要是执行教规，你这班首你可得拥护他，那千万可不能说我们是子孙法派，那个不好。那你就把你班首的原则、任务，你把它丢了，那就自己要负因果责任，那就避免不了这个长长短短的。这个末法的人没有很好的教规管理，不要说了生死，想用点功都不容易，一定得有正确的教规。正确的纲领班首，才能把这个教规弄起来。大众要跟着这个教规来执行，上殿过堂坐香，出入往返，一切时一切处，时间久了，自己的修行，自己对佛教的认识就走上了正规。这一随便，就不行啊，有的事情也要两边说，跟大众也要说，跟纲领也要说，护持常住的一切教规，往前推进，没有这个不行，班首师父定要护持纲领，班首师父他就是跟方丈分座说法，和尚不在，那就是班首师父要负责，因为他是法位上的人哪，一定要精进勇猛的把常住的教规护持好！

不要从佛前走，佛前走那叫穿堂，那也算犯了规矩。为什么禅堂里有那么多规矩呢？这规矩外表是制身，实际是治心，你心一动啊，就有了一个隔阂。这禅堂里注重的就是**起心动念，即乖法体，有心即错，动念即乖**，禅堂里就是这个

样。那个意思就是你把你的，你自己的观点，你自己的想法，统统不要了，一点也不要留，干干净净的，你所用的那个功存在，要真是得到实际，你用的那个功也就转成般若大智了。你自己的本体自性发明了，看话头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见性，话头看的纯洁了，走路也是话头，吃饭也是话头，行住坐卧二六时中，都有话头在，把这妄想、昏沉、执着转成一个话头。你要念阿弥陀佛，完全是一个阿弥陀佛。你要持咒子，什么妄想也没有了，就是你那一个咒子，这是修道的开端，不这样不行，不然你老是那个昏沉妄想，那都成它了，你的正念就站不住了。那什么是开悟？什么是见性？你功夫要用的单单的的，狂心顿歇，歇即菩提，你那个妄想烦恼要休息，这般若智以现前，菩提心而不退，这都靠你这一念不生啊！你功夫不到这个一念不生、一尘不染的话，你这般若智他不会现前，那你只顾打妄想嘛！这也没别的，就是你这个妄想、昏沉太熟了，你这功夫啊，还没用熟，正用功他怎么打起妄想来了？就是没用熟啊，要知道，用功要生处转熟，你看这个话头、念这个佛号太生了，要把他弄熟，因为你这多少年，从父母生下来就会打妄想，弄惯了，你才出家几天呢？妄想昏沉太熟了，要专注一境，这样来做，把这个专注一境的功夫要做的很熟，睡觉它也在，坐香走路它都在，什么昏沉、什么妄想，都甩不掉它。什么是妄想啊？哪有妄想啊？就是你那个弄的太熟了，你把功夫用熟，妄想烦恼昏沉都变成了

你这一句正念，自然就不在了，这就是用功。用个三年五载，自己可以得一个实际，那不是说你想怎么就怎么呀，不行，你把你所用那个功夫熟中极熟，你那妄想生中极生，一天两天不打一个妄想，那就对了。

古人提出来，父母未生以前本来的面目。那就是伪山祖师说香严禅师，香严他聪明啊，他在百丈老人那里他最聪明了，问他一句他能答复十句，问十句，他能答复一百句。后来百丈老人圆寂了，他依靠的人不在了，他就是文化好，也很会说，按这个禅宗来说，会说，文化好还不行。他就到伪山，他有好多文章，伪山当时他们同在百丈，他喊伪山师兄。伪山知道他，就说师弟呀，你在先师那里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你到这儿来了，我不问你多，我只问你一句：父母未生之前，如何是本来的面目？要答复啊，他答复了好多，伪山说，你答复这都不是，都不是我所问的意思，就不承认。他好丢脸，他想着我这好多年学习，这一句都答复不出来，我还学啥呢！把他的文章诗句用火烧了，他那意思呀，从今以后不学佛法了，学了这么多年没用，被师兄一句话问的都作废了。后来就走了，往北方去，经过湖北，到了河南香严寺，那时慧忠国师已经圆寂了，他就在香严寺里种菜，因为他有底子啊，他用过多少年功啊，种了几年菜，挖地，地里有石头、瓦块，它碍事，就丢到外边，有一天哪，他拣了一个瓦片，往外一丢，碰在那个竹子上响了一下，他心里就明白了。

他说什么：**一击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忘就是忘我啊，我执法执都没了，见了性了。他一见了性啊，他一切都通达了，那就是伪山再问他什么他都会答复。这一说出了一个人，那了不得啊！后来传传，传到沩山那儿了，沩山下面有个仰山，沩山就说：师弟他已经过来了！仰山有点疑惑，为了弄个明白，不远千里，从湖南走到河南香严寺，古代哪有汽车呀？他还在那儿种菜，一到菜园里，都是熟人嘛，就说，我听先师说你已经过来了，如来禅你是明白，祖师禅你梦还没梦到呢！香严就说：师兄，你听我再说，去年穷，还有锥脚之地，今年穷，我连锥脚之地也没了。这仰山就恭喜啊：佛门又出了一个栋梁！承认了，不但是如来禅，祖师禅也彻底了。象六祖说的，祖师禅就是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禅定解脱就是如来禅，那我们懂得了吗？我们现在还不懂，不懂那不能算了。

我们用功，禅堂里有两个方法，一个是看念佛是谁，一个是参念佛是谁。这个是云居山大慧宗果禅师提出来的，他就在那里作方丈，他是念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开了悟、见了理，他提出来念佛是谁。虚老和尚多少年都是叫看念佛是谁，看话头也就是观心，观心无念。你观这个念佛是谁，静观来处，不要用劲，那不是用劲的事。你去劳动要用劲，这看话头你不要用劲哪！我们不是气功，越轻越好，越细越好，只要你那个话头使它在，这些修道的方式方法都是摄受初发心

的。有些禅宗的善知识，念佛是谁？究竟是谁？到底是谁？拼命的参，用力用劲，这只是刚开始一个初发心，你不这样弄一下的话，他这妄想太多了。看话头要细，细中之细最难明，直到寻到无寻处，始知凡心是佛心。这个心要细，只观看妄想的来处，落在何处，你不管妄想再多再大，你追究一下这个妄想的来处，确实你找不到地方啊，这个样子对付刚用功是有好处。你要不用这个，那就只顾打妄想了，你想念阿弥陀佛也不行，用力用劲弄不好他会出毛病，实在来说不要用力用劲，它不是用劲的东西嘛，做事要用力，这个话头你要用力用在哪里去呢？你只要细心的看着它，使它在，开始也叫想，你想着它，如母忆子，就象妈妈丢了小孩子，又象小孩要找妈妈，时时刻刻，忆念不忘，跟念佛一样，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看话头也是忆兹念兹，念念在兹，这个忆就是个疑，只忆不念，就是疑情，只有这个忆的念头在，不要起心动念去想。只照顾这个意思，只照顾这个疑情，总的来说不要忘了，走路也不要忘，吃饭也不要忘，做事也不要忘，这时间久了，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用就这样用。

这用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为什么难？一个是没用熟，功夫太生了，弄不好就到它那边去了，打一阵子妄想还不知道呢，想起来才晓得。开始用功就这个样，把你的功夫想起来，不要忘了，时时刻刻想着它，忘了赶快想起来。世上无

难事啊，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要难哪，有的弄了几年还搞不到一个水落石出，怎么？就是我们妄想太熟了，烦恼太多了，一动就被它转了。古人用功都是三十年五十载，赵州三十年不杂用心，这一天吃一粥一饭还动念头，你看这用功难不难？人家赵州老人是开了悟之后啊，我们这不管他开悟不开悟，生死了不了，你总要踏踏实实的把所用的功夫时时刻刻的弄稳当，外面的音声色相你不要被这个转，你虽然是没有离开这些色相，你不要去染它。出家人最要紧的要去爱，你要有这个爱，这功夫可是不容易用上，爱了嘛，变了，它不是那个东西了。

我们这个地方还好一点，现在有好多地方你不要说这个了，人家不是弄这个的。你到这里来了嘛，就要发道心，自己过去的长长短短，不管了，不要继续了，要自己决定行门，行住坐卧都把你那个功夫用上，这要很细心，很注意。

佛教里这一切规矩就在禅堂里边，三千威仪、八万细行都在这里。这个禅堂也小，住禅堂的人在外寮睡。按说禅堂大了，维那师父有个寮房，他不在寮房睡觉，他在那个香桌，靠他坐的那个位子，他在那里睡觉。禅堂里四个班首，堂主师父在西单后边那里睡觉，也不回寮房，作什么呢？禅堂里广单有人说话，他要管呀，不能说话，夜晚也要管，夜晚维那师父要查单，以前当值的有手罩，维那师父手提香板，那个手拿着手罩，你鞋子没摆好，他香板一拔，他有帘子，他

把那个慢子一拔，看你睡觉有没有睡好，睡觉吉祥而卧，这是学佛的，不能趴那儿睡觉，趴那里是畜生，仰着睡是修罗，这一举一动都要上正规，堂堂的比丘，人天的师范，不是个小事啊，不是随随便便的。禅堂里样样都是生的，跑香不会跑，坐香也不会坐，盘腿子不会盘，放腿子不会放，摆鞋子不会摆，你看禅堂里你这一动，都错了。你穿个鞋子，穿个袜子也有规矩，为什么有这么多规矩呢？就是制伏妄想烦恼的，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这都是佛法，你这个烦恼，无明都是违反修行的，应该用这些微细的规矩来治。

比丘啊，可不是个简单的称呼，这修行人，要久住丛林，亲近有道德的。这里边住的人多，他里边就有修行人，什么是参学啊？看见哪个师父的修行好，就跟这个师父学，这就是参学呀，看那个人一举一动都有规矩就向他学，这就是参学，不是乱的，想怎么就怎么。思想上正规，你的烦恼、习气毛病，归宗一个正念，这样才身心清净，为什么这烦烦恼脑的，东走西走啊？功夫没上正规，烦恼、无名火，看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光看人家不对，自己的贪嗔痴一点也不防御，这当什么参学呀？人家虚老和尚走遍天下，他走了一千多个县，差不多的县他都走过，他说：走遍天下寻知己，未识这个是知音，挑雪填井无休息，龟毛著处兴丛林，耗费施主钱和米，空劳一生遭苦辛。他说的都是比喻，善知识绝没有妄言哪，说的都是实在，踏踏实实，真实不虚，那么后来

的人不能忘了善知识教导，一切时、一切处，就是吃顿饭，做点事也要踏踏实实的，就是一个实在，不要弄的虚虚假假，长长短短，说是说非，一出了禅堂门口哇哇讲话，那就没有功夫了，有功夫哪会这样？白天是妄想，夜晚是梦想，这不都成了这些玩意了？确实的功夫没有用，自己要深生惭愧！要认真！催板。

开示四十六 自净其意，水清月现

都是这个样子过来的，我们要学诸佛菩萨，也从这里走，这是个老路。老路是什么样子呢？也就是从生灭达到不生不灭，这个样子来修行，免得走冤枉路。虽然是我们吃饭穿衣，一举一动，要按说应该知道这是无常，早上吃了饭中午还要吃，不吃行吗？不吃不行。我们要知道，我们吃饭，为的修行，为的不生灭我们才吃饭，我们道场的目的是修道的，修道的目的就是不生不灭。整个社会上所有的行动，乃至国家建设，这都属于生灭，我们在这个幻化世界上达到不生不灭，我们修行的过程还不能违反了生灭，因为你的生活，你的住处，就连我们的信仰，跟这个社会不是分开的。虽然不是分开的，也不能染，这才没有问题。你要是有抵触，一定要分开，分什么呢？因为释迦牟尼佛说的，众生都有佛性嘛，我们跟他们分什么呢？一个有觉悟，一个没有觉悟的问题，这

没有什么争。争什么呢？好象是在这个争的时代，有些事情不争还不行，我们争是为了修道来争，不是贪名图利而争。我们在这个幻化的时代，有些事情你要是不争啊，这些事情你也弄不成，你不得不争，那就是人家要摧残我们这个佛教。前面这些善知识，他也不得不争一下，争也就是为了我们佛教能在这个时代存在，旁的有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生灭不停的时代，我们赶快修行，要努力。天气凉快了，要把你所用的那个功夫啊，一时一刻也不要放松，松了你就偏离到那个生灭之中了。你应该知道，我们学的是不生不灭，虽然学的是不生不灭，你搞起来还是生灭。比方看话头，你一会在，一会不在，那不就是生灭吗？念阿弥陀佛一会念了，一会又没有念，你还是生灭，一提不再提，一枝香，一天一时一日一月一年。你所看那个话头在，虽然是你这个身体属于生灭，你用的那个功夫他不属于生灭，这才行。那就是要发真实道心，把这些长长短短的习气去了。要按道场，一进八月，那就是要认真了，到九月，要加香，那就越弄越紧张，到十月要起七，起七就是万缘放下，单单的的要做到克期取证，这才是真正的道场，不是吃喝玩乐的，扯七扯八的，我们要认真，在这一年，在这一个月，要得到实际行动。

禅宗讲见地，我们有佛性，这是自性法身，不是修来的，有佛性就会成佛。古人说，水清月现，古月照寒泉，泉中且无月，月自在青天。天上那个月亮照在泉里边，泉中可没有

月，月在哪里，月自在青天。这些佛菩萨拿着有形有相的东西，把我们自性的本体表达出来。我们跑香坐香为的这个，我们吃饭穿衣也是为的这个，这一举一动都是为的修行，为的修行才吃饭。这色身他虽然是个幻化，幻化空身即法身，从这幻化之中得到实际，这修行就是这个样，你说修行是个什么样呢？这修行什么样都不是，你要有一个形相就属于生灭。《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哪有什么样子呢？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出世说了种种的办法，都是要让我们见到这个佛性，这个佛法就是怎么样也对。怎么样对是对，你有一个执著心，怎么样也不对。在这一切行动中，没有染，没有执着都对，你不管说什么，你有一个执着心，有一个妄想心，你有一个嗔心，你在那拜佛也不对，念佛也不对。**修行人要断尽贪嗔痴，贪嗔痴要不甩掉的话，你修什么也不行。**佛说的这一切修道的方式方法，以净心、净缘成就我们自性，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自己看经拜佛，一定要达到见性，目的要晓得。

……他在那个铺上睡着，鼻子往外流血，嘴里也流血，老和尚看见我去了，他就摇手啊，说：你赶快走啊，你赶快回禅堂，你要不赶快回禅堂，公安局来了还要打你呀！他这手指着说：我这骨头都断了！你说要不是菩萨，没有相当的护法呀，你有几个也不中！他有愿力呀，不管他有什么业，有什么因，这菩萨他有愿力，或者是这一个阶段没有那一个

人也不行。那就是应该放心，佛法是永远存在的，就是怎么样摧残，他是因缘生法，好象是应该存在。这不是说另外靠圣贤，不是，佛教是人民信仰的呀，有人民就有佛教，就是你怎么样摧残，怎么样破坏，人民还是要信仰，这就是佛教存在的第一条，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信仰！

要按说一个真正的佛教徒，在什么环境，在什么时候，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受刀山剑树之苦，信仰不能放弃，这就是信仰！要知道这是究竟法，信仰是彻底法，是究竟法。就是外边怎么样摧残，我们信仰不能丢了，这叫真信，真心实意的信！看外面有一点境风，就不信了，那不是真信，要真信哪。外面有一点境界，马上就放弃了，我见过不少。解放初期，有一点境风，哎呀，我可不是佛教，放弃了。发菩提心，是真正的信仰，随缘发心，随缘来出家，随缘来信仰。这现在有啊，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教育，一遇着境风，好多的都不信了，到现在有一点好转又来了，这不管怎样也算信仰，不过不是坚固信仰，坚固信仰，那就是不管什么风起来，信仰不能放弃！就是说我们为了信仰，受什么苦我们也不放弃！要真心实意的信仰，不要弄的虚假，佛教是真实不虚啊，你弄个虚假就不行，你终究站不住脚，我们要一信到底，直至成佛，这才是真正的信仰！

都是禅宗道场，原来的禅堂现在坐香不坐不知道，以前从高旻寺出来到金山，你从这个禅堂出来到那个禅堂，这禅

堂里住的人，十个人就有八个懂得禅堂的制度规矩。杭州那里的西天目他也是坐香，现在没有了。以前天童他也坐长香，解放以后他中断了，因为那些人一住都住几年，他什么也知道了，坐香腿子不疼了，功夫也会用，他就很如法了。你现在他在禅堂没有住几天就不住了，腿子也没有练好，规矩也没学会，功夫不晓得上没上正规。现在啊，确实困难的多了，禅堂里住几年，他没有妄想了，他经过几年的锻炼，妄想也少了，功夫也纯熟了，那才是真正的用功啊。这现在他这个地方去几天，那个地方去几天，他在禅堂一坐，这个腿子疼，算了，他不坐了，再跑到别的地方看看。你就是以前的念佛堂也坐香，因为念佛绕佛，坐下来止静，你还要盘腿子，腿子不疼才能安心念佛啊。这历代的祖师开道场，好象是这个念阿弥陀佛要方便些，百丈禅师建立清规他就提出来了，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外面有佛加被，念佛法门有信愿行就行了。那就是参禅跟他有点不同，怎么不同呢？参禅的人也不靠什么加被，也不靠什么支援，虽然是不靠护持，还是有护持，你坐禅得有龙天拥护你呀，这坐禅是诸佛加被呀，你虽然没有那个要求，这诸佛菩萨怜悯众生，如母忆子。就是你不容易信仰，你那功夫不容易纯熟，根本来说还没有踏踏实实的来用一个阶段。

以前禅堂里打禅七，有的打三个七，打七个七的很少，因为他这一年来，在禅堂里过夏过冬，他功夫锻炼的有了一

个踏实，再一打七他很容易得好处。禅堂里按它的正规，从大进堂，是学腿子，学功夫，学禅堂里这一切制度。这现在也很方便，有的不坐香，早晚上个殿就很不错了，现在弄成这个样子！现在新开的宝峰，大部分都是年青人，还算是强强勉勉上个殿，这坐香谁愿意坐？他没坐惯嘛，假若要是经过一个阶段，他得了坐香的好处，你不叫他坐，他夜晚他自己也要坐。你现在安排好叫他坐，他也不想坐，他不会用功，他腿子疼，制度也不熟，要知道他的困难多，道场里要成就初发心。初发心难，那怎么呢？他样样都不熟，最主要的他自己不耐烦，他很不耐烦住到禅堂里边，他不耐烦的原因，是他也不懂得、也不认识这个禅宗，或是出家在乡下小庙，或是出家他师父也不知道，或是他师公几代都不知道，你想你自己都不知道嘛，你徒弟怎么能知道呢？说勉勉强强的住几年丛林，现在你走吧，哪里有规矩啊？你就是说这高旻寺，他这以前最讲规矩了，来来往往有人哪，说那里也不怎么了，金山来说，基本上没有了，都变成社会游玩的地方了。

古代的出家要容易一些，因为他道场里专门成就这个。这现在这个时代跟那时不一样了，这南昌佑民寺那也是禅宗道场啊，马祖建道场就在那里。这些禅宗道场年代多了，人也多了，都变成了市场，来来往往的人也不断。这个时代呀，你就是很发心，很有道心，或者是染缘太重了，净缘太少了。佛教这些道场改变成赶经忏，这就不好弄了。他不是修行了，

他为钱，象那南华寺也是禅宗道场啊，现在也不弄了，就是弄一下也是外表，重要的还是想多弄那几个钱。要跟着佛教来说，这个钱多了它打闲岔，钱多了他就要另外弄个什么名堂，为什么现在不好弄呢？就是你这个道场的负责人哪，他不是真心实意的修行，他要多弄些钱，他跟社会上的人再有来往。本来我们出家人割爱辞亲，自己的父母都不来往了嘛，怎么还跟社会上这长长短短的来往啊？你象那个佑民寺、宝峰那差不多的居士都是女的，要按说这个寺庙里边哪能长期住女的呢？那不能啊，不能他现在要住嘛，你看这谁也没有办法，谁也管不了谁。这个时代了，你就是想管，你没那个权力管。现在这些头头都是那个样，那你说象这个样算了！那个不能算，应当发一个很高尚的志向，就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都不修行，我也要修行！我是出家的嘛，就是这一个道场里边都不修行，我自己也要修行！不管他怎么样说。

祖师很提倡这个苦行，古人说什么：若参禅，不痛砭，高峰死关闭五载，长庆坐破七蒲团！高峰妙禅师他在西天目倒挂莲花，上边大底下小，他在上边打坐，他不敢睡觉啊，一冲盹掉下来就摔死了。在上边坐的时间长了，他冲盹掉下来了，护法韦驮就用手托住了，他问韦驮：象我这个样精进勇猛用功，天下有几个呀？韦驮菩萨就说：你不要以为你这了不起，象你这个样的人呀，多如牛毛，你这个骄傲心哪，我不护你法了！这禅师又继续打坐，打坐久了他又从上边掉

下来了，韦驮菩萨又把他托住了，他说：你不是不护我法吗？韦驮菩萨就说，你有了惭愧心，我还是要护你。

佛教历朝历代的这些善知识，都是为法忘躯啊，死了算了。那个东林寺站在山门往南看，有个山峰很高，那上边有一个寺庙，这事好早了。古代住着很多人，人一多呀，没有相当的教规他就乱了。这个方丈很有道心，领导大家持戒修行。有一部分人道心就差一点，也就跟现在差不多，经常有些女居士到他那里去，夜晚住下来不走。这个女居士到庙里面，就是在客堂招呼一下，其他的师父不要去说话，你说什么话呢？这个方丈说他，他不叫说。大家有些不听方丈的，方丈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听我的，我跳山崖死了算了。吃了早饭，他准备走了，他那侍者看和尚这个样，就跟着，到了那个山崖，这和尚就从几丈高的山崖跳下去了，跳下去有一个大手把他接住了。后来这些师父晓得和尚跳下去了，就找了条小路，把和尚背回去了，这为什么呢？就因为庙里住的有个女的，其他出家人跟女的有来往，他说也不听，那就死了算了。这样一弄啊，这庙里的师父都有惭愧心哪，也不叫女的来了，也不接近了。

清净道场嘛，出家人割爱辞亲，爱就是妻子儿女，既然都离开了，怎么还在庙里长长短短的？这是不应该。这男女他能染，社会上这生死就是男女，出家人要远离名利财色，这是妨道的。一个出家的比丘，要持戒，要坐禅，因为你没

有力量啊，境界现前你不染不行啊。有些人还特别要想染，这好多地方，男男女女的在一起，那就避免不了啊。我们一天到晚讲戒律、讲修行还避不了嘛，何况你在一起说长说短的？现在已经弄成这个样子了，还是下苦功，要坐禅，长庆坐破七个蒲团，这就下了苦功啊！他打坐不是一天两天哪，坐破七个蒲团，也不是三年半载。这古人都在苦中修道，高峰死关闭五载，长庆坐破七蒲团，我们不要说坐破七个蒲团，坐一个都没坐，可能也不想坐，你要了生死到哪儿去了啊？人家能坐破七个蒲团，我们坐都不想坐，要不是常住里有这个规矩呀，我看不想坐的人还不少。在以前也有，禅堂里跟维那师父告假，合个掌，这支香想不坐，告个香假。维那师父要是不准哪，他好气，维那准了，他好喜欢。这为什么呢？这就是往昔久远劫以来，在这个出世法上很少栽培，有些师父很好，很喜欢坐，有些师父不行啊，不想坐，你叫他坐呀，他还有意见。佛经说：若人静坐一须臾，胜造恒沙七宝塔。这是提倡，叫我们坐啊，能够在禅堂里打一坐。你就是往禅堂方向走七步，就有很大的功德。修宝塔的功德虽然是大，但他还是属于有形有相，静坐他是无相法，他是出世法，宝塔虽然修的好、修的多，他是有形有相啊。这坐禅是无相法，真正的出世法，须臾之间都得很大的好处。诸佛祖师叫我们诵大乘经，念诸佛菩萨圣号，不想念，为什么不想念呢？就是我，我不想念，禅堂里打坐我也不想坐，他也能说出来个

不愿意坐的理由。要实际来说，叫你坐，发的是菩萨心哪，这个怎么也不能拒绝，别人叫你来坐香，叫你上殿，你应该感谢他，这就是现前善知识，得习惯这个事，要称赞别人，学习别人。

入海算沙，不要说海，就是别人拉一车子沙，这辈子也数不完！自从识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他说了：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恒沙劫。这些禅师都在保证啊，这都是真的，一点也不假啊，你得相信哪！这一天天的凉快了，大家赶快用功，人命无常，要加紧，要把这个生死当成个大事。这在外头出坡做事也得用功啊，处处都好用功，有个什么时间呢？你虽然是没有盘腿子，你在外头做事走路，锄草种菜，担担子，这一切的事务，你的思想都要在功夫上，不是说吗？禅堂里坐香，外寮里香坐，禅堂里打七，外寮里七打，都在功夫上。

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不是正法呀？我们要是这样子认识，我们就是正法，那你要是贪嗔痴，做这些违法乱纪的，这不是末法吗？这末法不是这个时代，就是这个人，人要是末法，你不就是末法吗？就像虚老和尚说：你们不穿和尚衣服了，你们要结婚，这不是末法是什么？以戒定慧三无漏学修行，这不就是正法了吗？你贪嗔痴，吃喝玩乐这些事情，到外面乱搞。有些地方，他有几个钱，他在街上买栋房子，老婆孩子在那儿住着，夜晚住那儿，白天到庙里弄几

个钱，你看这不是末法呀？到哪儿找末法呀？有些地方，老修行一天到晚还是在那里修行，这不是正法吗？正法、末法，像法，不是那个时间，就是个人作的不符合佛的戒律，不持戒，不坐禅，这就是末法了！那一天到晚在那里精进勇猛，在那里修行，这不就是正法吗？你这执着心，不就是末法吗？闻到佛法不退，从生到老，尽未来际，都是修行，这自己的正法不是现前了吗？到哪里去找正法？到哪里去参学啊！你受了三坛大戒，不染世缘，常修梵行，这不就是正法住世了吗？

这现在这个样子了，你不要管他，你只管修行你的。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所染所贪，你把这都要放下来，放下来就是修行，不是另外还有个修行，没有贪心，没有染心，没有爱心，这样处处不就是修行嘛。修行是自己，不在他人。你说哪个地方不好修行、哪个时间不好修行唉？你既然能打妄想就能修行，妄想是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要打妄想，自己要用功，不是别人给的，不是别人送来的，都是自己的，佛法叫心法。

现在各地方办学校，古代的善知识，他就是依止一个高僧，研究一下就行了。现在开这么多佛学院，能不能出个把人呢？这不好弄。现在搞什么？都是吃、钱，那个地方吃的好，那个地方钱多，这样怎么行呢？应该知道，这吃的好，这玩的好，这不是修行。要是吃的好玩的好是修行，释迦牟

尼佛还在雪山修行啊？迦叶尊者七世荣华，乐在山林，这就是榜样啊！这修行人那都在山中。现在时代不同了，山里边的寺庙现在变的跟城里差不多了。云居山比其他地方要好些，那也是原来虚云老和尚打了个底子。这现在社会上的也想住在上面，没别的，就是有钱了，有钱社会就要占了，没有钱谁来啊？他就为了钱嘛，你兜里要是没有钱他来这里作啥呢？我们不管他社会上怎么弄，我们只管弄我们自己的，这个时代也有这个时代的好处，国家制定的有宗教政策，你要用什么功你就用吧，你把你的妄想烦恼去掉嘛，你继续他干什么唉？这习气毛病要好好去了，自己染的自己去掉，要赶快修行，用什么功都要持戒。《楞严经》上说，任你多智禅定现前，不持戒还是不行。现在这个时侯并不是不懂啊，懂得很多，都没用上。

现在要按说也算清净，我们这儿不搞其它的，也不传戒，也不做法会，也不攀缘，就是持戒坐禅，也不是没有饭吃，也不是没有衣穿，也不是没有房子住，那就放下来嘛！一心一意用功，常住尽量的少打闲岔，在外面做点事情动动身体也好。现在初发心多呀，一天到晚光坐你也坐不来，做事不要忘了把自己的功夫提起来，搬柴挑水，迎宾待客，这都是用功啊，哪里不好修行呢？把自己的习气毛病辗转的消失，自己的功夫一天到晚在这里搞，忘了赶快提起来，不要叫它丢了，行住坐卧都是修行，那还说什么呢？催板！

开示四十七 言语道断，心行处灭

散香啊，你看维那师父跟当值的，挂二板、散香的不能跟这挂一二板敲在一起，敲在一起不好，禅堂还最忌讳这个，犍槌跟犍槌不能碰，碰了于禅堂不利。禅堂里要弄起来，这些事很多，跑香也要上正规，外正规内正规呀，外面要是很正规，内里边这个话头要现前，不是光跑跑算了，跑香就是为了用功，不管你是用什么功，你跑香那个功夫不要丢了，不要光顾着跑了。这跑香它也算是一枝香啊，这每枝香都是用功的时间，那敲的散香意思是照顾话头。佛教各宗都有一个制度，最好的就是禅堂，我们这里还不算是跑香，还没弄好，不管是多聪明多智慧，你到禅堂里边也不知道。怎么？你没看到过嘛，在家人怎么能看到过呢？他不知道，听也没听过，这禅堂里边怎么有维那呢？还有班首啊？你跑香的时候没跑好，也可以说你里边的话头失去了，你不会跑也打闲岔，那你说这个样子怪谁呀？谁也不怪，没弄过嘛，多少年了也没有弄这个，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个嘛。生在社会上，有的几十岁了，没有见过，怎么会做呢？行就是跑香，坐就是坐香，这些事都要教一教。

这佛教不知者不说，因为他不知道嘛，那为了想学，那不得不说，得有说得有学，得接受这个，学什么？学规矩，

学用功，这都是应该学的。以前有些地方，禅堂里夜晚要吃饭，这些事情可多了。为了夜晚吃饭啊，有好多事情，筷子怎么拿，怎么放碗，怎么拿饭，怎么添，怎么接这个饭，吃完了怎么办，现在我们也不去学这个。夜晚吃东西啊，禅宗开始都不吃，不管什么宗，都不弄。后来弄到清朝雍正年间，夜晚吃点东西，是从天童传出来的。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啊，那时候早上吃一点稀饭，中午吃顿干饭，这叫一粥一饭。这现在有了，到处也可以吃馒头，假若这个人要是一顿馒头吃饱，一天也不饿。我们是修行人，有了这个色身，说是有道无道，吃穿重要，没有这个不行。古代与现在是有点不一样，我们用这个功夫，古今是一样。这些制度这些规矩是我们应该遵守的，不是说一定要叫别人说、叫别人管，管这个干啥？出入往返，上殿过堂，象这个样子就可以嘛！你说有个什么管呢？那就是你不要出了这个范围，你出了这个范围，要是不管一下，就是打闲岔。跑香不能乱跑唉，坐香要端端正正的，开始一坐香就把你那个功夫提起来，这枝香不叫它断。它要断了，你赶快提起来。开始用功就是这个样，要把他转熟成生，转生成熟，我们打妄想，功夫老打失，这就是功夫太生了，要把他转熟，忘了赶快提起来。古来过来的人，他这话头一提，一星期不断，我们现在做不到，做不到就是太生了。

古代赵州禅师，三十年不杂用心，这三十年功夫都不打

失，他这极熟啊！昼夜六时功夫都在。我们这枝香能不能叫它在？可能还不容易，这样来说我们比古人就要差一些，那古人他怎么能多少年都不打失？念阿弥陀佛一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不要说是七日了，你能有一个钟头不乱啊，你这个行走坐卧，就不是一般的人了，还用七天啊？你走路吃饭就不是那个样子了。**这个功夫上了正规的人，他不容易害病，因为他已经走上正路了，病也少了，妄想也少。这个样的人哪，很好用功，他功夫熟了，他不断了，他信心也坚固了。**我们现在一会用一会不用，勉强的用上一下，有的半天、一个钟头还不提起来，这怎么造成这个样了？就是没有信心，这妄想太多了，用功的时间太少，没别的，就是不熟。那自己要认真的把自己所用的功夫用熟，吃饭的时候叫它在，睡觉的时候叫它在，睡觉一睡着不在了，醒了赶快叫它在，长期认真把功夫用，功夫用上了，那还怕打妄想？还怕烦恼啊？因为他没有这个了，他已经越过这个坎了，他已经有主宰了，就是有病也不怕，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能够自己善调身心，他不胡思乱想了。现在没有用上的赶快用上，用上的更好去用，这全靠自己，别人帮忙也帮不上，因为打妄想是自己打的，并不是别人打的，真实用功个靠自己，这班首师父也不过说说。

或是家庭，或是社会与自己不怎么合适，引起来出家修行。诸法从缘生，唐朝安禄山造反，李源的父亲守东都，安

禄山逼破了洛阳，就把李都督杀了，安禄山的儿子想夺位，把他父亲又杀了，唐朝就借这个机会把他们收拾了。李源信仰佛教，他把住宅、田地改成了寺庙，请圆泽禅师担任住持。这李源居士想朝峨嵋山，邀圆泽禅师一块去，圆泽想走西京到四川，李源不愿意到西京见到熟人，想走武汉水路到四川。圆泽禅师他是过来人，李源他不知道圆泽的想法。到汉口坐船走了几天，水上起了风，就把船靠岸边。村庄这男男女女的就到河边洗东西，圆泽禅师看到一个黑衣服的妇女过来了，他就哭起来了。这李源就问他，圆泽禅师说：我不愿意走这个路啊，我就是怕见这个妇女，这个妇女怀孕三年了，就是等我去投胎，假若不见没有事，这见了不行了，一定要给他当儿子。圆泽禅师就说：再过十二年，到杭州天竺山前边会面，明天我生下来，你要到我家里去看，我要见到你会笑起来，以此为证。圆泽禅师安排完之后就走了。李源也没有心朝山了，就回家了。时间很快，一晃过了十二年，八月十五要在杭州见面，他来到天竺那里，看见一头牛，上面骑了个小孩，笛子吹的哇哇响。这小孩一见李源就说：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行人远相访，此身虽易性长存。李源一听，知道这是师父，就上前合掌。小孩就说：李居士，你真守信。一勒牛鼻子上桥头就走了，又说：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掉上瞿塘。就是说骑牛的小孩已经不是江边的那个小孩了，那

个小孩已经死了，又在杭州投胎，这个骑牛的小孩走了就要死，又要到瞿塘投胎。

按他们教下判断，这圆泽禅师证了初果，他能够七返人间，证阿罗汉果，虽然是有大智慧，有大神通，能知道过去未来，可是投生还是免不了。这是谁提出来的呢？这是印光老法师他提出来的。假若有这种功夫，生死虽然是没有实际的把握，他自己也掌握了一部分，净土宗说，这样的人要往生的话，肯定是上品上生，哪还要经过这几生几死呢？禅宗说要是了生死的话，非彻底见性，不见性不行，你功夫好也不中。圆泽禅师这还没有功夫啊，这确实了不起，他能知道死去生来，死去生来要证了四果罗汉就没事了，这个修行啊，差一点都不行。《四十二章经》上说，阿罗汉能旷劫寿命，这修行很难，再难也不能算了，越是艰难越是往前进，或是参禅或是念佛，要努力，要把他当成头等大事，不管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没有这个要紧，念念在兹，时时刻刻在这儿用功，生死大事嘛，马马虎虎不行，不管修行什么，都要认真，会说不行。

也不是打好多七，就是三个七，金山是老打七的地方，现在也不打了。金山打禅七打三个七，禅堂里连维那师父一共住十八个人，三个七打下来，十八个人开悟了十七个半，怎么半个呢？维那事情多，照顾大家，只开了半个悟，那时候金山在江中心，大家说：你要是不开悟，我们把你丢到江

里去！他不愿意到江里，这十多个弄住他抬着就要把它丢到江里边，冲到东洋大海喂鱼去，快到水边了，快要丢的时候，他开悟了。那时候道业禅师是宋朝，说：你悟了，你悟了个什么呢？你得说一下。维那师就喊：大和尚，我真悟了，尼姑是女人做的！古人说：**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没有言语可开，只能说一个尼姑是女人做的，就是这么个意思。成佛离不开识啊，转识成智，你要想吃饱饭你要吃，吃饱了不就没事了吗？说识智何分，那就是识与智你不要分别了，就是这个样，大家不要分别，分别就是识，不分别就是智，你说还有什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一天到晚吃饭穿衣，上殿坐香，出坡劳动，你不要分别这个，分别就是识啊，识就是生死，不就在这里吗？还在哪里？你说，说什么呢？但有言说，都无实义。

你要吃啊，你要用啊，你自己放不下，这些事情都来了。你现在住在丛林下，有吃的，有用的，你不做饭还有饭吃，房子也有住的，衣服也有穿的，冬天有冬天的，夏天有夏天的，你看他还烦恼，还气的要死，长长短短的，这都是没有功夫，这都不是用功的。他真的有功夫，还被这些事物约束啊？就这一部分，他东想西想，不如意的事情烦恼，再不行把两件衣服拿上，我走！你走吧，这么大的地方，你走不了的地方，可能国家对于这个东跑西跑乱跑的和尚有意见，不是查户口嘛，昨天南昌来了几个公安局来做啥呢？大概有些

小庙里和尚做的不好，查到这来过没有。这啰尔吧嗦的现前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个出家人了，乱弄，这不行啊，自己也吃亏，对于我们佛教也有影响。

那个李洪志跑外国去了，他现在说什么？说：我们这个道啊，正在受这一点委屈，以后更高更上，总是超过其他的宗教。我们对于他们这样，我们就是不理就算了，这些道门现在依然存在，他总是说他的好，以前他经常到这里来，他还想占这个庙。现在当然是不敢了，不敢我们要注意啊，谨防这些道门，隐藏在我们里边。那从哪里看呢？他不愿意守规矩，他嘴说又是忏悔又是信佛，他是说瞎话的，他想捣蛋，这样不行。不管什么人，一定要遵守清规戒律，戒律是佛制，不遵守不行。

管他住多少人呢，不听常住的招呼都不行！这客堂里要经常的检查，他嘴说的跟他做的不一样就不行，不管是哪里来的人，都是这个样。清规戒律毫不留情面。嘴说不行，要有实际，说谁还不会说几句？要认真的护持常住，不能歪曲，不能破坏常住的一针一线。

你在看经之中，打坐之中见了一点道理，那个不行，你还没有实际，出家多少年的老修行，又坐禅又看经，有点把见解不行，一定要弄实际，就跟达摩祖师说的，要行解相应，这才行。你把经书背一点，说长道短的那个不行，你说个一言半句把你打出去！禅宗就是这个样，禅宗是讲实际，那就

不是讲瞎话的，不是随随便便的说两句以为了不起，那有什么了不起啊？佛说三藏十二部是叫我们行的，你要不行啊，佛这三藏十二部到你那儿是白说的，你知道一点能怎么样啊？古人不是说嘛，百千万亿讲经法师，赶不上一个坐禅比丘。佛法就是持戒坐禅，你讲那做啥呢？你想怎么样唉？说千万亿能说能讲赶不上一个持戒坐禅的比丘，你看佛法就有这么样的尊重，那不是说了么？佛法要没有人哪，到深山里边，找一个两个持戒坐禅的就弘扬佛法了，不是弄个这名堂那名堂，赶快要持戒坐禅，达到实际，不要弄假的，不要啰尔吧嗦的打闲岔。这就在上殿、过堂、出坡、坐香，看你的样子，你开言吐语，看你的行动，不管哪个人都是这个样，你嘴说的很好，你做的很不好，那不行，要努力持戒坐禅，当一个实际的，真正的出家人，那才行。

天太热了，这制度要行些方便，禅堂里边有班首、维那师父，以前热天还要教打扇子，轮流打扇子。现在好，有电风扇，天气热，这个人不好过。夏天打扇子好多用法，好多制度，现在也不用这个了，也不说这个了。天要热了，大部分禅堂夏天要分单，分单怎么分呢？以前禅堂里面有广单，这热天哪，大家都不住广单，到外边廊檐底下，这儿也有这的方便，禅堂里是跟着祖师安排。要洗澡，有的人身上有点汗味，自己也不知道，跟别人挨着，令别人生心动念，自己也不好说，就跟维那师父说说，维那师父要调位子，这一定

要这样，有空位子，叫他坐远一点。夏天不睡广单了，可以在外边夜晚睡，夜晚睡呀，制度上还不能睡在一起，在那儿说话。出家人这个性格要孤单一点，孤身要自由些，这夏天来了，思想要活泼一点，不要弄的挺呆板，一定要怎么样，身上出汗，一定要去洗澡，不晓得当家的那个房子有没有搞好？白天去洗洗，晚上放了养息也可以洗，洗澡不要说话，谈什么心呢？只照顾功夫，一切时、一切处都要把你的功夫关照好，不要放逸。出家人上厕所不要说话，都要照顾功夫，都不能随随便便的说长道短，弄的抬杠子。没别的，就是你这个功夫没用，怎么还说话，还吵起来了？一个比丘昼夜六时都要用功啊，饭有人做好，水有人烧好，你饿了有饭吃，你渴了有水喝，你就好好用功啊，你把功夫用好，你不要长长短短的啦。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你自己打自己的闲岔，弄不好还打别人的闲岔，这要不得。六和僧嘛，口和无争，你争什么呢？道场是成就人用功的，不是成就人放逸的，不管是你有什么道理，你得遵守清规。你个人的道理观点丢开，要依常住的这一切制度。你长长短短的放不下，你的习气毛病丢不开，丢不开修行什么呢？我们学佛嘛，就学佛那样放得下，家里日子还不好啊？要做皇帝他不作，古代的祖师出家，那就是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这就是出家，这就是修行，到哪儿找修行？到哪儿找道场？自心是道场，修行在自心。再好的地方，你思想放不下也不行，可是也得有一个

清净道场成就。古来的人都住在深山阿兰若，自己成就自己，有这几种成就，道业可成，有一样不成就就不行。不管是常住怎么样成就，怎么样安排，你自己要是不成就你自己啊，常住所有的安排都作废了，没用。常住这一切的安排，吃饭穿衣，住房子，冬天夏天这些制度，都是为了修行。常住是个什么样呢？常住也不是个什么样子，能成就用功，就是常住！不能成就大家用功就不算常住！自己要踏踏实实的成就自己。

现在人就是不管修什么法，弄多少年也没弄出个名堂，原因是我们放不下。那高旻寺法一老和尚，不管天怎么热，他还是穿棉袄，他怎么呢？他观在冰地里，他身上还是冷的很！就是天怎么冷，高旻寺那地方冬天还很冷，夏天很热，那法一首座他夏天穿棉衣服，冬天要在三岔河洗澡，怪冷他也洗澡，还喊热！古代的人为什么容易得到利益？就是他们的事缘很少，事缘就是事务，社会上的事情我们弄的太多了，也就把它放下，就没有事了。说功夫成片，我们现在就是一点事情也放不下，虽然是出家多少年了，还是不行。

假若你对这个名利财色都放不下，佛说你要常修如死想，我命复当终。假若我要是死了，我还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呢？佛说人命在呼吸间，还贪什么唉？我看你们几个人天天在那里看经，经上说什么呀？经上没有别的啊，就是说我们修行的方式方法呀，就是叫我们放下来修行，佛不是给我们

作了榜样吗？皇太子也不干，自己在雪山修行，学就学这个，旁的你学什么？佛是六年苦行，我们也学一点嘛，不是你出家三两天就算了，那不是啊，释迦牟尼佛他不是一次两次，就是光到我们这个婆娑世界成佛就八千回了。这一回呀，我们还算是好的，还看到佛的经，还看到佛的像，佛出世我们没看到，世尊来去八千返就是为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这些苦众生。世尊真算放下了，从皇宫一出来，到雪山就不回去了，雪山很冷，也没有锅灶，就是日食麻麦。我们虽然达不到佛那个样，我们总得学一点吧？总得放下一点吧？现在这好大的福报啊，你看吃的、用的，其实这个样子，与道念不符合。古人日中一食，树下一宿，那时候得道的人很多啊，你看现在这出家人也不少，现在都是做啥的呢？有些地方，夜晚这些年青和尚可以到宾馆去玩，穿上在家的衣服，你看这还算个出家人哪？

老和尚还没有断气，就说：你们哪，千万可不要把这和尚衣服脱了啊，这和尚衣服是我在北京拼命争来的，那就是这个和尚衣服脱不得啊！要保持这个圆领方袍，就是几千年来历代历朝的人民衣服改变，我们也没改，还是汉服，实际上已经成了和尚的衣服。你说你夜晚你跑到那个宾馆，男男女女你跑到那儿去干什么？要知道那就不是出家人了！这宾馆里那就是男男女女在一起吃喝玩乐嘛，你出家人到那去干啥？

你有实际吗？梦中还有这些长长短短、男男女女的吗？虽然是除梦中，不要说是犯了四根本大戒，就是你犯了十三僧残，要忏悔的话，得有二十个清净的比丘僧，才能给你忏悔呀。那你要是破了根本大戒，要按律上说，不能忏悔了，要遇到大善知识、诸佛菩萨或者还能忏悔，语录上面有勇舍菩萨，他犯了淫戒，犯了淫戒要按小乘法来说不能忏悔，犯了根本大戒，如人斩头，把头砍了，怎么还能活得？说佛是大悲心，佛就问他：你是有心犯哪还是无心犯哪？你要有心犯，那就实际犯了戒，你要无心犯哪，还不算犯，梦中失精，因为久远劫以来，这些男女的事是生死根本哪。勇舍菩萨犯了根本大戒，由文殊菩萨带领见佛才忏悔。你说你现在，你要找文殊这样的菩萨你到哪里找？罪是你自己犯的，说你忏悔了，你是不是真正的忏悔了？忏悔得有个实际呀，《梵网经》上说：有罪当忏悔，忏悔得安乐。你光嘴说忏悔不行啊，你忏悔你得见光见花，种种异相，罪便得灭，你是不是这样忏悔？要不是这样的话，你混到里边还是不行，你忏悔不了还是你自己承担！

说你是某某的方丈，丛林不治，法轮不转，你现身或遭恶难，临命终时，堕落三途！这韦驮菩萨来处理，方丈和尚你要不治丛林、不治教规，你是个干什么的？那不是方丈和尚一个，下面的班首师父，你要是乱心，不是清净心带领大家修行，你也要堕恶道。这八个纲领，你是不是大公无私来

领导大家修习三无漏学？你要不是的，你也要堕落呀！这一切行单上的，大寮里面，斋堂里当行堂的，你添饭添菜你是不是平等心？或是你有没有私心？你要是有私心哪，你也要堕落，你跑不了。你说我是个清众，我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管，你不遵守常住的规矩你也要堕落，堕到哪里呢？堕到三途，这是道场的制度，哪一个也逃不了这个范围，因为你是个凡夫，你要证了果位就没有了，照见五蕴皆空，罪福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规矩唉？你没有证大阿罗汉果不行啊，你还在这个生灭之中，你还在妄想之中，这个不行，一定要把自己的志向，自己出家的目的，要认真，要实际，要当一个实际的踏踏实实的出家人，催板！

开示四十八 知见立知，即无明本

有些地方不好用功，这是说对于我们初发心，在禅堂里边，止了静，安安生生的坐在那儿，或者这个阶段用功好用一点。要在外边做点事情，用功要差一点，或是到斋堂吃饭，用功也差一点。不但是我们哪，赵州禅师三十年不杂用心，在吃一粥一饭的时侯还要生心动念。这个吃饭哪，饭菜到嘴里了，饭菜的味道不由得就出现了。你象我们天热到堂里洗澡，心会乱。跟着古人，比丘洗澡还有规矩，到堂里洗澡不要生心动念，功夫要现前，或是作一个不净观，这衣服脱了

多难看哪？多不恭敬啊？还在那儿说，还在那儿笑，你们在堂里洗澡，我在楼上就听到你们在堂里说话，声音很大，没有照顾功夫，洗澡的时候这个功夫忘了，还在说话，这就不行。开始用功，身心没有把握，洗澡的时候，劳动的时候被这个转了。吃饭要选择这些味道，尤其是在外边做点事情，这总的来说呀，初发心用功，把不定，没有主宰，处处都要被这些境界所约束。你说修行在什么时候注重呢？就是在这些地方，就在这个行住坐卧，二六时中，吃饭穿衣，迎宾待客 ，搬柴运水，这一切时一切处，要谨慎莫放逸，把自己的功夫不要断，不要被他人的音声色相所约束，用功就这样用。用个三年五载，可能得一个实际，得一个实际也就是在功夫上，在见地上有点把握，有点主宰，有点真实，这么就不辜负出家呀！出家的目的是了生脱死，你出家个三年五载，还俗的不少，就是没有还俗，也没有真实来修行，一点教规都守不住嘛。

你们在外头东走西走，你看有些地方他都弄啥呢？不要走远了，你就到佑民寺就不行。这僧住城隍佛祖阿呀，先贤都是住岩阿。岩阿就是深山里边，你看我们前边的祖师开道场，都是在山林啊，就是这青原山七祖开道场，唐朝的时候这里村庄百姓都没有。这一两百年前才有村庄，这一千多年了都没有村庄，住在这里还打闲岔，要叫你自己去城市码头用功啊，你更打闲岔。这个道场里面，不管怎么样，天天还

有人把饭做好，吃一点。有的说：我到外边去行头陀！你行个试试，你去嘛。有的说：我单独一个人我住在深山里面！你去住嘛。

那是谁呀？我年青，我们都在广东云门寺，虚老和尚他那是天天劳动，这个法门寺净一师，我们在一起。他跟我说，这里打闲岔，天天劳动，想到终南山去住茅蓬，我说：好嘛，你要走你就去吧。去的时候他舍不了虚老和尚，他哭了一场，又和我说说。到终南山去住茅蓬，大概有个把月，来了信了，他说：我到这终南山住茅蓬啊，真上了当！我要是不到下边去提水我没水吃，我肚子饿了想做一点饭，还没有米，还要去弄水，还要去弄柴火，去的时候准备好了，弄那个纸篾子，弄一块石头（那叫火镰子）打火，要打不着，这个饭作不成。他光往好处想：我到那个深山里头我谁也不管，我自己自由自便，我想怎么就怎么，想睡就睡，多快活呀？嗨！他没有晓得这个样子困难。

有一天波斯匿王请佛应供，阿难尊者他不去，因为阿难给佛当侍者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我没有当侍者以前，世尊在天上人间说的法，如来得给我重说一遍；再一个，我给佛当侍者，不收顾遗，世尊给我东西我不要；再一个，世尊要有皇帝大臣请佛应供，我不去。这三个条件世尊要是同意我就当侍者，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怕别个说，因为你当侍者，跟着佛要赚便宜。《楞严经》就是从这儿引出来的，世尊到

皇宫应供他不去。

现在这青原山想避免女人也不行，就是客堂里招呼一下，其他的人不要上去说长说短。第一条，不要叫她洗衣服，让女的给你洗衣服，补衣服这都不对，特别跟这个女居士说说话，不能说呀，说了就违犯了常住的清规。道场是成就修行的，不是你自已随随使使的，要听常住的招呼，该做什么要把什么做好，不能提意见，不能挑理由。库房里，客堂里，或者安排你做个什么事情，你没有回答，你就要做，不做不行啊。这又不是很重的事，能做得到，也能做，就是跟着这些听招呼的师父学习，不能任由自己的性子、自己的观点，你的想法要归宗于常住，由常住安排。那你在这儿吃饭，都要别人弄好，你坐那儿啥事都没有，那个不行。你老了，你病了，那个可以。丛林也是有教规有制度，人到七十岁了，不去上殿，不去过堂不去劳动，僧值不要去找他。他想去做点事情就去做一点事情，他要是身体不好，不去就不要找他。那你年纪轻轻的，你想弄就弄，不想弄就不弄，那个不行。你得听招呼，人家已经到了七十岁了嘛，还有几天呢？要休息休息嘛。人一老啊，手脚都不利了，干个什么都不是很容易。老年人才不好，你弄那个生菜，他不好吃啊，菜烧烂，青年人也好吃，老年人也好吃，大家都能吃。

世尊圆寂，把这个佛教的后事咐嘱了国王大臣。你这个佛教在他这个国家存在，你要听从这个国家的安排。唐太宗

信佛，他颁发《遗教经》，五品官每人要有一部遗教经，这个官看这个寺庙的僧尼不符合《遗教经》，就先劝，一定遵守，不遵守皇帝叫你离开佛教，不准住庙里面。古代的这些皇帝大部分都是信仰佛教，你这个僧尼，你这个行动不符合《遗教经》，公私劝勉，不遵守就叫你离开佛教。

国家既然公布宗教信仰，你是不是信？你光想把和尚衣服穿上了，你没有信心。现在就有些和尚，白天在庙里住，夜晚到处乱窜，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庙里这个钱太多了，富贵修道难哪！他一有钱他就不想修行了，那就是中央也说了，人们到庙里拜拜佛、烧烧香，这个是应该的。有些地方政府把住山门要钱，这个是不对的。

我不灭僧僧自灭。他怎么说这个话呢？因为这个雍正啊，他下面就是乾隆，雍正那是开了悟的皇帝，他想逼他儿子得了道，这个佛法就不会灭了。把乾隆逼的没办法，答不出来不行啊。康熙的师父叫嘉林国师，那时他还在，这乾隆逼的没办法，他就问嘉林国师，国师就跟他说了，他这一说给他说破了，雍正再逼他他就答复出来了，雍正没办法了。这才说我不灭僧僧自灭。那他假若把乾隆逼开悟了，他就不会破坏佛教。乾隆很懂得风水，他到各地大寺庙一看，这个风水很强盛，假若这个佛教里面出来的人太多了，怕对他国家有妨碍，其实他弄错了。那个云居山现在的赵州关，那个地方叫夜合山，白天天一亮它开开了，就跟山门一样，夜晚

它合起来了，人进不去，乾隆他看这个地脉呀，这个地方要不破坏呀，以后这云居山要出好多高僧，乾隆就在赵州关下边安一个什么东西。那虚老和尚知道，他到云居山的时候，他带着这些出家人就在赵州关那里挖，想把他挖出来，挖的很起劲，很深的沟，也没挖出来。那个夜合山夜晚合不起来了。那个普陀山前寺那里他安了一个御碑，那个御碑就是破坏前寺的风水，他后来不出人了，这很多的，尤其是江南这些大寺庙他都破坏了，佛法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一定得国王大臣拥护。

佛菩萨对于后生安排，都是这一个意思，坚持三学呀！这个样子佛法不得灭呀！自己信教，自己修行，就得到自己的佛法。各宗的祖师都是提倡持戒，现在国家也想整顿，你这不持戒的出家人光穿上和尚衣服在这儿骗人不行，现在可能也不少。

打站板，维那师父招呼两边坐，打抽解，打到东单你的位子在西单，你就西单去坐，不要从这个佛前边过，佛前过就是穿堂过，犯了堂规，从后面维摩龛子转过去。两边坐，就是打下站板坐一会儿，有些地方要吃茶，我们这里不吃茶，外面有开水，谁吃茶到外边吃一点，这叫二板。二板按说禅堂里还要倒茶，这是半枝香，下半枝香就是吃了茶了，催板再跑，这是下半枝香。跑的差不多时间到了，就打抽解，去小净，不小净的照位子坐，不能乱坐。打站板，打到东边坐

东边，打到西边就坐西边，班首师父归位，是这样子。禅堂里这些事得知道，打二板是两边坐，要听招呼。

世尊现八相成佛是成就我们呀，佛还有个什么八相不八相呢？因为我们还没成佛，我们的染缘太重，这八相成佛就是要成就我们的净缘。佛在雪山修道苦行六年，佛还要苦行啊？那是成就，我们的染缘太重，这世尊哪，就要成就净缘。世尊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这是成就啊，成就我们啊，我们得知道啊。佛说的这些忏悔，这都是成就。佛出世间，唯以一大事因缘。这是他啊，他成就我们啊！就为了我们染缘太重。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么苦恼呢？你看我们长的这个苦恼样子，怪谁呢？就是我们的染缘太重了，净缘不能现前，总有染有爱。这诸佛菩萨的般若大智要自己成就啊，要把自己的染缘辗转消失，自己的净缘辗转的现前。再一个道场里上殿坐香这也是成就净缘，前边的祖师立这些制度，为什么立这些制度啊？他也是成就啊，你这些染缘太重，你用什么功都不中，你虽然也在禅堂坐香，也到大殿去上殿，也说修行，也说念佛，也说自己用功，始终来说你的染缘还是现前，你起心动念都是染。没有一切染，没有一切爱，这个就是修行，修行很简单，旁的还修啥呢？我们这个禅宗跟教下不一样，学教是知道的越多越好，名名堂堂的，紧分别这个名相，你自己没有弄的实际嘛，你光分别那个名相，那是妄想啊，你这个话头，佛号能不能站住啊？行住坐卧在不

在？吃饭穿衣在吧？不被外境音声色相所约束，这就是修行。不要分别名名相相的，这长那短的，只要是你用那个功夫，一时一刻也不要丢了，吃饭穿衣睡觉，你那个功夫都在，这就是成就，成就你出家的目的，出家的目的就是割爱辞亲，背井离乡，往前进就是识心达本，解无为法，这是出家。

现在佛教里边，这名称都还在，这个事啊，大部分都没有了，这个禅堂名字还存在，这禅堂里一切事情不存在了，虚云老和尚说禅宗扫地了，禅宗里的这些事情啊，其他的宗都治不了，不管你是天台教，五教、净土、唯识法相，禅宗的事情他们不知道。那一年，还在旧社会，天童人多呀，那是个大地方，禅宗的这一切制度啊，就在“七七事变’停止了，就从这儿停止了！高旻寺来果老和尚在高旻寺准备修五大工程，也停止了。来果老和尚他弄的挺大呀，高妥寺三岔河，从常州有道河，背后有道河，交到运河，这叫三岔河。高旻寺紧挨着运河，我们国家的河大部分是东西走向，他那个运河是南北方向。民间流传那些历史都不一定，说隋炀帝，是智者大师的弟子，智者他出家了，他家也是那个地方的，就是河南汝南地区。那里还有个广山，大苏山，普天寺，慧文、慧思都在那边，汝南里边还有个大寺，可能现在不在了，汝南南关有个南海寺，现在在那儿修。汝南有个人，就是现在修南海寺这个老和尚，他跟国民党到了台湾，就拜白圣法师为师。白圣法师他是当时佛教会的会长，南海寺这个和尚

他是有些钱，他也是那里人嘛，他要把南海寺修起来，当地政府批准。有个小南海庙也很大，解放后，被占住了。现在国家有规定，这寺庙永远是寺庙，不管是什么人占的，都得归还，什么人批准、什么人占、什么人规定都作废。就给了他二百三十亩地范围，我看那一圈子地方都是汝河，离小南海没好远。因为他有钱嘛，从汝南修一道火车路，通驻马店。他很客气，我从大同坐火车，他们就给他去了电话。这现在这个交通很好，他就在北京火车站，弄了个小车子，在底下等着，他跟我说，也不要到佛教会，也不要到佛学院，在北京找个宾馆住了几天。我到北京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吃早饭弄个小汽车，要到故宫看看，他跟我说什么，赵朴初可能不行了，前几天就不会说话了，不是前几天他已经不在了吗？赵朴初他对于佛教有很大贡献，他很护持，他很有地位，中央很喜欢他，他说话中央也很听，他说的也很正派。赵朴初去世后，佛协会有一个变动。这宗教政策虚老和尚提了几十条，这现在还要依他，依他不过还不能完全依他，依他就不好办了，他说寺庙的财产，山林土地完全要归佛教，你象这青原山九个县要归还，我们怎么能弄得了呢？那八渡是青原山一个大仓库，那要都归还我看还不好搞。

云居山恢复，政府多少拨了一点款。这青原山，前后几个大殿完全都是中央、省、市三级政府拨款，修好了，归和尚管。土改的时候，划给青原山十二亩地，还给了两头牛。

文革又被破坏了，这个和尚死的死，还俗的还俗，这都是历史上的事了。还有一个，现在这个寺庙修好了，地方政府在一个要紧的地方弄一个卡子，他要钱。寺庙原来是人民信的，和尚也是人民，人民要到庙里参观拜佛，他拦住要钱，还不是要的少啊，他要的很多，一个人要几十块啊。象这个工人、农民、学生，这在我们国家来说这些人占大多数，都是这三种的人。这三种的人是最苦的了，他们也想到庙里烧烧香拜拜佛啊，你跟他要几十块，说你没有几十块你不要进去，你看这弄的，尤其是四大名山要的钱最多。那普陀山，五台山把住路口，这都不是中央安排的。有些地方还算好，和尚不要钱，再要就不怎么样了。

改变不改变我们也管不了这些事，我们是出家修行的，庙里的这一切都是国家的，就是给了和尚也是国家的，看这个样子啊，我们佛教可能永远存在了，要好好的修行。国家允许你存在呀，你要好好的修行呀，你不要弄的乱七八糟，出了家又还俗，还了俗又出家，这样不行。信仰是信仰你的教理教义呀，信仰你的清规戒律呀，弄的邪邪气气的。这阶段法轮功发生了，他的野心很大，他围困中南海，你看这还得了？他想占领国家政权，他鼓动的人很多，寺庙里面来来往往的人，你客堂要注意呀！要进到这里面一个就好麻烦。这些人，从四面八方来，谁晓得是干啥的？这个外表是佛教徒，他是不是真的呢？中央的意思，你以前练法轮功，你现

在不信，那中央还是喜欢。你要继续隐藏起来，有朝一日发现了，他要斩草除根。要不听啊，他就把你弄了！大家好好修行，佛教是永远存在的，寺庙是法律保护的，这还有什么困难的？

这宗门下他也要安居结夏，安居结夏就是吃饭免衣、上殿不免衣，因为吃饭是热的，一个免衣，一个分单，不在广单上睡觉了，禅堂外头，廊檐底下，到这些地方去睡觉，打四板照常都到禅堂打坐，打四板去到外边洗脸，洗了脸到禅堂里穿袍搭衣坐那里，吃口开水，规定的一个人要吃一片姜，冬吃萝卜夏吃姜，禅堂里达成一致，要行则行，要坐就坐。

自己要是没有一点功用啊，就是在山里头也是空过，道场里边还有一点规矩，你在山里边，你想叫人家管你也没人管你，管你作什么呢？你修行不修行，谁也不管。道场里不中，道场里边有规矩，上殿有人管，过堂也有人管，管是管，是好事，因为我们这个习气毛病太重了，习气最重的是我执啊，我这我那的，不能听别人说，只能听别人赞叹。我们要知道，烦恼就是生死，修行就是净除烦恼。**知识分子修行更难，知识分子的我执特别重**，或跟说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这个还不是修行，你要是知而不染，这个是修行。那就是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你所知道的，你能够知道的这一切，你不要有染、有嗔、有慢，这个也就是修行啊！你要是一天到晚烦烦恼恼的，眼睛总看别人不对，不对你就染了，对不

对总想说别人，有了这个染哪，用什么功也用不上，就是常住的大众师父、班首师父怎么样成就也不行。

别人看你是个修行人，他才供养你，他千里万里不管多远，他来就是为了成就你修行，要吃饭穿衣，他才来。就是说你住在常住里边，常住建立了这一切修道的次序、方法、规格，你要是能遵守这些规格次序、这些安排，那么你是个修行人，你要是不依这个，随随便便的，你吃这个东西、用这个东西，拿了别个的钱，它这个不空的，信心檀越他要得到好处，你没修行，没有规矩，你要还。**古人说：信施一粒米，重如须弥山，吃了不了道，披毛带角还。**这是怎么回事呢？缘起于佛，世尊带着千二百五十比丘在人间托钵游行，印度那边可能比我们这边热一些，路上也有树，佛叫弟子在树底下歇歇凉，打打坐，因为吃饭了嘛，世尊也出了汗，他叫阿难：阿难啊，我这个衣服出了汗，把这个衣服也湿透了，你拿到那个河里边帮我洗一下。这阿难就拿着佛这个僧伽黎衣到河边去洗，他把这个衣搁到上面往底下摁，摁不下去，用再大的劲，它也不到水里去。阿难叫了几个人，就这一件衣服，这几个人也摁不到水里去。佛的弟子目犍连有神通哪，就叫目犍连把这衣服给佛洗一洗，目犍连用了很大力气，这衣服也摁不下去。目犍连神通很大，他就把须弥山拿起来压在这个衣服上面，还是压不下去。世尊看这件衣服这么不好洗，就把他吃饭的这个钵，里面还有一粒米，叫阿难：你把

这一粒米放到衣服上，看看能不能行。阿难把这粒米放到衣上，这个衣沉下去了。这些比丘就问佛：这须弥山压都压不下去，怎么一粒米就压下去了？佛就说：信施一粒米，重如须弥山，吃了不了道，披毛带角还。看这个样子很严重，不了道，照这个样子，我们都完了，这个饭还吃不得，吃不得还不行，吃不得肚子饿啊。古人的意思啊，就是赶快修行，不要弄些虚假，遵守戒律，这是警策我们，不要放逸。虽然没有了道，你还继续在那儿修行嘛，可能这要好一些，你道也不了，你也不愿意修行，那这个你自己承当，推，往哪儿推唉？推给谁唉？

我在云门寺，云门出了事，虚老和尚他怎么说呀，你们有什么事情，不好的事，或是背了因果，你们都推到我身上，我代替！你说什么是菩萨？这就是菩萨！也不要说他老人家是什么菩萨再来，他这就是菩萨，那个年代谁能说这个呢？不如意的事情往他身上推，人家包了。我们自己的罪我自己受，我自己的因果我自己承当，那也不能往别人身上推，推到别人身上，他能不能替你受呢？他要是能够受的话，这个地狱就没有了，地藏王菩萨他也承当了，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说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警惕我们赶快修行，希望大家都成佛了，叫地藏菩萨也成佛，来发这个心，不能说都等着叫地藏菩萨来把我们度成佛，那可不晓得什么时间，你等吧！

道场里边是成就人用功的，这个禅堂，现在本道场是坐十四枝香，怎么十四枝呢？这跑香，算是一枝香，坐是一枝香，吃了早饭叫早板香，早板香再坐一枝香那叫四枝香，四枝香再坐一枝那叫六枝香，上午要坐六枝香，六枝香就是跑一枝，坐一枝，那叫六枝香。下午午板香之后再坐一枝香叫四枝香，那就是准备上殿了，六枝香加四枝香这就是十枝香，这十枝香跑五次坐五次，夜晚养息香之后，再坐一枝香，这叫四枝香开大静，一共就是十四枝香，这叫坐长香。有的有公事，那可以减少，没有其它事情的人，不能少。这禅堂里面，班首师父、维那师父要负责任，大殿客堂僧值师父负责。要按说这个僧值得住在客堂里面，僧值是副知客，知客是副僧值，班首可以代维那、代知客、代当家，这道场里是这样安排的。当行堂的，上午六枝香可以不坐，你到斋堂里摆摆碗筷，斋堂的地呀，卫生呀搞一下，大寮里边做饭的、做菜的，他要减的多，只能说吃了早饭坐一枝早板香，四枝香、六枝香那就不能坐了。当行堂的，早板香，早四枝香、六枝香，中午或是吃面食、吃馒头，香可以不坐，那是客堂里可以不坐六枝香，他怕有事啊，要按说，客堂里就是上午、下午，早板香、午板香，坐一坐，他下边这几枝香可以不坐，客堂里有事情啊，库房里这个副寺、当家、库头，这些事都是公事。这个客堂里，外面有来挂单的，挂单你也不晓得他什么时间来，客堂里得有人招呼一下，这个僧值也要减少坐

香，因为这个上午吃午饭，他这六枝香可能不能坐，要到斋堂里呀。要以前的制度呀，大寮里这个油下锅的时候得叫僧值看到，以前没有这么多油，哪有早起吃馒头的？没有，早起都是吃稀饭，中午吃干饭。古代哪还有夜晚吃这吃那的？那不吃，一粥一饭，这是祖师立的制度，这个要遵守，你是个佛教徒嘛，你要遵守。戒是佛制，清规是祖制，你出了家就是佛祖的弟子，要继续佛乘。这中国的祖师很多呀，也有好多法门，现在最好用功的是禅宗和净土，我们这个汉僧大部分都是用的念佛、参禅，很少有本用密，密有东密、西密，我们国家汉僧是显教，从来跟西藏的喇嘛很少来往。有些地方弄不来，在唐朝时候我们这个就搞不来。

你要是学过这个香板，你不管到哪个禅堂里，一看他那个香板怎么拿，就晓得他是个作什么的，因为他拿的香板不同嘛。一个人拿的一个样子，两槌催板，“当！当！”大家一起放腿子，行起来！

大进堂要教教规矩，七月里要教制度教规矩，教禅堂里边这些规矩这些制度，到八月间禅堂里边要讲开示要动动，就是睡觉得会睡觉，现在还不会睡觉，睡觉这还不会睡呀？你确实不会睡，睡觉的时候这功夫在，有什么事情你这功夫不能打失，事情也作了，功夫也用了。我们学的是出世法，我们人是世间人，世间上的事情你没有染，没有爱，当体即是出世法，我们学的是这个呀！不管你在家里干什么的，来

出家就把家里这些长长短短都丢掉。丢掉不是啥都不知道啊，不是，这一切世间法都知道，就是没有染心了，没有染没有爱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啊！你在家的事情丢不开、放不下，你就是侮辱了佛教，你在佛教里面就是侮辱了佛教，佛教是清净无为，被你一弄弄成染污了，嗔心、爱心混入了佛教，这个不行，你就是多少年也不中。不是说嘛，出家离欲寂静，得大禅定，你这个欲还没有离，你得什么禅定？世间的事情还放不下，你们有的在家还有老婆，想不想啊？夜晚睡着了还作不作这个梦啊？出家要清净，要童贞入道啊。

我以前在云门寺，人家虚老和尚真是放得下呀！他家里也不是穷人，父亲也是个官，他一定要当和尚，家里就给他弄了两个女的。老和尚人家真不爱，没有爱心哪，两个女的夜晚和他住在一起，因为他没有这个心哪，这女的也没有办法。他父亲还经常问：这两天少爷跟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啊？那有什么关系？老和尚他没有那个男女的事情嘛，老和尚想着，长远这个样子怎么能行呢？想个办法得走啊。就跟两个女的说：父亲再问你们跟少爷的关系怎么样，你们就说很好，很喜欢，我们白天夜晚都在一起玩。老和尚父亲说：你看！我这当爹的也老了，糊涂了，把媳妇孩子关起来干什么呢？赶快把他们放出来，谁知道把老和尚放出来，就跑到鼓山深山里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后来老和尚的父亲派多少人找也找不到，后来就辞官不作了，没有儿子官也不作了，没有儿

子还有什么活头，过了几年就死了。虚老和尚就叫这两个女的在湖南观音庵出家了。我们要学，就学这个，就是你们家里有老婆孩子也不要再挂念了，放下来，把这些事情放下来。学佛，佛就是没有爱了，当一个实际真正的修行人，我们这是禅宗，要把禅宗的事情弄起来。

我把这个监香香板、巡香香板，怎么样拿法，怎么样打，在这静中，在这动中，外面，这个香板是怎么拿的，我做给你们看一下。

佛教有的是人，不要说是没有人了，人多得很。前三三、后三三，前面三百三十个，老和尚都规定好了，后面还有三百三呢。《楞严经》上说，释迦牟尼佛有六十二亿恒河沙大菩萨都在这个天上人间弘扬佛法，没有事，你们好好的持戒修行，佛教以后还要大兴，还要出好多人。

要这个香板干什么，香板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不是个小事，你到我们这儿来，要割爱辞亲；有爱有亲，不要来，你来打闲岔，这个香板是雍正年间有的，雍正他是菩萨，现的是国王身。

你们坐那儿不要动，我来把香板教一下，行香的香板，我以前在那个丛林正规的禅堂，我在那里学过。后来我在天童教规矩，我在高旻寺是教规矩的，现在就这个样了，我说说你们也知道。巡香香板是这样拿的，前面手这个地方和这个嘴是平的，站在那里脚是八字步，前边是八寸，后面是两

寸，监香的香板是这样拿的，这叫合掌香板，维那的香板是这样拿的，这叫随手香板，他看见不对了，马上就可以打你，走圈子也是这样拿的，出入往返，到斋堂吃饭也是这样拿的，堂下的香板这样拿，后堂这么拿，以后要是有机会，你到云居山、高旻寺，人家或是辉欢，让你当后堂，你得会拿弄板，西堂的香板，这样拿，首座和尚的香板是这样拿的，跑香，不管什么人的香板都是这样拿的。

开示四十九 起心动念，即乖法体

那时候云门事变叶剑英也在，叶剑英他“广东事件”有一回很厉害，他躲到南华寺，躲了一个多月，那要被蒋介石弄住，早就被他枪毙了，虚老和尚也算救了他。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管这些事，大家还是在这好好的修行，反正是弄点饭吃，没有什么。我们这禅堂就是小一点，我们在这里就是打打坐，房子坏了弄一弄，种点菜吃，就这样过，就是做事情也不是天天做，不是。我在云居山，老和尚刚到那儿去，上午四个钟头，下午四个钟头。上午天气凉快一点，外头有什么事做一点，下午都来坐一坐。明天外边那个房子，瓦已经扒下来了。病啊？我可能没有什么病，就是我走路我有点想倒，好几回了。

不管你们是才来出家的，还是到这里看看，你染惯了，

你思想里边的东西太严重了。我们这里是清规戒律严格的地方，这里日常生活这一切，你们能搞得惯吗？我们这里是过午不食，你们能行吗？我们这个佛教是这个样子，不管你是什么，你到佛教里边来，你那个呀，就要丢开，你要依佛教的这一切，你要不依就不行。象佛教里起早摸晚这些生活安排，这是千百年来佛教的制度，这个怎么着也不能动，就是经过什么也不行！这佛教制，人怎么少也不能动，不能说把佛的戒律、祖师的清规改变了，不能改！就是社会上说的已经达到了“坚定不移”！你这个人换了没关系，这个不能换，不能改啊！你们在社会上弄惯了，我们这里不强勉，你搞不来你们就走，不是一定要弄多少人，这些祖师立的清规还能随便改啊，这不能动！这三种戒律，沙弥戒是舍利佛弄的，他也听佛的话呀，这比丘二百五十条戒律是佛说的，菩萨戒是千佛共说，这更不能动！只能遵守，要认真的遵守，你要遵守不了，你就另外，你不要在这里，一定要这个样子。这个沙弥十戒，你到我们这里来了你要遵守，你不管来多少人，就千人万人我们还是这个，我们的思想是个什么样呢？愿将东土三千界，尽种西方九品莲。都愿意人民信仰，也愿意大家来出家修行，到这儿来出家，希望当一个好和尚，当一个真正的出家人。可能我们这生活也不怎么样，第一条没有钱，没有钱的来源嘛，我们也不作法会，也不作经忏法事，也不放焰口，这个出家人哪，若得清净无烦恼，无非净到光，净

净光光的，没有钱你好修行啊，你们到这里是干什么的？你们是来修行的，我们钱少事情少，是成就你在这里修行，你要认识到这个呀，你们到这儿来是成就你们修行，不是成就你弄钱的。我们的目的不同，我们这是道场，这是修行的，我们这样搞啊，不会动，不会改，谁说也不中！改变就改变你们的思想，把你们所作所为改变成佛教的事。你说我们这也不习惯，那也不习惯，那你赶快走，不要在这里。你在这我们还是这个样，怎么？这是长期成就修行的嘛，那我们要是改变了这些观点就不是修行了！不是道场了！怎么着我们也不这样干！我们这是出世间法，不是恩啊、爱啊，都不是，我们是修行的。这和尚背井离乡，你才好修行啊，你要是娶个老婆，生几个孩子怎么修行啊？怎么有些地方开期传戒，几百人受戒，他过一个时间他就走了？他不是的嘛，他是想在佛教里弄一把，结果弄不了一把还受些委屈。道场里成就你修行的，你想在这里边弄一把是不行的，弄不到。要按出家的年代，我出家六十多年了，我是当小孩十多岁就出家，我在佛教里边，就像这么样生活过了六十多年了，我感觉这六十多年哪，我很舒服。

这个七月十五，道场就要成就修行，或是打几个禅七，这里嘛，前几年都是打般舟七。般舟七就是长远一点，道宣律师他是一百二十天，在行坐之中这功夫要历历明明。这一百二十天要证果位，要得实际，要解脱呀，那不解脱怎么办？

不解脱还要继续修行，用什么功要好好的用，还有一条，不要打闲岔，不要啰哩吧嗦的，不要扯闲，要遵守常住们的这些制度，照样的上殿过堂，这里是前边千百年前祖师开的禅宗道场，这就是青原派。青原山下边有几个派，云门宗、曹洞宗、法眼宗。

千百年来禅宗在我们国家大兴，出了好多人，为了佛教存在，这历朝历代的祖师啊，为法忘躯。那解放初期，你们这年青人刚出家不知道啊，佛教很危险，五台山那个能海法师，西京卧龙寺那个朗道法师，西湖灵隐寺那个大悲法师，他们这几个人都是那个时候死的。西京卧龙寺朗道法师他是把肚子扒开，把肠子拉出来，死了。这都是为了后来的佛教啊！他们这些祖师，西湖灵隐寺那个大悲法师、五台山能海法师，这都是很好的法师啊，都是行解相应啊，还有虚云老和尚，那就是他们那个意思啊，这都不能活了，都准备把他们弄死，因为那个时代呀，因缘所生法嘛，你生在那个时代那有什么办法？现在政府还算对我们好。

把那庙扒了，把佛像打了，我是看着的，看着在云居山把老和尚修那个佛像一个不留都打烂了，打烂了，把这和尚都关起来，他们那意思啊，这是共产党领导，只有共产党领导，哪还有这些乱七八糟！到后来，因为佛教还是有人，周恩来、朱德、李济深，武汉还有个陈铭枢，他们帮了很大忙，才有一点光明，现在不是好了吗？各大寺庙都恢复了。青原

山日本人来修，中央不准，政府拨钱自己修。云居山，我在那儿看着，虚云老和尚第一次修那个佛像很庄严，来了几千个红卫兵，把和尚关起来了，怕他在这里碍事，有的和尚他死他也不愿意叫你把这佛像打了。我们都关到赵州关外面有个农场，说有点事情，跟你们和尚师父讲讲，叫我们都去。我们一进房子，那红卫兵手提枪：不要动！等着他们打烂了、弄尽了，才把我们放出来。那你碰到那个时代你有什么办法呀？不管怎么样啊，这现在大部分的寺庙又修好了，这些事啊，也不是别的，这是我们往昔劫的业障。那能海法师是五台山的和尚，大悲法师是灵隐寺的方丈、西京卧龙寺朗道法师，这几个法师，都是行解相应的善知识啊，就那几天都死了，他们这些高僧祖师菩萨啊，为佛法而生，为佛法而死！我们要好好的持戒修行。现在不是庙他们也修好了，他们也出了钱，那究竟他们什么目的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也没有什么说，我们就把这个庙守住，这个农禅是虚老和尚解放后他提的，就把出家人当成公民，当成公民一个人分点地，这里前边亭子那个地方是解放后分给我们的。现在我到那里问了一下，他们承认要给我们，到现在也不给。云门寺、南华寺都分了田，这些国内的这些各大寺庙，那是中央的通知啊，那不分还不行，因为和尚列为公民了，有周恩来、朱德帮忙说话，要不是，我们这和尚完了，不会存在了。他们那些人都是菩萨，佛教的存在，靠这些菩萨。现在也没有什么，

吃点苦，也免得染爱这个时代。

不是一定要弄个念佛堂，你睡觉劳动做事都好念佛啊，不要一定弄个什么东西执着自己，你要破除你自己的坚固执着，你要不去就入不进，你要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就是禅哪，但念阿弥陀，即是深妙禅。你要一心一意读诵大乘经，那也是禅，佛说八万四千法门，那都是明白自心，都是禅哪，哪还有这么些事？你参禅不行，就念佛嘛，不要疑惑呀，历代的祖师禅师很多都是念佛啊，印光法师他是我们国家的正法眼藏，他不但懂净，他还懂禅、懂律、懂教，诸法无不通达，他的愿力是弘扬净土，三根普利，正合末法之机。

端午普茶：吃普茶呀，大家都在这儿坐一坐，坐什么呢？还要公布常住规约，这一年要吃十回普茶。有些事情啊，才出家不知道，我们寺庙里边有这么多的事情。有教规我们佛教就能存在，没有教规，佛教就不能存在了，全靠教规。吃普茶有些事情，什么事情呢？行堂的、大寮的，大寮这个饭菜有的差一点，供养大众，差一点师父们原谅，大家要是吃不了的，方丈、班首师父不拿，不拿是不拿，库房里还要给他送。我们这地方啊，吃不了的都归大寮，由典座给行堂的分，烧火的，种菜的分给他们，由典座负责，我们这样的。或者是有些人也不好意思，你们吃吧，这是丛林的制度。我们这儿不这样了，这说一说，要是吃不了都带回去，到自己房里去吃。规约那就叫维那师父诵诵规约，要注意听，这是

应当遵守的，不遵守要是处理你呀，你说你不知道，那你说不过去……维那师父念了两遍，可能都听清楚了，要按这样行，不行常住要是处理的话你可不要烦恼，你要是守不了你早一点走，就是这个样。看大家收的差不多了，敲三锤引罄。

现在嘛，在这里坐坐，天天大家还是在外面劳动，这都是我们把古代的丛林制啊，都没有丢掉，很好！禅堂里边有班首师父、维那师父，禅堂里面要弄得很和气。维那师父要尊重班首的道德，班首你要爱惜维那辛苦了，班首要经常的代替维那上殿过堂，因为他辛苦了嘛。班首在禅堂里最主要的是领导，每一位班首师父在禅堂里都很重要，要讲规矩，还要讲修行。到八月里，丛林制，班首师父要讲开示，这八月大家都到班首师父那里请开示。七月十五，有些制度要教教，要学学。在丛林下，和尚也讲，因为他们是负这个责任的，班首也讲，按照制度，维那师父一个月要讲四次规矩，班首师父要很尊重维那所提的制度，班首师父就是帮助禅堂里维那师父的，因为维那师父他是我们丛林下的教规之纲啊，要帮助维那师父把禅堂制度弄好，因为他是负这个责任的嘛。八月，每个班首师父要讲规矩，还要讲开示，开示修行怎么修行，不是光把这个和尚衣服穿上算了，那不是啊，你穿和尚衣服谁都能穿，丛林制讲规矩，讲教规，你们好好学，这就是当参学。我们当参学什么目的呢？要了脱生死！什么是生死？怎么了法？不是说，起心动念，即乖法体。这

了生死就难了。丛林制这些教规、开示，这都是为了大家修行。我们是出家人，我们学的是出世法，什么是出世法？你对于这个名利财色没有染、没有爱、没有嗔恨，这个是出世法，染、爱、贪，这是世间法，不染、不爱、不贪，这就是在世间而出世间！丛林制，你想出家了生死，你得离开家，家里有恩有爱啊，你得离开，不离开不行。

七月十五之后，辗转的天气凉快了，我们这一个初发心要没有制度是绝对不行。为什么要住丛林，要学习丛林的这一切？他这是出三界的一切，你象我们这个禅堂里边这些制度这是干什么的？这就是出三界的方式方法，象那跑香，坐香，上殿，这虽然行动还在社会上，我们的目的是出世间法，大家修行，就是没有爱心、没有染心、没有嗔恨心，要知道这就是出世法，这是我们的目的嘛，这个染心就是世间的嘛。我们学佛的就是没有染，断欲去爱，识心达本，解无为法，我们当和尚就是干这个的，社会上也不知道这个，人家不也干这个。这是跟大家有缘，在这个古代的道场里修行。青原山也算是佛教的祖庭，云门、曹洞、法眼都是他下面的，大家能在这个道场里学习一番，这里当然是要苦些。江西、中国这些丛林，还就是青原山这里苦些，他为什么苦啊？他钱也没有什么钱，也不是说常住有钱不给大家，他没有地方来钱，我到这里来的时侯只有四个人，这现在几十个人天天要吃饭，这个门票、功德箱收几个钱也就是大家吃饭，要说一

个修行人哪，只要有点饭吃就算了，要弄些钱作什么唉？这说说，大家都放下来。

禅堂就是要见性，见性就是观心，能观心者即是上定，若不观心，法无来处。如何能见性呢？道无可修，法无可问，起心动念，即乖法体。禅堂里有人念那个念佛是谁，那你还不如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是一个圣号啊，直接见性。那不是念的，就是古代念佛人多了，回光返照念佛的是谁，当下见性，不是光念那几个字。从前高旻寺，他说什么，你就念这个念佛是谁就行，那不是的，念佛是谁，他是几个字，阿弥陀佛他是一个圣号。祖师的意思，不管什么你得用，第一条，你在这个生活上没有染心没有爱心，这就是出世法，你那个染那个爱那个恨，那就是世间法。因为我们学的是出世法呀，出世法就是没有染，那不是光把和尚衣服穿上算了，那不行啊，就是社会上因缘所生法的这一切现象，你没有染心没有爱心，这就是出家人，不是到庙里就算是出家了，那不是的。你在家你所知道的、你所染的、你所爱的，你现在到庙上来了，穿上和尚衣服，你看到名利财色还染不染？有些人，在家里有老婆孩子，你想不想啊？你愿不愿把你那个一切放弃，把佛教的这个持戒修行坐禅在你脑子里面，在你行动之中，能不能站得住？你愿不愿接受佛教的这一切？并不是你外表像个出家人就行了，不是啊，那是个外表，那个不能了生死，你要没有染心，没有爱，这就是出家，你光跑

到庙里面把和尚衣服穿上了，不行。欲得佛法利益，就要你把你的那一切放下来，把佛教这一切行起来，能不能作佛事？什么是佛事啊？就是没有爱、没有染，这就是佛事，并不是说人家上殿你也上殿，说念经大家都跟着念经，那是前边的祖师制，就是使你思想上在佛教里面有一个染，这个习气慢慢就少了。

出家受戒，要守戒，为什么要盘腿子？盘腿子是佛制，佛在世那诸大弟子都盘腿子。我在十多岁住禅堂，这维那师父很讲规矩，他坐十分钟二十分钟，他下位了，下位作什么？他检查，看看你盘腿子没盘腿子，他这个香板尖往你腿这里一叉，就晓得你盘没盘腿子，没有盘腿子就打两个香板，叫你把腿子盘起来，这就是制度，这就是染。你在禅堂里，你不盘腿子也不像个住禅堂的，住禅堂一定要盘腿子，维那师父下位子来检查腿子，若检查几次啊，你这腿子不盘或是你不是禅堂的人，他叫你走，怎么？禅堂里你就要学禅堂这一切。你们是到这里做啥的？你到这儿是出家的嘛，那你就要把家里这一切放下，就是在禅堂里用功，在禅堂外也用功，离开了寺庙，到城市码头功夫也不忘，虽然你这个身体不在寺庙里面，你这个思想还在那里修行，你慢慢的变成一个真正的和尚，不是就这样马马虎虎的算了，当和尚要认真哪，不是在这儿混上几天。

青原山下边那几块田，政府他提出来要给我们，现在也

没给，要给嘛就给，不给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这山河大地是谁的？你说谁的也可以，你不说是谁的也可以，那顺治皇帝他是山河大地主，都归他，现在还归他吗？现在也不归他了。究竟你说这是谁的？就是当时当权者说是他的，要过一个阶段，皇帝也会死，当官的也会死，你说这地是谁的？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你说是谁的呢？我们是出家人，是修行的。原来青原山管九个县的土地，这现在你要说地是和尚的也不成，就是这个样子。那就是社会上这个变化不同，固定不下来，现在我们这儿，门票一块钱，我们这么多的人要吃饭，政府也没有什么话说，卖门票的师父，人家要不给钱不要勉强，没有什么，我们功德箱还有几个钱。大家把菜种好，弄弄，够吃的就算了，出家人嘛，你要学佛啊，你要不学佛你在这里干什么？一定要改变，僧装、素食、独身，要穿和尚衣服，不穿和尚衣服你不是个僧人。要吃素饭，要孤身，你有老婆不行，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历朝历代的出家人都是这样，不这样就不是的。你到这儿来，你是不是来真出家，客堂里知客都要看看，那不是说我到这儿来吃两天饭，不对了我走了，你放不下就不要来嘛，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要是在家人谁会管你？我们不能跟在家人讲清规戒律呀，你给他讲什么清规戒律？清规戒律是出家人的，你给他讲不是白讲吗？他也不会相信你。

从八月十五之后，班首师父，禅堂里面有些事情他要经

常讲讲。我们要讲就是讲修行，不是社会上拉拉扯扯的事，因为我们出家的目的就是要出世，要出这个婆娑世界。平常对于这个社会上啊，没有爱，没有染，跟着佛所说的，佛的知见，要入佛知见。天气凉快了，八月十五，禅堂开示讲修行，修行是干什么的？班首师父要说明白，“如班首示”嘛。开示，就是说修行怎么修行，修行是什么目的？我们是出世间的，要出这个痛苦的世间，没有染、没有爱，没有恨。我们是学这个的嘛，学这个要做这个，不做这个你有什么用？不是说住一个庙上，有吃的，有用的，快快活活，那不是那个样子。我们最初是割爱辞亲，远离自己的家乡，为什么要和父母离开呢？因为他们是个染嘛，他们做的是世间法，亲属、妻子儿女，我们出家人就是孤身，没有这个。我们是修行的，我们是了生死的，我们是干这个的。

天气辗转的凉快了，常住里还有一点事情，有一点事情还是大家的事情，我们种点菜，修修房子，瓦、椽子都搞一搞，大家都好过。到打禅七的时候，这些事能不做就都不做了，修行的嘛，冬天来了，一定要好好的修行。天天要吃饭，大寮里安排一下，因为人人都要吃，人人都有责任，和尚的事大家办，身体不好的，随众不随力，有些人有力气，能拿一百斤，叫大家都拿一百斤这不行。从来庙里有这句话，叫“随众不随力”，随众就是大家去你也得去，除非是病得不行了，跟着以前高旻、金山，僧值斋堂里看见你三天没吃饭，

客堂才允许你告假，不这样不行，古代要严格一些，丛林制嘛，就是十方来的人，有什么事还要十方人来做。

佛出世间，唯以一大事因缘，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的知见那就是对于世间上的名利财色没有这个心了，没有染心，没有爱心，没有嗔心，我们所作皆办，具诸佛法，佛法就这么个样，什么样都不是，起心动念，即乖法体。八月十五那一天，禅堂里维那得知道这个事情，要到客堂外头挂牌，牌上写什么呢？“如方丈示”，“如班首示”，就是由维那师父带领大众请班首师父开示用功。从八月十五要讲修行，修行是什么样子？怎么修行？要由班首师父讲明白，那就在这个丛林下就是不辜负住这个丛林，这是修行的，要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佛的知见就是对于这一切没有染、没有爱。佛教存在几千年了，现在弄的差一点，以前认真的很哪！就说高旻寺、金山这些大丛林，那些起七的仪式怎么弄法，那忙的不得了。这现在也不知道了，你现在到金山还搞个什么修行？那里面还吃酒吃肉，你看这，这完全把千百年来丛林遗留下来的规矩都算了！那就是这个地方能搞一下我们就搞一下，弄不了嘛就算了，这现在时代就这个样子。那以前解放初期虚云老和尚到云居山，那是云门事件之后，云居山就是青原山下边第六代的祖师，到现在还住一百来个人，年年也打几个七，本来旧社会我在云门寺。

开示五十 大事因缘，入佛知见

这个地方再弄就不好弄了，佑民寺以前是马祖开的道场，现在弄什么呢在那里？不晓得搞什么。高旻寺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还在撑着。金山没有什么了，百千年来那金山是个胜进场啊！出多少人哪！金山、高旻那是老禅宗道场。现在外边不管长长短短说什么，我们不管他，现在这些大寺院名啊、利啊，弄得这修行无法可修。我们这儿就是穷一些，没有什么钱，这也安定了，心安身安也好修行，看看是不是提早一点打般舟七，要有三个月九十天，昼夜不停的打坐呀，一天到晚的盘着腿子，到打般舟七的时候，还要学学制度，怎么样搞法。般舟七是终南山道宣禅师遗留下来的，我们能不能弄一弄，去年在那儿弄得不甚么好，不甚么好也弄了一下。按照这个般舟七是一百天，一百天行坐，行也禅，坐也禅，语默动静体安然，你得身心安定，假若这样做你做不来呀，不勉强，叫你走。你要昼夜不停的在那儿用功，你没有搞过这个，你弄不来，可是这样，你弄不来不要勉强在这搞，勉强在这儿你打闲岔，要行一路行，要坐一路坐，要吃饭大家都到一起吃，不能随随便便你自己分开，那你要受常住限制，来去我们不反对，你走我们不反对，因为你守不来这些制度，你在这儿也是打闲岔，象这昼夜不停的在这用功啊！

打般舟七方法跟禅宗有点不大一样，跟禅宗的目的是一

样的，你们有一部分在社会上弄惯了，我们这儿跟关起来一样，你搞的来吗？要准备好，猛一下弄不了，多吃点茶，也希望你们在这里搞。在我们国家现在不弄这个了，就是云居山他也搞不了。原来我在那儿的时候，那也差不多，云居山他那个派别多，他不是一致的，说是都是虚老和尚的子孙法派，那不是的，那我知道，我在广东云门寺我就晓得的。说善知识是菩萨，这里面还有不是菩萨的，不晓得弄什么的。虚云老和尚开南华寺，那是广东省省主席李汉魂请他去的，请了好多工人修房子，工人就是要钱，你这房子修的好不好他不管，你先给钱。广东省那个李汉魂，他是战区司令，又是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他是老和尚的徒弟，他到那一看，钱也花了不少，房子也修坏了，把那两个工头抓起来，在韶关监狱关起来，没有好久这两个工头就死了，那旧社会监牢很厉害哪。那南华寺事情没有弄好，也花了好多钱，我们这个房子也没弄好啊。你从外表看弄得挺好，大殿还漏水，瓦没摆好，瓦摆得太平了，它一下雨就往下漏水，要不赶快把它弄了啊，要不了好久它就会塌下来，那个木头都烂了，这个椽子都烂了，因为雨在上边存着不下来。要赶快弄。这里房子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高很大，大家天好了，把瓦弄下来，搞一搞。

解放后，佛教也吃了亏，那五台山能海法师，杭州灵隐寺大悲法师，西京卧龙寺朗道法师，广东云门寺有虚老和尚，

他们这四位都很了不起呀，都是行解相应的知识，结果他们都死了。那你说怪谁啊？那个方便太多了，那个因缘所生法，那虚老和尚当时还没死啊，这些事情，你们刚来出家，有些事情不应该知道就算了，这是佛教史。有些事情知道一点也好，能海法师，解放前国民政府为了打日本搬到重庆那边了，能海法师到重庆那边建了道场，跟国民政府那些头头有点把来往，后来在重庆住不下又回到五台山。解放后，因为大部分都解放了，这些高僧祖师，他坐道场得时候，有些事情，有些人他不如意，三武灭佛，不是平平白白的就灭了，佛教说诸法从缘生嘛。

云门事件我知道的是清楚些，因为我在那儿，那就是虚老和尚跟国民党有些来往，蒋介石、白崇禧他们那些人。他们一分析那就麻烦了，因为这里头还有出家人，也在那弄名堂。云门事件，我在那里，不是现在那个谁还在吗？他也在那里，河北省那个谁呀，我比他大十岁，我们都是在虚老和尚那里。因为这社会上，他想弄一个什么景，他跟这里边要取得联系，他不然他摸不住底呀，那个意思啊，就叫这几个老和尚都赶快死。云门事件那是准备了，叫老和尚赶快死，要真是老和尚死了也没什么好，就是那几个年青的和尚也赚不着什么便宜，后来政府有些人，也不喜欢这个样子搞，这年青人搞这老人哪，他们有些人也不喜欢他。云门事件，说赶快把虚老和尚打死，老和尚说：我不死，我要死我自己死

啊，你们打我不死，那公安局长跟县长，叫那些年青的公安局的小孩，怎么样打。老和尚已经跟他们说了，我要死啊，我自己会死，不叫你们打死，落下这个名誉。因为老和尚他不是一般人哪，国内国外好多人都知道，那把虚云老和尚弄住就是两天两夜，那有原因哪，不是平白无故的那样子搞他。因为虚云老和尚，他那边就是两个派，两个政府在那里争啊。我们这出家人都不应该随顺在里边，在里边我们都吃亏。那是在武汉，陈铭枢，他要执行孙中山联俄拥共抗日，蒋介石坐南昌就把这个陈铭枢抓起来了，抓起来就要枪毙，虚云老和尚他到重庆去了，去跟蒋介石说好话，说陈铭枢他是个居士，他很好，很忠厚，委员长你慈悲啊，你就把他放了吧。蒋介石他很喜欢这个虚老和尚，他就把陈铭枢放了。陈铭枢他跟朱德、周恩来、李济深有点来往，他们这一班子人哪，都是跟着孙中山联俄拥共抗日的。因为云门事件，把虚老和尚抓起来了，把老和尚的弟子，旧社会国民党的将官，把这一部分人一共抓去十个，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在那儿当行堂，给大家添饭，下殿我下的早一点，来这摆碗弄筷子，我看到外面架着机枪，好多部队都把着冲锋枪。后来我们吃了饭，他们进来了，把这一百多和尚，手都举起来，不要动，把枪对着，那就是这和尚里头有坏人，他们已经登了记，当下用绳捆起来十个和尚，出云门寺的山门口就要证明，他有部队在那儿把守。那个时候就没饭吃了，我当了行堂，在山

上砍一担柴火到乳源县去卖，六毛钱一百斤，米卖五分钱一斤，这一担柴火买十几斤米。有一个居士，姓袁，他要买我的柴火，他叫我担他家里去，他家跟公安局隔一个小墙，他背地里跟我说呀，昨天夜晚从云门寺抓的这些和尚都枪毙了，打死，最后拉到那个河边叫狗吃了。这些事情都过去了，现在很好，大家要好好的修行。那个时代嘛，也不能完全怪人家，这佛教里边也不好弄，那就是那个谁啊，不是现在还在吗？他是湖北人，他就是武昌三佛阁大兴老和尚徒孙，他现在也不说虚老和尚长长短短的了，他现在对虚老和尚讲的都很好啊，这些事情都是过去的事情，那不是别的啊，这里面有人弄名堂，不是说平白无故的政府就把这个和尚弄了，他这里面他有名堂，三武灭佛他里边也有人，虽然是虚云老和尚他那么大苦头，弄得死去活来，他里面有人弄名堂啊！

不管怎么样啊，我们佛教还算存在。文革之间，把这个寺庙的菩萨啊，庙呀都打烂了。现在不是中央又拨些钱，这个样还可以嘛，我们在这儿上殿过堂坐香，人家也不来管了。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同啊，佛教跟任何社会没有什么冲突，白马焚经，佛教和道教有点冲突，后来都过去了。社会上各民族宗教这名名堂堂的，佛教跟他们都没什么冲突。就说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样子狠，你们年青的没看到，文化大革命，我在云居山，佛像也打了，庙也搞了，把这和尚也关起来，那这怎么那个样子搞呢？那也是有人在里头弄名堂啊，也可

以说我们自己僧人没有注重。那个灵岩山印光老法师他反对乱收徒弟乱开期。这现在比以前弄得还麻烦一点，只要你有钱，就给你受个戒，弄得佛教这个样子乱七八糟的，这有什么办法？你佛教自己乱嘛，自己里边没弄好嘛，这个乱收徒弟，乱开期，为什么？不是为的佛法，为的钱！要不然弄个名堂作什么呢？这没有什么，你管他们怎么弄呢？这青原山是前边祖师的道场，跟谁也没有冲突，跟谁也没有什么来往，就这样住这几个人。

这很快时间到了，我们这里依旧打禅七，打个般舟七，不是弄了两年了吗？前两次弄得不次序，以后要弄次序，现在也有住的也有吃的，也没有人来找啰尔吧嗦的事情，都安下心来，这里打般舟七是一百天，你们能不能搞？能搞的在这里，不能搞的你们方便，没有人来捣乱，就算了嘛。我们就这个样，现在因为他们也知道，佛教有历史性，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尊重，我们要知道历史，这佛教到中国来灭了几回，虽然是有人冲击佛教，但是也有人拥护，这现在庙也修得很好，经书也印得很好。

原来我们这个汉族，鞑子他欺负我们，后来人们团结起来了，八月十五这一天杀鞑子。八月十五，佛教里有好多事情，庙里有“如方丈示”，“如班首示”，方丈代表一个常住，都是法位上的人。《法华经》说：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我们八月十五就是入佛知见，从八月十五之后，班首师父要在禅

堂里讲一讲，说一下修行怎么样弄法，我们重法呀。大众下了殿，由维那师父带领都到方丈，那名称叫“如方丈示”，这个很早了，就是我们要入佛知见，佛是什么知见？就是出世法，是个大事因缘，不是个小事情。我们和尚要尊重于法，八月十五如方丈示，如班首示，九月十五禅堂加香，十月十五起七，现在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弄一弄，其它的地方可能也不兴了，我们不管他社会上什么长长短短的，我们也管不了，我们就是这个样。这里也好一点，没有什么钱，这个社会上现在就是为了钱相争，你没有钱嘛，他争也没有用。社会上说：不怕你真要钱，我真没有！真没有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八月十五以后啊，杂七杂八的事情尽量的减少一点，我们重点用功修行。

我们佛教他是出世法，他的思想，他的理论还是在这个世间上，就是不染，我们割爱辞亲、背井离乡到这里来，是不是能够放下？八月十五要拜月光菩萨，先念一个忏悔文，看是不是能拜通宵。是不是多做一会？我在云居山，上午四个钟头，下午四个钟头。我们打禅七以前把房子弄好，里面住人，住是大家住，弄还得大家弄，不这样怎么办呢？叫谁来弄啊？以后你要是弄不好啊，起七也得弄，这叫它烂了怎么能行呢？房子弄好了谁住啊？还不是这些出家人来住嘛。我在云门寺，老和尚准备打七呢，从天一亮就得做，做到太阳天黑，那你不做怎么办哪？

我们还要想想，佛在世就有提婆达多，有善星，佛还把他们当成善知识。这历朝历代的这些善知识，身边也有这些人，虚云老和尚身边就有性福和尚，又有那个谁，老和尚把他们也当成善知识，菩萨嘛，你对他怎么样他也没什么。虚老和尚到云居山安定了之后，就叫性福和尚当方丈，性福和尚又吃酒又吃肉，去场里买了个鸡子在那儿吃。后来虚老和尚看这不好弄，那几天四川有个海灯到云居山，虚老和尚想叫海灯作方丈，他也懂得教理，也会讲。他在云居山住了两年，头一年讲《楞严经》，二一年讲《法华经》。海灯一般人还惹不了，他会武术，象那个性福和尚他不下来怎么办呢？不下来虚云老和尚当时有个知客叫传清（这个人听说还在南华寺，他是上饶的人，是个大学生，他也不怕什么），传清他是知客代僧值，大家都在斋堂吃饭，性福和尚他是方丈嘛，坐在上面，这传清他往中间一站，他说：你这是什么方丈？你啥也不上，占着厕所不拉屎，你下来！就把他拉下来了，拉下来了，就叫海灯上去了。这性福和尚他怎么同意唉？他怎么想办法把海灯赶快收拾掉，可是三两个人想把海灯怎么样也不能，那海灯厉害的很，一个小个，很小的一个人。后来他没有办法呀，性福和尚他跟省政府有来往，假若海灯不赶快走啊，危险！海灯多聪明那个人，他就赶快走了。走了省里来了几个头头，又把性福和尚弄上去了，还是方丈。性福和尚又收了几个法子，现在云居山的一诚和尚就是性福的

法子，他怎么能站得住呢？在这个社会上，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虚老和尚他身边就有性福他们这么几个人，那有什么法子呢？我在云居山是行堂，给他们添饭，我弄这个的。虚老和尚他从云门寺来的人，抓了八个右派，抓到永修县，死了几个，海灯那个人聪明啊，他赶快跑了。政府也怕，假若你抓这个海灯啊，也不容易抓，你就是三两个公安局带枪也不中，他那个人厉害，海灯趁夜晚就走了。弄到这个时候，不管怎么样，佛教还是存在，有的地方还不是有人修行啊？听说这些老和尚死了都烧出好多舍利呀，这些舍利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所成，没有修行这个舍利不会有啊，安也安不上！

没有什么，佛在世，提婆达多，善星比丘那样搞，他能怎么呢？他们这些人，我以前跟他们在一起，在一起能怎么呢？这个时候啊，就是这个样子，佛还没有办法，我们这些苦恼人有什么？也没什么，不管怎么样，要持戒要坐禅，这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禅宗道场，大家在这不要管了，你管你也管不了，他们现在这些人都还在啊。就学佛嘛，佛叫我们忍我们就忍嘛，现在这个样不是还行吗？还有点饭吃，又上殿又坐香，难得，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时侯，把房子都扒了，这不是修起来了吗？我在云居山的时候，那时侯还有百把人，来了几千红卫兵，把这百把和尚都关起来了。关起来不晓得作什么，他把菩萨，经书一齐弄光了。这现在不是又弄起来了吗？社会上就是这个幻化，能不能看破这个幻化？能

不能认真？我们是个佛教徒，提婆达多那个样佛能忍，提婆达多是佛的堂弟，你看多亲哪，善星是提婆达多的儿子，他们父子那样搞。虚老和尚在云居山，那性福几个人都是他的法子，就是专门社会上不喜欢的事他都弄到老和尚头上，又是老和尚有老婆了，又是老和尚强奸他们了，你说这弄的什么呀！说这快快活活的很舒服，那当然是好过了，那你还会不会碰到这些事呢？碰到这些人怎么办呢？那你要学佛了，难忍能忍，难舍能舍，不就过去了吗？因缘所生嘛，这没有啥，人家把我们这个庙都打了，把菩萨经书都烧了，这现在不又弄起来了吗？弄起来我们就放下来好好修行嘛，你不这个样你另外弄个名堂都不行啊。我们也有外护啊，这是七祖道场，人家海外台湾、香港那边一听说这里也修起来，也坐香了，台湾往这里送了五部藏经，拉了几大车，这房子当时都弄坏了。日本来了几个和尚，因为他们是从这里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个青原山，他们日本人要修青原山，当地政府对他说：我们还不敢答应，你们到北京去吧。到北京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就承认了，那是我们国家的古迹，我们自己修。这个地方修的房子是中央拨款，江西这几个寺庙修的时候中央都拿了几个钱，就是这个地方直接归中央拨款，这不是弄起来了吗？现在说出家人不管住多少，我们要安生在这儿，没有事，那是过去的事，如幻如化，没有什么，要好好的持戒坐禅修行，过去的事都算了，不要提它了，过去了嘛，还提什

么呢？你提你自己找你麻烦，吃完了，大家去去吧。

开示五十一 与世无争，仁活万物

种菜的师父，不管你什么人，到菜园子拿菜不行。菜园的菜是种菜的师父给大家种的菜，是常住的，有个别人到菜园子弄点菜，说我烧点菜吃，违犯了清规！他要弄，你这种菜的要给客堂说，客堂有僧值啊，你得负这个责任。你要随便把菜园的菜弄去了烧着吃，也不过午了，随便弄那个不行。不管是谁，就是说我弄给方丈吃，也不行。我们吃饭就在斋堂吃，不能自己拿去到寮房里吃，不行。不管是谁，你在斋堂里要吃饱，要是把斋堂的菜饭往外拿，这就违犯清规，立刻迁单！不管是哪的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大寮里做饭做菜的，居士拿来的菜，任何人不准到大寮里拿。你说我给这个吃给那个吃，不行。你这个典座可是主要，要是不听话，跟客堂里说，立刻迁单叫他走，你这随便到大寮里弄这弄那的不行。你这典座要管哪，不管这个因果归你。要按丛林制，违犯这个，立刻迁单，不是个出家人嘛。他不能遵守佛教的清规戒律，不承认是个和尚。菜园的菜，你要随便叫他弄去了，你还是有因果。佛说法四十九年，就是讲因果，没讲什么。你违犯了因果你就不是出家人，斋堂里大家吃不了的菜饭都由大寮里收起来下一顿吃，谁随便拿着碗到大寮里弄一

点不行，要是常住有事情，在外面做事的到斋堂里过二堂这个允许的，这有这个制度。我们不要乱搞，乱搞了不行，你这个拿一点，那个拿一点，那成什么了？这个名称叫“下客堂”，下客堂就是打官司，知客就按他所犯的规矩处理。

佛教恢复了，中央说了，原来是个什么道场，恢复后还是什么道场，我们这里是千百年遗留下来的禅宗道场，前两年打七打般舟七，好像是打般舟七比打禅七还轻快一点，那个跑起香来还催香，这般舟七不催香，坐的长远。你刚出家的搞得来吗？你们搞不来你们就走，不要在这里。你说人家都坐的好好的，你把腿子一放，打闲岔不行，你违背了禅堂的制度还是叫你走，因为你不行嘛，打闲岔的。吃饭就是在斋堂里吃饱，慢一点不要紧，你这个僧值要招呼一下，我们这里是跟着佛制，叫“过午不食”，如来在世只吃一顿饭，后来佛菩萨慈悲，提出来粥有十利。老修行他们说，慢、烂、欠、转，就是吃了饭，要好好跑跑香。或是这个身体不怎么样，有点毛病那要跟维那师父请假，你在外边有事情，走的时候要到客堂告假，你自己要是随便走，你不要回来了，就是这个样，谁也不中，这是祖师的规约，一定是这个样子。

这么样也可以，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多，常住是要有些钱，按说一个修行人，穷一点好，现在有些人不赞成这个穷，说越富越好，说是富贵修道难。丛林制，这个经济，到了常住来，不能由斋主们安排，到常住来得由常住安排，或者建设、

修房子，你想在庙里做点什么，你就是把钱拿来，寺庙里边的出家人要做下，不能他说怎么弄就怎么弄。寺庙里建设最主要是保持它的原貌，不能随随便便的改变，你一改变就把这个地方的风景、形象给改变了，这有因果，你白说没事。

大众要吃饭，要穿衣，道场里要把这些事弄好。这现在四面八方的人，国家这个形势弄成这个样子了，政府也要利用佛教，说这个工厂垮台，从地方到中央注重旅游，旅游它这个收入，不需要什么本钱，它比开什么工厂都来的多，你开一个工厂那费多大劲呢？那五台山一个卖票的地方，从其它的地方你过不去啊，你的车走到那里，拦住了，上千上万的人去朝台，一个人三十块，一天来来往往千千万万的人，还有些人，家里有钱，到庙里出功德，庙里收入也大，乱了。说穷快活，穷快活，富贵多忧啊，出家人生活住宿，不要弄的太漂亮，太漂亮社会放不下。古代的出家人，三十年、五十载一个衲衣，那他确实是修行也好，见解也高，他清净嘛！我们修行人地方要清净，个人也要清净，地方清净，没有复杂的人来来往往，自己清净，不贪名、不贪利，不被名利所约束，这么才好用功。一切法门，祖师说要净心，心要净，你用功才有进步，你名名利利、是是非非的装一大肚皮，一时一刻要往外放，放出来就是麻烦，这样子结夏安居不行。放下，放下什么呢？名利财色。这个名利财色你放下来了，你说你还用什么功啊？古人说：放下即是。把这些名利财色

放下来，不就是现现成成的功夫吗？你这财色名食睡，在思想上、行动上干的都是这个，你也不会清净，越弄烦恼越大，越弄是非越多，越放不下越是放不下，越变越变的厉害。

说这个密宗啊，罗睺罗小孩子，世尊教他念一个咒子，这密宗都是小孩子学的。真空法师那样一说呀，把能海法师说的不好弄了。禅宗是最上乘，迦叶尊者是僧中之宝啊，大迦什那才真是了不得！能海法师说不过他。天津大悲院倓虚法师讲《楞严经》，真空法师也去听经，那都是出名的人哪，吃饭得另外做点饭吧。倓虚法师说：真老您老听我讲这个经讲的怎么样啊？真空法师说：有的地方讲的行，有些地方讲的差一点。这倓虚法师人家也是了不起的人哪，赶快把碗往那儿一放，给真空和尚顶礼呀：老和尚慈悲呀，我哪里讲的不对？他提出来说：有一节文佛讲的是大乘，你讲到偏见二乘了。一说那就是的，倓虚法师他说：哎呀，多亏您老人家指示呀。你看看，那是开了悟的人，这真空法师还没有文化。他在北京，我没见过，真可老和尚去，我没去，老和尚总赞叹虚老和尚啊，他说高旻寺的老和尚他有点智慧，他没见性，那是真空老法师说的，因为他看过他的书。快解放了，别人都走了他不走。陈铭枢说：这些寺庙里的老和尚都走了，老法师您老人家有定力呀，您老人家不动。陈铭枢站起来，长跪合掌：老法师，您老慈悲，开示我们几句好吧？真空法师就讲几句，讲几句不讲了。您老人家大慈悲呀，再给我们说

几名句。又说几句，他不跪那儿他不说。李济深去见他，跪那儿给他顶礼，真空老和尚就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有人就说：老和尚，他那么大官，您老怎么不站起来客气一下呀？真空老和尚说：我要是站起来扶他呀，我怕他受不了啊。真空老和尚，解放那一年他圆寂了，我在云门寺，佛教月刊登出来，说弥勒院的老和尚圆寂了。

在家好多事情放不下，没有儿女也放不下，家里弄不好也放不下，你象这么多出家人他有什么放不下呀？他也有他的放不下，他东走西走的还不是放不下吗？放不下跟在家的放不下不一样。在家你做生意、做买卖，儿女不如意也是放不下。这要谈到我们来修行，你这些事你都要放下，你放不下，你那个修行不得现前。你不管做一个什么事情，你的目的都是想做好，或是自己的儿女都是想叫他孝孝顺顺的，顺顺当当的，这个不行，他不会满你的意。你说什么他也不会听你的，这就是众生知见，总在一起就是八苦交煎。

虚空千年万年，虚空不会改变，佛教的信仰等于虚空，他的见解、他的认识，他的实际，等于虚空，这样才对。说是皇帝那么厉害，他坐了江山他想弄谁就弄谁，你说这厉害不厉害？毛主席他厉害吧？跟他在一起，不管怎么出力报效，南征北战，他要弄就弄了。佛教可不是这个样，佛教怎么能做这个呢？就是不做这个，这才千年万年存在！不是讲出来了吗？**与世无争，仁活万物**，这是他长远的基本，这个

不动，他仁活万物。不管你什么动物，他不害你，他不吃你肉，你说什么他不跟你争，你不就没劲了吗？那不是说光我自己好，叫别个不好，没有这个心。他不跟你争，你不就不气了吗？你不气了你就安然了。维摩居士跟文殊菩萨谈论佛法，说什么是不生不灭？恶法不生，善法不灭，这是不生不灭，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人。学佛就是这样学，不是另外弄个样子，他想把他打倒，他想把他收拾掉，不弄这个，弄这个自己也不会长远。你看文化大革命把佛教弄那个样子，怎么现在又存在呀？他有存在的道理呀，他有存在的理由，他应该存在！那是人民信仰啊。这国家还不是靠的人民吗？要没有人民还有什么国家呢？你就是周恩来、毛泽东，他们也是人民，他跟我们一样，他那个思想、他那个作为都一样，你别说他们高啊，高什么呢？

莲池大师规定，一个比丘，每天八、九个钟头的坐禅，看经学习一、两个钟头，这个坐禅的时间一定要超过看经的时间，那为什么阿难尊者久远劫以来就读诵大乘，他怎么还没有证果位呢？就是他的慧多定少。百千万亿见解人比不上一个行解人，行，他是做到了，行解相应，定入祖位。有人问南泉禅师：当时有五百人依止黄梅，为什么黄梅的正法眼藏传给了卢行者呢？南泉禅师说：人有五百个人，四百九十九个是学佛法的，只有卢行者他不学佛法。

马祖担了一担子水去种树，往前面走，走了四十里，碰

见一个人问他：你到哪里去？马祖说：我去浇树。这人说：你的树怎么栽这儿了？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这已经离开你那里几十里路了。马祖又把一担水担回来，这都在道中啊！哪里不是修行啊？说搬柴运水，迎宾待客，都是修行，马祖已经到了这个样子了，担起水就不知道了，行不知行，都在定中，古来的祖师都是在劳动之中做功夫啊。

我们就是没认真哪！被富贵荣华所约束了，又怪这怪那的，啥也不是！因为只顾着享福了嘛，要多弄钱，多弄东西，要住的好，吃的好，要随便，要钱多，现在就弄这个了，把那个实际的修行丢了。我们学古人，能不能学一点，沾一点？免得这些麻烦，相国寺要是没有钱，钱少一点，也没事，就是这个钱多了，有了钱就把这个庙修好。现在就是这个样，没有什么，我们就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候来信佛，来修行，外面乱我们不乱，社会上乱，我们佛教徒不乱，这就是一个清净世界，不是在哪儿找一个，社会上你到哪儿找一个清净地方？哪儿都找不到啊，你在这社会上持戒坐禅修行，不就清净了吗？

以前宗教局不是叫卖五块钱吗？现在卖一块钱门票，我跟卖门票的说了：没有钱，进去！烧香拜佛嘛，要人钱作啥？卖一块钱，吉安市政府说：哎呀，这个钱太少了。我说：不少，我们只要有饭吃，饿不死就行了。人家都说：这老和尚怎么这个样？他穿的衣服怎么还是那个样子？吉安政府来

过青原山，都知道我，说：这老和尚就是那个样子。宗教局长说：你怎么修的这个房子啊？修房子这钱我不知道啊，这钢筋水泥都不是我弄的，人家送来的呀，谁送来的不知道，人家堆这儿一大堆，说是给老和尚修庙的，人家走了，我晓得从哪儿弄来的？你跟我算帐，究竟是谁拿的都不知道，你叫我说这钢筋多少钱，我哪儿知道多少钱？几个单位的头头都知道，这老和尚在这儿盖房子，这个钱不会少，至少也得一千万。我说我没钱，我哪有钱，人家送来的呀。

我从云门寺回到太白顶的时候，我在火车上坐着，我在那里念观音菩萨，这一个火车上的人都在念观音菩萨，不管什么人都在念。那不是的，其实是自己在念，他们没有念。念佛要是念的纯熟了，这音声色相都是阿弥陀佛，这是有些相应了。禅宗说：尽山河大地都是一句话头，跟那个一样。

附录

多年以来，老和尚的法脉传承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接过法，有人说他没接过法，老和尚本人对此也不置可否，就连老和尚的弟子，也都认为他没有什么法。有人问：“听说老和尚开悟了？”老和尚笑笑说：“你听谁说的？”有人问老和尚：“有没有法？”答曰：“没有。”有人向老和尚求法，老和尚说：“所谓求法者，无法可求，是名求法，你要我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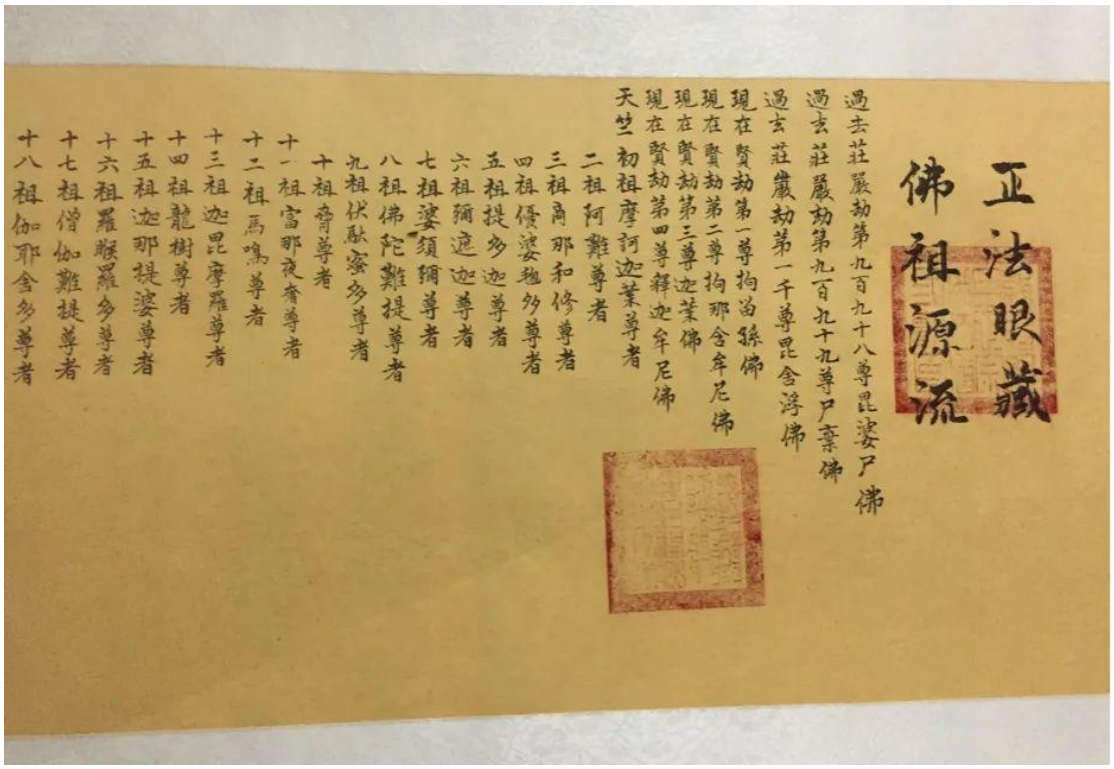
你什么法呢？”并且援引虚云老和尚的话，公开批评滥传法的风气，终其一生，也没有听说他有传法的事情。

2005 年 7 月 25 日，妙安法师出访马来西亚，幸遇马来西亚佛教总会副会长、妙缘莲社住持素闻法师。素闻法师告诉他说，老和尚当年在广东云门寺与现在的香港荃湾竹林禅寺住持意超法师，一起接了虚云老和尚的法脉，为临济正宗第四十五世，并将法语展示如下：

示本达禅人

本觉真空一体同　　达来万法悉圆通

印空印水印心地　　玄幽玄妙玄真空



素闻法师说，他到云居山时，曾亲自问过老和尚，并且得到了老和尚的认同。

2005 年 10 月 12 日，“虚云老和尚生平思想座谈会”在

南昌召开，香港意超法师应邀赴会，妙安法师借此求证于意超法师，意超法师说：“确有此事。”一言之下，令人疑虑顿消，真相大白。

妙安法师，早年依老和尚座下出家，参禅学教十余载，现为江西省佛协副会长兼秘书长。老和尚在云居山禅堂开示时曾说：“妙安哪，他前世是我爹呀！”一句话，满堂皆惊，众人刮目。记得在青原山，妙安法师从中国佛学院暑假回来，老和尚正在大殿旁给我们讲六祖的故事，一听妙安来了，马上站起身来接到门口，并亲自送上毛巾、水瓶。这一举动，使我们在场的几个师兄弟目瞪口呆，老和尚历来绝少人情，对人对事都没有什么情面可讲。平常我们给他磕个头，他都爱理不理，象对待妙安这样，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因此，更加相信老和尚话无虚言。谈到老和尚的神通，可谓是有口皆碑，众所公认。在云居山，人人都能讲出几个故事来。此次，在本书即将流通之际、妙安法师又带来了老和尚的受法偈语，其中因缘，实难思议。



妙安法师

老和尚虽为临济正宗，却深藏若虚，自甘如愚，从不以法自居、传法为荣，乃至对于徒众也绝口不提半字。五十余年，了无其事，人不能知。观其一生行履，唯以真实本分示人，虽然德高望重，却从不应酬赴请。满地浮华，弃之不顾，为法竭诚，独守山林，其一生宗旨，全在于真修实践，力行佛法，并且以此自行化他，自利利人。日常开示，字字句句，殷勤恳切，无不以此为归，过来人方说过来话，若非亲蒙实益、于法自证者，谁能出此真诚肺腑之语？返观当世，高谈阔论，讲道说禅者遍天下，手执法卷，自命临济正宗者无不是，其中几人肯踏踏实实，牺牲片暇，到水边林下静坐一时？相形之下，老和尚虽不传法，却现身说法，以身表法，以实际行动来倡导佛法，教育后学。在他身上，集中体现着数百

年来丛林之中的传统美德和出家人的高尚品质，他一生过午不食，自奉简约，终年衲衣蔽体，不离禅坐；枯木寒灰，宴坐于千峰影里，腾蛟起凤，进步于百尺竿头；早岁出家，追随明眼知识，晚年垂范，接引无怙学人；爱语可亲，慈悲无任，但依佛法，不近人情；在云门寺，坚韧不拔，作佛祖儿孙，住青原山，农禅并重，树僧人榜样；日常早晚随众，不辞劳苦，唯其年老躬行，最为感人，其所作所为，自始至终，不正是在真真正正的传法育人吗？一部《开示录》，洋洋二十四万字，饱含着老人一生的阅历智慧和殷切期盼，这不正是老和尚传给我们的一卷实实在在的临济正法吗？